中華文史叢書之卅七
京華書局鉛印本影印
王有立主編

桂林梁先生遺著

（全）

梁煥鼐撰

台灣華文書局印行

桂林梁先生年譜

林志鈞署耑

桂林梁先生遺書卷首

年譜

男煥鼐煥鼎編次

公諱濟。字巨川。一字孟匡。籍隸廣西桂林。我梁氏之先可考者。當元世居河南之汝陽。舊族譜載一世也先帖木耳兒公云。公爲梁氏始祖。公與其二子並爲元之右翊萬戶。孫曾襲封。終元世弗替。考元史。也先帖木兒（清乾隆間刊元史譯作額森特穆爾）爲世祖第五子和克齊之子。至元十七年襲封雲南王。後改封營王。故或以爲吾宗即營王後。然元人國語命名率多從同。不敢必也。特元初以萬戶典軍旅。世祖朝嘗命宗臣爲左右萬戶。部兵翊衞。位在諸將上。其後定官制。以萬戶千戶百戶爲世爵。視領軍多少爲爵秩崇卑。則吾宗先爲元之貴近重臣。蓋可知。至入明時。元裔之未從順帝北歸者。往往改其舊氏。汝陽地屬大梁。故以梁爲氏。五世成公始入明。六世銘公以典兵建功。封保定伯。明史有傳。七世珤公又以平貴州苗功進爵爲保定侯。明史附傳。子孫世襲。訖明社既屋。始失茅土。銘公之弟鑑公遷江寧。而族姓大蕃。逮十八世諱兆鵬。公之高祖也。清乾

京華印書局刷印

隆間爲廣東永安縣令。曾祖諱屋。永安君之第三子。始遷桂林。祖諱賓書。道光甲午舉人。庚子進士。歷任直隸定興正定清苑等縣知縣。官定興最久。實惠在民。志書稱有清二百餘年。得循吏二人。其先有謝某。迨後則公是也。升授遵化直隸州知州。居三年。以事迕上官被吏議罷去。旋開復亦不再出。誥授朝議大夫。父諱承光。遵化公之冢子。道光己酉舉人。內閣中書。委署侍讀。截取同知。借補山西永寧州知州。在任候補知府。誥授朝議大夫。永寧公少負才氣。年十八舉順天鄉試。廿四官京洛。磊落豪放。交游甚廣。喜談兵。好騎馬。遵化公罷官債累極重。固無錢。而廐中常有數騎。既外宦山西。以瘁力防寇遽卒於官。年三十六。有遺集淡集齋詩鈔行世。在京所與遊者。錢萍矼孫萊山潘伯寅諸君。皆一時才士。抵晉取資師友者。徐松龕繼畬李東樵守愚兩公皆理學氣節之賢。尺牘詩集猶可徵焉。生平事蹟。隨舉以入左譜。不備什一。吾家自遵化公以會試來京師。兩代宦遊北方。子孫僑寓京輦。遂未歸桂林。訖今三世矣。受業表甥長樂鄭慶甡拜塡諱

咸豐九年己未公生。

公生十月十日子時。於潘家河沿京邸。永寧公方供職內閣中書。遵化公已罷官。奉養

在京。望六之年深以得孫爲喜。嫡母劉恭人直隸通永道貴州畢節春坪劉公諱延熙之女。通書史。能學問。性剛毅。氣象嚴正有威。公既早失怙。恭人劬育教誨。以母作父。實二十年。語公一生節概。蓋悉出母訓。生母氏陳。永寧公之側室。後以公官亦誥封恭人。懷七月而生。故稟賦素弱。兩母所撫。唯一子。公固無兄弟姊妹也。

咸豐十年庚申公二歲。

是年八月英法聯軍陷天津。文宗巡狩熱河。恭忠親王留守京師。逮和議既成。始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總持國際交涉。永寧公奉調爲章京。草創伊始。多所規畫。受知於恭邸。

咸豐十一年辛酉公三歲。

是年七月文宗崩。八月曾文正公克復安慶。

同治元年壬戌公四歲。

是年永寧公以截取同知赴山西候補。公隨侍劉恭人奉遵化公依外家居良鄉縣城內。遵化公罷官債累極重永寧公官京師內閣譯署故無俸入居七年累益重而債日偪至是乃不復能支庚寅侍疾日記所稱劉恭人九月著夏衣者當在此時是

京華印書局刷印

年譯署初開保案遂呈請改外恭邸愕詫致問直陳窘狀不可終日邸嗟歎惋惜留之不獲竟辭京闕詳辛卯雜記

同治二年癸亥公五歲。

是年隨侍劉恭人仍居良鄉。永寧公仍需次太原。

同治三年甲子公六歲。

是年始開蒙讀書。庚寅侍疾日記云。甲子年在良鄉借住。所讀之書皆慈親手鈔大楷字。時方六歲。祖父開蒙。猶堪記憶。慈親授讀學庸論語皆能熟誦。又癸丑作別竹辭花記云。吾母墨蹟尙有可寶存者數事。手寫大學一本。親自裱褙縫訂。爲余開蒙時所讀者。自同治甲子起至甲戌常溫誦之。孩提不知護惜。頗有汚損。然裱訂極堅。雖書皮不存而字仍完整。

是年六月曾文正公克復金陵。南中漸定。而北方捻匪大熾。

冬。永寧公補官永寧州知州。是時魯豫捻患方殷而西北陝甘回匪肆擾永寧爲山陝咽喉防務緊要大吏以公知兵專摺奏補詳辛卯雜記永寧今更名離石縣迎養遵化公於官署。公隨侍劉恭人奉遵化公之任所。

同治四年乙丑公七歲。

隨任在永寧讀書。公辛卯追記永寧公事蹟有云。某於甲子年底到山西。年六歲。轉年七歲。只記得神采音容十分之五六耳。白皙豐貌廣額黑鬚。有一次在二堂外蹲地上教男背書。善與人交問能解否。又以手比喻云。凡兩事文涉連環皆交字之義也。

是年捻勢益張。竄擾及於八省。欽差蒙古親王僧格林沁陣亡。曾文正公奉命督師北上。永寧南近河洛。西與陝西交界。防務至急。考曾文正年譜是年七月十五日上諭有疊諭籌撥一軍兼顧晉省及防賊竄越秦晉之路等語又八月寄諭有命李鴻章馳赴河洛兼顧山陝門戶等語又十一月奏報有捻匪全數西竄語

同治五年丙寅公八歲。

是年仍隨侍永寧讀書。春遵化公大病。永寧公躬侍湯藥不解衣者數十夜。久乃獲愈。辛卯追記永寧公事蹟云丙寅之春祖父忽然大病日重一日父憂危焦灼寢食俱廢躬親侍奉晝夜不離某猶憶來京之後慈親一日訓誨以一敝裘指示上有鼻血暨糞點濺漬幾滿云是父當日着以侍疾者

九月張總愚竄陝汝。捻患日偪。永寧公旰夕籌防。至極勤瘁。十月帶勇出防黃河渡口。

臘月以病還署。歲杪驟重。竟致不起。辛卯追記永寧公事蹟云永寧地濱大河與爲陝界防務之最重者在河渡口自秋徂冬時須帶勇巡守曾賦防河四首見遺集中入冬軍報日急父每日乘馬衝冒風雪巡行河岸督兵役打撈冰塊不使凍結防賊偸渡晝夜不休受病實在此今考曾文正年譜是年

同治六年丁卯公九歲。

十一月奏報有劉松山由汝洛進兵力保黃河先顧山西爲主之語則危急固可想

正月初三日永寧公卒於任。年三十六。大吏請以軍營積勞病故例議郵。

二月公隨侍劉恭人奉遵化公由山西扶永寧公柩北旋。三月抵良鄉縣。厝柩於城外關帝廟。四月入京。借寓兵部窪中街陸侍御家。陸公諱仁愷。遵化公之長女壻也。公晚年既有殉清之志。以一冊自記往事。題云小己。其首一段記此時劉恭人刻苦節嗇狀云。同治六年丁卯。先母劉恭人陳恭人偕三姑母隨侍祖父由山西扶先君柩北來。四月初六日到京。避債埋名。未能自立家宅。在兵部窪中街陸澹吾姑丈家借住。祖父寓於客廳。先母住西廂下房。此屋三間。先母三姑母率余暨長生表兄住一間。先生母率兩婢住當門一間。其他一間則陸姑母前表兄弟午莊芸史隨兩乳媪居之。擁擠瑟縮屏營困苦。每日除侍祖父兩飯外不花一文。隔一年餘。偶與乳媪絮言十幾個月零用茶葉潮菸胰城紙等等。合計共花二兩幾錢銀。以爲侈矣。問一年零用二兩銀何如此之少。則正月不買年糕。元宵端午不買櫻桃。秋節不買月餅。其餘更可想耳。蓋實無一

錢之入。亦不解向同鄉故舊告幫。如是者三四年。母乃出篋底銀二百金。又酌將袍褂皮衣賣去。合併銀欵。密交吳表姑母家緞局生八厘息。以資日用。二十年無舛誤。至余完姻始將銀取回。故余嘗感吳氏之誼。今吳家上輩人俱物故。無能證知其事者矣

劉恭人親課公讀。訓督勤厲。具詳庚寅侍疾日記。此不具引。錄小己記中一段於此。記云同治六七年之事。今人不及知。而有物可見。母託陸家表兄買詩經書經。親手裱褙。貼滿於牆。復釘成本。俾不破壞。又用高麗紙親筆寫認字本。起首八字。必成令名天地山川。今尙保存完好。篇首有陸姑丈題年月日。尙可見同治六七八年劉恭人寒鐙授課。陳恭人搗衣炊爨之實情也。又癸丑作別竹辭花記。敘晚年追念母教一段。結語云。余勉承母教。作事不避迂拘。思喚起世道人心。去澆薄而就誠篤。不惜以性命貢獻於社會。故謂余近年之行事。以及今茲最終之局。爲同治六七八九年間吾母寒宵督課時所結之果。至此時而始成熟發見可也。

同治七年戊辰公十歲。

同治八年己巳公十一歲。

移居高碑胡同。從陸氏靜存表兄讀。靜存先生諱嘉會。姑丈陸濬吾公之仲子。同治癸酉舉人晚歸則劉恭人又親督溫課。庚寅侍疾日記云。男每日在陸府讀書。夜歸必將一日所讀察核一過。重背一番。孤鐙相對。訓責諄至。常勉以成人立品數大事。頻問男長大願爲何等人。而男殊無志氣。所對皆卑靡庸劣不稱旨。慈親嘗廢書而哭。掩袂告生慈曰。如此鈍劣。終恐蒼天負我。吾兩人何所望耶。然訓責之後仍復勸勉。或命作對。或命講書。夜分始息。男一有過失。以及經人告訴。必嚴怒重責。不少姑息。頗有人疑責打太過。近於苛刻者。而慈意謂蒙童之始。必使有忌憚。每一責罰。必言明致責之故。並教以當如何改過。於衆人誹忌之詞。全不暇計。此在己巳庚午辛未數年也。

同治九年庚午公十二歲。

同治十年辛未公十三歲。

同治十一年壬申公十四歲。

住高碑胡同。仍就陸府讀。別竹辭花記云。常謂人生之樂各隨心之所好。余幼年在高碑胡同情景。極不能忘。每春日早起赴書房。門猶未啟。立望晴空紫燕飛舞。愛聽春城

賣物之聲如一竿紅日賣花聲之句最爲留意。

庚寅侍疾日記記劉恭人親授五種遺規當在此時。

同治十二年癸酉公十五歲。

從陸靜存表兄在願學堂讀。庚寅侍疾日記云。癸酉甲戌之時。叔父仍行役在外。（諱承華字蕉香蓮化公之次子側室徐宜人出時在西陲戎幕）家門氣象未見轉機。祖父之年益加遲暮。某從靜存在願學堂讀。每日兩餐計錢四百。隔兩三日回家詣慈親領取。或兩三千至數百不等。慈親損自己之用以與男。嘗云一日兩餐四百文。如此飯食苦我兒。然實無錢。厥後因有設帳課徒之舉。

同治十三年甲戌公十六歲。

在願學堂讀。因漸習舉業。劉恭人爲手鈔唐詩試帖詩陳太僕制藝等數本。俱白摺小楷字。見庚寅侍疾記。

光緒元年乙亥公十七歲。

移居石碑胡同。仍在願學堂讀。劉恭人設帳課徒。以資膏火。見庚寅侍疾日記。又小己

京華印書局刷印

記中云。乙亥丙子丁丑等年。先母在家中設蒙館課徒。以所入爲余在廟學堂膏火。自石碑胡同歷安福胡同新簾子胡同皮庫胡同。先母所授學生前後三十餘人。學生中有羅鎭西潤東甫周贊卿等。（潤後官四川知縣）

是年德宗沖齡即位。太后垂簾。恭親王輔政。

光緒二年丙子公十八歲。

光緒三年丁丑公十九歲。

公在廟學堂讀。劉恭人在家課徒。一如前。

庚寅侍疾記云。年十八九歲間有譽者。慈意稍欣。又小己記中有一則云。能證余幼壯之時。自負有爲。慷慨習兵。逢狂風大雨。路濘天寒。必出街行走。以矯畏縮者爲陸祖庚。今祖庚已死。特追念曾有此一人耳。余幼抱練習艱苦之心。同輩皆譏笑。祖庚亦同在譏笑。然稱余爲能。且事隔二十年。猶能指余某次因風大而愈出行。故祖庚臨死以諸孤託余照管。余嘗比祖庚有僖負覊夫人之才智。祖庚陸氏姑母之長女。於公爲表姊。（適雲南張公士鍾託孤事詳後）

案此云幼壯。意當十七八九歲事。今公手澤遺籍之存者。皆二十以

後作早年所爲。既不可見。壯年晚年追述往事。於母氏之苦節深心則言之至再。顧無一語自道。故於公弱冠以前志學情形。竟無能徵。茲譜不敢妄着一字。今觀此則。亦想見少時氣象一斑耳。

公生平好讀兵書。插架爲滿。當自是始。

光緒四年戊寅公二十歲。

是年春陸氏靜存表兄病故。公繼其後爲願學堂義塾教師。時塾中分十齋。各有齋長。公長其毓秀齋。月脩五金。劉恭人猶設帳如前。

八月從表兄劉永詩先生（諱傳祁）問舉業。小己記中有云。永詩先生以疏遠表親而眷念衰裔。不俟求請而自願授余詩文。其夫人韓浣雲女士常與先母談詩酬答。問燠噓寒。實爲先母最幸之遇。余受業數年。以貧無錢。又昏不解事。竟未嘗有以作謝。某年僅送梅花兩盆。猶係母命迫之。歉極。

光緒五年己卯公二十一歲。

移居安福胡同。仍在願學堂授讀。

京華印書局刷印

四月二十六日遵化公棄養。自上年來。劉恭人在家設帳。公外就義塾館。均月有束脩。得奉甘旨。晚境初舒。遽以老病謝世。享年七十有六。公以承重孫治喪盡禮。

光緒六年庚辰公二十二歲。

是年在願學堂授讀。得友南海潘佐階先生文鐸。同館兩年餘。相與砥礪切劘。誼兼師友。獲益最大。感劬山房日記數言之。不具錄。至老別四十年。常在念不忘。（晚年筆皆有可徵）自言一生志行。除幼承母教外。以得力於潘先生之開啟者為多云。

是年訂有日記一本。癸未日記云。初見佐階時。亦訂日記一本。今檢出觀之。雖多向善語。而庸愚陋劣可哂已極。然不可不留他日觀之。蓋初心極眞。而見解亦尚能合理也。（此日記今不存）

光緒七年辛巳公二十三歲。

館於願學堂。與潘佐階同處。

七月服闋。

光緒八年壬午公二十四歲。

仍館於願學堂。與潘佐階同處。既而潘公去遼瀋。一別久不遇。

十月訂日記一本。署曰省疚錄。今輯入感劬山房日記節鈔。

公與滿洲壽廷（字格平光緒丁酉戊戌間爲駐美公使館參贊）宗室榮光（字晴川）約爲兄弟。道義交勉。當在此時。

光緒九年癸未。公二十五歲。

始辭願學堂。公在願學堂前後十年。始就學塾中。繼爲塾師。各五年云。

是年館於顧康民刑部家。課其子女。顧公諱肇新。江蘇吳縣人。（後官至農工商部侍郎）雅相契。

與其同里姻戚鄒公嘉來（字紫東丙戌進士官至外務部尚書）張公廷鑾（字叔田）並訂爲兄弟交。

光緒十年甲申。公二十六歲。

館於顧氏。正月寄潘佐階一書。有云。某以庸愚不肖之質。當趨向未定之際。胸無把握。隨俗浮沉。已幾乎走入下流。如天之福。幸遇長者。殷勤誘掖。無在不以古道相期。至誠感人。鋟鏤肺腑。別後馳思。愈知奮勵。先生平日教我之言。譬如穀種入土。日久發生。勃乎不能自已。

是年有中法越南之役。公日記中論其事者已殘佚無可見。壬辰年日記批注有云。余

性最迂拙。甲申年因豐潤馬江。曾細心揆度形勢。反覆辨別。抒寫已見不下數十紙三千餘言。亦有中肯語。今難於追憶。又因煩碎不存。所云豐潤蓋張公佩綸。以好言兵事出爲會辦軍務督師閩中者也。

光緒十一年乙酉公二十七歲。

館於顧氏。

是秋舉順天鄉試。出仁和徐公琪（字花農）房。主考常熟翁公同龢（諡文恭）吳縣潘公祖蔭（諡文勤）皆同治初年永寧公在京時知交。已廿年不通音問。至是謁師。兩公皆以得睹故人子成立爲欣。

冬辭顧館。顧公推轂爲慈幼堂義塾司事。公因顧公識其同里姻戚長洲彭翼仲先生（詒孫）在此時。其後訂兄弟交。聯兒女姻。生死患難相扶持者三十餘年。

十月公配張恭人來歸。恭人諱瀅字春漪。故直隸候補道宣化府知府壬戌進士雲南大理張公諱士銓之長女。通書史。工翰墨。與公爲同歲生。始議婚時。公慮久宦嬌貴。不慣寒家操作茹苦。意頗難之。延宕數年而事卒協。至是恭人願勤儉若素習。所以自抑

自勵者甚至奩飾豐腆。一無所惜。粥之以營薄產。別竹辭花記有云。余幼無恆產。而今較之則有屋可住。有塋可葬。此屋與塋多半由夫人春漪奩中物毀變而成。蓋紀實也。

光緒十二年丙戌公二十八歲。

在慈幼堂司事。冬生女大元。後四年殤。

是年英人併緬甸。

光緒十三年丁亥公二十九歲。

在慈幼堂司事。十一月十四日長子煥鼐生。字凱銘

光緒十四年戊子公三十歲。

光緒十五年己丑公三十一歲。

在慈幼堂司事。

是年德宗大婚。太后始歸政。

光緒十六年庚寅公三十二歲。

在慈幼堂司事。

京華印書局刷印

二月侍劉太恭人疾作侍疾日記訖五月止五月以後另記一本今不存

是年會試未第小己記中有云庚寅會試備中薦卷房師余摺珊夫子（諱聯沅）剛直有古道最屬意人才余雖未中而特加親愛詢問家世甚詳時官御史數命繕寫奏摺余偶有獻替曾蒙採用

五月大雨致水畿輔被災公出張恭人奩資百金助振施

八月十九日劉太恭人棄養公哀毀若不欲生既祥感念母氏劬勞不能去懷因榜所居曰感劬山房請李仲約侍郎書額十數年中恆懸之

光緒十七年辛卯公三十三歲

在慈幼堂司事是冬辭去計前後在事六年

十月順德李仲約侍郎（文田）奉命典學畿輔邀公入幕隨赴順直各屬校士閱文

是年始以傭書佐家用故事凡視學典試者必浼人代書聯扇又以京員外簡者例倩人撰具稟啓公恆應其請以筆墨代耕如是者垂二十年（訖宣統間猶然）小己記中記此云

庚寅年潘文勤師以梁經伯病故招余代爲書啓屬由陸鳳石（潤庠）屢相教促余以母

病不暇顧。旋即丁憂。未及百日而文勤驟逝。鳳老得備悉先君在咸同間與諸公交誼。
皆文勤在南書房告之。自是鳳老遇放試差年輒爲余薦寫扇對。辛卯癸巳甲午丁酉
所薦不下三十餘家。以訖庚子。八九年間約入三千四五百金。勉資餬口。

光緒十年壬辰公三十四歲。

在李公學幕周歷順直各屬校士閱文。六月回京。

公留心時務。雅以西學爲急。是年四月初六日日記論讀書次第緩急。有云却有一種爲清流所鄙正人所斥者。洋務西學新出各書深切時事。斷不可以不看。蓋天下無久而不變之局。我只力求實事。不能避世人譏訕也。

十一月服闋。

自丙戌間公嘗以室人奩資暨戚家金付方氏茶行權子母。其後陸氏中表復因公介亦以萬餘金付存。而不知其虧折固已久。迨上年夏暨是年夏兩次歇閉。風波甚險。而其人顧不肯負公。所以謀償者甚至。公得其所返金悉舉以歸諸戚家。不足。至自出數百金補之。而納其券於己。凡經手者並獲完歸。其欠已者轉[illegible]至三千金。念其實不

京華印書局刷印

相負。又憫其餘業已微。不忍偪拖牽廿餘年。償不及半。蓋至今存其劵猶千金也。公於是冬陸款獲清還後。記其顚末於日記中。其略云廣信經手之事前後四年。幸能完璧全歸。足見叔田薦之督不相負之實心。似此朋友洵非易得。亦可使我告無罪於人矣。余始於甲申年在顧家識叔田。因叔田而識廣信茶行方子青。爲商賈中老成宿望。局面恢宏。而其實虧累甚重。康民等皆不知其底裡。余又性太老實。無閱歷。深信以爲可靠。以內人奩資數百金付存生八厘息。丁亥年冬。忽周轉不靈。因而決裂。始漏洩風聲。勢將倒閉。一時存欵諸宅紛紛提擠。危窘異常。子青避不見。賴叔田等從容排解。漸漸帖息。紫東熱心走告我須作速打算。余答不肯乘人之危。萬一廣信眞負我。區區之數惟有義命自安而已。次年二月廣信復開。至戊子冬。子青死。薦之接辦。戊子己丑兩年諸存欵之用心精細者皆秘密提欵。而廣信力顧局面。以圖支撐。凡來提者皆勉強應付。合計徐頌閣等諸大老闔人。共提回者數萬金。於是刮削益空。而廣信眞窘極矣。余當時仍未深知其隱。於丑冬。芸史由山東來京。滙到銀二萬餘兩。再三問余有何處可存。余憶叔田有薦之苦難周轉。若有人助必可翻身之說。又利稍厚。而一年按期歸本。

或不致遽至坍塌。因微露於芸史。芸聞廣信老號甚喜。遂先寫切實信問叔田可存不可存。以叔田一語為憑。叔田回信有薦之生平重一信字。不苟然諾。以此觀人。當無險失之語。芸史以為言中有物。大可辦得。遂於丑年底借芸送去七千兩。寫五厘半利。一年之期為限歸還。旋又於除夕日芸史自己送去三千。次年春芸又自送去三千。此事余不過介紹認識。并非作中保人。況諄諄告芸一年之後務須另圖。不可長恃。芸以為如此老號基業深固。區區之數無所妨。而豈知己丑年底薦正因客貨緊急枯涸萬分。大有呼吸潰裂之勢。得此大兵救至。絕處逢生。買賣復興。庚寅年大有起色。詎至辛卯六月薦正當上貨開發水脚關稅各項。日費千金。有其同行汪某故與為難。制其死命。薦知事不可為。乃宵遁。囑其兩弟請衆位公議倒賬。而私告其八弟。梁陸之事另說。於是道路喧傳。風聲大惡。康民於接廣信請帖後。飛速問余。大局裂矣。將若之何。余亦接帖。正驚疑間。細思平日與叔田薦之要約忠信。不諱言危。叔薦二人似亦深感患難之交。或別有安排。因答康民云。惜不早聽紫東之言。今事既已壞矣。余雖非中保人。反不便置身事外。但看叔薦相待如何。余素日已要約至再。患難扶持。頗以義烈期許。終不

疑有他意若薦果負我我立券異日賠償芸史雖係寒儒覩萬餘金猶若藐小古語所謂利不得而動害不得怵頗有此等胸臆祇惜滿腹古情不用之於大端而用之於市井也云云廣信倒賬請帖交余手者五六件陸芸史張老太太循初慈幼義學實善義學繼述堂李幷余本身者總計二萬金皆交與余余悉秘之家中不知幷循初等至今亦不知惟寫極長信詳告芸史如此如此不必驚疑恐懼總宜沈默深靜臨變不驚萬一一敗塗地有余在能向叔薦設法終能有著落也幸芸肯聽余言雖驚惶尙不動聲色既而大家齊集餘慶堂公議合計虧欠四十八萬有零俱減爲二厘行息五年之後方准提用本銀令廣信將鋪產十餘家連環保結詎方氏家庭內裡不睦錢財不清薦之叔素來管號把持十餘年未曾結賬但逼令薦又含胡開張至壬辰六月內外交訌薦又拂袖走於是又下請帖更比去年大亂屢議而皆無成於是亦只好聽其自然無人敢管而廣信於是眞關閉矣當時薦有逃意先到余家微露以天瑞抵賬七月十五臨走時又告叔田梁陸之事不能把送殯者埋入墳內至冬間薦復回安撫各舖家買賣人幷客人衆咸願聽命雖廣信行未能開張而十四五家鋪產照舊營業衆客人日

勸薦再開行。薦不肯。自辰冬以來。薦惟將伊舖所入小欵。點綴孤寡極貧之債欠。作爲歸還本銀。不付利。大債主概置不提。衆亦無如之何。於余所經手者擇要歸本。亦不塲欠利銀。頗使余對得住親戚。至芸史鉅欵。則以天瑞全套新舊紅契一律交付芸史。并由方薦之寫契賣斷與陸。聽陸自賣。從此余可無干係矣。至十月間芸轉賣得價較之原數有贏無絀。余更可告無罪矣。余於此事替朋友白擔責任。當危急時以一寒儒負此大險。而事後亦毫不矜誇。無聲無臭。絕口不談。惟深感薦行事有天理講忠信。叔田實心爲友。頗有古風。而紫東之屢次催勸索物產以爲質。亦俱係關垂切摯之謀。不可忽也。余先儘各經手者清理。而自己之欵則無年無月。目擊薦之艱辛苦阨。種種難言。余寧受窘。斷斷不忍催偪。聽天安命而已。夫余之深重薦者。爲其歷年來不以櫃上銀錢入己一文。且將自己每年印結銀數百金盡添入公中。開付衆債本銀。念念[illegible]方氏子孫自警。於家庭隱事忍淚不言。大有可取。余既遇此人豈可小結交。不以市井棄之也。吳季白不取薦芝則文人迂曲之見。不足有爲。叔田張公廷鎏字。薦之方公光緍字。

光緒十九年癸巳公三十五歲。

館於鐵獅子胡同那蘇圖公爵家．課其子女．

五月大雨．訖六月不休．公爲民憂歲．而尤念永寧公遺柩寄厝良鄉城外．恐或致水．日記中憂急悲痛溢於楮表．節錄於此．六月初九日記云．連年以來．天災流行．氣象慘沮．觀天心．即可知國運矣．眞令人焦愁無計．而熱鬧場中庸碌之人全不介意．是誠可爲痛哭也．溯計近年大水．皆係春夏秋三季雨不調勻．春間旱日積久．五月節後忽降大雨．異常之多．甚至五六晝夜不少休息．其一年雨量．殆分數三年之用而有餘．乃會萃併注．致山水暴發．河流漲溢．衝沒田廬．慘不忍言．此歷年之形景．而庚寅爲最著．其實窪處雖成澤國．而高原或竟未能霑足．人皆知庚寅水災極重．而不知六月杪七月無雨．禾稼並不得力．甚至九月地乾．秋麥不能播種．此等情形．富貴人豈能盡悉．且癸未甲申乙酉數年．旣屢遭大水矣．吾君吾相．曾不預思善計．每次皆必待奏報到後．一紙空言．頒帑發粟．竟成循例套頭．並無眞實憂勤之意行乎其間．詔旨雖下．依舊嬉遊．不知儆懼．若看今年局面．又與前有異．自春間即多雨．似南方黃梅天氣．而入夏以來．時復連綿．農人欣欣望歲．以春雨貴如油．得此當必豐收．忽五月十三大雨竟日．其勢甚

猛。麥已收而未乾者十之六。熟而未割者尙居其四。原是極好收成。忽經此暴水漂沒。驟折一半。自十三後。至多開晴三日。必連陰數日。昨初七夜起大雨。連至今初九夜勢更狂大。岌岌可危。且想上半年雨旣勤。山澗積水不少。經此滂沱。勾起暴決。勢所必然。永定河一灌。西南東三面黎民遭大苦矣。近者廣東大水。陝西大雹成災。上天示儆。而朝中貴近皆不知憂懼。余與居停言。居停泛泛酬答。蓋由生長富貴。不知艱虞。然以親藩王公而亦自居局外。全不以天心民計在心。則國事亦復何望。天運如此。人事如此。此何時耶。（原注初九亥刻對雨悲憤）又同日記云。大雨徹旦。子丑時更猛。中夜起坐。心如箭攢。先靈寄厝良鄉城南關帝廟內。庚寅大水。院內牆根有水嚙痕。大危險。今又大雨如此。恐廟外河渠漫溢。進廟。水侵先人膚體。某罪重大。可爲奈何。遙叩西南。心痛欲絕。寸忱耿耿。竟不能邀上天之鑒。天乎。天乎。（原注夜四鼓）初十日記云。卯刻少霽。飯後未刻又復滂沱大沛。凡有血氣。莫不仰天太息。誠有何辜。降此大禍。十一日記云。晨起又復大雨傾盆。且雲堆雨重。天竟有不能收住之勢。當國諸君何竟無一人爲民請命者。歷觀史鑑。水患多盛於末年。眞怪袞袞諸公乃有心酖樂。耽樂忘危。時事難問。（原注是時演戲之風方盛有以小孩

彌月而演戲者又同日記云。午後雨更猛大而且氣勢甚長。一片洶洶。迷茫無際。呼天不應。叩天不靈。遙憶西南不知成何景象。十二日記云。雨大非常。若決江河。聲震天地。較庚寅年之勢更烈。間有雌雷隱隱之聲。陰霾四塞。陽氣全無。而天半間浪湧濤翻。疑有蛟龍出沒。屋瓦飛鳴。直至夜半。令人動魄驚心。肝膽碎裂。大水滔滔。平地四尺。奇災罕遘。可勝痛哉。十三日記云。一夜不寐。雨如懸繩。枕上濤聲。滄江海岳。此身不知在何處。心神大不定也。十四日記云。午刻大晴。人慶再生。而無牆不頹。無物不壞。無價不昂。各城門兩日不能啓。居民閉戶。商賈罷市。聞永定河開五口。大水數百里。汪洋南下。西南東南人家存者寥寥。有年過古稀而未經聞見者。此何事哉。乃朝中貴人惟頌揚皇上聖德。一禱即晴。眞有靈驗。十一日有詔擇十三日求晴並無儆省憂傷之意。且查災之詔。亦第在京中旗人兵丁官廨房屋等處。而於民生大計。顧未及焉。吾不能爲當國諸公恕矣。公平居先天下憂之懷。舉此徵一斑。

九月九日次子煥鼎生。鼎字壽銘一字漱溟後以字行

十月十八日公奉永寧公暨劉恭人柩合葬京兆房山縣南公村河西之新塋。蓋無力

歸粵。而求葬甚急。遂卜地北方矣。日記中自云求葬十餘年。屢覓地而無成。六月大雨後。於十五日急函託良鄉外家覡永寧公柩因及卜地之意。二十日即有良鄉遠親靄姓投京以地求售。九月往勘。旋即定議。頗出意外云。別撰有購地安葬詳紀題云昭茲來許。藏於家。

光緒二十年甲午公三十六歲。

館於那公爵家授讀如前。其後辭館年月不可考姑記至此止

是歲有中日之役。時合肥李公鴻章在北洋為陸海軍綰樞。固不欲戰。而中朝為羣主戰者所持。督之至急。濟寧孫公毓汶字萊山諡文恪在政府。獨持異議。大為士論所攻。公既夙好兵家言。於戚南塘胡文忠諸作致力甚勤。得其精覈樸實之旨。極知兵不可輕用。獨是孫公。孫公固父執。平日未嘗輕謁。至是乃上書陳時事。其略云。再近日兵事蹉跌。由於承平日久。節制不精之故。昔胡文忠公言兵事須從什長隊長哨官營官澈底講究。必得精選頭目。眞能糾察督責。臨陣不跑。而後可謂之兵。統領果能不徇私情。選能結士心之人。寄以營官。下而至於哨官。下而至於什長。皆加意遴選。非十分可信之人

不敢派充到臨陣時什長不跑九人必不敢跑以上均可類推是全營皆有稽察如竹之有節節節相制上下氣脈聯貫而後一兵得一兵之用似此等眞實之兵苟得數萬人已足敷調遣而摧強敵若徵調冒濫冗弱之兵或招集游惰流離之衆虛張聲勢懈散不齊雖二十萬人亦徒糜餉需幷無絲毫之益且易於僨事而損威此理勢之必然者也昔年王國才將五千人而勝敗無定多隆阿卽就五千人挑成千七百人嚴整部勒遂爲常勝軍威聞天下可見欲求好兵必須先求好將兵將眞正可用然後論及調度之合宜與否今日之兵不但步伐紀律不如敵之嚴明槍炮器械不如敵之精利而屢經敗衂實已膽寒氣餒欲使之殺敵致果齊力向前須大加振作必得廉勁忠誠而又才大如海心細如髮能陶鎔戰士之人爲之帥認眞訓練剔除其弊鼓勵其心蓄養其氣壁壘堅固方可以言戰但轉弱爲強之事其中亦有次第斷非倉猝所能奏功目今事已臨期思之萬分可慮似又宜以屈爲伸乃克有所濟也姪自知牖下書生理不應妄談時事況此等勦襲之說眞等贅疣何勞多語然竊思山海高深包容萬有雖孺子淺識無當萬一亦無妨在包容之列而不必果見施行冒昧而陳情難自已是書後經文恪

手付祿藏民國九年公孫篤生出示煥鼐猶得見當日手蹟焉書中所云以屈爲伸。蓋是時已致敗衂。言當籌和議也。

八九月東邊敗訊迭聞。言者猶紛紛以增兵遣將爲請。而都中羣宦又或以警報之傳各謀徙避。公於日記中致慨甚深。八月二十五日記云。自六月與日本接仗。始聞互有勝敗。實則并無勝仗。只是一味望風潰退。官軍虛冒粉飾。習氣太壞。至八月十七日平壤失守。事局大壞。左寶貴陣亡。尤墮軍氣。論兵事則敗勢已成。論國勢則尙未至於覆亡。斷無因此遂搖本根之理。而吾遍觀士大夫走相告者。交頭接耳。驚疑變色。紛紛流言。鄙俚不經。全不知揆察情勢。其迂酸淺陋膽小無識之態。異常可笑。眞正不可與言。何以深沈凝重之人竟如此難遇耶。又數月來封奏雖多。而條陳兵事眞知形勢深中要害者絕少。皆不察其致敗之由。不知其兵不堪用之故。而盈廷皆督戰責效之人。無日不催進兵。無日不請招兵增兵調兵。以爲招集多營。遂足以壯聲威而侮敵也。夫以新集冗雜之兵而嘗試精銳方張之寇。此何事哉。眞不知彼我形勢之大者矣。況營愈多則機緒愈亂。將領那能一心。號令難周。猶治絲而棼之也。頓足搥胸。謬矣謬矣。余屢

京華印書局刷印

聆侍御言其所奏歸輒慨然深思前途恐難收束又六月間內地帖然無事而某御史請辦團練此蓋恐落人後而特先發之其實則務其名而不知其實者也又九月初五日記云日本兵尙在高麗境內中國全境晏然而京官挈眷遷徙出京早避者至一二百家旬日之間各省京官聚其所親商議行走江浙廣楚汴之人尤多或將衣箱書籍等物先運回南或倉皇逃走棄官不要輕舉妄動種種不一足見其心中之不深沈凝重并不知眞正情形妄爲測度竟說出傳檄而定此國必亡浮淺囂動至於此極溫州黃員一代偉人之名而早早令其眷屬逃難順德李爲滿朝文人所崇拜而慮及隨扈又慮及書籍遭楚人之炬似此膽小無識唯知全身家保妻子國家要此員重名之大臣究有何毫末之益耶又有兩賢極關切余諄諄勸余云爾老母在堂亟宜戒塗遠避余極感其古道仁心而心知事固不至於此此人蓋未思寒士從何措一二百金之路費而避此無影無踪之禍諸公既慷慨言事何不以險境練膽識而視身家如此其重是猶未能看破也總由平日專讀濫書識見迂腐專享安舒不悉艱難故萬萬不能圖大事原注專讀濫書是設科取士之病所學全爲無用專享安娛是家居不出之故衣食器用皆坐享現成竊意中國自強必先將文

士全行屏棄而後可。原注九月初五記當時情狀

十月十四日長女煥詒生。詒字新銘

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公三十七歲。

春闈會試未第。備中薦卷房師爲湖北韓梓樵侍御培森。

購得宣南扁担胡同寓宅。自是始不賃廡居。

四月初間。與日本講和。割台灣遼東。賠兵費二百兆。議將定。都下士論憤激。有欲糾合公車千人上書阻和者。問計安出。則曰背城借一可以獲勝。公私歎曰。背城獲勝者蓋有之矣。然觀其君能有爲之君耶。臣能致身之臣耶。將爲有才之將。兵爲有氣之兵耶。若聚昏劣之衆而爲背城。則是速亡耳。語見日記中

中日和議既成。濟寧孫公罷政。以公前投書未答。七月遣公子樾字孟延來拜。於是公乃以故人子之禮往謁。因爲孫公記室者五年。小己記中記其事云。萊丈豪邁無倫。與先君少年交好。原注孫文定公爲己酉座師 先君常稱心服才士二人。一爲錢萍矼。一爲孫萊山。自遭丁卯大故以來。未通音問。余乙酉中舉後。萊丈方柄政。聲勢烜赫。余不敢謁之。甲

京華印書局刷印

午乙未攻擊者極多。竟有欲殺之心。其實皆由爭權者嫉忌。嗾使無恥文人交章彈劾。以逞其門戶之私耳。丈當國十年。豈無可議之處。然其見事明決。聽信合肥。能知敵情。不輕主戰。比較同朝諸老。如徐蔭軒之愚蒙。李高陽之沽譽。翁常熟之輕信人言。號稱忠義。而實懵於國情。致誤大局者。相去天淵。甲午九月。京朝士夫人人趨附翁徐李之門。余獨以微末投書濟寧。論列戰事。並附以濟寧少時為先君所寫詩扇。以證往日淵源。濟寧得書心許。乙未七月。遣公子孟延同年先來拜。余始以故人子之禮。初往見之。氣象雄闊。局度宏深。而並不倨傲。素有腿疾。起跪不便。余行禮。猶屈膝回叩。廻溯三十年舊侶。余以當年父執。為我公暨錢萍矼江蓉舫潘伯寅許星叔諸公。對丈撚髯點首。謂萍矼冰雪聰明。蓉舫熱腸古道云云。詢及功名生計。乃嗟訝不勝。呼余為老姪。爾來何遲。暫為我作書記。我不客氣。動筆改竄。以後相機招呼。自是余為書啟五年。雖未得其培植功名。而高風古誼。慷慨照人。余實心感不能忘也。原注余謂論人不可隨俗當就衆毀之中發見其偉異之點而後事實眞象乃得宋芸子育仁以詩論甲午事其於孫公云自許江陵業未終蓋棺功過論何從欲留強飯他年社早悟棲廬訪赤松又稱濟寧剛悍坐待和議成而即去云云是能知濟寧者余於是不敢以文人目宋先生當時翁潘徐孫許諸公於余皆父執有舊誼欲辨明世事不敢有私

光緒二十二年丙申公三十八歲。

爲孫公記室如前。　二月初七日次女煥紳生。紳字謹銘

四月公在琉璃廠裱畫店得睹胡文忠公往日在軍中與閻公敬銘手書二百餘通。以素所服膺。亟就店中借紙筆鈔取一二。翌日復往續鈔。凡七日而後盡。皆錄入雜記册中。而識其前云。余敬愛胡文忠公。以爲中興第一人。衷懷慕念久矣。今日清晨忽在寶華齋見人裱胡文忠致朝邑親筆草書信簡二百餘函。驚爲生平奇遇。蓋文忠實有萬古不磨之精神。其片紙隻字皆足珍惜。況余自恨久困牖下。見聞太隘。末由知當代名賢眞實底裡。得此少窺諸公相與之際。精誠流露。道義紛披。與夫治事章法。運籌蘊曲。皆有可識。顧不大可寶耶。因亟亟錄得數函。時丙申四月二十日也。按此爲第一次抄時所識語

六月復於其店中見彭剛直公與閻公書若干通。公摘抄之。亦得二千數百言。而識其前云。彭剛直雪芹信札有應酬語。不如文忠精實。然亦一代傳人。余既親見墨蹟。摘其韜略緊要處錄之。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公三十九歲。

為孫公記室如前。

正月於壽廷公家得識無錫許靜山先生珏。許公以通習洋務為時所推。公數就與討究世界大勢。　是年德人佔取膠州灣。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公四十歲。

公屢試春官不第。以是年大挑教職。遂改官內閣中書。四旬入仕。蓋甚晚。

公平居存心君國。而公生之年。適丁國家多事之秋。自庚申英法陷天津。甲申法人併安南。丙戌英人併緬甸。甲午日本併朝鮮。乙未割台灣。丁酉德人取膠澳。及是年俄人又索旅順大連。外侮日偪。公每訪問通人研究世界大勢。隨以所聞札記之。家貧親老。自憾不獲遠游。諄諄以教子弟出洋為言。有務必以出洋當一件正大要緊之事。勿惜費勿憚勞。即使竭盡大半家貲亦不為過之語。是年次子煥鼎六歲開蒙讀書。公為延師於家。授地球韻言。取其略語世界大勢也。俗例以論孟學庸詩書禮易春秋課童子者。公顧以為未急。訖不使讀。第令誦朱子小學而已。亦謂變法以停科舉為先決計。不更教兒輩事帖括也。其後煥鼎既就學校習英文科學於經書竟未一讀稍長自取紬繹其義而已不能熟誦也

是年德宗銳意變法。朝政一新。帝故與太后積不睦者且十年。諸宗臣耆舊因附太后以遏之。八月初六日有詔殺新進諸用事者。太后復垂簾聽政。新法悉罷。方變法時聽臣民言事。公默揆時事夙知變法維新爲急。然慮官吏苟偸欺罔。舊俗錮閉。民不相習。倉卒以法令行之。於事無實。或且轉爲弊政貽巨禍。擬奏有云非有實心必不能行實事。非有正人亦不能有實心。故臣謂變法爲自強之本而正人心又爲變法之本。欲革弊政必先革弊風弊俗。欲革弊風弊俗必先官吏百姓上下一新其心。請朝廷愼簡大吏。仿中興諸臣胡林翼曾國藩等講求吏治之法。精選州縣親民之官。而後可舉新政之實。施政之始不必急急多所興舉。且從教化入手解釋民疑。行之以漸。官吏一新百姓一新。變法圖強之基乃立。語詳日記中。都千餘言。稿成未上而朝局驟變

光緒二十五年己亥公四十一歲。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公四十二歲。

供職內閣奉派本衙門撰文。

是年有拳匪之亂。拳匪固白蓮教餘孽。自言有法術。隨處設壇祀神。集少年數十輩練

京華印書局刷印

拳。始自山東正月間潛來京師。蔓布漸廣。三月而大熾。揭旗幟大書扶清滅洋。時民間故有仇外仇教心理。又素迷信神仙。於是鄉愚盡惑之。市井無賴。又憑藉張揚之。朝中有旨拳禁。顧竟莫行。蓋太后以戊戌之變。逋犯既庇於外人。蓄意廢立亦怵於外勢不果行。方積恨思一逞。得此適投合其意。諸親貴用事者瞶闇挾私。更慫恿之。或招匪練拳於其府邸。而士大夫亦多奬爲忠義。信其術之可恃。諸翰林侍御史或爲奉章薦言。益神其說。匪乃橫行於市。縱火殺人莫敢誰何。公始覩其事。亟語所稔巡城御史彭向青述、陳玉蒼璧諸公。趣其捕禁。數言之皆不應。公乃幽憂憫歎。知大禍之必至。尤以民愚無教爲深慨。四月十一日日記擬取其所傳諸誕妄語條記之。存其目十數而未及屬文。五月二十日匪焚大柵欄老德記西藥房。遂燬正陽門。方火初起。公又飛函彭陳兩御史。請速集五城練勇。傳水會。分別施救捕治。詎達晡時正陽門城樓已燼。而官員兵役皆奉匪令惟謹。信其神靈自焚自息之說。瞠視不救。以待之。公益歎恨於人心之愚昧。(具詳日記)當是時人無敢以一言議匪者。萬一洩漏。必遭毒手無幸免。公之爲是。不啻冒死也。六月間京官各徙家南歸。比及七月。留者什不逮一。七月十五晨公猶趨値

內閣。路過菜市口。見無辜被殺之男女老稚。橫尸百數十。皆匪所指爲奉洋教者。夜雨甫晴。泥水殷漬。公爲慘然不已。十七日始屯積米鹽。爲閉守計。十八日而京師陷。德法日本等八國聯軍入城。兩宮西幸。越八月閏八月。訖九月初間。市中百業乃漸復。

自經拳匪之禍。公深痛國人之愚昧無知。決然以開民智爲急。於是越年有贊助彭翼仲先生創辦報紙之舉。

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公四十三歲。

供職內閣。奉敕修皇史宬書。公奉派預其役。

和議成。兩宮回鑾。公以去歲留守京師賞加侍讀銜。

光緒二十八年壬寅公四十四歲。

供職內閣。預修皇史宬書。　詔舉經濟特科。奉天學政鄭公叔忱以公薦。

是春彭翼仲先生創辦啟蒙畫報出版。公實贊助之。主於灌輸新知。啟迪童蒙。略分六七門類。以白話演之。永清劉炳堂先生（用烜）爲作畫。其始日出一紙。後改爲旬刊。而別出京話日報。以開牖普通社會。同時創設蒙養學堂。以滬上所出教科書課童子。公命

京華印書局刷印

次子煥鼎女新銘謹銘皆往受業焉。報館學堂同在一處今五道廟街同益印刷局其故址也

六月公配張恭人胞叔雲南張勵吾先生諱士鏸卒於京館。以諸孤屬公。先是勵吾先生娶於陸。則姑丈陸濬吾公長女諱嘉年字祖庚。少時與公同長大之表姊也。比張恭人來歸。固先生姪女。婚姻稠疊。其情益親。先生以進士官內閣二十年。邸居甚困。身後至無以為殮。公為醵金經紀其喪。奉迓陸恭人挈諸孤來寓扁擔胡同宅之西院。陸恭人明通有學識。公素致服。至是因命次子煥鼎等行謁師禮。而秉教焉。又小記中有一則云。余幼年不知先母之苦。及老乃更思之。最愛誦留茅庵徐母壽文。故紙徒鑽。愧博頻年之白望。夜燈有味。難望前度之黃昏。又春風上塚之天。並嚴飲胙。斜陽下學之地。預戒呼朋。又天邊冷雁每答乎咿唔。砌畔寒花如對之太息。又紙帳依然。紡磚猶在各等句。深中我心。壬寅十月張鎔西之太夫人率諸孤來居余舍。余曾以此文請看比喻。蓋高風亮節偉矣。其難。余平日心中極不能忘。故逢知者輒相語也。勵吾先生子女五人。鎔西其長。公耀曾字也。於煥鼒等為舅氏。而亦還以舅氏禮公。又師事焉。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公四十五歲。

供職內閣。修皇史宬書成。以公有勞。晉侍讀。加四品銜。

詔試經濟特科。公被徵不赴。　是年始設商部。由各衙門選送人才考試後。候旨圈用。公被咨送與考。旣錄。未蒙圈用。　京師譯學館初設。公遣子煥鼐與試。入館肄業。

是秋張母陸恭人卒。公又爲醵金治喪。籌遺孤生計。經理十有餘年。小己記中記此云。能證余壬寅癸卯兩年間。爲身後貧無一錢之固窮君子。張勵吾夫婦先後歿。向其己卯庚辰鄉會兩榜同年。寫信寄訃將及百函。募積賻欵。統計得三千一百餘金。除辦兩次喪事外。餘爲諸孤十一年來京津學膳費居家用度者。爲于晦若式枚朱桂卿福詵褚伯約成博郭春榆曾炘李嗣香士珍諸君。原注癸卯十一月錦西赴東洋留學余送至火車家餘弟妹四人余爲照管次年送其弟寬西入譯學館每年學膳費百元又送其妹三人赴天津學堂亦俱有學費後其長妹亦赴東洋由渠兒招呼同往其兩小妹仍在津校以時往返訖後尚餘七百餘金房產五百餘金存欵民國二年錦再赴東寬西赴英余又爲經理　太息廣東區朋霄福建鄭戾丹暨孟歛臣先生并已逝。是皆當時能知余者。

彭公所爲報紙於京師爲開創。先乎此者唯日本人順天時報一家　當時風氣未開。呼爲洋報。求售匪易。而成本顧甚重。自置印機。招募工人。聘日本匠師指教印刷。所費不貲。經年虧累。私

財一空。房產折售。尋及婦孺衫飾。垂危復續。其不絕者如縷。以是年臘月暨下年甲辰臘月稱最困。彭公固百苦備嘗。幾以身殉。公爲接應周轉。前後千餘金。大半出於典質。或不得已時。以所集張氏賻欵權爲抵用。蓋亦身負其險矣。後二十年煥鼎檢得當時摺券公有批語云以財助報館譬猶拯災救難雖立此券虧失不還亦所心甘公生平勇於爲善赴義大都類此也

光緒三十年甲辰公四十六歲。

供職內閣。

九月公編次永寧公淡集齋詩鈔付排印。壽州孫公家鼐元和陸公潤庠爲之序。

冬月陳太恭人七十生日。公夫婦率二子集賓朋假江蘇會館稱觴爲壽。

京師女學初興。內城外城約三五處。公配張恭人皆與其事。爲任國文教員。

光緒三十一年乙巳公四十七歲。

供職內閣。

六月爲長男煥鼐授室。婦彭氏。翼仲先生長女也。

公取魯漆室女憂魯故事。著爲劇本。曰女子愛國。以引起國家思想爲旨。全稿二萬言。

以是年屬草。翌年丙午演於京師。爲新劇首創。

光緒三十二年丙午公四十八歲。

供職內閣。是年五月經巡警部尚書徐公世昌奏調。乃改隸巡警部。九月詔改巡警部爲民政部。

二月外城巡警總廳朱廳丞啟鈐檄公爲西局委員。時警察固初設。行政司法猶未分立。公所任在審理詞訟。

四月奉派爲外城教養總局分局兩局總辦。委員局爲五城賑恤所改設。事屬初創。規制未定。公訪於津保諸新式監獄習藝所。因其舊而規畫改善之。以總局容罪犯。（局址在教子胡同）分局收貧民。（局址在梁家園）總局建工廠。俾罪犯分科習藝。習藝所成。設肆市中售其物品。（售品處址在騾馬市大街）分局興小學。教貧兒。纖悉畢舉。而所費至少。公總辦兩局。月薪才銀幣五十耳。同時內城有習藝所。收容罪犯人數視此僅及什二。而所費顧逾之。又小已記中有一則云。能證余爲教養局總辦。局中經費較後來少四分之一。而所作事多數倍。月薪較後任少十分之七。而在局時間每月多二十天者。爲昔司事王君。今司事

任君吾舉此非必自明也。既政事之虛浮。民財之可痛耳。

八月十二日彭翼仲先生以報紙言論遭當道之忌。被逮於外城巡警總廳。旋下刑部獄。自甲辰以後。先生所爲報紙乃漸由困而亨。始都中無肯閱報者由熱心人士一二輩多方倡導張報紙於牌植立通衢供衆閱覽繼又進而有閱報所講報處之設皆各出私財爲之遍於內外九城不下數十處今之署曰京師公立閱書報處通俗講演所者多半由此嬗蛻而來而昔之私家設立者竟不復見 流布北方各省。大爲風氣先導。東及奉黑。西及陝甘。凡言維新愛國者莫不響應傳播。而都下商家百姓於京話日報則尤人手一紙家有其書。雖婦孺無不知有彭先生。其間以倡言反對英屬斐洲虐待華工及美國排斥華工兩事又首倡國民捐償還外債爲最獲同情國民捐積至數十萬兩存大清銀行上自王公下逮走卒小販皆與助捐盛極一時 於是聲動宮廷。太后遣內侍採購。特囑晋呈。啓蒙畫報冠有兩宮御覽標題 繼又有中華報出版。日爲一冊。如今政府公報式 而啓蒙畫報於是停刊。計爲時兩年稍不足 始二報主喩俗。此主論政。始以白話。此以文言。海寧杭辛齋先生 諱慎修彭公妹壻也 實爲之主筆。迄是年八月亦逾一年有半。會北洋營務處有曖昧毒殺保皇黨人吳道明范履祥之事。中華報揭發之。北洋大臣直隸總督袁世凱遽電巡警部尙書徐世昌封禁報館。捕編輯人。於是彭杭二公皆被逮。事後乃以妄論朝政捏造謠言附和匪黨肆爲論說爲詞。並未指實

其事由巡警部專摺奏參請各予遞解回籍禁錮。既而將起解。又別以彭某携帶手槍在押所行爲暴詞。奏下刑部獄。翌年乃由法部奏結課罪。（刑部改官制爲法部）竟發新疆監禁十年。公與彭公故生死交。始彭公在繫。公嘗救不獲。嘗欲謝官去。廳丞朱公啟鈐挽之殷。朱公固於事急時力任疏解。陰有保全者。又以教養局事依任公。礙於其情。不獲辭。彭公既以公之資助成其業。及有興發。方擬歸償。遽遭此變。公乃先就代爲經手各欵分別清理。其欠己者千餘金固不忍問矣。（彭公念公困後數年每從戍所寄少許歸之）

九月。公表妹適鄭氏陸恭人卒。遺孤二子一女並幼稚。舉以託於公。恭人諱嘉坤。字苻洲。其與適張氏陸恭人實姊妹也。適長樂鄭公叔忱。（字展丹官奉天府丞）先一年乙巳九月卒。既以遺孤相屬託。是年春陸恭人受聘爲北洋女子高等學堂總教習。挈子女寓天津。公間時往視之。至是復染疫繼逝。固有三子。幷染於疫。既喪其一。餘二亦危。公遷之於家。公配張恭人親爲看護。二子既獲痊。而張恭人大病。喉腫飲絕。亦幾危焉。遺產無多貲。公以其摺券票據之屬。別存於林公朗溪所。而已爲之經營挹注。前後十餘年。訖戊午公殉義後。乃歸諸鄭氏子。（長慶甡畢業北京大學今任北京大學女師範大學教員次慶珏肄業民國大學）林公蓋同受

京華印書局刷印

託於鄭氏者也。小己記中記此云。能證余受鄭扆丹夫婦之託。照撫孤兒經理遺產者。爲其同鄉親戚甘再藩聯超 馮申甫汝驥 李秀瑜毓芬 林琴南紓 林朗溪灝深 諸君。又金筱珊鏡芙 同年係扆丹之門生。又云能證鄭孤帶極重之白喉瘟症。由天津遷入余家。傳染及家人。而幸全活者。爲琴南秀瑜。暨陳仲勉實瑨 陳敭廷瀚年 諸先生。

是年秋長子煥鼐渡日本留學。計在東六年

光緒三十三年丁未公四十九歲。

供職民政部。分警政司行走。仍兼教養局總辦。四月點署主事。始公奉調到部。尚未開去原衙門。至是年十一月部中乃奏留以員外郎候補。開去內閣原衙門。

三月彭翼仲先生戍新疆起解。囑託照料家室兒女。公送至良鄉縣揮涕而別。

六月公以部職局務勢難兼顧。向外城警廳懇請辭教養局差。不許。八月因犯人增至四百名。慮有疎虞。復以爲請。九月乃獲允。仍囑薦員自代。公在事一年有半。綜覈精細。財無虛費。於呈報奉准經費之內月有撙節。積零爲整。自上年四月到差訖是年三月滿一年。得二百數十金。乃舉以興建講堂三間。添置桌椅。爲犯人聽講之所。又闢小屋

三間爲犯人養病室。事後以公文申報警廳。略云此本在呈准經費之內。平日稍不加意。理無贏餘可得。況係業經報銷之欵。既不屬於公家。使當時不事撙節。長官亦何能責備。事後卽以入己。正復無人得知。惟念國家一錢當得一錢之用。此心作事必求精白。故以之捐建房屋。不另請款。當事者面加稱獎。而謂形諸公事將多窒礙。不予呈部。亦不批答。

十二月二十八日公生母陳太恭人棄養。太恭人前一日起居猶如常。晨起遽逝。殊無疾苦。壽七十有三。公哀痛爲之廢食。

光緒三十四年戊申公五十歲。

正月治陳太恭人喪。而公配張恭人忽遘疾。猶勉強盡禮事。既病益甚。自是連病五年。或時小愈而病轉深。公一身籌醫藥。持家計。又兼顧張鄭兩家事。而時煥鼐游學日本。煥鼎肄業順天中學。兩兒學費措辦尤匪易。丁憂後守制。不營官祿。恒無一錢。焦勞困窘以此五年爲最。其時京官風氣已變。在制而從公者皆是。公固不肯爲也。

十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孝欽顯皇后德宗景皇帝同崩。

京華印書局刷印

宣統元年己酉公五十一歲。

春公奉陳太恭人柩葬房山祔永寧公墓。

五月移居崇文門外纓子胡同新宅。自上年公鬻扁擔胡同舊居以營此宅。三月落成。至是移居。

是年農工商部奏設京師高等實業學堂（即今工業大學）監督袁公勵準引公爲任齋務提調。在事年餘。

宣統二年庚戌公五十二歲。

三月服闋。起復到部。始巡警部設置之初。徵調京外能員創辦。公既奉調與其役。厥後補官。同列者或雜職得超擢。或虛銜得實任。公以四品銜內閣侍讀創辦教養局有勞。缺補既竟。終不之及。蓋其時奔競成風。而公顧不肯伺候於長官之門。始徵調者前尚書徐公世昌於公雖有一日之知。亦以疏冷忽忘。（辛亥擬請代奏稿跋語有云余之調部出徐公意當時奔競成風凡奉調者必乘機親附躬謝栽培一造不遇必屢造之至有追趨數十里在頤和園退值處求見者而歲時慶祝以及出錢入迎大都靴脚忘疲版手不釋關說饋酒筵價至六十金爲一席票送奉天行至天津站始下火車諸如此類盡態極妍有一次不躬預者則惶然道歉余則於丙午五月奉調後到門投過一刺其餘應酬概不到塲始終未）

嘗在宅見一面此事鞠老當心知之余嘗欲先鞠老而死乃可得其證明余以正途出身在內閣十年資格而不如虛銜末吏候選雜職之先得補缺蓋以不自求進而徐公亦因冷淡忘之也見辛壬類稿又旋移官去。大學士軍機大臣那桐公暫權尚書。故與公乙酉同舉北闈。爲一點署主事。肅親王善耆繼任。由其門進者或假途於博奕嬉遊。公益不自求通。丁憂起復後。訖不見省錄。時京朝祿制變更複雜。有官缺烏布（指部中職任如掌印主稿幫稿）差使（指各館局所之職任）俸薪津貼（閒散無事者或酌給津貼）諸名色。公蓋無缺無烏布無差使無俸無薪無津貼者四年。以終清之世。公目睹時事日棘。而親貴昏騃召亂。亦不復求用於時。慨然欲挂冠去。私爲奏議。別爲君德民德官德三大端。將請代奏辭官乞老。以是年夏秋間屬草焉。

六月嫁女。先是吳縣鄒公嘉來爲姪應莪聘公長女新銘。至是于歸成禮。應莪父景彭公諱嘉年。早卒。自幼鞠於伯父也。

宣統三年辛亥公五十三歲。

在民政部。雖無所事。猶間日一入署。日唯經營擬請代奏摺稿。又以親視張恭人醫藥。稽遲延誤。六月撰成論君德民德兩節。即今辛壬類稿所錄論官德者。擬草未竟。會以

京華印書局刷印

武昌革命舉事而止。

是春有閩人楊誅。故公在高等實業學堂任齋務長時學生。又公曩內閣同官楊公某之胞姪也。以嬉遊揮霍。其家不予接應。而負債已累數千金。既畢業獎官。（畢業優等獎舉人知縣）不得歸閩。債家環逼之急。乃以死哀於公。謂有母早孀。惟己一子。今幸成名。偪於債不獲歸省。乞假百金應付目前。兼作路資。脫歸。家業不薄。必可清逋。苟不得請。有吞藥死耳。即手藥以示公。公夙愛其資性聰明。因語之曰。明日更來。當有以復汝。明日楊來謁。公曰。我有最大要求。爾能答諾。當代設法。楊急問是否畫押覓保等事。公大笑曰。此時爾畫押覓保顧何用。今茲拯汝。我惟尙義耳。汝今求貸。亦惟以義爲擔保耳。汝不負義斯可已。何取市井俗例爲。我之責求不在此。我所要求於爾者。要君從此痛悔前非。立志作有用之人也。楊爲感激泣下。自稱今日始得聞善言。願改過。公乃出張恭人衣飾數事。偕其同赴典肆。典質得百十四金畀予之。楊既得還鄉。而所假金竟不歸。公於時固迫窘已甚。日與典肆爲緣。適益增累焉。

八月十九日武昌革命舉事。旬日間各省響應。人心驟變。次子煥鼎年十九。亦從諸少

年遊。組織京津同盟會。同盟會之京津支部 秘設機關於東單二條胡同。公知其事。誡之曰。立憲足以救國。何必革命。倘大勢所在。必不可挽。則疇不望國家從此得一轉機。然吾家累世仕清。謹身以俟天命可已。不可從其後也。十二月二十五日遜位詔下。公讀以政權還諸國民。長受國民優禮句。曰誠得如此。亦是好事。然來日大難。負荷伊誰。

是年春二女新銘謹銘畢業於京師女子師範學校簡易科。秋次子煥鼎畢業於順天中學。長子煥鼐畢業於日本明治大學商科。七月應學部試。列優等。八月奉旨獎舉人。鼐以家計困竭。瀕畢業將輟學。賴汪公伯棠大燮駐使在東。月助二十五金。得竟其業。至是又引爲使館繙譯生。十二月返國。

民國元年壬子公五十四歲。

正月十一日北京兵變。焚東安門大掠於市。公所居偏僻。不及於難。以下月日概從陰曆。俾與前一貫

春廣西同鄉團拜。在鑾慶胡同粵西老館行禮。公以死義救俗之志誓於神明。戊午遺筆云。吾壬子癸丑兩次在粵西老館團拜。隨同鄉先達在關帝文昌兩殿行禮。皆告於神明。必將死義以救末俗。兩殿行禮畢後。必到先賢位前行禮。先賢牌中有嚴親永甯

公之名。兩次行禮必敬告興亡之際當發明正義。不敢辱親。見遺筆彙存敬告世人書

五月初三日公配張恭人卒。恭人自戊申以來病彌久而症益雜。胸腹間有癥作痛。必引嘔得吐乃快。爲狀至苦。五年之中屢瀕於危而家計方困。或時不能延醫。皆公自檢方書治藥劑。晚年筆墨每自言遭境駁雜者蓋指此。恭人故生長富厚。來歸三十載毀奩安貧。於公伉儷至篤。而垂老卒不獲一日舒。公追念生平。悼痛莫能已。

公有謝人寄賻書。因述張恭人生平慈善施與事。其略云弟本赤貧。賴內子來歸典賣妝奩經營度活。內子崇信陰騭。抱施財拯災恤孤之願。憶二十年前曾兩次以雙百金捐入慈幼堂義塾。此事爲吾兄經營。當時承詢來歷。未以奉白。蓋不欲露名也。又若庚寅壬辰癸巳水災奇重。迭出鉅款交義紳散放急賑。至其人因勸捐得保官階。官昌平州多年。而不知錢出自誰手。此外並交余搢珊師暨俞幼萊翁彀夫諸君鉅欵放賑。皆未嘗露名。又曾交顧景棠君收養貧童。辦理義塾。原注此塾在鞭子巷款目與前相等。此皆舉其最著者言之耳。其餘亦不及悉數。弟於時方以就館月入三四金爲生。不啻身嫁黔婁。顧竟不爲一身私謀。兒女後計。數十年減衣縮食茹貧無怨。卒至並自己疾病醫藥之

費幾不能周。此眞今日新學家所謂社會主義矣。

是年四月北京臨時政府成立。內務總長趙公秉鈞故前民政部長官。五月初八日有部令辟公入署辦事。（時官制未定但云到部辦事而已）時張恭人新故。停柩在室。國難家恤。百感傷懷。公雅不欲赴。顧憫念民困。徒以不仕潔身。尙非夙志。躬逢新國。亦欲一覘其改革何如。爰且請假旬日治喪。於料理喪事之頃。亟草一書。論立國以民德爲根本。社會教育實爲首務。某於爲官殊不相宜。擬備力於牖民之業以自給。預露退意。上之趙公。然後入署。時五月二十九日也。

七月公携次女謹銘在所手植竹中照像。於是作別竹辭花記。

八月十四日公遞呈內務部乞退。自七月間迭聞政府議爲官吏加俸。而京僚士夫亦唯各務祿食。上下鮮以民生爲念。公慨然歎開創之初。淬礪不聞。暮氣已見。以民國爲號。而民困欲殆。顧不之恤。則革命云云。徒爲大盜竊國之資。辜負先朝禪讓之盛美。逮八月初十日部發俸薪。果加。公推辭不受。即日草書陳請退職。并附論加俸意見四端。於十四日遞入。遂不復進署。趙公得書。派次長榮勳訪公於家。挽勸至再。公固不肯復

京華印書局刷印

於九月再呈乞准。部令温語維縶加慇。十月三呈乞給假不限期。假中不支俸。以冀暗退。部令給假一月。十二月乃四呈懇准退職。部中不批。公亦置不顧。前後所上四書並輯入辛壬類稿。此不錄。

公所爲雜記署云伏卵者。蓋作始於是年夏秋間。

是年秋長子煥鼐赴陝西就西北大學教員。留五年。月以束脩滙京供菽水。

民國二年癸丑公五十五歲。

住纓子胡同宅。長子煥鼐在陝西。次子煥鼎次女謹銘侍。

正月作留上趙智庵書。（時趙爲總理柄政）訖五月初三日乃就都八千言。今影印入遺筆彙存。

別竹辭花記云。癸丑正二三月間余寫留上趙智庵書。謹女雖未看見而覺我有異。頗事窺覘。余不能不加心防備。故作好整以暇之態。時常聽戲以明無他。蓋二月間次子煥鼎啓秘篋得別竹辭花記本。驚稔公所蓄志。亟語妹共防伺也。

二月彭翼仲先生以元年大赦由新疆戍所還京。重得聚首。時相過從。復舉京話日報出版。南中革命事起。以持論不袒袁氏。九月再被封禁。（其後民國四年再出版）

三月第一屆國會開會。爭選議長匝月不定。始公嘗欲以所懷訴之國會而後死。故遲
遲以待之。至是乃大失望。又是年夏長子煥鼐旅陝不得歸。公所蓄志亦以是遲阻。語
幷詳遺筆中。（見遺筆彙存甲寅作敬告世人書）
六月有湖口之役。是為二次革命。自後南中悉定。政乃一歸袁氏。

民國三年甲寅公五十六歲。

正月移入積水潭新置書齋。閱書治筆札。凡小己記別竹辭花記伏卵錄。遺筆中敬告
世人書。（甲寅半就撰）貽曹纕衡汪玨齋二君書。各稿幷作於此。潭在城北隅。一名淨業湖上
年夏間次子煥鼎侍公游履至此。愛其清曠。以數百金得敝屋兩棟。置為書齋。至是移
入。仍不時回住纓子胡同宅。
六月長子煥鼐自西安歸省。長女新銘同鄒壻亦自青島寧家。團聚承歡。八月煥鼐仍
去西安。壻與女遂留侍左右。

民國四年乙卯公五十七歲。

住纓子胡同宅。間一寓積水潭書齋。為札記子煥鼎女新銘謹銘侍。

京華印書局刷印

七月都中倡籌安會。於是帝制之議興。而人心不附。十一月西南舉義師討袁氏。

民國五年丙辰公五十八歲。

住繆子胡同宅間一寓積水潭書齋為札記。是夏長子煥鼐歸自陝西。兒女均在侍。

二月袁氏撤消帝制。南中猶未罷兵。五月初六日袁氏殂。國務總理段祺瑞奉副總統黎元洪繼任大總統。復國會。於是南北統一。

八月次子煥鼎以司法總長張公薦。署司法部秘書。（以漱溟字呈薦自是以後易今名）張公者公曩所顧護張氏表甥又公內弟鎔西先生耀曾也。癸卯東渡留學十年辛亥以還以議員預國事。乙卯參西南義師討袁至是組織南北統一內閣被命為國務員。長司法。引煥鼎為其記室。

九月長子煥鼐奉農商部派為主事上任事。

公配張恭人故後。柩停佛寺。訖茲既五年。二子屢請安葬。公輒曰勿須忙且卽與我同葬耳。其意隱然可覘。二子顧忽焉未之省也。

十一月郗壻應羲遘疾卒。年二十六。時方在繆子胡同甥館。遺二子二女。公悼死憐生。

傷痛莫能已。

民國六年丁巳公五十九歲。

住纓子胡同宅兒女均在侍。七月長女新銘扶鄒壻柩還吳。公命次子煥鼎伴送其行。

五月十四日安徽督軍張勳等擁清遜帝復辟。先是大總統黎元洪免國務總理段祺瑞職。各省督軍勒兵天津迫總統。號曰兵諫。總統召張北上解圍。張因挈兵入京。公於其來京之初。以復辟之謀傳聞已久。而其事固亡益於國家。大不利於清室。秘為書亟阻之。略云効忠故君須計久長。勿為復位迂謀。第一表示不以天下為利。惟嚴責民黨違辛亥禪位詔書行眞共和。要使人民之禍眞能得紓。設若黨人祇爭政權不恤民困。竟可援遜位本意武力質問。務使禪讓之心大明。共和之美漸能實現。此即眞正忠於清室萬年不朽之業也。并告以屯兵養望宜知自檢。如在徐州縱恣豪奢。部曲行動驕橫不法。種種并當虛心反省。莫謂黨人詆毀盡屬誣蔑。黨人搆造誣蔑者。一望可知。紀律未周者事實難掩。不欲為千古傳人則已。果欲眞成不朽。須取戚少保所謂將才將德將廉將品等等自勵。不獨以武勇勝人。眞以儒者極功聖賢能事黽勉行之。原注此即戚公

京華印書局刷印

語又言髮辮不剪終非長久竊爲數萬健兒計總以勿招形式上之疑忌導國人以循分守法爲宜全書三千餘言屬草七八日而後就先三日十一郵去署名無求蓋素昧生平聊進藥石竭盡迂衷而已不虞其事之遽發也迨是都下遺老故宦交相慶市民亦厭累年擾攘思太平有喜色公獨懍懍有深憂復於十六十七連日有兩書投去其一告以當行虛君共和勿昧循舊制幷指陳有宜防諸弊其一力言應表示非以天下爲產業故無須一姓制度龍旗等類幷勸辭王爵原注有人親見封王上諭引左宗棠辭侯爵上下交儆諸語蓋事既發亦不能無希冀萬一之想已而各路舉兵討逆迫於城下公復投書於張以死節相勵時在二十一日二十五日討逆軍入城張敗託庇於和蘭使館公前後四書俱不存稿今於雜記册中得其梗概如右詳見伏卯錄

公既久蓄死志而復辟敗後諸預謀其事者名士大老十數輩無或有致命殉節者一人尤用感慨自勵戊午留示兒女書云若使世事未壞到極處我亦不必傾身救之若世事雖壞而辛亥與丁巳原作丙辰係屬筆誤或有耆儒或有大老表彰大節使吾國歷史舊彩不至斷絕則我亦不必引爲己責見遺筆彙存又是年所爲雜記中有云因復辟諸人

事敗後以保證生命爲條件。吾故代公等赴死。（見伏卯錄）幷可見。

十月。次子煥鼎受北京大學聘任講席。（自上年蔡公元培爲大學校長嘗以講席相屬以法署事冗辭是年復辟役後內閣更迭旣謝秘書任乃就聘）

民國七年戊午公六十歲。

住纓子胡同宅。子煥鼐煥鼎女謹銘侍。

公取陝西易俗社劇本爲之增刪點竄。成好逑金鑑暗室青天庚娘傳劇本三種。於是年正月五月九月次第付伶人排演。

三月。再從子煥奎（字璧園遵化公胞兄紫宸公之曾孫光緒癸巳恩科舉人江蘇特用知縣）以避亂挈眷自湘中來京。就寓纓子胡同宅。親族團聚歡樂。公所懷志頗以是牽阻。遺筆留示兒女書有云。去年已決定今年不復聽賣菱角聲。不喫西瓜矣。三四月正徬徨間。而壁垣忽來。洒掃房間。懽忻聚首。諸事羈絆。又苟活半年。七八月間正思履行。而稍一因循。事端又集。至九月則慌忙趕寫。始知精理非弱力所能發揮。而有此倉卒雜亂之遺筆。（見遺筆彙存）今按遺筆敬告世人書於九月二十一日寫竣。補甲寅敬告世人未完稿於二十三日寫竣。留屬

京華印書局刷印

袁馮林周彭五公書於二十七日寫竣。其餘各書則十月二四五六等日作。

先是九月間子姪輩以十月十日爲公花甲生日。謀徵詩文治爵觴爲壽。公固不許曰非虛僞點飾之詞不能成詩文。詩文世界卽是虛僞世界。奈何置我於虛僞之中。而隱意尤以國變餘生作壽爲恥。尅期就義。決計不過生日。數年前嘗假表姪壻王勁聞銀幣二十。特往還之。又詣乙酉房師徐公花農所候起居。預奉臘月壽誕祝敬二十金。又購畫冊數事遺姪孫女培肅等。從容料簡不使兒輩知。兒輩昏瞀固亦莫識公志之所存也。生日期近。慮親朋來集。請稍潔治屋舍。許之。然苦掃除擾筆墨。自理書篋紙筆。攜赴積水潭彭冀仲先生家。謂小住三五日卽歸。初公買得積水潭屋。彭公亦買屋爲宅。在其南數十武。有臨湖小閣。極爲公所喜。兩年來每就其間治筆札。輒爲數日留。故家人不以爲意。時十月初四日也。至則扃戶疾書。彭公或中夜望見小閣燈光不息。亦莫審所爲。初六日家人以車迓公歸。不應。謂我翌朝行自歸耳。翌日初七昧爽。闢門出投身湖中。卒殉焉。兒女聞變奔赴。既不及救。遺言都十七緘。幷素所爲札記稿冊。悉陳案上。以宣布遺言。纂訂遺稿。屬友人袁玨生勵準馮公度恕林䀹溪灝深周霖叔紹昌彭

翼仲（詒孫）五公。即日舉遺言暴之報紙。更分別影印排印成册。隨訃致送。都人士聞其事者。莫不哀感生敬。清太傅陳公寶琛以聞於皇室。賜諭矜悼。予謚貞端。有蒙古旗人故理藩部郎中吳公寶訓。（字梓箴）佐彭公爲京話日報編輯有年。因亦與公稔。感公事。後二十日投湖中繼殉焉。

公遺言流布遠近。濟南太原各有重印以相傳播者。然皆簡本。僅及什二。民國八年公蘭交天津林墨卿先生（兆翰）約同志集資取公遺言十五緘付影印。即今之遺筆彙存本。則遺言大備。於是今序次爲遺書第一種。民國十四年夏。二子煥鼐煥鼎續輯遺書感劬山房日記節鈔。侍疾日記。辛壬類稾。伏卵錄。別竹辭花記五種。成六種合印成帙。并訂茲譜焉。

京華印書局刷印

譜後記

先公年譜纂次既竟。念公平居容止未以入譜也。則於譜後敬爲之記曰。公面方近圓。少時癯瘦。晚年轉腴潤。顏色益好。鬚眉甚偉。身材如中人。肌肉勻滿。肩膀少寬。臂舒長。指修銳。皆過常人。平日起居飲食。攝衞周謹。莊敬日強。盛暑不袒裼。在私室無惰散欹斜之容。方汗不卸衣。候汗止而後卸之。坐不當風。臥必覆被。煥鼐等自兒時聆此語。三十年常在耳。湯飲或冷或熱。不輕入口。食品或膩或燥。斟酌而進。兒孫輩有疾病不爽。必預知之。蓋既察見乎其不謹所在。而有以燭料於疾病之先也。不吸菸。家人兒女相率無吸菸者。不近酒。與宴集。不喝拳。不耽滋味。每食菜蔬列前。獨取其惡者。曰爲大將者自己先喫苦。餘其甘美與人享之。公好讀兵書。出語輒因引喻及之也。猷粗糲亦如珍羞。顧於營養之足不足。恆三致意焉。稟賦素弱。而一生六十年無大病。悉由此謹愼將護之。蓋自煥鼐等有知以來。未嘗見公一困頓褥榻間也。訖老精神體力不爲衰。耳目不失於聰明。每晨猶必先家人興。有晏寢。無晏起。日夕爲札記。字或小於蠅頭。行列釐然。出門游散。或時不假代步。於衆中語。吐音朗澈。中氣

京華印書局刷印

充實。聞於遠坐。生平於博奕之事一不之習。或不知爲之。或知之而不爲也。都中新闢游樂之場猥鄙雜遝。終不一履其地。足跡尤未嘗一進女閭。蓋自少年來所以自勉者遠。而賦性端正剛大。其於叔世敗俗固不能安也。獨喜觀劇。然實不解其音律。雖嘗自製劇本。率因他人所譜者而爲之詞。未嘗一自哦咏。所當心留意者唯在其科白作派情節意趣之間。而隱以懷抱相寄託焉。嗚呼。公之一生。大德小閑。炳炳硜硜。嚋不足以風末俗而示後昆哉。男煥鼐煥鼎謹記。

思親記

十四年春。漱溟既自曹州還京師。客清華園。始謝絕外務。出先公遺稿校理而纂次之。事既。又成年譜一卷。并付印。敬以布之當世。其去公之捐生遂志。蓋已七年矣。嗚乎。漱溟之不肖負罪。顧勝言哉。顧勝言哉。每於理稿次。輒手遺稿俯思而痛作思親記。嗚乎漱溟之負罪吾親也。獨在今日哉。吾親肫愛人也。孝於其親。慈於其子。胞與乎天下。靡在不致其肫肫款款。則兒子之仰被顧復。其奚待於申說。區數吾親又周匝謹細人也。每事無在不運以神思。躬其瑣屑。吾兄弟姊妹四人。蓋一一長於公之手。溟生而孱弱。又多罹災病。公之育之也。獨難矣。六歲躓於石階。洞其額骨。絕焉既甦。養息之。公爲多列玩具枕前。引與嬉笑。此景思之常在目。十歲生癤瘍。在額在臂在股在足。隆起如棗大者七數。不得坐。不得立。並不得臥。日夜啼。公煑白米粥哺之半年。此景思之常在目。嗚乎。公之育之也爲獨難矣。公之於少子。又所深愛也。溟年十四五。以訖十八九間。留心時事。嚮志事功。讀新會梁氏所爲新民說德育鑑。輒爲日記。以自勉勵。讀廣智書局印行三名臣書牘三星使書牘。獨慕胡文忠郭筠仙。每稱

京華印書局刷印

道其語。公喜曰。是何其肖我少年時所爲也。爲書以嘉之。錫字曰肖吾。是己酉春間事時漱溟年十七肄業順天中學寄宿校中愛之至矣。然語四子之侍親。則至悖無狀者漱溟也。噫痛已。方公幼失怙。受吾祖母劉太恭人教。禮法綦嚴。恆終日侍立不敢發一語。有不莊。訶譴朴責無少貸。由是持躬立品。植其基礎。然天機才慧亦以是不無窒損。其後公有省於此。念之而自惜。既壯有子。則一意寬放之。亦入於新教育家言。不加朴責。溟茲追憶從前。蓋竟不得遭朴扶者一事也。然因是兒輩無復知有悚惕敬禮。迨晚年嘗一日飯罷燕談。兒輩或轉在上座。而公在下。公乃太息曰。我昔不以禮相督。不圖爾曹遂亡知如此。嗚乎。兒子平日之無狀可知已。公尤好與兒輩共語。恣之言。一無禁。吾兄既早就外傅。及長又出國游。兩妹則女兒稚弱。健言者唯漱溟。公固關懷國家。溟亦好論時事。於是所語者什九在大局政治新舊風教之間。始在光宣間。父子并嗜讀新會梁氏書。溟日手新民叢報若國風報一本。肆爲議論。顧皆能得公旨。洎入民國。漸以生乖。公厭薄黨人。而溟故袒之。公痛嫉議員。并疑其制度。而溟力護國會。語必致迕。諸類於是。不可枚舉。時局多事。倏忽日變。則亦日夕相爭。每致公不歡而罷。然意不解。則旋復理前語。理前語。則又相持。當午或爲之廢食。入夜或致晏寢。既寢矣。或又就榻前語不休。其

間詞氣暴慢。至於喧聲達戶外者有之。悖逆無人子禮。嗚乎痛已。兒子之罪不可贖已。而溟自元年以來。謬慕釋氏語及人生大道。必歸宗天竺。策數世間治理。則矜尙遠西。於祖國風教大原先民德禮之化。顧不知留意。尤大傷公之心。讀公晚年筆墨。暨辭世遺言。恆覺有抑鬱孤懷。一世不得同心。無可訴語者。以漱溟日夕趨侍於公。曷嘗得公歡。而卒昧謬不率教。不能得公之心也。嗚乎痛已。兒子之罪。罪彌天地已。逮後始復有寤於故土文化之微。而有志焉。又狂妄輕率言之無有一當。則公之見背既三年矣。顧可贖哉。顧可贖哉。溟又以慕釋氏故。輒從其戒條茹素不婚以出世自勵。於時吾兄既成室十年而無子。公垂老。又懷決然遺世之隱志。終不得見嗣續之延。雖曾無一語示督責。而於邑含忍在衷者從可想。兒子之罪不益以重耶。後三年納婦。廟見率新婦拜公遺像而哭。嗚乎。是烏可贖哉。始在宣統間。溟年十七八。輒不願有室。時先妣久病。自知不起。挽兒手而泣。開喩叮嚀。情詞甚切。兒重違母意。請如教而有難色。公旁坐獨無語。明日以書示之曰。汝母昨日之教。以衰語私情。墮吾兒遠志。失於柔纖委靡。大非吾意。汝既不願有室。且從後議。不娶殆非宜。遲早所不必拘耳。蓋公於子女一身前途。但有自度於其衷者。則發慮陳情無弗納。其或未可。則公固自有意向。

京華印書局刷印

隱然詔示力持不移俾之旋省平思潛移默轉而不欲強其相從大都類是釋氏之教公所不喜也溟年二十日誦其言未公嘗一言止之其時溟才卒業中學耳學業半途無成竟不更爲升學計公未嘗一言督之然而公之所以爲教者至已其卒不率教者則兒子乖謬不能承公志耳吾國禮教之極弊既於子女謫抑過當致拳曲無以自立其人格家庭間或外觀儀雅而內各茹痛於隱隔閡不仁比及晚歲又被歐風蕩亂舊俗親子之分際至難已公之爲教獨使情餘於禮意得自通而教之有道其間分際斟酌蓋有足爲一世法者世其無以澈溟之負教不才而沒公之楷則焉則兒子之罪或少紓耶戊午十月公既不惜以一死寤世人遺言諸稿皆心血所在纂輯之責溟既引之於己顧遲之七年而後輯印行世是豈可以人事羈牽相諉謝耶蓋不能以公之心爲心於公之精誠未云有喩喩矣於公精誠之所詣未能澈達無間則猶未喩也故雖時時在念終赴之不急而謬博時名外緣日以纏繞所與接者既在彼而不在此故雖念之輒懷疚而旋念旋忘七年之間卒卒役役誠不知其所爲者何事竟置此一大事於不顧嗚乎公在天其不瞑目矣兒子之不肖負罪極矣即欲自誅自責誠不識當作何語每於理稿次輒俯思而痛雖百死其安贖也雖然往事不可追

敢不知勉於今竊自循省起年十四五知有思想以來嘗數變其宗旨顧二十年間實未嘗敢一妄自菲薄然一向以淺衷矜氣行之蓋無往而不貿罪抱疚矣去歲之冬賴朋友之力寤其昔非始一一有悔心焉公在天之靈其相之矣既謝外務讀公書日夕廻環所得有在二十年趨庭侍膝之外者或者自今其始爲奉吾親之教耶嗚乎天下溺矣公之志苦矣飢溺惻怛精誠之所詣終啟兒子矣兒子雖劣自今以往其敢忘吾親之志不孝漱溟記於勉仁齋

京華印書局刷印

序

風塵澒洞。歲月不居。距吾友梁貞端公之歿蓋六年於茲矣。公子漱溟纂輯遺書六種並年譜一卷既成。屬序於余。嗚呼余忍序公書哉。余初識公在亡友鄭扆丹府丞喪次。扆丹病彌留。諸孤均在襁褓。屬後事於公。逾歲鄭夫人繼卒。飲食教誨之事。公乃以一身肩之。遺貲故不豐。公爲之悉心規畫。俾足以敷饘粥。而存其契劵於余。綜其家用。一絲一粟。率月計而歲要之。出入不爽累黍。如是者二十年如一日。至於其孤之讀書立品。尤諄諄致意。有過督責不稍貸。以迄於成。雖家人骨肉不啻也。嗚呼此豈今之人哉。公生平制行多類是。清季目覩朝政日非。故其言讜切多憂危之辭。國步既移。而時局益杌隉不安。公每談及國計民生。惻怛哀傷。若懣然不勝其憂者。然亦未嘗以死自明也。戊午十月七日得公遺書訣別。則於是晨投積水潭死矣。噫范文子之祈死在晉難未作以前。謝疊山之成仁實宋亡十年之後。古之貞臣義士志决身殲。固不在時之先後也。公之言曰。吾之死爲殉清。抑不僅在殉清。實痛乎繼清者不行仁政。以及民重負夫有清遜位之美也。蓋公於家國之隱痛。綱常名教之大

京華印書局鉛印

防與夫小民之疾苦呼籲七年之中無日不往來於胸中而低徊審愼卒不能不出於一死以促當世之一悟也其心重可哀已近者距公就義之時又數稔矣匪特將驕卒惰者如故民窮財盡者如故而椎埋攻剽之徒建高牙擁大纛連城數十帶甲百萬爭防奪地日以殺人爲事以一二人之恣睢横暴使天下重足而立惴惴焉不知所以爲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公之目其不瞑矣雖然無平不陂無往不復運會視人心爲轉移者也公書具在其言勁若風霆煒如日星皆足發忠義之氣振末俗之靡後之讀公書者知必有悲痛塡膺涕泗横頤奮然以立身拯世爲志是書之所以激發後人使有所興起者豈有涯哉

乙丑五月侯官林灝深拜序

桂林梁先生遺書叙目

遺書之一　遺筆彙存一卷

右一卷。先公殉義所爲遺言也。戊午十月七日成仁凈業湖。遺言陳於彭氏別墅樓中者十七緘。凡以明此志且勗後之人焉。茲謹取十五緘影存筆墨原蹟。是曰遺筆彙存。次爲遺書之一。

遺書之二　感劬山房日記節鈔一卷

右一卷。先公少壯時所爲日記也。日記先後二十餘年。公自謂不足存。存於今者復無幾。今節其壬午癸未之作。大抵修己勵學之語。要以見公少時所以自勉者而已。是曰感劬山房日記節鈔。次爲遺書之二。

遺書之三　侍疾日記一卷

右一卷。先公侍疾先祖妣劉太恭人時所作也。公早失怙。一生節概悉出母訓。讀此則太恭人之苦節劬勞見焉。公之所以事親者見焉。敬存其書。不敢易一字。是曰侍疾日

京華印書局刷印

記。次爲遺書之三。

遺書之四　辛壬類稾上下卷

右一卷。卷上則清末辛亥先公所擬請代奏疏之未竟稿也。卷下則民初壬子先公所四上內務部辭職書也。公之心存國家。慮篤人羣。惻怛飢溺。擧徵於是。是曰辛壬類稾。次爲遺書之四。

遺書之五　伏卵錄一卷

右一卷。先公晚年所爲札記也。披討羣言。自爲斷制。將勒以成篇而未及就。茲第取公手筆錄存之。於裒集之材則從省。公嘗取義凝志不紛。署云伏卵。晚年心血。實在於斯。是曰伏卵錄。次爲遺書之五。

遺書之六　別竹辭花記一卷

右一卷。先公殉義前所爲誌永訣之作也。顧念生平。遺憾百端。留戀故園。詠言悱惻。嗚呼。公之志苦已。子孫豈敢忘哉。敬奉斯篇。垂諸後世。是曰別竹辭花記。次爲遺書之六。

右遺書凡六種。先公之遺言手澤大抵在是矣。其有省而不錄者則敬藏於家。公始志

不欲以箸作餉世。抑且自謂不足語於箸作之林。煥彝等顧敢以箸作誣公哉。亦謂後之覽者由此得以想見其人焉耳。民國十四年五月男煥彝煥鼎謹識。

京華印書局刷印

梁貞端公遺像



遺書之一

遺筆彙存

宛平袁勵準署耑

遺筆彙存目次

遺書之一

京華印書局刷印

貽曹纕衡汪玨齋二君書 甲寅五月二十三日

留奉林墨青弟書 戊午十月初六日

留示兒女書 戊午十月初四日中有間斷

戊午年弟臺

（自註甲寅六年在贛水渾撰思遺叢錄總未完久思續之）

吾今竭誠致敬以告世人曰梁濟之死係殉清朝而死也此事有千言萬語思欲遍告世人而心血已枯筆性最鈍言語艱澀數年來欲寫（續未完之叢）以言衷曲而避（癸丑甲寅次女時露防察）兒女窺覘避親朋知覺（阻止）終年紛擾苦無清淨地靜坐深思今花甲將周兒輩張羅為壽憲親朋來集國變已數載吾猶尚存與我素志不符深覺可恥剋期就義不暇為有統系之文只好作分零星簡短言之間有

臺

滯澀露竟以白話作代伏望　世有同志之人代為引伸考證而已

第一段曰吾因身值清朝之末故云殉清其實非以清朝為本位而以幼年所學為本位吾國數千（文）（賢）年先聖之詩禮綱常吾家先祖先父先哲（永）（熟）（幼年所聞以對於世道有責任為主義此主義）之遺傳與教訓深印於吾腦中即以此主義為本位故不容不殉世人必評殉節之事何以遲至數年曰吾有種種牽掣未完之事驟難先顧常自念

（附註大兒在陝家事未能交代亦是未完之一小端）

豈可徒死當看明世局弊害遺留言語敬告同人故（於後死）

數年來雖迫不容緩驟難履行又嘗歷引前賢諸

事以借鑑如吳柳堂先生之殉8穆宗距甲戌已

及六年日本乃木殉軍旗責任乃在數十年（此事吾不甚瞭解 三年前見報紙上敘其重此事 故記之請諸公翻閱考察）

文信國公於宋亡之後在元住數年而後[illegible]

就義（又元遺山作心史而死似亦遺 在數年因記不甚確不敢妄言）先賢如文信國公斷非小子所

敢妄比外國人之行事吾亦不必取法吾但對於柳堂（先生時[illegible]服從人有識者之言[illegible]）

先生之深沈堅決思勉致之自愧無似（愧不及）只問自己心中的，（總之下走聞見對於歷來此事吾常時心氣悸悸並世事[illegible]）

二

確ゝ是為清朝而死，於世人認我為殉清或不認我為殉清，皆不必計，只在自己心真不在時期早晚也。況我數年來與人寫屏寫扇，皆寫伯夷田橫之事（為曉村季玉等寫屢ゝ書之並有時附說明），又零碎筆記，屢言赴義之處甚多，又向人談話~~亦有~~屢示人以蛛絲馬跡之可尋。古語云得一知己可以不恨，吾料友朋中不乏二三知己，真能知我心者（余贈秋年丈詩云死當青眼為平客），何必多望於世人。或云既言殉清，何又言非本位？曰：義者天地間不可歇絕之物，所以保全自身之人格，培補社會之元氣，當引為自身當行之事，非因外勢之牽迫而為也。清朝者一時之事耳，殉清

者個人之事耳就事論事則清朝為主名就義論義則
良心為通理設使我身在漢武之日則必盡忠於漢我身在唐武
之日則必盡忠於唐在宋在明亦皆如此故我身為清朝之臣
在清之日則必當忠於清是以義為本位非以清為本位
也且諸君亦知（設使今日風俗尚厚于辛亥壬子有大老名流稱帝者能復興世道則我當不辭一死）鄙人何為硜硜拘執以行此義乎諸君試
思今日世局因何故而敗壞至於此極正由朝三暮四反覆
無常既賣舊君復賣良友又賣主帥背棄平時之要約
假託愛國之美名受金錢買收私人嗾使買刺客以壞長城

三

因個人而破大局，轉移無定，面目醜然。由此推行，國人效之，勢將全國人不知信義為何物，無一毫擁護公理之心，則人既不成為人，國焉能成為國。欲使國成為統因之國，必先使人成為良好之人。此鄙人所以自不量力，明知大勢難救，而捐此區區以聯為國性一線之存也。鄙人所欲言之理由尚有千條百緒，因一時舌僵心滯，時期已催，顧影徬惶，只得先將此一段告一結束，再另起。

第二段曰：問殉清有何確實理由，而自謂光明坦白如此？

曰：吾有最確實之理由也。中華改為民主共和，係由清廷禪

援而來此寰球各國所共聞千百年歷史上不能磨滅者也。當時清廷兵力非不能戰（假使清帝不承認共和而力戰則武昌豈立乎。此在事者言之鑿鑿，人所公認）祗以不忍民生塗炭，故不惜犧牲大位，以統治權移轉於民國，原謂此為最良政體，俾全國人民共得乂安也。觀辛亥冬與南方磋商數十次，皆不忍九夏沸騰人民痛苦之語。歷次詔書具在，即辛亥十二月廿五日最末之詔，亦諄諄以屬望大小臣工以共民生為重，齋心努力佐成民國之太平。故吾人苟真心求人民乂安者，即所以報清廷也。壬子癸丑年余有殉清之心，而念我舊君既以成立

四

最良之民國為心凡我大小臣工皆當共體此心故吾欲觀察民國之辦法何如將有待也（辭職書中自註云亦欲一覘其改革何如即本此意）吾對於清民之間有最確之判斷曰能以真正共和之心治民國則清朝不虛此和平揖讓之心（共和之實功本不能責以驟致果抱共和之心以漸漸進行則百官之言動措施無處不予人以可見豈不原諒）不以真正共和之心治民國則清朝即亡於權奸亂民之手（鄙人寫至此原有[illegible]云換言之即人民[illegible]）今民

（清難云[illegible]人民更苦[illegible]遜讓[illegible]在枕上想得大意當時頗圓滿明透民友者代說明感甚[illegible]不能成而尚有多事未言時卿已催只得暫懸此意云云）
（下牀欲寫忽[illegible]想不起組織[illegible]）

國現象因南北爭戰而大局分崩民生因負担而憔悴困窮民德因倡導而墮落敗壞全與遜讓之本心相反謂非亡國而

（清國已亡[illegible]）

[redacted]

此數句又以另紙寫之可湊觀[illegible]

此篇夾在八九中間連類參觀自見

第二段中間數語心中未能釋然茲又試擬如下（吾於丙辰年思遺袁書責其不真心治國引孟子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勿使中國天理滅絕為萬世罪人等語今年負清廷付託云云按此另事今附及）

能以真正共和之心治民國則清朝不虛此和平揖讓之心（共和之實功本不能責以驟致故但責以真正共和之心果真抱此心以漸漸進行則自當局以至百官之言動措施無處不本乎吾人以可見吾人豈有不原諒者）不以真正共和之心治民國則清朝即亡於權奸亂民之手。換言之即因禪讓而民得安則千古美談。自與（前代）亡國有異（者）。徒禪讓而民不安則一代（朝）亡實（謝）。謂非亡國而何。今民國七載於茲南北因爭戰而大局分崩，民生因負担而困窮憔悴，民德因倡導而隳墜矣，年湊全與遜讓之本心相反，是清朝亡於權奸賣國已無疑義，古今亡國之時必有云云

此最後所擬（勉強可用）已更改七八次 九月十日矣 衡甫來又收

五

何古今亡國之時必有臣工赴亡國之難者廿四史中不乏先例豈廿五史之末竟無一人吾故起而代表廿五史中最末一臣以洗國無人焉之恥而留天理不絕之機鄙人所持理由如此無論為公認的為獨見的尚何有不確實之處乎

今人為新說所惑、喪失自己權威、自光宣之末新說謂敬君戀主、為奴性（吾輩中有未食俸之語不達溯之所笑也）一般吃俸祿者靡然從之忘其自己生平主義苟平心以思人各有尊信持循之学說、彼新說持自治無須君治之理、推翻專制屏斥奴性自是一說（此說能達到完成無弊否另一問題茲不暇辨論）

我舊說經數千年聖哲所創垂豈竟毫無可貴何必先（以忠孝節義範束全國之人心一切法度紀綱）
自輕賤。一聞新說遂將數十年所尊信持循者棄絕不值一
錢。（頓）對於新人物有自慚形穢囁嚅不敢言之概甚或迎合新
人物毀罵先代遺傳詬辱自家學理豈國家數百年條教（翰林頭銜皆最虛誕）
所須以及吾人勝衣就傅數十年朝斯夕斯者全屬虛（子臣弟友仁民愛物立身行己原不止為臣一端可以類推）
誘（偽無物）乎人之存怕死避禍以圖（阿諛曲學）苟全之心世事能不淪胥國
家能不積弱乎吾嘗謂共和與專制當為對待（謝立）的。平視的。
互相尊敬。互相原諒。因乎時世。各就其宜而用之。不當為獨
作賓主之形

六

尊的。賤視的。作仇敵之勢。互相嫉忌。互相仇讎。不諒苦衷。必加蹴踏以為快。吾人幼年所學之覺太不適時。當玩味孟子之言。孔子聖之時者也。可以為變通的。不可以為蔑棄的。戚繼光訓戒兵丁曰。凡對於祖師教授諸法。存輕侮之意者必敗。吾觀一般無骨之人。對於國俗所尊敬(信)持循者。自己蹴踏自己。(即)斷為中國必亡之真因。欲救此亡。當從心術根本上想(起)。吾臨死(叙)怔雖反覆言之。猶未盡萬分之一也（待友人代我引伸發明）

第三為曰致忠於一家一姓之義狹。致忠於世界之義廣。

鄙人雖為清朝而死，而自以為忠於世界。 諸君如不信，請
試聽鄙言。今吾國人憧憧往來，虛詐惝恍，除希望僥倖便宜
外，無所用心，欲求對於職事以靜心真理行之者，不可得。此
不獨為道德之害，即業事可決其無效也。夫所謂業事者，即

（先聖治國必先使人有良心而謹慎而成事業，所以納民於軌物也。今高談法治，先使人放蕩不拘本事，恃法律萬能，且曰自入軌道即成大治。嗚呼，世上安有此等事。此輩夢不醒之類，尚堪問乎）

官吏軍兵士農工商凡百皆是。必萬民事各各有效而後國
務堅固不搖，此理最顯。我願世界人各各尊重其當行之
事。我為清朝遺臣，故致忠於清，以表示我各有職鎖鞏
固之情，亦猶民國之人對於民國職事各之有職鎖鞏固之

（附段（上書）不加拘束而曰法律萬能，專恃法律自入軌道即成大治。嗚呼，吾不解此輩執道何以自入，世上安有此等事云云）

七 謄寫時可連上文順行書之

附註：我挑鄰婦、人挑我婦，種種可援之理由甚多，茲不暇一一引證

情此以國性救國勢之說也。我非先致忠於清、即無從致忠於世界、田橫忠於齊而死、漢節義因之而興、其理可通。鄙人常引孟子苟能充之、以為萬事一貫之例。今以殉清為忠於世、即是此意。我發此等言論、人必笑我迂腐不堪、（我在近即有鄙薄我者）然我確見國家受害在於執政諸公以及偉人政客空言高遠政治、無一事從人民根本上着手、日日墮落、將入獸途、豈惟不統一之害、即僥倖統一、而仍此驕盈矜誇、不求事實之政治、導國民以狡詐行為、表面上似乎霸者驩虞、而實際上則天良汩沒、絕不

伏卯記中痛言此等種々致亂之原因甚多此情我甚請翻閱之

過釀世間之阨運浩劫而已故我不避迂腐希望世人反而求之 8

或減輕世變於萬分之一雖笑罵我為冬烘頭腦鄙陋不通我

自持之有故對天下後世而無慙也我料一般人對我之評論千奇百怪

有大罵者 如斬[redacted]極端之陳(斬之)君獨秀以及江滬間迷信革命而未平心觀察事理[redacted]罵之言不過頭腦太舊眼界不高奴性太深不知世界大勢等等名詞各有是非我自甘心受之

有大笑者 癸卯甲辰年間北通州潘君賜海明明有憂國遺書而俗人備曰瘋癲或魔之病[redacted]並非憂國[redacted]文余觀刺虎戮逆某商人謂費富人弄巧成拙凡俗人此種心理余素知之故壬子年發職日極辰進署留書於案上曰請司長千萬勿疑為風癲失性而辭官 蓋同寅某君先曾言其同鄉(浙人)某在(前清)商部辭職係瘋者其同鄉為余所[redacted]非瘋實之 余稍知年俗官僚慣能信口譏議故余先為揭破然究不知人之肯信我心否也再謹以光緒老年人之議請吳柳堂先生或曰迂左或曰沽名則知非月後議誹必不免矣

有百思不解者 今人多致訝肯負責之段氏何必苦苦要幹何不早自引退一身清閒可見對國家冷淡之人不知肯負責者心中之意(余非完全崇拜段者另有記)相觀實達無可奈何故對於民川之死雖極加憐惜而說數嗟訝謂何其愚傻至此世間風俗與己何干事不干己而白白送命究竟有甚麼益處此等論調深未從廿五史國性上着想耳試從廿五史國性上想則知對於世道有不容已者

八

有極口誇獎而未知我心者

此種人係最感激敢斷言中下級商賈卿農勞働窮苦諸色人等大多數為此即余所常言好之人亦有為此者彼之心思眼光将我此舉專限在清一方面看以為留此光榮足為一姓生色甚或誤猜度我有回復宗社之心而不知我有此舉又或以完名全節為我個人成名之事是皆待我極厚之心而未思我[illegible]悲痛國性淪亡以此為民國之對映希望世上人各之打消僥倖詐偽之心以忠於職事為務将以殉清為起點也吾對於清朝以死為當然赴之如飴於丁巳五月初十曾有信（看名無求）致張紹帥力言不可復辟宜練兵養望監督民國實行仁義之政以副禪讓之心蓋望吾君為堯舜不望吾君享目前之尊榮致後来之顛覆也我愛清之心與大多數人之心稍異者在此

有真能知我心者

凡注重須先有良好人民而後國可以立不專靠死板法律以為治者是皆能知我心者也我身自殉清而曰忠於世界蓋望世上之官吏兵警士農工商一切人等對於所營職業各之打消僥倖之心激發誠實之心而後萬事有效國可以立此僥倖心何以去誠實心何以來則玩索中庸小人而無忌憚也一句可以得之使人有忌憚則良心之發生不遠矣清朝往矣我以誠實之心對已往之國以示寵榮世人以誠實之心對方來之國莫顧私利我之愛清國與人之愛民國是一心非兩心也壬子年辭職書中引曾文正語風氣起於一二人之心蒸為習尚極乎千萬人莫能禦又有或賴並世之同心或俟千秋之悵望云云竊料普天下人聞此言而[illegible]懷惻者必不少是皆我引為知心藉為後盾者也

切勿求清廷奬

以上第三項實是支支節節而為之每晨偷寫數行或有
人來或有事擾間斷不知多少次勉強將大略寫出我心
已慰尚有平日所言而臨時忘加入者如數千年所尊信持
循之信條一旦被人摧殘掃除將隨（似十年前國民報語余常念之）逝水東流以俱去竟無
一人追攀挽救豈真由瞭解共和精義乎抑世道衰薄不
（彼有彼之神聖不可侵犯我亦有我之神聖不可侵犯雖不必挑釁亦當自思）
知以身殉道而但求免禍苟全性命乎類此之語不可勝數今無
暇潤色文詞嘵嘵不已屈指計之為期甚短尚有致蓉溪東海以及
託五友料理並告墨青等事只好匆匆將第三項至此結束矣

第四五者尚有餘義拉雜言之或謂世人痛詆滿清子何
獨犯眾議曰既詆滿族則無所謂五族共和彼蒙回藏視
滿何如猶體上天之心同視之、甚至外洋白人猶親愛而尊
重之何有於黃帝之子肅慎氏之後與吾數百年同
化之滿且詆滿者亦非一類開國時理應排滿然南方人限
於地域風氣、未知北方真相、所詆多想像傳聞良非
事實（此不獨宮廟不能盡窺世即人民小至南北俗訛亦正不少）且國初去明未遠文學之人
仇恨附會情理當然即詈為犬羊而未究事之有無（除昭昭有據者餘則近於子虛）

究於彼身何損丞清末之排滿則藉題尋釁另根據舊說又有秕政瑕疵利用爲煽鼓之具（此固孝欽自身召之）實亦爲非真形丞國云之後可以已矣而又出多種怪書不過漁利之徒迎合澆漓心理蓋刻薄下賤之人所爲（余未嘗看）而未思與共和之理相反即此可覘民國之風俗人心尚未入於敦厚望當局者平心靜氣以闢之（取締）至於我之對清不能因孝欽失德而有貳志二三百年代有令辟豈無真心善政（叛之而為湯武猶可原也叛之而為漢民何以服人）古之臣節未聞因君上失德而可叛者況我既犧牲功名性命爲何憲人謂我爲滿奴

我自行我當行之事求培補世道而已他非所計

或又謂癸丑甲寅以来既有事牽掣遷延未死今時機已過即閉门不仕亦自不卑何必定要捐軀殞命白吾見人口言愿主之言而身不作事又多以不问世事優游林泉（或溺志詩酒）遂自標為忠義未免太形寬泛（欲不寬泛惟亟作裨補世道之事）且吾壬子癸丑年两次（五月二月）在粤西老館團拜隨同鄉先達在 閻帝 文昌两殿行禮（新學子謂文昌是星而非神吾不違舊習慣故敬之 夫神何所謂有不有哉吾忠即神吾自告吾忠而已）皆告於神明必將死義以救末俗两殿行禮畢後必到 先賢位前行禮（丁卯由山西回京多家諭為窮困不與世通不知何時經何侄值年將先君名字加入至深感激）先賢牌中有 嚴親永寡公之名壬子後两次行礼必致敬

必有人罵我腐哉腐哉我豈不知之然我欲存國性須有負謗胆力

（庸言報上圈點處似曾註記此事）

告興云之際當發明正義不敢辱親又每次到墓前祭奠必告 母云將行此事

惟以遲遲為恨今雖遲而猶踐言所謂明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不似袁世凱言行不

一致。致將全國風氣弄壞也。我尚有許多（枉雜之）言一時說不出來尚有他事

太忙只好擱筆凡我所言有得罪人的話、亦有可（證）指嫌疑（者）無論何

事皆我死者一身當之不與 兒輩家族相干即 兒輩亦不知我

所嘗何事且多與我不同意也第四冊本未完而勉強算完

（前數日林君約我到天津張家邀我辦喜事）

百忙之中明日尚須到視家裳壽星親朋多愛我而不知我有苦衷 世人莫怪我

心地深險絲毫不露我素日絕無道學之名。蓋深知今世不容直道故形跡上不甚

（從此當）

彰明壬子五月我入署滿心言洗污向善而某君言不過金錢主義且言新制度等級

我全茫然只好面上敷衍而心竊哀之我今怕人笑罵我以道學欺人故不得不好整

以暇非心地深險也

（甚於心受道者…何必多管且有訕謗者我故不能頒…此真說）

戊午 九 廿一 梁濟 誌

十月初七日陰死再告世人

我非不知世間有生則可以行樂求死實為至苦也然而我壬子年之辭職書中引孟子一句云所欲有甚於生者是歇後語試玩索孟子下二句所言則知我已權衡生死義利之間矣我幼年受歷史先賢之詔誥以信義為前提壬子癸丑甲寅年間祀神則告於神祭祖則告於祖身逢清朝鼎革之際恩致歷史節義之

所為轄縣五六年來並無人監察我督責我我即自己取銷前說亦孰得而見之能而我之良心無異監察我督責我時時常覺疚心又見中國今日世道方以澆漓詐偽著稱煌煌之匪公竟以挾詐懷私為手段今日信誓明日干戈無一毫敬畏天理之心鄙人名位雖微何忍又加入喪心昧良一份子是以千方百計必求踐我初心今而後良心可以稍安自

問未嘗以澆漓詐偽毀害社會也鄙人此種言論必為今人所不取惟有一劉少〻先生或者以我為然鄙人與劉少〻先生素不相識未嘗謀面惟昔年觀報紙上所發揮多注重根本之言是以偶憶及之〻

刻因舍親淨湖主人重門緊閉坐俟天明方能出去赴水又草此數行戊午十月初七寅刻

巨川末筆 呵凍

此三篇歸戊午敬告世人函內

甲寅書年 一

當世有心人莫怪余死之為時太遲而見理太迂也請平心靜氣容吾剖明此中不容已之情求大衆垂聽焉辛亥壬子之間余固欲死矣於彼時若死則純然為清朝亡國而死太小（目的是舊君以政權付於民國深望民國能善治）余尚未觀察明白民國是何景象余心所欲告世人之言亦未說明萬不容糊糊塗塗犧牲此身故欲死而遲遲有待者有兩原因一則忍死以待國會（按此猶是清末重視國會語氣以為千載難逢之盛世而豈料議員為破壞道德之根）之開欲以最苦心乃想之全國代表求全國最賢明之人齊心挽救民生民德鏟除世上不公不平使吾國躋於高尚優美自辛亥臘月余定此主義原意共和國勢力之最大者莫過於國會賢才之最盛者亦莫過於國會昔日有苦心欲言則伏闕上

十三

書想之於君求吾君設法今時有苦心欲言則泣血請願懇
之於國會求國會主持　曾在清末欲上書半就而未及上（吾友林次
煌周霖叔林朗溪白松
泉諸君俱曾見此七千字之書）
今又添新悲痛之事益不能不想之於國會且
國會為吾國數千年未有之曠典不可不旁聽三次參觀盛（去年未請求國會之聲喧闐洋溢今既實現有期）
舉於是故壬子年余頻頻之問而見國會究何時果開皆云癸
丑三月四月間必開不料癸丑國會開後一般議員乃全非素日心
中想望之議員余不以救民救國為心搗究行私不成事體凡吾
國所最尊重之道德皆彼輩之所賤視始而猶希望其
數月之後漸就安靜乃竟私慾迷心躁囂悖謬除黨爭兼

縱慾外一無所知即使以民生國計懇切陳詞亦難望其靜氣平心籌維挽救議員大失人望幾於通國一詞8余亦未赴院參觀此余待國會而速死之原因一也（少數之優者被多數之劣者所累）大兒煥鼎東洋留學生商科畢業在京賦閑余既辭官無一錢之入款大兒不能不奔走為養家計壬子九月受同學之聘為閩中大學教員涵淚登程去家三千餘里余欲令其倣照東洋暑假回家而不知陝途較東洋艱苦癸丑二月先函告其五六月回家蓋以大兒回來則家事乃有交代又預計癸丑五六月國會旁聽已畢心願已了上書之日即可以死（原欲年假回家余戒其不必蓋年假天冷為期太短不能料理後事余心早定必須夏日天暖門外水流不凍之時又同時昔大女由青島來京亦是此意）

（意儿大在家余见彼面很恨吾骨焉）而陕省同人挽留㲊儿在彼辦事先有張譚諸君向余言必須将㲊春送陕以免隻身太苦㲊儿来信則云審计開辦機會難逢若開辦時不在事畫勞了後欲進身恐難、故㲊婦於六月赴陕㲊儿订於第二暑（即甲寅夏期）假回家此余因家事須交代而遅死之原因二也雖然余究因何了而必出於死者此非一言所能盡吾學本極淺陋文筆素不簡明近更恍忆仿彿慌張昏瞶容吾以最掩当之筆、述最迂腐之之言待有心世道共研究之之

辛亥壬子之间自親貴皇族八旗官员以至全國臣庶（大官小官等）無一人

因清亡而死，其實為歷史上最奇特之事。余皇能深思靜心

（辛亥革命未及百日，共和之理人多未明之亡）觀察，譏為清國無人（病者此非不）殉而譏為（清之徽實）中國立國之道將絕於

人心（之徽也），散渙以其知為識事物以遂其偷生之計，此即國將不國。（立國之道絕於人心，則不獨對於清國無毗層之誼，即對於民國亦俱無毗層之誼）

。。。（令人）扼無涯之感也。夫清國其數百年一改之國也，民國

我三古遠傳萬年不改之國也。國何以不改？有立國之道以

維繫之，故能不改。清國已亡，（無須）戀惜；民國未亡，若不重此

立國之道，促使其國不國，豈不大可痛乎？溯古立國之道，必

賴有搏捖國民（使不離析）之一種信條，而後國於天地有以樹立。此

十五 信條維何？即對於身所附麗之國，誼應同休戚而有向（傾）心力。

無離心力，即有時離心力發動，亦斷不至無一人代表平
日（傾）向心力之（嚮執事）此信條常印象於人之心目中，故一旦遇
（有此一二人為之代表，則其餘諸人雖不動，行其心中亦覺怦怦）
外國之强有力者來臨之，不驚撼之不動，不致如摧枯拉朽
所以數千年歸於建立，屢續不亡耳，吾國屬為節義邦
（并奇就此清言，此信條既常為觀衆人所讚，諸人所驚信，而實交臣民因其受之，奈何觀衆人漢射）
世家大族於大傾覆不亡之際，恒有俠人義士挺身維持，至朋
方親友，亦有許友以死共刎其為二百七十年之朝代有統屬
（非由世人之盡解其和，實由人之盡存澆薄）
名義之存，若千年之系，故以清亡無人肯殉，斷定為世道人心之薄
今不然之明徵（研究）深憲持攪民心之信條，舊者存，可以無氣
無骨而斷送清國，其不可以無氣無骨而斷送民國於吾中。

國立國之本根關繫極大故以一死逕告世人求世人勿以先
民教育為迂談對於余之一死靜氣平心賜以鑒察也、但有（余之死）
求世人推類觀之者有求世人分別觀之者、（原有二歲）
余自幼魯鈍艱於文字有時亦能暢達有時則靈機忽滯
寫至此處胸有萬言口忽然不知去向勉強構思則一陣腦
昏彷彿心中有一物欲手吐出唇部有一物欲手遮出其
舊病復作自恐話未說完而身死於是勉強按住暫緩
尋思（休息數日以待復回）此時還有電灯公司開會不能不抽身前去又寫信与
（表弟陸）莊史商量贖股票又寫長信与朗溪商量鄭宅之心乃愈紛

十六

時间愈促儔律句日仍想不出頭緒不能爲扼要之言只得不
顧文法拖沓重複就平日心中所常念者粗言之
所謂推類觀之即（着遠無氣無骨劉送清國弄以劉送民國於中國立國之本根大有關係）由清廿[illegible]後國勢愈不如前吾憤慨非止一（之事）
端可以謂之殉清弄可以謂之殉中國也（吾学識庸淺只能爲膚淺之言）夫道德隳落世教淩夷
固常有之（此在云國末季）而在開國時代則斷之不容有此（於滿清之[illegible]開國時之）且人亦無敢顯爲
不義者今開國時大倡反道敗德之事直難徧舉茲先以官場
心理之卑劣約言之數千年之倫常一旦改革必當有極重之
代價乃不惜犯義而行乘此吾國開天闢地之新共和爲民
造福機會實[illegible]（無愈於此）失吾之所謂代價者即以人民之安舒易

辜負清廷因愛民而犧牲大位之心置數千年一改革之好機
會而不顧竟不知此次革命（番大舉動）所得果為何物於此有告以民不堪命
槁項黃馘而於涸轍者（種種苦況）非瞠目不信即淡漠視之（甚至以為下民本係最輕賤之一物受苦何必為其憲官何必知之）而綜核撙節之
說則目為書生迂談不值一顧凡平日指摘議員漠視民依之罪一一躬
（自）蹈之吾國今有危亡之禍又授外國以絕大債權再加以怠荒
昏謬悖妄種種行為豈非愈速其亡乎昔法國貴族之禍老
弱婦稚駢胝以就誅求一旦忍無可忍奮臂大呼貴族遂無
葬身之地現今人民聲口請官癧其不一（罵官爭）而足總官吏（致）禍不遠況吾國為列強
所注意一旦發起又不止於官僚貴族覆敗而已自欲年以來官場忍云
國之禍其不勝縷舉茲僅舉不重民之一端已令吾不忍生矣
此求世人推類觀之者殉清國（而不止於殉清國并中國亦）包括在內也

十七

甲寅五月十四五六日除內姪女張佩珍出嫁（因其無父母不能不先歸）余忙數日即從大病畏寒衣棉
在家臥床數日心力頗虛萬分焦灼旋接周先信言大約陽歷廿號由陝
動身回京余自悔前此不急速擬草完篇今時期愈促說不出道理來豈
遺物不欲我成此了乎又再思之即使不能作完此了作至半途亦（不負我）有幾
言日吾法但求世人能知余一生心了亦已感激其一生未說者并無論如
以粗鄙不通之白話說之不能以文留於世想亦命運限之耶此時計
算凱銘到家（後）二十日連此旬日（每日行數之）不過月餘耳余尚須料理家事檢點裝
殮衣物與擬寫聯字畫備帀并來觀以求知我家先治真若無頭緒（字畫上有先懸可以教後求來帀者觀之）
不知從何下手所最苦者只有自己獨謀自己動手並無一人助我耳余手（此時尚求善以生平世畫親族成身後之觀又余尚有他了累心世人為勿以余為欲清理純之人實不能無私但）
持零星了小物奔馳於炎曬塵土之中屢將鑰匙遺忘蓋積水潭亦無
償人無一分了不影親并極甚盼兒輩將來境遇稍好莫似我太苦（尚知大義當赴耳）
閏五月初一日記 以下欲說白話故先記此 此前甫共請來班生滕裁孜王俪侍長函鳴訴並論了又承
劉炳黎請吃飯清談一日好整以暇誰知我思
所寫十四篇 以下為戊午年補完

甲寅

三四五

甲寅年余標明兩義一為求世人推數觀之其一為求世人分別觀之者當時心思實在帶此二語本不甚顯明又因事務紛冗只將上一半寫完而下一半懸擱數年未寫今（請在後冊中經內）從箧底檢出思欲續寫而排個數日心思語意筆路勢難與前相符既有戊午九月竭誠致敬以告世人四段則甲寅下半篇亦不出此意（請看四段便知）不必再寫惟將求世人分別觀之一句略加說明以免有始無終所謂分別觀之者即

六八

確因殉清而死而非如罵賊捐軀沙場暴骨忠於一姓專以恢（絕非忠故國即遽以殲仇為志破千金之產以椎秦）
復宗社為事者也蓋我之對清即與民國人之對民國為對
映。專以世道為主義我願世人各各忠於職事俾心在事上
然後為國事有效國不斷絕故歷引在漢在唐在宋在明為
比例以示我身在清即當為歷史上不可斷絕之事盡於
將來學理變成甚麼樣子改為何等說頭我自不管我惟勉（總以勿空言實能行篤實為妙）
作廿五史之收科而已我既為世道而忠於清。故云忠清即所
以忠世。此須觀其通的、不宜觀其滯的、我恐人以我為限制

君主之尊貴也若果心目中看君主為倫常之至重則看
代價為人民之身命亦萬不容輕吾亦知安民之事堯舜猶病在
事實上本非易為然既口稱共和則應向求民生一方面勉強
做去夫共和無盡量以心力所能到之盡為盡量茍有可以杜
再來革命流血慘禍者當不惜傾身為民受屈而為之歐陽公
所謂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孟子所謂行仁有術姑
就國（見乎未見乎）所已見者為之

（此句勿誤解須就國家人民大處觀之若違官照及親私雖亦是振救所識亦非主之私德然今世以民為前提重公德不重用前私德一家哭一路哭宜有察辨別勿藉口）

是皆就心力所能到而行之意也中國民生凋瘵既已天下共聞斯時惟有
十九 蘇息民困勉強求副以民為主之言是為弭亂之要領耳以本

無共和程度之國既已改建共和不能反汗惟有抱定不忍妨害社會共同生活之心做得一分算一分求与共和之理不抵觸而已（曩者張仲仁同年在彰聖吳仲家問余究因何了辭官余答以分共觀念、而未引伸其意、蓋謂外國履酬之債以養無了之官人民分受債累之痛苦究無可伸而致此破產之人則養尊處優快樂無了實為不公之至此余所以積分共觀念而辭官也仲仁驟聞之或未慮及妨害社會共同生活之理）實則以吾國不堪再有做擾為前提、官吏暫為人民受屈稍分人民之痛苦。減輕人民之憤怨。勿授人民以革命之口實。內爭不作外隙不乘戰之兢之先民之基業不墜中原之大陸不沉忍受數年苦楚之將來國勢真見盛強是皆今日官吏稍受艱苦之奇勳也夫以民為主非謂官吏必捐棄體制貶違官之尊与窮民同飢寒（而國以窮之）勞役賦稅刑罰

概不敢施之於民也但使朝野上下人人審民窮財盡之大勢知今日第一要害在財政各發其憂勤惕厲之心將俸額減低或俸額雖不減低而目前姑為少取俟國力稍緩再量為擴充凡恃官為衣食者當知各機關冗員濫費皆吸收人民衣食住上之膏髓積合而成痛癢相關甘苦在念勿以衣裘輿馬妻妾嫖游諸事妨害社會共同生活之資料而為大亂胚胎之起原（若使官僚從此著想能力為之此實人人之心力能到之事雖不能驟滿共和之量要之與共和之目的不相違背）[illegible]亦開國時代理當如此並不為奇乃不謂官場風習不惟狃習舊污抑且變本加厲於數千年改革之大機會

二十

並不視為可重可珍。始終存一自營利祿之心並無秉勢澄清滌職吏之意一任倫常破壞不求代價相償一任事理不公不計再釀革命數年來流民失業者憔悴呻吟到處皆是堆積眼底彼終視如不見。一切腦後置之國家之債務愈深而官吏之浪費愈重惟務抬高官之地位一若官之為物應与大衆區別諸事可緩獨官之快樂不可緩宜即享有特權而國家与人民無妨供其犧牲者而所費又非用以建設正務不過維持一麻木痺痿之現狀搜括小民之脂膏以供粉飾舉借亡國之外債以充乾脩曾不顧与共和之原理相抵觸。致使政治變成偽善全國人之觀念愈趨愈卑

界域的忠於清、故云須分別觀之也。至於甲寅年余（本篇）痛誣官僚剝民脂以縱私慾，豈料此四年來政變日多，黨爭日烈，禍害日亟，應接不暇，紙不勝書，較之甲寅年更有目不忍視口不忍言者。今日剝民脂以養多數無用之兵（兵之罪惡不可勝數，凡工商各界皆視兵為異類，不敢接近，帶兵官不加教訓，禍可勝言乎），其害更慘於甲寅年百倍。驅迫國人為娼為盜，否則即不能存（活），而一般人猶抱樂觀，豈為有我存（身）之地乎，為有千言萬語（與庚戌年載之語參看）試收好

摘草

我雖不敢名士，能易石甫尚能知我。與雲門則不知我（果不設心體貼之故），蓋根本上觀察不同也

戊午 年十九 月八 廿三 星期 將赴積水潭檢理

王

智庵先生鑒

梁濟灼見世事汲勢由於人〻爭權利人〻（此語自三月動手寫敬告世人時閒大敍借）不盡責任非從人心根本上猛省改革雖借成絕大絕大之外款（借成）採取最精最精之良法（治）不過勞費辛苦曠廢時間一切俱成空虛。而且作孽無窮剝喪心術終至全國糜爛錢財揮盡而無功人格壞盡而無救必召亡國之禍即使幸而不亡亦存其軀殼。亡其精神。無以對先聖昔賢有負此神州大陸此一定之勢也吾知識卑薄力量孱微（始）而以不爭權利諷勸世風。（十餘年在官場了績不捷）今乃知世人對於我若

不見不聞毫無感動去年上書竭力陳民生窮困官侮

虛摩思欲藉新國開基倡明公理詎料不崇我（一般人摩之視為）

公主張採倡致區區（先）重民（後）輕官之意未得顯（我公挽留之意似以為我出於缺望至於官場）

（眾人對待我評判我則更離奇不可思言、哀哉哀哉豈今日之世只許為個人私計不許為公共公計哉哀哉哀哉究哉）今濟除此七尺軀外更

（屢視天象門有選還恐遲救黨其實人心猶然天象門下也附注）無可再為犧牲之物矣特割棄一切愛情（詳見別竹癖記）捐棄

辭諭（[illegible]）謹陳最後緊要之言伏乞

虛衷採納鑒察（信心所欲言何止萬語以才事忙短時促神昏又防避兒女窺探故措詞潦草寥寥數語欠修飾意未圓醒乞以意善體會撰辭之為幸）濟最

切盼於我 公者以道德為立國之謨勿徒以才能為座子之具

壬子年 月 日

一二三

也（才能不過一種對付社會之手段道德則關繫人人心中之天理民彝國家所以成立之根本）壬子正月兵變亂搶之時我 公勞苦撫綏所造於民國者良厚是在事之才已為人所共見矣而事平之後於培挽風俗之事全付闕如則尚德之心不見孟德斯鳩言民主國以道德為元氣我 公失此最好機會竊為不取夫中國為炎黃神胄五六千年原有最美善之國性昭著環球今成為共和民國是誠一絕大之轉機（也）設使千百年年後想像民國開闢之初若何敦崇人極若何整頓民風皆由總統（鉉）繼理提正大之主張盡勤之辟瘁畫故能使晚清頹敝

污濁之國一變而為中華光明俊偉之國實某總統某總理旰食經營之所賜抑或千百年後想像中國從前本係仁禮德義最為著名之國自民國肇興特開奢侈縱慾之惡風使吾國貞孝節廉崇實黜華種之國粹無復存留實由總統總理提倡有偏不知防遏之所致如此則我 公之功罪顯然易明廉竊願百世以下使人思念我 公喋血奔馳手挽危機之苦更景仰我 公居心正大擇術純精提倡人民進德之基培養國家成立之本庶乎有德可見不僅有才可見也 濟 吾我

二十三

公當以道德鞏固國基共有二要：一最失機會請於臨死之時不避 厭惡約略言之

一為改革官僚最失机會也清廷之學人人以官為詬病每歎無術廓清忽遇革命成功官員全體取消人人震悚斯時官吏心中以為共和國之官當自有標準程式苟許厠身餬口則以如何為標準（程式）均所樂從設此時表示一定之方針務使做官与做人合為一事。非有敦崇志節實心為民者不得赴功名之路則從此官場丕變挽回風氣即是轉

捩乾坤洵千古不朽之業乃各部重新組織不先以品
誼節概為衡而（依）於煦煦之噢咻惟位置私人是計官於是
儌喜出望外以為千年舊弊可以習而安之大局危
險漢不閔心個人私圖驟萌奢望初訂月薪六十元本
可（以）暫資餬口者竟靦然議加夫加薪亦終不容已之事
而還達（間）革命求達之目的若何人民負担之狀況若何
國家借貸之貽害若何官吏所出之勞力若何且官吏
薪俸以外尚有更急更要未辦之事若何平心一思

二五

當必爽然自失

明公起家行伍似應洞悉艱難當此經營草昧之時應有

唐太宗以一羊分食諸將士楊行密錫予將士其帛不過數尺彼非吝嗇處困之際不得不然

傾身及物之概古之生聚教訓皆從危苦困難中做事

非從堂皇富麗上設施濟初次發職書中有官俸晚

加一年民事早籌一日之語蓋官俸本不應減而在經

臨時政府過渡時代一年剝苦豈遂為多若開國之風節不昭後日官規誰相淬厲

營草昧之時則忍苦一年亦患難艱貞者事所恆有

設武進語未下南軍直抵北都官僚私產無存薪俸又將安出準此以言孰不當以待罪自謝乎

民事本不可緩而在大亂初平

開元布閫之際則勤求隱瘼凡撫綏安輯更當籌及纖

微俸如以十部之官暫照六十元僅免凍餒每月當撙出八九萬元以此八九萬元興最淺近之教育最微小之工業以日昃不遑之心行篳路開山之事收納困苦流離之黎庶研究厚生正德之本原（此似村媪之言將為時賢所笑然果思真接與民握手藉了業於遐陋劣之議）人民對於此等舉動奮興觀感當後如何非謂此最淺近之教育遂足以教民最微小之工業遂足以養民也謂必如此表示國家尊重教養官吏割棄己私以精白之心造黎民之福而後符共合國以民為主。耕之本義則此淺近微小之教養不啻作一種子納諸土中盼其萌

二十五

茅使國民共見其哀，鼓舞其艱難共濟之心，發動其奮力進取之志，此即漂搖新造之民國無把握中之把握（[illegible]），將來抵禦外侮，開闢財源，播揚國威，無一不賴民而成，故必須以民為前提耳。

惜乎 公之左右皆無真識，不以此意告 公，公亦不自有此意告之總統，竟舍千古之偉業，而徇俗衆之苟安，此誠可為太息者矣。濟去年對於加薪斷斷之致辯，非眼光如豆，務從減縮之問題，係開創艱難不應汩喪心志之問題。如謂國家危急之秋，官俸加多，即國帑緣此而收鞏固之效（[illegible]），竊恐正未必然。

（濟親眼見甲午七八月京官逃走者十之九，或先將家眷送回南方。庚子年更不像話。去年庫倫有警，居然不出京王呈員，此等官太平則來，國警即走，豈可靠矣。雖加俸以養之，於國何益。）

而緣此志節益頹侈肆益甚財用益匱民怨益深則確乎

（財用匱不足惜，然費財而於事無補，於公更有害，乃真不可痛耳）

有實事可憑也且齊謂官僚當改革者並非膠滯加薪

一事，凡入民國後之官吏須先將個人與公共辨析分明萬（此後）

事乃有着手處純心為公固不能遍責之於平常之人而

純心為私則大背改建共和之本旨，果循此不變必再

釀召浩劫之來今民國初開官吏仍持個人主義不存公

共觀念良由最高機關未不以道德為提倡之咎夫事事

以官規相繩此非刻薄對待官僚正所以愛護官僚期

二十六

自立於二十世紀社會公理發明之後免遭慘酷之禍耳我

公苟通盤計畫則知負必傲慢未可視為遠謀（竪起脊梁得寵吏係開國之氣魄非殘刻之行為）而自民國開

闢以來自始未以志節操持示同僚之趨勢（甚至組織未發表以前某員外自請留差

聽家又請發給川資　公亦以柔詞答之惻隱之心固云厚矣其如氣節靡何）此濟所謂　明公當以道德鞏固

國基而最失機會者一也

一為儆覺人民最失機會也新國肇興有限於事勢不

能旦夕施為者如財政外交諸大問題驟難整理此當為

政府恕諒有事權在手可為而不為者如內地人民習

為匪僻不求振作此不能不咎責政府識見之乖夫欲使一
國淳興當先返觀一國之人為何如人以言對內則樸誠勤
儉即為致強致富之所由來以言對外則貞固整齊即為
無形無聲之絕大武器此在平日居家行事上即顯然自
呈無待深考故人為何等人斯國亦成為何等國如謂衆
人不講心術品行而可成為良好之國家此則絕無之事中
國久失教化士農工商虛詐百出民德澆薄民生蹙窮
竟有非私曲奸欺不能生存之勢。此正剝極當復窮極

二十七

愚匠之時事遷革命成功為中國曠古奇事當此更始之際人之心中悚惶震慴最易收改換之功類如洗滌舊污擴增新識勤職業以培生計醒迷夢以惩時艱懲儆愚頑戾乖之風禁示戒游惰浮浪之習向日不知公德為何事今則生其博愛之心向日不知自治為要圖今則示以修身之術（有以土車路燈修理整潔為自治者有以謹身節用勉為善良為自治者二者不可偏廢而共和新市認人誤解自由則告人以遵法勿違先自治後自由尤為緊要）致貧致盜由於奢靡而成則約束不能太寬舊藝舊工雖為競爭之用則提倡當為設法諸如此例不可勝言要皆宜

乘此時機大加申儆喚起國民心理指明新治軌途務取通俗
之言詞曉諭共和之真(懇懇以詔息息相通)則使國民亟收放心自知危懼思作正圖
所謂昭然若發諸朦者實開國必不可少之事濟常与中下
社會人交接頗聞其盼望新國告諭俾知有所遵從乃自
開國以來其始僅聞秩序之維持其繼不聞匪僻之取締。
又以兵燹以後元氣大傷不能不補苴彌縫暫從開放由此人
心縱恣從惡如崩竟有一瀉千里之勢加以達官時彥銳意提倡
賭博女閭種種荒嬉風靡一時轉相簸扉扇人民無判別是非

二十八

無常識。信以為共和之國但取人生行樂無從檢束彈繩
十五
於是舉國若狂小人無復忌憚中人歧路徬徨國之石民
所餘無幾且因此徬徨疑訝於新道德之信仰研求亦頓
形阻滯。據現今人民現狀舊道德已厭棄新道德未發明法
紀蕩然其趨勢有不忍言者推厥禍本由於我
公對於人民但取放任主義不取干涉主義也夫我
公主張維持現狀固云大兇之後市廛彫敝非弛禁莫由恢
復此誠有萬不得已之苦衷然此正須分別言之當國本

動搖之秋呼吸危亡自宜暫為應付無取紛更驚駭然
安撫百日人心已定斯時人人戒懼且有拭觀新治之思正
宜正本清源先取當禁革者當勉勵者凡人類生活
上社會上日用應具之知識顯揭標題俾資法守如謂
此係教育之事當另為一部分此則巧吏諉卸之言
明公不宜出此夫濟所謂儆覺人民者固以巡警對於氓庶
為大宗蓋上級社會之荒嬉非巡警所能制止氓庶居
人之愚昧則廳區可以提撕巡警之責任在維持秩

亢

序保衛治安而所謂秩序所謂治安即由心術行為而發
生非於人身之外求秩序求治安也且內務部範圍宏大
實最從前之五城巡視衛門步軍統領各種機關一切代之其
職權無所不包而在國民能力尚未養成之時雖不居干涉
今凡事皆以法律未定變通行之何以於禁民為非獨拘拘於權限當此
之名亦應行保育之實。若僅以偵獲偷竊等事為治安
之功而不於人民之放僻邪侈認真防維則巡警何以為國家
治內最要之端大政故謂教育部當與內務部並進則可
而謂內務部無責任則不可。況教育部欲得實施普及。

亦非借巡警嚴重之力不能有功尤可證明巡警之於黎（之教育）
庶若網在綱為人民耳目接觸最初之一階級欲使國家與
人民打通非以巡警為之樞鎖不可也。（濟親身目見巡警之腐敗廢弛不可勝言嘗擇簡要淺實之[illegible]另敍）
（王琴甫君一書乞 公索閱參考但濟才拙心枯常執筆不能出一字死期已促諸事尚多未能致辭至實未完乞 問之即此書枝枝節節已寫兩月餘僅至此云今日陰歷四月初八下雨陽五月十三也）曩見總
統命令有云前清之季賭禁尚嚴我民國豈宜懈弛云云竊謂
豈惟禁賭一事哉彼前清之政治洵無一不虛偽然對於一切
不義之行為一言禁止立即斂藏夫斂藏亦不免虛偽然尚自
知為不義之行為懼犯衆惡干國紀故亟亟斂藏是其心中

三十

尚有是非所久者實力改悔耳若一味放任則公然無忌昔所
目為不肖者今或以為當行黑白無定形善惡無定位不正
當之營業、軼範圍之舉動、無節制之嬉游、無功聽民自為
冥行索塗無復軌綫之循守貧弱盜賊日之暗中胚胎明之
有不測之禍而曰文明日進是真天下最可痛之事矣抑濟
深知治理之難而喋之言此者非以起衰振俗之功責
公縣致謂。。公不以整飭人民為政策誅可怪耳蓋措理不能
完備可以時地窘促為 公鑒原而進行未示方針不能以時

可以易
可以易
凡一切
昔時自以無恥今則無須求不以為恥也

地窘促為　公恕解今廳區對於人民不以朴誠勤儉為指導（行政各官深居不出願以要吏酬應為務罕在街衢風日之中與民交涉不但不似兩國孫與亂黨並不及清光緒廿二年之辦事恐其時董國於困難狼狽而不得行耶我公常為表率之為是耳）
實由我　公對於廳區不以民德風俗為前提屬官行政因不
盡心而我　公指授目的未專亦難辭責尤可異者一方面不
注重制節謹度一方面更提倡娛樂嬉游如廟場寬展時期戲
園不限數目之類（戲園之中有利有弊如善用之則有莫大之利益實為導人最便方法如聽其自為則害亦最烈擬函告王琴齋注意為之但恐群人心忙時難未定能實行詳盡否）似以（揆公之意）
西國文明吾國亦當採倣殊不知西人所揮擲者係餘財吾國所
浪費者係母財西國工廠林立人有生財之路故嬉游可以流通
金融假如吾國多設戲園等處同時亦當多設工廠等處俾人

有生財之途而後可以養身若但有戲娛之事而無正業之營利
尋財既已耗涸而心思不能自閑勢非至為盜為娼不止吾國之勤
儉向上之心本極薄弱又從而斲喪之禍將胡底故在去年俶
擾之際權宜開放消納窮人羈縻不變亦以為計當而長此
縱弛則有乖治國之經且吾國人貧弱衰微將來尚須藉實業經營
漸成富足天下無論何事非以堅貞誠篤壹志專精之人為之必
不能敢致果西人謂工藝商業等事皆由學問而來今吾開
國之初先使人縱恣於奢靡昏荒之域一旦欲大興工藝商

業安所得堅貞誠篤壹志專精之人相与認真從事夫人民為構
造國家之要素乃於開創之始不以德行道義樹根本之模型
而以靡靡紛華為莊嚴之代表此其根本錯誤誠非細故也溯自
元年以來惟8總統教儉教廉之令以及九月間八德宣言最
為詳明剴切然只須語長心重之文未訂實踐力行之法。此
外則庸民覺世之予寂無所聞行政各官但有於觀瞻上督
催者。未有於行為上匡正者。是由長官不以民德為注重之故
也。濟於新學政治一無所知似聞美利堅開國時有重清教徒

三十二

日本變法時有尊尚孔孟陽明程朱之學等事，何所云切盼我

公以道德為立國之謨，即指此類。蓋必先有能浡興之人，然後能

有浡興之國，所謂与民更始，非經一番鍾鑪羁勒，不能獲

數百年之安。若塗抹物質文明，謬希霸者驩雲之業，匪

特絕無此事，且將禍不勝言。古之英雄豪傑有起家戎馬，其（柳文聞之矣）

初不惜為雜霸權謀（種之無類），而及至身執國權，則改為尊敬儒修

崇尚德禮者，彼並非矯飾詐偽也，蓋飽經閱歷，誠知人之所以為人

國之所以為國，萬不能離乎天理民彝、五常八德諸大事，故

廿二

一旦身操國之柄（居高位手 風化 原）（身居高地手操一國風化之原）則不思所以激發天良從根本上着想（頓改其雜霸權謀）也今我

公只以對付社會迎合官商為事而於拔本塞原之計不能挺身

為之不解我　公遇此千載難逢之機何以坐誤若此而

公之左右（補佐）亦不獻一遠大之籌此所謂　明公當以道德鞏固

國基而最失機會者又一也雖然臨時之時機已誤而正式之時

機方新（未）識能痛自猛省屏絶爭凌軋轢之心力行開誠布公之旨宣

布臨時時期內未遑振作正式伊始萬難偷安官吏有當甄別者

甄別之人民有當開導者開導之以前種種譬猶昨日死以後

二十三

種屠猶今日生是猶民國一錢不云之希望濟以此言告我
公挪非專告　公也已捐軀諷世之心係對於公共而發凡与
公同處位者皆望其俯加鑒察倘衆〻諸公一意鶩新以不合歐
美法文深加請責。濟亦自知識陋俯首無辭能丢於不惜生命
以求感悟世人此中必有最苦之心或於大局稍有所觀見（此數句構思七八天始終說不圓滿有時在戲園思之有時在枕上思
之下牀則又忘之諸事日積我心務求世人鑒之）務求　諸公暫擱嬉游（此指國中達官時髦而言）降氣平心俯賜研究
鄙論雖淺陋迂劣是否有一得之愚無任泣血叩求之至
據濟所交接之人自都市以至鄉間凡四十歲以上者萬口。

照此辦法

一。〇声皆言必有大禍必有大禍去太平幸福無年無月問其何至

此與則言官吏貪鄙行私議員浮淺無識人民苟偷欺詐淫樂日

盛愁慘日深莫可形容惟一言蔽之大亂必至而已濟轉而詢之官

吏議員諸公場中人則方慶祝謳歌誇耀璨爛莊嚴頌揚文明神聖是豈濟運

交局所接觸者皆為庸退無識之人而官場政界中所主持者乃為深合事情真正

疑訝不解

茲再以淺白言之一般相告之言曰京城彈丸之地即有數十萬窮苦無業可營除卻拉洋車充苦累無法謀生飽

人民如在活地獄官吏[illegible]而視之直同無睹馬車中之嬉笑番菜館之豪[illegible]人民生活程度艱難只管營求多得俸薪

肥己又巡警對待諸事忽緊忽鬆有時如騃如癡有時作威作福由於指揮巡警者未深體察街間利弊故巡警亦搪塞公事敷衍

責職皆而有之官無真心故事不中肯也至若四郊則賊盗横行声言法令一年比一年寬往年搶劫案被擒必死如今搶案有坐監數月能回

動出獄者好𢡟之人頓善新法從寬而良懦之民更失保障亦相率為非齊說這樣年頭不必有良心不能顧臉面明盗暗娼悍

然不顧實近五年所少有前十年所絕無者京西之賊大半由小賊變成老搶京東之賊有因貧而為盗其亦有積年巨賊回回

三十四

等類匪尤苦者有業不敢報官，報亦徒勞，官因政令無常，俱存聊且敷衍之心，又無力多養捕役，即使民間報盜，亦不速緝，盜直無錢即無法，花錢報而屢無效，故不報
成瞑目斂手莫可如何。武清一村三百餘戶，被盜者達二百餘戶，報者絕少。有一村名大王村，一戶主杜姓，聞賊起進，被賊回綁肆入腔，明火日月死
竟未報官。屢聞有死而不報者，非止一事。京南州因法令太寬，賭風大熾，惡紳包賭，知事不知，武官知之，巡警局知之，得財不問，衛水縣煙館
遍開，隨處皆可遇癮人，人以為新法罪輕，全有遊玩無忌之志。以上不過略舉數端，[illegible]俱由人懷心，疑訝民國景象，見面相告
默以告而之官，絕不詳察此等情形，高談憲法，方以為吾
民安居樂業，俱將法美條文移植國中，結果成陰指顧間事也
（報載隱在房山境村中破屋，壬子一冬被封四次，實往年所未有，來
者四五人入門索食，問其來因，則去年荒物貴，又無業可營）
這樣年頭不必有良心，不必顧臉面等語，此鄙人確知之。實乃官吏慨借大民國設施許多官，民負擔捐稅外債以養官，外官託
言業績勞形，無暇及民，京官則情狹逍遙，宴安快樂，從不就民事利弊上訪問來，以民為主體之說究安在哉，不料改進新邦
依然以官為裝飾品也可
異措不思今時是何時耳）
何以人民心目中所急惶迫者，官吏心目中乃極安閑
相反，若此大抵民間真實狀態，不但我
公總理總長身居高位，去民太遠，無暇訪知，即行政各官亦隔蔽而不得
知，苟一入下級社會探討，必有愕眙驚駭者，既日言平民政治

不就平民切近之真象地方直接之設施認真計畫更從何處
下手所謂有可為政府恕諒之者如外交財政諸大問題無術驟
解困難是也有事權在手可為而不為者則不能不咎責政府識
見之乖蓋今日不但多年莫究之事未行即片言可決之事行
政官亦無認真行之是誰之咎惟見各部長官對於僚屬體貼
周至（體貼亦是人情當有之事然以直諒相規以道義相勉亦是交愛之意不專在生計也若專在生計則社會共同生活之資料孰不當體貼况今日官之浪費有並不為生計者哉）
如懦將之撫驕兵不惜以貧民血汗金錢供其私計不問其所出之
勞力能值錢否但一為官則待遇與百姓判若霄壤而民國以

三十五

民為主體之義則相率而忘之致革命以後之氣象与革命以
前毫無殊異且更黑闇加甚此齋所以心有不安再三辭職又
不料我
公以為鄙意或因權利分配不公亦与時流競爭
相等
特示撝謙雖蟄而於齋迭次所陳之理未手提倡
發揮是也。
公不知鄙心係痛惜革命時機為世局起見
也。以無學無識之身去歲晚之上書自一般譏笑罵之人
觀之以為此等鄉曲陋談可以止息而齋以為欲挽世風於
萬一。雖人識淺陋而不辭。當此世道淪胥僅僅辭官未定

臨蒙

以對社會而才又不足以辨事故惟有捐軀明志希冀當途
之垂聽且喚起同心之人憐鑒苦衷相與力圖挽救（四世事）鄙心
不過如野人赤子鄙言不過如布帛菽粟蓋限於學力天
資又因於匆忙病苦（足腫呻吟有時傾跌百日行樓履欠穩筆戰手不穩自去年已嘗諸鬼神苦之家祖無論受人世間何等災謫之苦從此得以少瘥究也）陳義
不能太高出言尤多經遂實無可如何也且滿之事蹟前後始
末亦有不能不提及者（其臨死之時重複）辛亥年冬曾上兩書一敘陳不能上（與烏布）
堂末由瞻瞻一次（內中陳及蒙古各局歡人二百名賞民百餘千名滿之對待辦法）言時事積弊設法廓清其時國事倥偬或未
細加披閱（隋歷）壬子正月兵變次日急陳街上情形亦畧帶

三十六

遠佞親賢之意二月间闻有修建東安市場戲園消息曾上（某華京城喉舌載）書言趁此驚魂甫定之時急宜淺明宣講入於人心者必深又云使人民先有知識後事娛游於治安裨益非淺鄙意實盼望發號施令導民以勤儉樸誠使人民曉然於新國政令正大光明也陽歷六月间內務重新組織廳荷相招曾上五千餘字之書請實行社會教育分教育犯人教育巡警教育居民三項末段自陳有云　總長苟抱定為事擇人之宗旨而又體恤寒畯不給之窮途則命濟以講演勸人濟亦藉薪

水以餬口聊比自食其力不惜為執木鐸徇於路之勞傭、藉免官祿之狂竊謀念一家哭一路哭之比較云云（所陳各書均可覆按）蓋灼見欲造世界和平必從世道人心上挽救政府既不從大處落墨惟有自己抱強聒主義無論犯人無論巡警無論居民得藉手教導以最少數有良心之人作種子散布於下級社會以盡我思填東海強啣一木之志堯舜之言克勤小物孔子少賤鄙事多能反覆~~推敲~~思維不能不從淺近平實處下手而鉅公政客皆視為淡然漠然

三十七

欲以摩擠見成功此誠百思不得其解者濟上書在七月初而教養局總辦李君德銓因病出缺在十月間不蒙委用教導（濟從前為教養局總辦猶有人知今）犯人之事（即果委以辦此亦不能常居此任蓋不久將死早定於中所以遲未速死者以待李君事併日而營且須候國會心氣澄靜時言之）是鄙書或未邀督閱或雖閱而未盡詳其（未敷陳之說表同情）既於所陳不見採擇則公之留我亦不過官場形式而已（鄙意七月間兩上之書既語之言犯人巡警居民三項教育之緊要我 公苟有採擇之意則教養局李總辦出缺在十月間正當濟二次辭職之際似可仍委以回教養局辦理以觀何如乃我 公雖批示羈留而於濟所陳則恣之但不過留官在部中作一十日九閑之官而已夫部官有薪俸而甚清閑為濟一身計豈非甚得然此個人主義非革命以圖安樂從而免負債之念加開創時挽回世道所宜有、實與濟之心理相違所以不敢從也即使委濟教養局亦不過但予數月表示熱愍而已死期有待豈敢擾亂哉（閒清慶卿對於人上條陳置之不看有嘔心泣血搜索經年始成之書上秀並不諒作者苦心隨剌於清於書中所言正）二年六月覆勤原文請意似未大明因加此一段）（義全未領會顧 公勿謂云國舊習以保慢輕忽之心情有……事實進言志士當講懇懃精細之幕實虛衷採擇以冀補時救偏不表同）九月間薪水增加就家計貧困言之誠非無補然身逢鼎革時代一國之云一國之開不於此時彰明公理更待何時無論何國開國未有不以均甘同苦勵人心者、

無論何國立國、未有不以重惜民命為根本者。矧中國民窮
財盡，社會共同生活之資料只有此數。既曰改建共和，億萬窮
黎堆積眼底，教養未立，實業未籌，先以珍貴難得之金錢
供無事官員之娛樂，實與以民為主體之義顯相背違。濟
初次就職書內有云：乘此機會，徹底澄清。又云：今日安插窮人之
計，當較官祿為先。又個人增加一分，即社會減劉一分。又云：中國政
體改更，已無復攀檻埋輪之故事，所恃以糾繩愆慝者，惟在此
方寸之間，自己維不欺不苟，真以民生為念，國恥為心，勿先求一已

三十八

之安又云月領厚薪身居清秩人情所樂何獨不能即隨俗
依違聊資餬口亦誰復来相詰責能相安而思誰爲隗
始孟子云所欲有甚於生者今所憂有甚於一身之貧困
者不得不以大局爲前提而以自己身家爲第二又云湘鄉
曾子常言風氣起於一二人之心而播爲風声蒸爲習尚
極手千萬人莫能禦云云又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辭職
書均不離此意凡迭次嘵嘵上瀆無非希望
俯察苦衷原書具存可資覆按自念久居

公屬下沒沒無聞長官未嘗加以賞識信用、同儕羨若不見不聞、然辭職既荷誥留撫己何須自外是以於上書紙尾再將前後始末所陳述者摘要綜括一陳欲煩公研究捨命捐軀實為吾道民生起見且煩望知公賞識信用之外沒沒無聞者猶有犧牲身命主持公理之人或者因憐憫而另設心理眼光以相觀察則我公身居高地手操一國風化之原俯採鄙言以道德為立國之謨一念主張全國傾嚮於吾道民生有毫末

三十九

之裨補則濟在九原之下勉强告吾國之先聖昔賢感
激之私實較身受官祿優厚十倍懸絕矣此信寫已逾百日苦不能
完晝夜苦思拉雜紛冗伏乞
瀏覽始終洞察一切為幸　梁濟謹上
癸丑年五月初三端午前二日
死之理由非止一事而對我
公言則為世道民生夫人孰不知世道民生之可憂而至
於不惜死以求寤人或真見有不可終日之勢望

公就曾經學道之人考察真實勿專聽熱鬧場中逢迎

（如秦幼衡先生其人尚矣又恐其沒古功深於今時民事未澈宜折衷之）

諱飾之言致隔於聽聞而不自覺則不獨濟之幸亦世

事之幸也

百里行九十停輟豈肯半途垂白還滄桑溫飽何

（水藥六十年）

（能考察先君先母之境遇則濟境可知矣）

足換

（郭春榆袁珏生皆親歷艱難家居或借以作詩等事自遣要未知郭境與郭幽之皆不配享清閒之福也腹儉不文不能一字贅況均仿照自耽風雅常欲佩樂易諸公傾身救世勿空言意傷蓋今世勿徒以文為以災人多有可貴相遠也）

再有小事求　代請吳士緗兄轉告　徐太保濟自考商

郵部章京丞奏調巡警部始終未嘗在私宅中見過一

面此係五十年前士大夫普通之風尚今人多不行之

卌

可見吾國舊日官場未嘗不有矩矱可守 鞠老亦(非)僅為具

(有)新黨(智識之)中人亦曾(為)有舊學業之人 當能解此 濟不干謁

鞠老(亦)何足為奇 惟濟既先死可得 鞠老健在之日作

一證明。倘(蒙)鞠老回首默憶自當歷歷 且今後或有如濟

(憶甲辰丙午年間耳目中之梁濟則濟所言)

迂拙并願少加意勿忽亦是士風之幸 又叩

凡人報答舉主當以事業為邊火車站迎送情殷尚非宏獎本意

末句未明醒(當云)則濟所言者自歷歷如昨日也

起首處請參看致鄧紫翁書前半暨留
示兒女書之後半用意較明

一號

琪生 朗溪
公度 霖叔 翼仲五位仁兄公鑒 弟（急速）灼見世道人
心太壞國係天理絕續存亡若衆人不同心向善恐
中國不成世界今以一死明我苦衷求 世人鑒察
大家設法挽回先將心事向我
良友言之求 良友代為宣布一切是幸 弟今日
國家政紐是極大之事士君子不能視為無事我確見立國之道必以正義為大原以詭謀為大戒今之
本無可死之必要也於自辛亥壬子雜湊慌張政
從來所風尚者
最要二端民德民生糟到極點
成（建）共和全是詐偽行為越變越壞除是極無良
坐視故對於民國諸事時時擣播雜記
心之人乃能抱樂觀事實不忍見此數年以來人見

附注士君子三字本可作士大夫因士君子包有品學之意春秋傳所謂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國必大治

我出入戲園以爲我優游無事真個尋樂也豈知我如小學生之忙功課須將國家變幻情態逐條逐件寫出俟完竣而後瞑目以去乃不料世事紛紜愈出愈奇之應接不暇萬寫不完而欲望世人（才力真短無庸爲諱）俯採鄙言非死不足以見真心故亟踐昔日之志求世人醒悟各忠於所職之事以救國（此理弟另有兩長函細言之）弟連年所已寫出者有六七本祇爲雜記並不成書拜託五兄細加撿閱代作一二張須知弟非著作之才不過（此六七本）

（義理二字屬下此義對中下級樸陋人觀我書者之言公等言亦可笑 附註）

零篇斷句其中鄙意自作者十之三四摘錄他人之言（或書中）暨報紙上剪裁下來者十之六七（隨遇隨書亦有義理不甚精當者尚待分別去取）弟所鄭重拜託者此中蕪雜之句 諸公一看自知乞費心校正改潤俾無大謬誤貽笑於天下。（此等求校閱、潤飾、分類、糾誤、諸言平日已經寫過散見於碎紙者非一次今在中尋不見只得又而言之煩瑣若此）再斟酌可否分成門類刷印求世人閱觀、此事可行與否乞我良友細心籌維弟自覺知識淺陋不敢自信亦思刷印求世人閱觀 五位仁兄斟酌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勿使（弟負）惑世誣民之疚。是為大幸 須知弟最不愛（實亦無著作之才）著作之名。

四十二

平日於君子儒小人儒之界說。持辨甚嚴。(若于詩於賦詞采極佳日為憂國愛民之言而實則溺情声色飲酒歡娛試問僅託於文而不履其事為敗壞世風乎抑遂稱裨補世事乎)今不顧識訕以淺陋之書示人者意在以事理勸人不在以文章向世世人並憫我苦志肯翻閱鄙書尋繹鄙意者請作為村嫗婆心觀。勿作為文人佳製觀。能使世間正義受毫末之顯明則鄙人之感激愉快不可勝言矣弟採取先儒言心專在一事而他事概不能紛其神者譬母雞乳時其心中只知有卵、堅伏不動、雖引之以食亦不顧、非到伏卵

自此以下心思更快時期更促字跡不能不草率句法不能全清楚矣

成難不止而且捍衛極勇竊取此義名曰伏卵乞代酌之

此外尚有一緊要之事拜託代勞兄擬請願國會痛陳大局而昔因議員不賢近因國會飄搖卒卒未果擬向徐總統言之素有擬定題目凡五 作最簡短之言以俟推敲

第一曰民 此民字分為兩項民德因近年倡導惡風而墮落掃地民生因負担而衣食困難四鄉之人生活狀況幾乎人畜平等而京城之人談笑歡娛講求精美衛生實屬可歎

第二曰官 鑽營卑鄙得財以嫖何嘗以三分時間三分心力盡勞於民國之事士夫儒流既稱矜式其後不思有以矯之勢將職守箴規皆成虛設

第三曰兵 此事之悖更不勝言近年幾乎招全國之人而為兵即使全國之兵而為匪醞釀浩劫大禍必來亟宜與諸帥誠懇商量善為收束

四十三

第四曰財　國用窘到極處盡人皆知一由來源太枯一由良心太壞宜有强有力之政府細心爬梳去私存公整理釐清此非照之所能辦須先要求大衆從大局上思之

第五曰清室　審觀近世趨潮久擁尊榮必招嫉怨及身之體制固不必更張欲求世代綿長宜消融種族之形或重儒行或重實業欲於修德以迓天庥先在京城試辦漸與人民接近克己以天爵(益)輔翼人才上繼祖宗之德在此而不在彼至於八旗子弟尤以教導使能營生(徐)公昔為保傅大臣宜就世伯軒之醇邸詳陳然內府舊存之款興辦學校實業以使旗人增益智能并由優秀者累之費期以十年自立使天地間增一可貴之人於愈於束手無策也

以上五條承擬定主義欲已將報紙上闢於此五者並剪存甚多分別裝在封套內　譬如編戲已將材料預備而尚未費事成一物件　欲上書東海而無暇著筆此五事固華之大端而自揣力不能舉擬求五位仁兄出名上徐總統一書請以此五條擬交國會　注意設法實行

此碎報裝入封套時亦有夾錯數条乎祈分別覽之代為釐正

感慰之至如　五兄肯辦請翻閱各封套內所存碎
條報紙上有弟批評諸語、(或)及圈點諸語、似可為取材之
一助、弟本不足以知當世之務。稗販摭拾不能諱言。古人云為
政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豈必所言皆我自組哉　徐公為
舊日民部長官曾有奏調之雅惟弟拘守咸同年間
舊風未在私宅一面丙午丁未之间同官迎送座酬弟皆
不到 敝日記另有教養局未得上達之事茲不贅　觀彼時座酬風氣即知世变將
興矣平日對於徐公無菲薄意惟有一事欲諫蓋其
(在教養局以捐出俸財三百金不以入己而以蓋小房六間總廳不肯上達故堂官不知)

四十四

心地仁厚人所共欽，惟惜仁厚之心用於官僚親舊者多，（目見周圍左右之官調劑務從豐厚，不見鄉間民間貧悴之民，貧窮即盜匪之原，而民何以日致於貧，則剝民者官之故，又加貧吝待圓）而用於窮苦百姓者少，不如張江陵之壁立千仞。弟日記中於其在李天待僚屬頗以太寬厚為識（濫于薪俸多置閒員），弟之識見誠不免寒酸，然當民窮官豪之時，當有老成惕厲之心，力防禍患，不當作承平之態，豪侈且自娛，惟菊老有救時之望，故以此責之，此真責備賢者之意也。

此外尚有一事拜託，代[illegible]呈布。弟欲舉一人，求社會信用，即天津林墨青是也，墨青真有熱心，改良社會，真不辭勞

若辦社會教育之事，而且宗旨正大不偏。果依此人行事，於風俗
實大有益處。但墨青有一小癖，作事往往沾滯在小處，近於苛（執於一字一句之間推敲不已，是其精神）
細，弟常作書規之。翼仲稍能放手辦事，亦有時失計。若以
墨青、翼仲二公之知識交換輔助，參互為用，則辦事（於救濟中下社會）
得法矣。今日社會墮落，急待匡扶。（程公吾不識，其言曰急以責教育，吾甚佩服）墨青專恃甚
諂勸人，實難見功。弟以為非藉官力與志士協商不
能奏效。弟平日積感盈胸，羅列許多中下社會之事
思投書張仲仁、范靜生、傅沅叔（試檢報紙上有告范二字者不少）諸位（歷任）總長在職（而未果）
程公甫大明，當告有程君名清者，弟不相識，聞其急以責教育之言

四十五

勿以評判擇為不重要真能毀人壞風俗

報上加批加註以及圈點之句不可勝數今縣雜誌

僕嘗曰 問 先輩尚能言之

舉 弟意既非官力協濟不能蒐毀則須告諸 總統

并教育部警察廳兩面相通合力籌理乃有效果

總長 總監先密之訪察確見毀人才害風俗之[illegible] 實

籌定之辦法先誠後懲認真進行俾規勸社會之志士

惡劣報紙當取締害羣之馬當驅除 執

得官力贊助而益張 彰 庶幾可免徒勞稍慰冤禽填海之

苦也此雖瑣末之務弟既力舉[illegible]墨青君[illegible]擬請

與合同人推廣社會教育

五兄以此意告 吳君士緗求士緗代為陳達於 徐公、士緗昔在

部時曾與弟常見、墨青與 嚴範孫君同一品格

徐公豈不知之但欲其辦事得力則願藉高峯

呼應耳弟心欲言之事紙不勝書僅擇最急要者

鼓此一息尚存粗書過（之說出大概）能將以上諸事言畢而後死

前數日又似昔年旅滬不眠萬分焦急中夜以興燃燈寫之

實我心之所慰（大幸）也朝聞道夕死可矣從此長別

諸君努力以正義為前提以詭謀為大戒

當初寫雜記時未曾思及體例今檢得紅格紙密行小字十本

此中有語氣相似事蹟相近者兩處歸作一處亦可乞酌之

書面有伏卯字廿三本又一白紙包內九冊共七十餘

葉又一封套內有十餘紙此二種合為一本亦可

凡此諸事擬請 公商催人鈔寫清楚之底子再加刪改

而以原本交小兒或小女收執保存此須俟畢再識先宣布大概為盼弟又附叩

四十六

壬子已有此心能不抱愧

[redacted]可作伏卯第四本又小已一本別竹嵒苑記一本。

秦摺路雜信等共一本（寸楮致緗綺細字草稿未列入） 此外尚有雜説草稿等

三本常自覺學識蕪劣不可見人 諸兄代為去取

大約可存者無多也（如有可存者亦勿刊刻只刷印些許分散在社 先人詩稿等俱未刻）

會中老勸導之心而已臨死各書務求登報

至於家事（兄等）自斟酌合宜者擇之 如遇疑難時則求

五位仁兄指教 兄等素知弟意惡虛浮尚儉樸不標榜聲名也

弟雖窮交亦尚有數十人 親愛尊敬之 散在四方驟難備舉

（近年求奏公書者不得暢懷甚為有道過意然弟心實不敢忘）

如秦紹觀 胡芝蓀 林墨青 嚴範孫 韓補庵 林次煌 張卿五 王

鏡銘 李秀瑜 沈子封 王酌升 林琴南（唐春亭）諸位先生倘垂問訊 即請（由）

五公[redacted]

（請其秀觀緘辭情長尚有多事未了不遑備述矣）

以資証鑒 戊午 九 廿七

愚弟梁濟拜啓

狂生我兄同徵弟頗訝辛亥之役無捐軀者
為歷史缺憾數年豎審於心今更得正確
（理由）曰不實行共和愛民之政（口言平民主義而官僚錦衣玉食威福自雄視人民皆為奴隸民德墮落民生蹙窮南北分裂實在不成事體）辜負清廷禪讓之心遂於戊午
年陰歷十月初六夜（或初七晨）赴積水潭（路濱請下車行數步）南岸大柳根
一帶身死請　速速訪彭翼仲點察弟所遺
告世人及告親友諸函共十餘件報知警區
（署長陳建侯君昔年見過亦派先告巡長）一面電話告小兒來接只用門板片

四十七

以被褥蒙尸四人舁之（俟根抬之）回家入殮千萬依弟
意而行勿捲雜體制俗見（最要者望我成勿破我計此大局所關也）
閣下到潭先密探動靜如未死成即勿喧傳（弟時時防人偵救不得遊故云）
貽笑今日先辦此事其餘弟篋中書本以及所
交零碎大小紙字請於明日邀弟所託五公（霖叔未之在京黃同平政院第二庭）檢閱如就
所識者加邢人為證亦可弟平日不敢深信文人因文與實常
相反也知我　公重品行氣節故以後事相託四年前得　公精
筆寫摺箑　大著四詩並有跋語弟引為生平大幸感激
無窮匆匆不盡欲吐尚有許事未辦完者素來遲鈍恐半日工
夫來不及矣　忝同徵弟曾廣拜別　十月初六

愛我者惟盼我成勿破我計暫守秘密勿候接電即賠如不接則弟
避債未得着手勿遽宣賠笑此為世道人心計朋友無阻止之理也又附

公度大哥鑒 敝信札冊頁四本次存 尊處弟不急取
回者正欲候弟踐志後求 表彰 先人苦節對社
會說明弟之來歷耳今投積水潭中身死另有公
函奉託 五位仁兄公同證明。檢理書函宣布一切。
就當冀仲將弟電達乞臨
對於弟個人不必標榜讚揚惟期 體貼鄙心期於
人心風俗有振起之機則 題弟者較 加惠於弟尤厚無
任感激之至心有萬言思草
待報罷即寫此小柬亦結之巴之說不出來
兄自引伸也匆匆別矣敬請
侍安 弟梁濟手上
李心吾兄處有弟團扇一柄如肯畫更好
戊午 吾鄉代懇回 初二
每早皆天未明寫兩午後反出門蓋恐見客冗也
天雨未晨自三點鐘起寫
四十八

朗溪仁兄閣下 弟心慨辜負 清廷遜讓之心不行
共和重民之實（此重民指民德民生言非民權民意等說也）癸丑年已預備一函事
託我 兄言弟死後求 代宣布一切嗣因羈絆未得
踐志今投積水潭身死殊覺太遲另有公函事託
就近五位仁兄公同證明檢閱篋中書函宣告大衆由 翼仲借電
話奉 聞祈 合前後兩信觀之 慰泉下之故人至爲感
激至於鄭先生近兩年大見進步亦英爽亦穩成弟勗
以處事修身之道亦極聽從近又從貴州姚重光先生

弟心神怔迫時間短促半夜起來寫遺囑避兒女窺覘故他書多漏筆 此書請
交兒輩閱看俾知著手仍奉還也 附及 忙甚尚有五事未寫

記不清丙卯丙辰

學文字居然可望成人矣伊之財款弟迭次陳及從某年
十一月初八日由聚和隆提回本銀二百元起接續往下算伊
之入款俱有商店圖章原單可徵再取慶甡收款（或利摺）摺核計
自某年十月初八日起以後陸續收款數年來共用多少是
否是然自易瞭然 愚約略計之當有數（贏餘）十元在弟手可命
兄等 喪事畢後算記交還 弟憂灼（款歸曾金下經理）年之實不能記憶情
楚但知無敗而已算清後即由 兄處代管并每年不過將取來之
利息存在新華銀行活期每月取三四十元耳近年程度增高大約
每月四十元敷用（元旦端陽中秋加數十元）甚聚和志川之三合等約計廿元（每月利叁角）抵米布之債
若以聚和志川之户交慶甡自管而新華摺由 尊收（索）每月付三十元亦是一法伊年已弱冠
再於年大學畢業娶妻可以自管矣 弟濟告別並以世道好託 戊午十月

四十九

霖叔我兄鑒 弟頓諦 辛亥之役無捐軀共爲歷史之
缺憾數年難當於心今更以正確理由曰不實行共和愛
民之政（以言平民主義而錦衣玉食威福自雄民生日窘民德日墮對於人民淡漠南北指目分崩實在不成了體）辜負 清廷禪
讓之心遂於戊午陰歷十月初七晨赴積水潭身死請 就
彭翼仲點察弟所遺告世人及親友並有了事託我
兄凡五公之書 詳求 費心照料請 參看各書所言
細之石經詳陳乞 諭兒輩務依弟樸實之意勿浮大
為要為聞 瀛春在天津有小病想必痊念之 細此告
別求（素整道義）對於世道挽回 弟梁濟叩呈（同鄉諸公均乞致意不盡多及）

戊午 十 初六

尋我於淨業湖南岸水中柳根一帶　再展閱一大包

遺言各信無暇細閱略知大概即發電告袁（東局九百〇十五）

馮（電碼在信封上）云巨川留公函而死[illegible]證盒諸事三月又告

冀弟親家速覽

昨曾發信奉告未否已接到（貴府痛哭節哀）速速再發電告林朗周

請證明因世道而死

亦言有公函告訴而未曾[illegible]信再電告知[illegible]

告坐安謹錄莫驚駭在家靜（候女壻會）以來趕緊找衣服預備入殮

再告京話日報館大略　再者（兒輩）張羅入殮只能將諸信

大概一閱係　諸公檢閱後送至舍下許人（鄭[illegible]）觀畢公等再設

五十

法宣布不能太忙至於櫃中兩箧書本雜紙雖係弟之心血實亦零碎太甚只得檢清數目從容商之刊林板抬回入殮弟之素心以廣風俗請君務從弟意即僱人亦須講價勿為體制處還桌上銅子四十枚給弟　筆紙其錢褡連手巾眼鏡墨盒包袱等雜物俱交家亦不必忙將贐元紫東錢信中句子最我孫拯真心血務必登報如有人嗤笑死者自願當之

冀弟視家莫笑我識見太陋目的太小以時過境遷遷之事
忽云為清朝捐軀徒貽共世笑也我此意抱之數年因節
節阻滯遲延至今着遭六十初度主時覥然開觴覥明者未自問與薄俗何異
且素性迂僻未脫歷史觀念殉清只求自知不論世人信
與不信也夫殉清名義似乎無謂然料閣下未必同意故云 閣下試平心靜
氣觀鄙人敬告世人種種理由則知鄙人專忠於清耶
抑更忠於世耶欲對世道有益可不忠於清耶 茲有重事相託請 閣下向報館宣
布第一句云梁某遺言此身之死係為清朝而死也

五十一

第二句即緊接決非反對共和而且極贊成共和因辛亥清廷遜讓之心不實行共和愛民之政故憤慨而死開首用此數句以下則依次發表矣再則請速借電話（德巡長處似亦有）請袁珏生（北池子路东）馮公度 周霖叔（此公無電話每日午到平政院第二庭）林朗溪速臨會同 閣下檢閱弟篋中諸信共十餘函擇發表（尚有證明之將目另錄）蓋弟以身殉諸事拜託 五位先生而 視家尤近也 再則請發電告舍下東局二千五百八十二 女孩不必來亦勿驚嚇 煥鼐兩兒來僱四人用門板（郭明巡長）以被窩覆弟尸昇回鐸子胡同盛殮如發電貝人已出門則請將[illegible]林宰平信速速付郵其餘俱詳 公信暨諸信中（馮來函信已自毀）費心核閱為禱 再欲有言實無暇及

戊午 十 初四 夜亥時書於淨湖樓

故峯去

俗人對於人之苦衷每不相信必曰沽名或曰痴迷
尚望 閣下代我解釋迂腐頑固執則有之痴
迷失性則非也即如 閣下憤世道之衰薄不欲
失信於友朋思欲蹈海被南宮李君拉回有人問我曰
翼仲如今尚是楞楞的麼我答翼仲因與朋友
共事恐信義有虧故以死自明是良心上的事不（何嘗楞楞之）
是神經上的病甚人始為悅服 再者我所託之十數
封信 閣下與袁馮周林公閱後先將目錄開單發
袁即將原信交兒輩帶回家去看於後再發（鈔請楚底發而以原信存照）再者我欲
與陳明侯寫信告以聽戲與以世道為前提曾寫一紙對聯有設法送與會稽董達不知該件果收到否係中和園馬姓交其詞句有意
也煩告明僕忙極不能寫信
初五日 又筆

五十二

傅青主所謂埋千年血猶碧 白骨可成塵 游魂終不散

紫東大哥親家 弟今日之死有謂我死得無名（理由）其有謂

我死為不值其甚至指為瘋傻誚為大愚皆所不

免然竊謂人見得到一步自做得到一步我實見國

性不存。國將不國。而欲使國性復光明。於大多數

之衆必賴有一二人為之先驅 弟數年前（癸丑年已有預留之信未傳）已有殉清之

心而因 舊君推誠禪讓亦甚望民國克底太平

故又須觀察民國之辦法何如今則南北分崩民生

窮蹙民德墮落（風俗壞極）苟不為澆漓（陰險奸惡）詐偽即無術以自

存勢將天理民彝全歸斷滅而舉世又無人敢倡以國性救國之說（弟另有敬告世人數長篇茲不贅）此弟所以不自量力奮身一擲於舉世不為之事而為之沉陰（層播）痼寒之中希望一陽來復但見為義所當赴而不計死得值與不值也能因此死而引起世人漸漸回心固屬大幸即使不能感格眾人而數千載聖教絕云之日亦不可不有人以殉之弟心怯時促姑撮數言餘請索報紙詳載觀之[illegible]知弟苦衷感深泉壤小女鳳承

五十三

慈愛久已視若親生弟固無所挂慮惟一朝永訣究難淡忘尚[illegible]
求過有事[illegible]情時導之使言俾意能自宣更覺人生可樂將来持家
與教子皆有精神以為〻我　兄體念故人之孫必徇此犢愛也
至弟昔有令彼在京住家之說原不膠執成見蓋蓼亦有此意蓼
云伯父撫養恩深自必住蘇侍奉伯父〻春秋至於後来久
計則京城風土自幼習慣即小孩入校求學亦不僻陋云〻蓼有是言故弟
及〻其實在南住幾年在北住幾年現已行之甚便矣我輩至親自在
閫切自九月以来兒輩日〻張羅為弟作壽豈知弟心有所思數年前
已默告　亡妻盟誓之言豈敢背之廿五史之末不可無人矧今世道人心涼薄已極
[illegible]人雖曰矯情亦不能避待論世者之研求耳即請
鑒垂不宣　弟一弟啓告別
戊午十月初二灯下

紫兄再鑒：弟已留書作別矣，將起身赴積水潭，忽
得 惠我詩，弟猶得從容持誦，真正有緣。
無一句不從肺腑中流出，所謂得一知己，可以不恨，
弟真含笑九泉矣。弟事驟聞之，似乎太激，
然為數千年歷史四萬萬之人心計，則不可無此人。遲至今日
無可再遲，若一過辛亥生日後，則再無踐言之日，中國將無人作
此事，或讓他人作此事，而弟[illegible]不能作此事矣。弟所以不待床榻
呻吟而求速，且真正恨世道之淪胥也。小女能為我求 伯父作
詩，足見其眷戀庭幃，兼有道義之氣，真值得我親愛
憐念，務再賜寫一篇，務求以此信交彼一閱，猶如見我也。
此敬請 台安 弟濟頓首

新銘莫怪我不再加一篇，我忙極。尔善自保養，慰父之心。又及

五十四

纕蘅
珏齋 先生垂鑒、壬子秋九月弟叨職出署而 兩公亦十月
调入署丞 兩公以同司之誼先后惠於枉顧俱以暢
談殷殷之招入孔社又寄學報一書弟心敬 兩公之垂愛
而弟既未謝 步尤始終數年來於此太缺略未回答片言蓋亦痛世道之
衰專注重實力行而以鏟除虛文為務
先生若以遠乎俗情之眼光觀之必不見責也。如閱啟
徐花農夫子房師 來書以券招入社有以弟之清望不可不入社之言弟雖不肯豈肯
自外孔門正因無人實行孔道故多々与人辯駁

接書之頃振筆即時答之以會舊之言規勸
務實勿務名前此中國翰林文詞誤了之處太
大云云此老必為師（花農）所不喜。然不能顧，吾始終未入孔
社兩三年不復（与徐師）通信尤以開會日答謝 總統祝詞
太平靡為之心今吾臨死將吾等孔子之本心向
兩公說明求 兩公宣布吾非不欲翊衛孔社扶持世
道但不藉為名利階梯耳
苟非真心衛道當為列舉的規定條目。以力行互相
（汪精衛進德會何嘗不好然未久即成泡影蓋宜以漸以恒勿矯激使人難行即自己亦不能行也）
五十五

勉勵。不當為概括的鋪陳，開會隨風氣提熱鬧而已。所謂列舉者，如尚氣誼。重名節。見危致命。見得思義。崇禮教。賤財利。抗骨鯁。惡諂佞。信然諾。恥嫉詐。等項。絕厭衰世（不必成勒科條。）籌之條款。一切表彰士君子之行者和平教勉。勵為齊民矜式。仍不外鄉里有賢士。國家有好官之理也。但前人注重和平。務實。四字。勿標榜沽名。崖岸自高。與世人挑釁生嫌。尤宜循循善誘。勿苛責酷繩。使人難堪，望而生畏。宜和平勸勉。辨察是非。

期其猛省。漸漸樂從。信仰之人日見其多。風氣自起。孔子之
道雖不專在氣節一端。然儒行一書。實由孔門而出。
救今日之世。不能不從此入手。若不以世教陵夷為大痛而
空空開會立社。不炫耀如荼如火之觀於人之影行。有
何益。至於世道者何益處。彼一般新人物開會之人已多。立社之人已多。何
必用我輩腐舊共為彼輩隨其後而壯聲勢耶。乞擇郵意代為宣
布以釋責怪者之疑。雖不肯不致反對尊孔也。又有疑尊孔近於復君主。須知
孔道包羅萬端。今專用孔道整理世道人心風俗行誼。而以了君主一條暫付
闕如。何疑之有。夫凡乃此皆有視時代之需要而起。時代當需要君主之時代。則君主為重。當
需要公理之時代。則公理為重。孔子聖之時。豈能預設一成見哉。臨死敬恬百
不盡一。敬請台安。並賜察。弟梁濟手
五十六 甲寅五月廿三病後

又附華嚴範為西國後乞 代弟孫意求 觀嚴雜記及遺函

墨青仁弟鑒吾國戾氣瀰漫眾人昏迷不醒和平苦口勸導已難見功兄留嚴告世人長函投水一死求世人醒悟。不知以死勸人比和平苦口勸人有少效否。兄去年有信寄閣下言 閣下忙社會教育晝夜不息終必勞累以死兄為人心世道（抱）憂以終必憂傷以死此言如昨實共聞之其實兄殉義之心已定六年只因諸事未完節節牽阻遲至於今今六十歲生辰在即若再不死真不可為人矣（今日死之題目曰辜負清廷禪讓之心不實行共和愛民之政敢死責遺言共有十數函）兄死事始末請向彭翼仲雲娥向其詳細並兄之雜記七八本遺親友書十餘函請閣下加入參觀以資道德之證 閣下常要兄論說報料作

凡兄所言有句法不圓明者乞代改一二字使之順勿拘、

饋賞糧今敝雜記中報料不少但未謄清時底本分不開請先觀
論戲劇一门摘可用者用之（請問要件此雜記在某位之手兄所記非人者現在全下即可索觀）鄙意舊戲不宜
屏棄舊戲規矩萬不可廢只求能鼓吹國家主義人民常識灌輸則
古代之衣冠動作為一般中下級北方質樸人愛聽（所愛看）者上海（正）（可以感動之戲）
滑頭人（愛）看新形式之戲然其心但在臉子而不問戲中事實道
理恐虛費編戲之心血乞 告韻譜新舊相並勿偏廢為要再者
閣下对坤伶不必避嫌疑矣如再有新戲本可召集鮮芝之宋鳳汪金紫旋風紫霞
等（如覺不方便或往上要件即將此說弄請譽有定韻所公開而非私見矣）在台上告以此戲宗旨義理所在勉勵諸位費心力再細聽揚韻譜授（指）云云如此則可
尊彼等人權以免終身不得見正人（絕身）不得聽真理雖彼等未必果懂然漸漸會通（一月說一次）或
展轉相告亦可為一線曙光也兄對總統舞（辦）閣下辦社會教育但願 閣下素看細
執釋之減勿拘拘在字句小事過費推敲勝於推敲耽誤的工夫又可多寫得了此非素受
忙迫者不知此滋味也匆匆告別千古茫茫 如小兄 果庵 頓首 舊歷十月初六

五十七

次女聰聞之如何驚駭慎我平日所當取況態度

鼎兒 孚兒 謹 新女我今棄爾等而去我以世道大局
為重也我再活十年亦不過聽戲吃飯優游自
己一身於世事無毫末之益　若使世事未壞到
極處我亦不必傾身救之（不妨優游作一太平之民）　若世事雖壞而辛亥之
與丙辰或有耆儒或有大老表彰大節使吾國
歷史舊彩不至斷絕我亦不必引為己責
抑或真正瞭解共和不必拘拘志節國中有人時尚[illegible]尊（風俗其好）（不至璞劉極窮時常）（人提倡）
（倡正義）宗道注重民生則世道有人補救維持不至（漸漸向好處做去）

於黑闇滅絶我身可作隱淪尚無須必出於死無奈民（換言之即有人救世尚用不着我救世也）
國以來專尚詭謀不由正義自上下下全國風行將
使天理民彝（参觀我平日合否議論）喪失淨盡國將何以為國又何以對先我
民此我所以不能不以死悟世人也須知我之死非僅眷戀
舊也並將喚起新也喚新國之人尚正義而賤詭謀
然後舊國性保存一二。國性存於後國可以存。知
此則知我苦苦對較斷斷辯爭務使歷史之事不斷
絶者非腐也我筆墨遲鈍言語艱澀此時心事正說

我之家庭真正雍雍熙熙之家庭也我媳婦才幹雖短頗亦忠厚安

我有東洋留學者胡長老貴未五年我必精研植物者因有乙丸另刻姜字俱係註解

詳三孫女姿質中平勤懇向學肯聽二姑指教外孫女因賢明甚可

每日夕陽西下我自外歸諸孫歡迎候門將我手中物件代我拿去此亦最佳

人每日圍繞歡娛真有天然樂趣我之佛坤雖尚謹勤世此

年幼日受謹飭教誨導之以義將來或有遠到之機

大女新銘遠在蘇州不能備述紫翁常稱其公平勤慎夢婿早折

我為爾哀教導孫兒之法我曾寄信及之

我之次女真正仁孝明哲之女也凡我所需要無纖悉之遺忘

凡幼孩之前途無防慮之不至每遇春秋佳日必設法勸我

消憂我聽夜戲半夜歸來無一次不煎茶（猶自看書）守候視我安眠而
後去雖成人而猶孺慕尤依匿我所見不到我心實無間然
至甘居已安貧十年前之舊衣已小猶着在裏面聊以禦冬
其愛惜物力（體恤艱難）諸似此然不過是誠篤之品並不以精明敏捷
見長我固不望汝等學文人習尚也

其作孩孩因時促不敢從容多寫
正忙間衛前來又另寫來只好擱起不寫又耽擱一
日未寄

嗚呼我有如此雍雍熙熙之家庭我何忍決然舍去哉今兒輩[redacted]
爾等兄弟嫂姑（妹）四人日日張羅為我作壽糊房製衣以博我
之懽悅豈知我數年前心已決空圖性不存我生何用圖性

五九

世人當飢冷鍋冒熱氣死非其時然我實因諸事未完節節阻滯我只求自知不求人諒也

存否
（國性）非我一人之責然我既見得到國性不存國將不國自必我一人先殉之而後喚起國人共知國性為立國之必要也（保存國性大約仁義廉恥誠敬忠信等等皆是勿呆看作殉節一事我遭逢當殉節之時而無一人殉者故我願為代表又世道昏昏人人皆深憂歎然無一人起而矯者我故明告世人當矯勿膽徇長難而已吾友宋芝洞同年云老人人皆惟求一死則世間事尚有何人做者其說亦通吾故個人為召忽而望天下為管仲然而國性終不可失也）世事若尚未壞到極處我尚可以不死今自偉人政客提倡詭謀賤棄正義不但彼自身不愛國性並將導國人滅絕國性將來人人全失其中心點國家焉能成為國家我雖識見（此自對新學言）不廣而篤信發揮國性之責任綦重故雖有極可喜之家庭而不敢戀（不能不犧牲快樂以明志）以動世人之

省察也我節節阻滯（縂觧清而）只因不便告人故無法拒絕朋來客往談笑甚歡去年已決定（陸上歐在鼓美務的我做六十壽我要顧到六十便年不顧到也最我張洋備兵用之）今年不復聽賣菱声不吃西瓜矣三四月正傍徨間而壁垣忽來洒掃房間惶忻羈首諸事羈絆又苟活半年（未有遲早自有定數耳）七八月間亟思履行而稍一因循乃端又集（此件段戳本由楊穀高量排演等事此回接接不啻香楂楊玄庚妹陆死話即我雖死若無人的話可謂也）至九月則慌忙趕寫始知精理非弱力所能發揮而有此倉皇雜沓之處（看所留信自知）草我之心事不過說百分之一耳爾等勿怪我排除等之意（我不得已為國惟為有益以後積歷史為貢獻）我謀定數（已經）年矣不識實無以對天祖此不肯做壽是我個人之事爾等得

六十

再者我有馬褂貂帽照像在松華齋寄存年餘取回曾放大[illegible]此玻璃似在皮箱內或衣櫃抽屜等處以此玻璃交鑄新藝手放大

我昔用綿紙包汗褂一件寫明係乙酉秋冬間 先妣劉恭人手製已服之數十年矣並引宋雪帆先生詩句(孟郊衣縫已無多之)留此衣為殮連同青緞馬褂黃馬褂同放在櫃內將以入棺頃又十年近久不見不知移挪何所矣 我之字画無極貴者能俱有道義交情

(原有易於十之七謹取其二新取其一為常懸掛者)

(約孫文怡歸康有為橫幅[illegible]) 謹擇固為屏新作為屏條屏

均為見不對聯則右選數聯保存作記念其餘不精無論矣

新買照石谷画付謹銘每月細觀兩次足以養心

(按言之師友皆民[illegible]之道可以[illegible]者是吾國國性之體 皆立國之根本也)

我再翻回來說所謂國性是正義由真誠由良心由公道 皆國性也我何為死曰

(國性所以不存者自清季秕政腐敗風俗日壞至民國當局与政客提倡詭謀賊害正義遂至非[illegible]自存而國遂[illegible])

我確見國性不存國將不國欲使國性復光明於大多數之群衆有一二人為之先驅此先驅在士大夫提倡道義主持清議風化喚起之者手書

國人返回正道，較之空言世界大同政治高尚（終誇目的反邑）者，其功
用不可同日語。當此乘戾彌漫昏迷不醒之際，和平苦口勸導毫
不見功，不得不以悲栗之行（奉迴之）冀世人諒此苦衷，憬然有覺，因此發生不忍
相與糾合挽回，是固非常大幸。倘竟毫無感悟，則我已無負於社會，而社
會忍於負我，寃沉海底，我亦無恨於心。我不怕寃沉海底，
我願再有似此寃沉海底者數十人，剖赤心與天下相見，則真理
終必明顯，聖道不致淪亡。將來聖道復明，由中國人自復之，
不必俟聖道行於外國，外國人以我國之聖道來張自我中
空

國人復行之也昔春秋時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趙
民殺之太史之弟又書而死者二人乃舍之吾國果有愛國
之人不忍國性淪亡每一省之中得三五人一國之中（可）得（百餘）數十人相
（先擇各省有議會積念多人為鄉張名學而通大名流操榜美筆）
與聯合講學從學術上挽回不必效忠於君主而（必）應致忠於天理
民彝、有斷喪天理民彝者即群我起而救之（須防偏激）懇摯和平
勿為激烈積（漸）識以感同志景從（必能聯合多數）或者上規政府於公平下導人
民於敦厚可為治標之一策（此次所望）必以不自量力（欲為清議）以忠於清為發端以
忠於世界為結果也我本無才學不能深知世事不過為野人
附啟不必對於君主效忠而必對於天理民彝效忠云云

七日之内寿庚写洋封寄成叔信我有
旬之一篇
赤子之言恐立言有未愜處。爾等務請　周霖伯細加
核閱。如覺有語病。塗即為　代易。為要。我早年未預備
經世即此言亦拉拾他人者（世人）若有疑问國性篇暨十九号
爾等翻閱庸言報第一号第一篇
吴君贵昌所著
通論二未來之中國篇即知我數年心（主張）之來歷矣心忙時
迫無暇再講我非因做寿而死數年久定之謀節之阻滞
遅之無可再遲故恰巧临期請　親友閱看可諒也我欲与
大慶世
大立寫信　於大縣儒達鏡四元五寫據
真來不及平日告伊之言不下百次告伊恰憶我平日
之言即無異寫信也　今年召田姓上兩遍清漆明年三月來成隆與一遍
本年恐已行百五座矣而已不晝
來漆一遍布漆又一遍细灰又四遍清漆即完矣卅二人扛不許鋪張凡事儉我勿
多費我非惜錢我為風俗切勿染官派鋪張文人標榜
戊午　十　初四　晨　巨川遺此手不完亦完　可也
六十二
少有他事遺漏會意

遺書之二

感臥山房日記節鈔

宛平袁勵準署耑

感劬山房日記節鈔

桂林梁濟巨川著　　男煥鼐 煥鼎 校錄

謹案。今先君日記之見存者。其早於光緒八年壬午。其最晚者則迄於光緒二十七年辛丑而止。前後適得二十年。然其間故斷續不常。今復多散佚。不過有五七冊在手耳。此五七冊、或有重鈔之本。則所餘亦僅矣。先君生平每自言於學問未窺門徑。伏處牖下始終未與大人先生遊處。聞見亦無可言。凡日記札記各冊表面皆批有此中弇陋不可以示人。或隔數年覆閱批昔年所見今慙其非等語。今謹就壬午癸未閒日記鈔出若干則。大抵皆修己勵學之語。第以見先君少壯時所以自勉者而已。更附以壬辰癸巳乙未丙申間論事者數則。以成此卷。各條皆不復揭月日。其餘關係行事者或採入年譜中。此概從省不錄。男煥鼐等謹識。

自壬午年漸知自愛。觸處省過。采訪見聞。訂日記一本名省疚錄。一有所得便筆記之。惟信手塗抹。拉雜不堪。不過日久觀之。可以驗工夫之進退耳。甲申三月初一

京華印書局刷印

學者苟不向身心求自慊之益。則不獨言行不符。彌縫欺世者爲無恥下流。即眞心向道而形迹太顯。矯同立異。自命有道學之見存。皆是切身大病。且爲風氣之憂。某自前年以來荷師友提撕。略知趨向。但求念念存省。實力躬行。本不必形之於口。筆之於書。惟自知尤悔極多。氣質極壞。心氣昏濁。易致遺忘。向善不誠。作事無恆。種種病痛不可勝窮。竊思自立準繩。嚴加考察。凡吾 親吾 師之所訓勉。與夫見聞所及可以取法。可以自鏡者。謹識而切記之。蓋欲使言既出於吾口。即行必踐於吾身。倘一日存之不眞。行之不力。則對此冊以自愧勵。人雖不知。而己必責罰。務求在己之實。勿做向爲人一邊去。特於篇首識此數語。庶開卷一閱。即可警省。不昧心以自誤也。壬午十月初四雪夜巨川記於匡齋

潘佐階相期極切。諄諄勸誡。反復數千言。亟當身體力行。勉副良朋之愛。日用倫常幷宜細心體驗。不可避迂拙之名。蹈流俗[illegible]習也。

上等之人心志強明。健行不懈。彊記不忘。正不必沾沾於爲善。而善已渾化於心。若我絜絜辯論。惟恐不能了然者。正所謂拙者多言也。然我不敢不折衷的確。以求踏實。蓋借此以補拙耳。

資質平庸。見聞僻陋。於事理見不到之處固多。而自度力量又嘗有不能執守之勢。欲求上進。當先知擇執工夫。

佐階云。職分不外盡倫。工夫祇在寡欲。又曰。學問事眞底便行。假底便不行。不能欺也。

用志不紛。乃能成事。吾自顧材力短絀極矣。而又紛馳旁騖。常至於內不暇詳。外不能給。頽預廢弛。不可收拾。蓋縈繞於心者雖以枚數。市井人情。鄉閭風俗。吾留心焉。國家大事。朝庭措施。吾留心焉。一有晋接。人之賢否。又留心焉。書畫玩好。又留心焉。至如家事艱難。前途悵望。聲色私念。無法遣除。則尤爲困繞。循至讀書本業。修身正務。反一事無成。萬分竭蹶。今宜痛洗前非。一切心中委決不下之事。皆屏除淨盡。專顧本圖。詩文要講究純熟。身心要約束謹嚴。做一件算一件。一件未完。不可急於旁務。若徒有心向道。而不嚴立課程。分別本末。專心志。淡嗜欲。紛紛擾擾。何時了耶。滿心鄙薄八股試帖。而不能不慰吾　親之望。不以忠孝氣節爲重。而以文翰詞賦爲學問。此俗儒大不通之論也。然若器識既好。又長文藝之功。則正可見學術深厚。精神飽滿。豈不足貴乎。我平日於文墨不肯用心。且藉口講究實學。不屑爲此。其實工夫轉用於嬉遊。大不可爲訓也。誠欲努力爲人。則於修身立德之餘。

京華印書局刷印

從事及此。亦可驗吾精神之強弱。嗜欲之去否。

向來鄙時文。以爲此等章句何足算也。今思此言不妥。若眞能代聖賢立言。亦須由致知力行得之。並非章句。大凡作文寫字等事。皆與身心性命相通。吾之識力未足。見其通處。故每與人辯駁耳。古人藝通於道。而況以闡經義耶。

學問之事。不過是將本身疵病。用心體察。極力改去而已。呂新吾先生日記名曰呻吟語。即意在去病。是大有味之言也。

書卷固宜多看。然必將四書放在心中。作爲間架。然後看羣書。方有定見。不然浮矣。誤矣。即如周敦甫口吟二句。天眞爛縵。禮法嚴苛云云。可見世人有此類見解者極多。總由於心中搖惑。故作此兩歧之言耳。自來倡圓融之說。以爲寬假地步者多矣。此詩固非敦甫作也。

未有力量軟而能做事業者。又未有嗜欲多而氣力剛健者。愛惜精神是根本。而清心寡欲又爲養精神之本。必須眞做工夫。[illegible]心中有主。內足以應外。纔算是眞本事。他日有所成就。纔算是自己做出。不是徼倖弋取來底。撫衷自省。前一年已能見及此矣。而悠忽苟且。直至今日。毫無長進。玩愒歲月。最爲疚心之事。吾一日不行。則已失去此一日矣。吾一刻不行。則

已失去此一刻矣。念之哉。念之哉。

今宜屏除浮囂之氣。不可存一蹴而至之念。將先難後獲四字體會在心。專以勉強力行爲貴。吾姑取一二最淺近之事先行之。務守之極嚴。而持之有恆。不可偶有放鬆間斷。一則每日清早一醒即刻速起。不得遷延牀褟。即或天未明而已醒。不能寐。亦必起坐以待旦。不可臥以待旦。爲其心清體健而志不雜也。一則非眞要緊事不上街不出城。爲閒遊無益隔絕外誘也。守此二事。行之久。後再添功課。其効當可見矣。

昔與袁渠侶先生閒談。忽焉有觸。因鄭重言曰。行事不加意留心。必至後悔。渠侶嗤之以爲大非。曰後悔是虛。誤事是實。事已壞矣。豈悔所能補耶。先生之言閱歷有得。是急搶一步實事求是之意。不徒悔於事後也。不可不牢記在心。

陸午莊天分高。心事活潑。常笑余拘滯是也。然予亦憂午莊有依違模棱習氣。於是非去取之間。不十分認眞。吾之一身不能認眞。則天下之事吾俱不能認眞矣。人當少年負志。未能像老成純熟自然。豈能不露迂執激刻之迹耶。若此時便圓融世故。舉動平庸。將來亦難成大器矣。深心觀人者必能領會到此。

京華印書局刷印

向來鄙棄時文。於詩詞歌賦等類尤深厭惡。間有沉雄悲壯者亦吟誦之。文詞小道。壯夫不爲。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此吾得意語也。

有落第者悻悻怨恨。識量淺狹。痛詆房官。殊覺可笑。其取功名也。未必有吾君吾親之念。而但欲頂戴榮身富貴安樂。故以不得爲觖望耳。亦有謂十年攻苦徒費神思者。此皆卑陋寒酸之見。我不爲也。榮枯得失最足驗人之心。設使身居首輔。忽焉下置獄中。(死而無怨)亦當安之若素。何況此等小事。昔胡文忠公初受一命之榮。即薦於家廟。告於神明。誓不以皇家一錢民間一粟入已私囊。其心迹之光明可想矣。入場前一日某未嘗不念及此也。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我將何以對佐階乎。

手足便捷。眉目飛揚。言語敏妙。做作氣象。修飾整麗。善於應酬。凡此皆是優伶倡妓所爲。市井俗流所尙相趨相賞。自己亦不覺以此得意。豈知假模樣假才調。自誤終身。一旦有眞事臨頭。茫無主張。平日爲人所悅賞者全用不着。豈不可笑。須看透此是忘廉喪恥之事。極力破除。語云巧言令色鮮矣仁。當自警也。試看木訥無能之士。爲人所棄。到有事時彼却勝人百倍。蓋其嚴正自持。胸藏底蘊。非俗人所得而知。不可輕量也。

獨居自審。一日之中我心作僞之事不知凡幾。逐處考驗。深爲自懼。於是知省察克己之難。更不敢效任才使氣者之所爲矣。

恆過然後能改。懷居不可爲士。製作楹聯。擬請佐階一揮。大有心得。保守勿懈。

生性委靡。不思進取。閉戶讀書。看山種菊。屢爲吾親吾師所斥。尚未能改。當此家道衰落祖 父兩靈無力營葬。慈親歷年艱苦。責任可謂重矣。亟應奮發有爲。繼科第之家聲。屏除村俗之陋習。方算肖子。而自居於高人隱士。是何心歟。雖曰淡於榮利可以養心。要知淡泊在心不在迹。雖爲將相不難淡泊。雖爲隱者未必能淡泊。舉人進士固不足爲我榮。然非此無以慰吾 親之望。無以爲報効之地。今年在場中窘急萬分。平日功夫苟且。難告無罪也。

室中必須有花。又嘗思居高樓。飽看西山。每以爲看山種菊可補心血。此語不知然否。

均衣平食。勢雖不能。然目覩滿地流亡。何妨以浮奢浪費之錢分少許與之。讀書數十年奈何存此自私自利之心。斤斤然以治生爲務。自以爲講究治生。能知艱難疾苦。實則刻薄利己而已。何艱難疾苦之有。總之士君子一留心治產業。及一切取巧適意愜心之事。其品便

京華印書局刷印

卑陋甚矣。旁觀正宜鑒戒。深以爲非。若從事羨之。則其左愈甚。

有人談及現在都察院將出告示。宣示人等。大約讀書人當安分守禮。居家行孝友。處事念君國而一切淫蕩驕奢惡習。皆宜力戒。茶坊酒肆書場戲樓娼優等事。終身不許沾染。言動舉止端莊謹飭。束身寡過。勉自愛惜。欲使衆人共挽頹風。爲民爲國。竊以此言與平日素志深相符合。私心驟喜不可言狀。天地間當爲之事。固不止此。而此豈可不講究。我太年伯曾文正公之爲人也。居家不誑語。不宴起。禮法極嚴。作官帶兵。一片精誠。卒平大難。我太年伯閻丹初。身居宰輔。尙食粗糲。謹身約己。如恐不及。凡此者聞風景慕。勉力追之。

近日聞見之間。大有足異。始知夤緣請謁。固實有其事焉。非盡傳言虛詭也。且爲此者至於文人學士。亦口非而樂蹈之。責人者未必實能體行也。士習其衰乎。

平日撫取聖賢立身制行套語。亦頗肫篤動聽。及遇得失利害關頭。則出言異矣。出言尙顧大義。講操守。而行事又異矣。

視朝廷之功名富貴爲我而設。予取予携。擇所欲爲而爲之。其得之也。不以君恩爲意。不以民事爲心。其不得也。以爲生平大屈枉之事。此正所謂功利薰心。其居官臨事。尙可問乎。

李忠武公續賓之爲人。沉雄果毅。軍中有貽誤者。莫不立斬。而忠厚懇惻。意餘於色。色溢於詞。人之感之者。深入肺腑。撫士卒親於子弟。待賓師敬若神明。皇然謙退。在稠人廣坐。或終日不發一言。及臨敵摧鋒。則身先諸將。不避艱危。既戰之後。則有過必獨當。功必推衆。有大樹將軍氣象。文正公許爲含宏淵默大讓無形者也。私衷景慕。有志學焉。

頃來作伐。非敢執拗。以予自視。何事不可曲從。誠念天下誤事。總由於不審愼。家道興衰。子孫賢愚所關。能不兢兢恐懼。邇來風氣之壞。多不讀書。不講禮義。甚至慢尊侮長。驕逸自恣。重財利而輕骨肉。此等人引而進於家。烏望其睦宗族崇正道乎。子弟日與之習處。烏望其明大義而慕上進乎。我要做何等人。寤寐中早已自決。欲使陳文恭公曾文正公倭文端公。諸君子之德性學術。自我而追及之。故必須徹底研究。不敢苟就。并非薄視寒微也。

無日不在憂愁之內。四顧躊躇。又每以不關己者代切憂危。滿懷抑鬱。午夜悲歌。忽忽駒陰。歲將更始。王相國所謂如何是好。吳梅村所謂年去年來堪痛惜。至足感矣。在館工夫極形閒斷。負人負己。疚心之極。

質性疲軟懦弱極矣。即如教讀學生功課頑疲鬆懈。而不能嚴勵督催。又不能從重責打。足

見吾心之轉力之弱。他日必不可以當大事。

平心體驗瘖痳獨知之地。實不能無外慕之念存。噫。難矣哉。

追尋舊事尤悔叢集。去年前年在順學堂處館。佐階言笑不苟。屹然自立。吾未能也。晴川勤敏認眞。好學不懈。吾未能也。由今思之抱疚實多。亟當檢束身心。力趨上進。六月十八夜枕上憶潘榮

自六月十三黽勉不懈。至今日而善心去矣。倦心生矣。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吾心中魑魅罔兩多矣。夫善心之生也。由於失意之事。而欲之生也。多在滿意之時。譬如治兵。唯哀者勝。志得意矜未有不敗。甚矣事之難圖也。七月二十四日

昨夜復夢見　祖父前後計夢三十餘次矣。而未夢　父親一次。豈非幼小之時。心中茫昧。毫不關切。故并音容亦夢不及耶。　祖父終於安福胡同。而夢見總在高碑胡同於石碑安福兩處。從未夢見。每夢俱是病在極危。忽遇醫者挽回。服藥後極神效。頓覺言笑如常。少頃即覆衾安寢。濟亦隨即閉門待寢。夢景極爲幽悄。數十次皆同也。

儒門法語精實切近。人生至要不可不看之書。治舜臣在國子監。命每人手鈔一本。無不以爲迂者。然人雖厭其迂腐。而鈔至精妙處。切中病根。未有不心折首肯。良心發現者。苟能從

此一念極力操持擴充。其進德成人大有望矣。即使不能人人如此。而其中總有一二自好之士。又增一番學識。能成此一二好人才。則他日亦足抵千百人之用。其善豈有窮耶。此等事關發實學振作人心。較之崇信因果修善求福者相去霄壤。

明知此事是己之過。不關於人。而居然說出卸過於人之言。出語尖刻。對人毫不留地步。又有時不把自己分際與人看作平等。以爲我總應在人之上。人總須承順我。方合我意。試思我亦人也。人亦我也。有何分別而人應該屈於我。大抵人之倘氣者愈縱愈高。愈逞愈浮。勢將知有己不知有人。知有前不知有後。未有能審察事理者矣。賢將相之所以不自滿假而下問求師者。非惟尊人亦免僨事也。實係身內之病並非有所見而云然

猶豫優游。每事皆欲行忽止。止而又行。至於猶豫幾番。雖行而事亦不成矣。見不眞氣不勇之故也。記以自勉。此後勿受人之託。似此懦拙代人任事。恐爲謀不忠也。佐階曰。人生短處甚多。如氣質之偏。身心之累。皆靠做工夫學問補救。工夫做到極處。無有不能補者。自知病在何處。即須認眞克治。一講到學問工夫。氣數且不足憑論矣。況此事乎。盡人事以圖之。

吾不慕上進希古賢。而惟恐得罪時人。甘心受其束縛。不許有天良。不許行古道。幾何不自

京華印書局刷印

誤耶。

接人待物之間尙欠殷勤懇摯之意而有時一種憨拙之氣不肯變化。尤不免自是之病。戚子兵書謂神在廟中亦在心內吾嘗夢神明責備亦嘗夢神明獎勵。是廟中之神歟。抑心中之神歟。古人往矣未可躋及。近時之大可慕者劉惠壯公李忠武公多禮堂夫子。劉雲生先生。艱苦卓絕。皆可以爲神而無愧竊嘗齋心洗慮檢束形骸深冀諸君子鑒我之愚啟牖固蔽也在天之靈許我否乎。

行事多與人意不同。憂思愁悶不知所出。勉強寧耐片刻。平心靜氣。思得妙計。惟有進德自強。閉門絕客。是爲至要。其事約有數大端。

第一要勤於讀書。實心實力講求有用之學。將一切曠廢工夫無益之事斷絕乾乾淨淨。詞章一路亦暫不必學。專看先賢語錄。名臣議論。讀完一部再讀一部思得一理再索一理終身於學之中。幷無盡境。積之惟恐不多。研之惟恐不深也。

第二要力戒虛僞。在尊長前小有不敬心者。罪當斬。待骨肉專主仁厚。偶有不睦之處當破除嫌怨。力戒藏蓄。待親戚故舊當極力屛除官氣。虛文繁節全用不著。專用誠實樸厚一路。

雖有不能不用虛文處。心內亦當有眞誠之意。待親人方與待路人有別。路人謂素昧平生之人與富貴權要之人。素昧不知深淺。難遽倚託。權貴者尤當避嫌遠引。勿使彼有難言。若太親附。自問是何心也。

第三要寡交遊。人生善惡皆由習染。大凡玷辱品節。鑿喪天良。因循歲月。由於誤交者甚多。故必以寡交遊少來往爲是。然須存不敢侮慢之心。無論何人。皆以溫恭接之。

第四要愼禮貌。周旋晉接。勢不能免。然禮貌輕重之間。酬對親疏之分。不可不愼。若非親非故。忽然加於親故之上。虛情外貌。行禮惟恐不恭。用情惟恐不厚。問諸心內。只爲取悅。毫無眞意。幷自己亦不知爲何如此誠敬。此爲世故惡習。詐僞欺人。最足見居心之薄。試問庭幃之地。果嘗實踐禮文否。以至重之情文。施之浮泛。相習既久。將視拜跪爲具文。則所以對君親者。亦成世故應酬也。惟有敦本守正。力滌俗腸。嚴以持己。和以待人。節文不可太套。行禮之時。尙苟則無事不苟。可知君子之于事也。無所苟而已矣。

第五要檢束身心。邪侈之念。豈能不萌。力制之。如防危城。如臨大敵。常有戒懼之心。淫逸之緣自泯。若圓通方便。逢場作戲。謂偶然悅心。無害于事者。吾當以仇人視之。心昏易忘。必須

京華印書局刷印

筆記。可以常自警省。希聖希賢不敢後人。然我現在局面並此已費維持。安得不以是爲兢兢。

人之治身譬如與賊對敵。本有之善漸漸汨亡無異被敵人侵奪。當求收復。及收復之後一或不愼守。則又一旦潰裂復被敵人侵去。當再盡力爭戰。始能得尺進寸。漸漸復還舊日基業。力戰苦守稍懈即逝。古人下一克字下一復字。確當不易。實千古學術定軌。

賊情飄忽變幻不定幾時竊發。防閑必密守禦必嚴。果能留心體察當不難洞悉其來蹤去路窠伏巢穴而防禦得法也。

其所以虛矯倔強彌縫掩飾。處處鄙人而處處不如人者。眞正面目唯我自己獨知之。此等病尙不能去。直不能算讀書人。何況修道君子。亟宜加用細功。痛改鄙野陋習。伯潛先生所謂夢亦齋莊見性功。不可不深思。向特佩其言。今當直以其言當功課。常自考驗。

今年二月曾自寫手卷。大意言防檢之難。凡事當愼於始。最顯然者莫如吾身自知之事。初與靜存同居數年。靜存並非道學。而歷來拘謹如對賓客。故雖無人在旁亦未放肆。靜既死尙能謹飭一年。蓋初自爲政膽氣未遽粗放。不至大離準繩。既而小有恣意處。然尙能隨時

檢束。自己心中亦知其鄙野。故易於檢制。豈知天下事唯此時最要緊。又過數月便與鄙野之人親近。苟言苟笑。以及村俗唱戲之類。不以爲怪矣。廣衆之中猶時不免遑論獨居。然此皆心無定見之時不足論也。又數月而遇佐階矣。每一見之。不知何故。自然斂攝威儀。言笑不苟。相處既久。備聞正論。於是盡棄故步。大改面目。雖至細微無不矜持。乃一年而佐階去矣。自己考驗以佐階去之日始。又一年而動作輕遽。摹仿鄙俚。以漸而至。夫外之所形。中之所發也。外之不能嚴正。實心之不能嚴正也。嘗自揣念放縱由漸之著之跡。譬如坐臥言動手足笑貌。皆有開始一念。若就始一念甫萌之時。極力打退。便可由勉強進於自然。若始一念以爲旁若無人。不拘形迹。便從此日甚一日。日甚一日。山倒川決。不可收拾。雖欲再做謹嚴一路。亦大費力。皆由漸而成。始一念不制之故。此等事旁人不覺。而已獨知。雖若不要緊。然而苟矣。由此而推。將至無所不苟矣。

初見佐階時亦訂日記一本。今取而觀之。雖多向善語。而庸愚陋劣可哂已極。然不可不留他日觀之。蓋初心極眞。而見解亦尚能合理也。計遇佐階之日。已三年矣。而爲別瞬亦一年。浩然相憶。惟力守箴規。以無負良朋之愛。癸未

京華印書局刷印

國子監堂諭諸生自命何如。宜知勉勵云云。人以爲迂。心竊痛之。

深惡世俗之浮僞卑靡。以爲天良喪盡。直道無存。每遇俗心腸低見識者。不免抵牾。即未遇其人。而中心念及鄙棄憤恨。時有不平之心。獨不思稟賦不齊。而又錮於見聞。積重難返。豈能強一世之人盡奪其所欲爲之事。而責其所難能哉。持躬不可不嚴。未可盡以責人也。

康民之居心行事吾無間然。其孝友仁厚尤足以愧勵薄俗。而談論國事則與鄙意未能脗合。蓋康民之平居深念尙未設一死之心也。吾不自知將來之果肯死否。而論其極則當專顧事之是非。不當計己之生死也。人至於不惜死。而後天下事不足以難我矣。但不可誤會死之說。輕於一擲。徒殺身而不能成仁耳。腥血浴戰袍而愈厲。矢石落左右而不驚。是吾志也。康民之可惜者尤在其心之不信。信之不篤。設使破除常見。不以天民王佐爲迂談。而深信今人之做得到古人。且欲使自我，身做到古人。而不待諸他人。則吾願爲之執鞭。

在陸家生長十年。在願學堂僻處八年。見聞隘陋。於世事學問毫無所知。只可閉門在自己家中說。不可告人。三年來極力擴充。終未能化胸中之褊淺弇陋。陸家家法雖好。然終年不許出門。不許見客。不講求事理學問。其眼光迂腐短小亦可怕。

凡事俱從認眞一路講究。細至居家小事。亦必須做到合格。方算交代得下去。不可苟簡塞責。總須一身整飭爲先。不可再聽戲。若再聽戲。將沾染市井氣習於不知不覺之間。吾所期望幼樵先生張佩綸者不僅在詞華筆墨。亦不在官階聲譽。實欲因其平日敷陳者嚴核其人品氣節。寸心之地究竟純與不純。若屋漏盟心。眞能做誠實工夫。志慮忠純。自任以天下之重。此則不負我之所望。若亦不免聲華弋取之事。措施建白雖能彪炳人寰。而寤寐之間不免夾雜。有立名之心。而無致身之念。此則路徑未免大誤矣。蓋官氣客氣其弊最深。最宜加意屏除。居心行事當如曾胡之苦心爲國。不避艱險。不求人知。方是純臣。倘以國家之事爲見才之地。議論煌煌。自以爲又添一篇好文字。是其心本無立德之心。毫釐千里者也。幼樵行事頗足以饜人望。此等吃緊關係當必能早自審處。而吾潛心默覘所有談論幼樵者。不過羨其奏疏之佳。功名之盛。從未有原其心迹之苦。志節之純者。始以爲世人卑俗之見未窺其底。近又加意考訂。語言流露之間。無非以文字言語爲工夫。聲名榮耀爲歸趣。并不爲公義起見。不禁因他人之輕浮。以竊竊焉生其疑慮。又念及漱蘭黃體芳先生亦不知其何如。時勢艱難。亟賴名臣賢佐相與扶持。不禁禱祀而求之。

京華印書局刷印

癸未四月未知其詳故記此考証。今年幼樵已出京矣。向之誇耀者近又羣情疑惑議論可哂。何炎凉之太速而胸無卓識也此行也歷練艱難可成大事。但須放膽爲之勿顧身家耳。

甲申補註

旁驚紛營思出其位。是吾過也。然古時與今不同時事方艱。迂儒豈有濟乎。未聞以道德忠義相勉屢次規勸無非小心謹慎勿生事自取危亡善保首領。此鄉里乞兒之言。吾不屑聽之。

不見壽格平已四年矣。屢訪不値。心頗懸念。由今思之亦有志之士歟。其言曰聖人是千古最膽大的人敢作驚人之事。無所不可。并不講究矩步方行。若如世儒所尙先將一部小學作爲蒙養要緊工夫使人拘謹迂腐安在其爲眞聖賢。此言余未全信蓋誠正大端既不講。恐駁而不純耳。然觀其舉動固的的以古誼相期。不是庸俗浮沉之輩。直躬而立氣象峥嶸。吾甚敬之。

附記寄壽格平信。若以古人自期。狂者進取雖做不到聖賢地步。猶勝於不肯立志之人。不可做道學之貌標榜沽名。然擇取嘉言銘諸座右。以爲儆省持循之準。古人亦曾有之。但自

問此心究竟爲己爲人而已。且學問之事必須有所持守。日做工夫。又必與人談論。折衷的確。久後始能貫澈。似不必避講學之名。以爲在心不在迹也。夫人之才質不同。故心志因之而異。下手做事亦因之而異。沾沾於格言小學矩步方行。自高明者視之以爲徒蹈講學家之陋習。而實學不在乎此。自迂拙者視之。猶甚賴前人有此工夫規矩方能得門而入也。昔年在顧學堂。閣下曾言聖人是千古最膽大之人。敢作敢爲。并不像世人專以小學一部作蒙養要緊工夫。拘拘謹謹。徒有迂陋之貌。而無眞學問也。此言也數年未忘。而終躊躇莫釋也。然而人不相同。聖賢一路。豪傑一路。氣節一路。端謹一路。但能眞心向上。總不失爲好人。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何必相非乎。

怡然渙然大喜曰。用人之法。當推我心置彼腹中。久而自能曉然於吾意之無他。未有不同心戮力聯爲一氣者也。癸未十月十日

我實見得一身不可不歛束就範。一心不可不檢察防過。隨時隨地皆應有謙遜謹愼忠厚誠敬之意。如聞人之善見人之善而不肅然起敬者。則是其心已死。害將不可言矣。凡過聖廟禁門重地皆當屏營而過。可下車即下車。過先賢祠宇墓舍忠孝貞烈牌坊必肅顏靜志。

京華印書局刷印

去眼鏡。正衣襟。以昭敬禮。此皆自治其心之法也。余在國子監肄業數年。未嘗不步行致敬。幷力戒褻褻。而深訝衆人之懶惰褻慢褻瀆不恭。全無禮法。幾乎人人皆然。其心中竟不知太學之重。眞不可解也。壬辰

我之所謂大度者。言以極熱極厚之心待人。凡人到我前。先勿以壞心疑之。或彼出言行事與我小有齟齬。亦勿遽以爲此人壞極。再徐徐觀之。或旁人竊竊告我。某人有毛病。亦宜深細察之。勿遽將此言擱在心中。恐先入之見自蔽。則人之眞好歹看不出。卽親見其人有不是處。亦看其事之關繫大小。且勿以爲此人永不能改過也。若人有開罪於我之處。在我之一身固不能無恨。而臨事論人。則就公處大處斷之。力存公道。不以私掩。或於此事謬極痛加詆斥。而另一事合理。不妨欣賞。故雖與我極相好之人。不能無錯。與我極不睦之人。不能無善。其人雖壞而遇死亡窮苦之時。仍應拯救。其人出身不好。固可賤矣。亦不宜不問皂白。總宜深沈精細。治之實當其罪。方足以折服而示公。萬一出身不好之中有具天良材幹者。亦當亟用。但用之須合其材。此兵家之要略。非拘文牽義崖岸自尊者所能解。推而言之。宰相憐才不過如是。壬辰

余所言係矯南人峭狹之弊。但余自顧恐蹈平衍巽柔之弊。亦非所宜。戒之。

我嘗博徵細訪留心揆察。積日既久。乃知李蒓客先生慈銘的的確確是一謬品。而其勢傾動衆人。至恐爲人心風俗之害。輓世讀書人不務根本偏尚詞章考據一面淵博能文者便享大名。爲士林之所宗仰。士風盡入於浮僞之途。皆由此種人爲之厲階。蒓客行事吾不能盡知。知亦不能盡數。伊爲部曹投書朝邑相國閻文介公敬銘大肆謾罵。謂朝邑小人陋劣。烏足爲政。此在彼則自矜傲吏。而一般文人名士亦相與津津稱道氣節不凡。其實全是讀書人門面習氣。豈有當於氣節哉。朝邑局量褊小。才短識拘。不無可議。然斷未有因其一短而遂沒其老成宿望清樸公忠者。至於以司員而有意忤長官。矯激刻薄。反博美名。不獨士風盡變浮僞。正恐流弊影響將在國家治亂上耳。又蒓意以爲天下無足爲彼師者。故在彼無所謂師長、一切以平等行之。公然相爭吵辱詈。如其謁庚辰會試房師林待御事。已遍傳。庚午鄉試主考爲李若農。因若翁學問素著。得彼此友善。有時議論不合。則當面大斥。經人勸散者屢。又潘文勤待以上賓。友契極矣。而亦或當筵謾罵。夫此似不過脾氣乖張。舉動躁妄。無足深論。然我所憂者。則以其人如此。固又未嘗不談忠孝品節學問經濟。斯其害不可勝言

京華印書局刷印

耳。蓋一切俱將入於浮僞迷謬。而無復忠孝品節學問經濟之眞也。夫忠孝品節原是實理實事。即在尋常日用之間。有此一段平平無奇之誠心。豈爲幾箇好名色。供標榜做文章用者。况一涉矜心慕名立意爲之。卽覺不是。又并不見諸行事。徒託空言耶。至於學問經濟更非文人名士所知。如治國治民治兵河務鹽務漕務交隣互市籌邊等。要在切求實事有眞本領。豈窗下用功誦得幾本書於世事全未諳曉所能坐論者。聞蘓客家政不肅。權操僕媪之手。似此天生無用之人。而談經濟。其迷謬當何如也。余與蘓無怨。本不相識。凡所以反覆致辨者。非必不滿於彼一人。如俞蔭甫以經學抗顏爲一代名師。亦初不過窮年弄墨。全向故紙堆中討生活者。其無實行無本領。亦蘓客一輩人。而南方人皆隆重之。皆足爲世風歎耳。俞李皆前輩先生。雖無器識可言。究有文藝足重。似非後生末學所得詆毁。而余每一念及人心世道。則不能不太息痛恨於衷。故詳誌之。以兢兢自儆。且示我後人也。壬辰

士習最關國運。余每入貢院。留意堅凝渾厚識量淵深者極少。次則忠敬仁讓純正明通者有之。亦極不多得。惟淵雅明敏撙節樸誠者尚有之。亦不多覯矣。至於褊刻苛細。祇求一己便利。不留餘地與人。動因小故相爭。并不以貪爲恥。此種人極多。然自遠省來者樸陋兼以

峭狹。尙可陶鎔擴充。其俗習已深者。匪僻浮華。言動擧止。時露輕狂驕肆。尤爲不可響邇。又有行同市井者。行事居心。種種令人浩歎。亟宜反觀自省。勿蹈厥愆。夫貢院禮法之地。而仍不知檢束。則平日之縱肆可知。總因禮法廢弛。有司不能振興教化。故士子肆無忌憚。於先輩之風範。渺不復覩。本年鄉試李筱川提調因小不遂士子之意。而旗號生員。輒要約同號逞刁。始而數十人附和。少頃集數百人。大聲辱詈。至公堂指名詬罵祖宗父母。竟與匪徒鬪毆無異。且紛紛交白卷。意欲鬨堂罷考挾制。經府尹孫駕航諸公挨號拱揖。將卷送還。勉強歸號罷息。猶悻悻指李鴻遠詈辱之。以鳴其得意。似此狂悖洶洶。竟無術懲辦。尙復成何事體。豈非法令不行。習而相忘。竟不知朝廷取士之意。與士人自待之禮。只知弋取科名。炫燿富貴耶。此種人若使得位居官。其何能以風俗人心爲念。而自治以治人耶。噫。重可憂矣。余嘗論凡人有遠大之模者。必有敬人愛物之心。時時流露。而後異日忠君愛民。可成事業。若自是自恣。囂陵澆薄。動致忿恚。難免貽國家之憂。告我後嗣。遇此等場。萬不可附和。總以退讓明禮。謹約律身爲要。寧受屈而勿較。尤以緘默寡言爲是。切記切記。癸巳九月初三 留示後來

余自弱冠。始在外歷練。與人交際。留心時事。擴充見聞。乃歎唯深沉精細者。可以有成。而浮

京華印書局刷印

躁淺露者至足僨事。淺人無心肝。聆一言而不辨其是非。遇一人而不察其品術。聽人傳述一事。毀譽一人。而不揆度其情理形勢。一味徇俗從衆。隨波激揚。曾無權度於其心。不獨其自己日入於愚蔽昏闇已也。事理之黑白曲直。胥淆錯於是。且足以使沉冤永世不得昭白。而天下大局。自古亦靡不敗壞於此輩之手。使有心人嗟歎扼腕而莫能施救挽回。是誠可爲歎息者矣。而無論在鄉野。在市井。乃至在朝士大夫。又無在不以此種人居多數。其深沉辨察事理。獨具識見者。竟不多覯。故即尋常日用間。便看得出有心於世道否。其以世事爲己任者。不但切身之事關心。凡萬事萬物。無不隨時體察。而於人之邪正。理之是非。事之虛實。言之眞僞。尤諳切注意。務求其實際底裏。較一身之事。更爲緊要。積而久之。則孰是孰非。孰虛孰實。孰邪孰正。孰眞孰僞。幷是非虛實邪正眞僞之所由。莫不了然於此心。而後識見高乎衆人。衆人俱在其包羅之內。小之持身涉世。可免愆尤。大之經理民物。得其要領。茲姑舉數事。以見俗人之無識。（高明之人無不解此我只留示愚子故不厭詳耳）

郭筠仙與曾胡同心同德。爲中興至有關係之人物。其辦洋務實心憂國。擘畫至精。力求有益。不辭謗怨。中國士夫不思體諒愛護。而必多方屏斥。不以人齒。即不涉洋務之事。一見郭

嵩燾之名亦避之惟恐不速。甚至筠仙之子入塲應試。紛紛傳言郭氏帶二洋鬼來湘。遂聚集應試文士幷一切人等幾乎近萬。鬨鬧喧擁。指名要毆死郭筠仙之子。官長彈壓竟不能解。幸王文韶素得湘人心。百般開譬。未成大變。據當時輿論則郭氏爲萬世小人毫無疑義。然今其人已死。讀其遺書者。得其隱曲。皆流涕稱爲好人矣。

曾劼侯辦洋務。能不失中國之體。又不失鄰邦之歡。折衝樽俎。甘苦備嘗。其極力推稱外洋。係恐中國人不通達世界情勢。故不避訕謗。力開風氣而圖自強之基。此眞獨具深心者。而士大夫又極力詆斥。以爲大墜文正家聲。甘作外洋奸細。家中沾染洋派。殆非人類。大抵身任艱難者必蒙不韙之名。局外高論者反獲清正之目。世人心理如是如是。

劉永福二十年前在鎭南關外有黑旗之名。頗與洋人接仗。其地窵遠。其事難稽。惟因其自成一軍。能與法國抗拒。不媿傑出之雄。威名遂以大播。中國人士始而思慕。繼而稱揚。甚至愛戴爲神明異人。傳會其戰勝攻取之蹟。侈爲美談。余亦與人同好。豈不願其果眞成一人物。然如都下一般文士傾慕之極。翕然同聲。以爲有此一人足以懾服四夷。但大用此人即立見功効。外人必定畏順。中國立致盛強。震古鑠今。驚天動地。皆由此出。余實不解何其淺

京華印書局刷印

浮愚闇而不一核實事至此也。即至乙未六月台南困蹙情見勢絀。仍思慕盼望立異常之功勳。眞乃癡人夢語。不知兵事之情形矣。

又田興恕一勇之夫。徒矜殺伐。並無才略。何至當時聲名太震。稱爲奇能。

近又有藻飾傳揚寇太監事者。太監寇連材念過幾年書。是鄉下能識多字之人。已娶妻有子。因畏勞不願習農。與其父母抵觸。負氣逃至京中游蕩多日。遇人勸其爲閹。認文太監爲師。後挑得奏事處差。此差頗優。每年有二三千金進項。旋因東朝惡其貪淺。改派充司房太監。司房係雜務。最勞最苦。寇憤嫉不平。私自逃走。欲追訪其師文姓。至山海關被獲。復回。文姓者號闓亭。即文廷式交結之太監。爲奏事處得意有權之人。素以拉官縴發大財者。甲午年冬珍妃賄賣官缺之案發。重治諸人。幷文亦充軍黑龍江。寇既欲逃出關。故思往依之也。押回司房當差後。抑鬱不堪。遂決計違例。上摺觸忤求死。摺中亦有數條諫諍得是者。如請回宮勿游園。勿演戲。停止土木等是。其餘論國政則荒唐兒戲。大半從小說書中摘來。末條有選賢德者禪讓大位語。則又憤激犯上涉想怪誕者。而一般文人士大夫則紛紛議論。謂上不能納諫。誅戮忠直。至於惋惜悲憤。喧傳其美。一時都下有寇太監從容臨菜市。文學士

驅逐返萍。鄉之聯。余凡事求實。訪諸其嫡堂弟在琉璃廠松竹齋者。及其表兄靳姓而知之。不欲以意爲低昂也。丙申

大抵俗人每以懸隔之境傳說約摸。或居下位而測政府。或在京中而度外省。或以南人而論北方。或坐中國而談外洋。或由今日而說從前。自負周知時事而不顧其眞。好爲議論而不求其實。盡有絕無之事而羣以爲眞。極好之人而羣指爲壞者。傳之愈廣。則因小而加大。徵虛成實。士女毀頌發爲歌謠。稗史遊談誤入方册。種種情形不可殫數。吾以爲總宜將自己身分立高。力爭上游。於衆論所在。澄懷默觀。以至公至平之心。權衡在己。亦無須遽與辨駁。而遇有大變之起。尤應先事鎭物。加意審察。凡大事一起。未有不紛紛議論者。京朝則部官走而相告。外省則屬員私相揣摩。軍營則竊竊偶語。傳聞驚駭。往往如此。苟非自具把握。鮮不爲所搖惑。丙申

京華印書局刷印

遺書之三

侍疾日記

嚴修題

侍疾日記

桂林梁濟巨川著　　男煥鼐鼎校訂

謹案此記蓋光緒十六年庚寅先君爲先祖妣劉太恭人侍疾時作審原稿首尾月日起於是年二月十日訖於五月十日其間迴溯病情痛念母氏苦節劬勞因及於前事往跡較論醫藥宜否亦多左引旁徵行文之時未有眉揭月日篇首僅署敬記兩字別無標題蓋本不以示外人也今謹從其實顏曰侍疾日記開卷數語蓋憂懼之極禱爾

神祇者如原本付印不敢易男煥鼐等謹識

謹再案先曾祖遲化公先祖永甯公各事蹟約具卷首先公年譜中餘若親戚交游亦已概見是記上及王考旁涉親知逐處條注似傷煩瑣請詳年譜茲不一一其年譜或未及者則謹加詮識然既有不可盡考者矣男煥鼐等謹識

臣雖不肖臣母甚賢　上帝仁心忍此終古將述厓略謹誌數言

慈闈病症日深老景日迫旁觀者不及察且以爲無甚疾病而濟默憶歷年大爲悚懼倘淡

京華印書局刷印

漠忘之。罪戾曷極。是不得不雜記而追述也。

慈親來歸三載。卽 祖父去官之年。入門未幾。境遇漸非。曾幾何時而奩中衣物漸付質庫。迨 嚴親來京供職。荊棘叢生。無臺避債。艱危情狀。難以備述。而第舉臣聞一二端。亦可見慈親茹苦含辛之大略矣。

有年至九月底十月初。著夏布衫與三姑母坐堂屋相對欷歔。全家待哺。而 嚴親外面支撐。力已告竭。奔馳行役。借貸於朋友之門。所謂渥荷崇地山年伯厚。暨宋雪帆太夫子晉周全者。當在此時。

又有年債主張彭并至。無以應之。留住在家。一文俱無。況當臘底。詬誶之聲終日不絕。不得已從舅氏借皮袍褂數身典當。須臾而盡。又專足乞得金鐲。而麻二伯騙得入手。（鐲甫入門未至上房而麻二伯騙去賭輸）一夜輸完。夫以債主坐索。設法借來擺擋過年之物。竟又成空。固萬萬難堪矣。而當除夕元旦。債婦麻衣如雪。身著重孝。坐 慈牀而哭。麻二伯因債服毒。命在頃刻。乃至債主不忍索債。幫同救毒解勸。則其境可知矣。雖措置不免失宜。然而豈得已哉。若此者吾母良苦。吾 父不更苦耶。

到山西稍事寬舒。臣 微窺之則以不私厚舅家一分爲至公。未幾大難作矣。世事未甚經歷。
忽遭此變。將何以處。携男 來京。住陸澹吾姑丈家(兵部窪中街)裏院西廂房。與三姑母一
小屋。 生慈在堂屋設一床。而富媼李媼芸史同爲刻苦憂勤。此時爲最。一切洒掃滌濯
生慈力任。無所謂女僕。蓋除茶烟倩 連陞 買。終年不用一錢。不見一人。不出一門。凡事退後。
全不敢作主。幾至下儕凡伍。不自知爲命婦。幸 祖父得年交周助曾文正公崇地翁費幼
翁俱有乾館。家人得以餬口。此時 叔父留山西辦交代。不獲來京。 祖父年近七旬。老象
呈矣。 慈親惟日籲懇陸府教男 讀。而臣 則昏惰偷安無心上進。隱憂匪類。固未敢料男 之
尙有造也。
既而移居高碑胡同。住東院南屋。家計仍賴 祖父主持。臣 每日在陸府讀書。夜歸必將一
日所讀察核一過。重背一番。孤燈相對。訓責諳至。常勉以成人立品數大事。頻問男 長大後
願爲何等人。而男 殊無志氣。所對皆卑靡庸劣。不稱旨。 慈親常廢書而哭。掩袂告 生慈
曰。如此鈍劣。終恐蒼天負我。吾兩人何所望耶。然訓責之後。仍復勸勉。或命作對。或命講書。
夜分始息。男 一有過失。以及經人告訴。必嚴怒重責。無所顧慮。頗有人疑責打太過。近於苛

京華印書局刷印

刻者。而　慈意謂蒙童之始。必得使有忌憚。每一責罰。必言明致責之故。并教以當如何改過。於衆人諱忌之詞。全不暇計。此在己巳庚午辛未數年也。

慈親嚴正有威。筦攝周密。少時受　外祖大人誨。得秋冬氣。嚴凝剛肅。言動起居法度不苟。故責備不稍從寬。男每侍側。手容足容色容身容。皆十分督責。稍涉於玩。必加痛抉。尤以說誑爲厲禁。倘出言一有誑誕游戲等處。立變色斥責。恆至終日譙訶。不稍懈怠。且恐男背面不如當面。或有任性之時。常暗中考察。并偏懇長者大家糾督。男偶有荒嬉游戲。動作不莊。隨即覺察。又善能逆料。不必目覩。亦盡發其覆。深中其心。故益慴懼不敢恣蓋　慈親以全付精神全分心血貫注於男之身。凡所以飭躬接物事長諸處。皆諄諄密密。幾無終食之懈。如是者十餘年。而男顧資質愚下。覺悟太遲。致　慈親焦勞憂慮。此心無刻不提起。憔悴神形。勤苦歲月。雖勾踐嘗膽未逾於此也。男所以自弱冠在外交際。凡遇先生長者咸以謹飭見許。從未以輕佻躁率開罪於師友之前。實賴　慈親教育燕翼之力耳。

從舅家書簏撿得五種遺規半部。帶至高碑胡同。每夜命男端坐閱看。逐日逐篇。不許間斷。問男書意云何。能解得否。如有未解。必講說開導。俾得了然。諄諄告以爲人之本。不可忽略。

欲做好人須從此出等語。旋因瑕釁暫離陸府讀書。 慈懷益加憂鬱。自授月餘。倩求至再。惟恐男讀書中輟。嗣後專從蔭宇數月。蔭宇因濟爲學苟且。太不見進。從實情形告知。 慈親頓爲傷感。每夜稽察。遇有荒蕪。必施夏楚。至頻夜不一睡。記曾篝燈古屋。人聲寂息。 生慈用麪糊黏補破書。逐本補葺。毫無倦色。 慈親與 生慈同口勸勉誘之好學。無一字非苦口。而男不肖已極。若罔聞之。 慈親當日實不敢料男倘有進益。由今以思。不可爲人。不可爲子。男固天地所不容者也。此在壬申前後。

謹案。蔭宇爲陸大表伯。字表伯諱嘉穀。祖姑丈陸澹吾公長子。與吾先君中表兄弟也。

男煥鼐等謹識。

先是發蒙讀書之時。甲子乙丑在良鄉借住所讀之書。皆 慈親手抄大楷字。時方六歲。祖父開蒙。猶堪記憶。 慈親授讀學庸論語。皆能熟誦。至是 慈親因男須漸習舉業。又手抄唐詩認字本試帖數百首。小題文兩本。俱白摺小楷。爲親族所珍奇。敬謹藏焉。此在甲戌

吾家清貧舊矣。恭邸在譯署。特識苦留。而 嚴親急於就外。朝不謀夕。其何能待。乃以永甯痔苦。值軍務。遭大故後。除棺衾盤費。 慈親收合餘燼。僅數百金耳。謹身節用。保守十年。思

有生發與舅氏合謀作買於良鄉天又不相生機日蹙幸所傷無幾至此時一事不敢爲愁城益困而男齒漸長服用漸繁又見男十五六歲稍有進意預籌捐監鄉試并婚姻等事詩不云乎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豈好勞哉未有室家之故耳蓋功名妻室雖曰未急而心中早已躊躇此所以其迹似吝而其心彌艱也

癸酉甲戌之時　叔父仍行役在外家門氣象未見轉機　祖父之年益加遲莫濟從靜存願學堂讀每日兩餐計錢四百隔兩三日回家詣　慈親領取或三兩千至數百不等　慈親損自己之用以與男嘗云一日兩餐四百文如此飯食苦我兒然力實不逮厥後因零用不足所以有教讀之舉在石碑安福簾子等胡同皆每月進四五十千文學生七八九名不等夙興夜寐不敢安寧男所需欵取給於此者居多胡文忠公誡州縣云須知吾輩所享用者一絲一粒皆生民之膏血一文一分皆國家之元氣見之傷心思之淚下男日受顧復之恩而當時悠忽偸安并不激發眞不可爲人哉

乙亥秋大病七十餘日每日瘧疾男尙在昏瞀不能參贊惟庸醫言是聽謬用藥物不知凡幾受害極深致胃間永有積寒背上時常發冷維時年甫四旬未見大衰而精神氣血因此

病傷耗者半。起病後詣陸府幾不相識。有重得相見之語。蓋自此身體迥不如前。迄未復元。亦未調理。惜當時不識名醫。亦無人舉荐也。後聞王立中云藥全用錯傷人不淺

少儀內則眞不可以不講。臣少時於侍奉禮教未能講究。致吾 親疾痛寒燠全不知體會。雖偶有病恙。亦聽其自痊。吾 親亦從不肯言病。此足見貧家日月盡廢禮文。而男昏聵無才。罪彌天地。若非癃疾。七十餘日未必不習而忘之。 生慈亦勞苦數十年。豈獨無病哉。亦不言耳。

臣嘗念巽巳爲官。雖至極品。亦不難與最賤士卒同甘苦。同勞痒。同飲食。同臥起。不嫌其穢。不畏其難。蓋臣夙罹閔凶。艱辛已歷。雖仍如願學堂度日。臣亦甚甘。若人之譏丹初菊圃之爲矯情者。其心以爲官甚貴。民甚賤。臣不取焉。

年十八九間有譽者。 慈意稍欣。至二十歲在願學堂授讀。每月五金。足資零用。不許私用一文。訓勉益切。記似庚辰夏夜。 慈親告男曰。每見世族家多不肖。易起爭端。嫌隙往往行出悖謬之事。竊幸嫡母庶子。如吾家眞誠者決不多得。今而後可以自信非是我輕量當世之人。親母子尙有笑柄。況係嫡庶。吾家其可興乎。此因劉府誇譽日盛。值 祖父見背後感

京華印書局刷印

而言。慈愛之眞情畢露矣。

生慈自戊寅己卯年間有痰喘疾。漸漸日盛。立秋必犯。遇寒加劇。哮症大作。嘗至終夜不寐。

叔父倩王立中來診服。一劑藥據立中云蟵蚧尾佳。有一夜大喘。黎明赴贊元堂買蛤蚧。

速治喘無善症。 叔父常言。

庚辰年冬 叔父住安福胡同南屋。 慈親住西屋。不知何故動輒生病。辛巳春尤劇。數日不食。倦弱殊甚。肝胃不和。正與今年相似。忽於劉永詩師處遇金明一先生道頗高承不棄來診。用溫補方即所云金先生大熟地附子決明冷服者是也。服後奇效如神。數劑大功精神驟長。交有喜色。先是病已沉重。既痊後濟 誇耀於人。謂竟遇高醫能痊大病。天之助我。從此無患。而不知此言已大意矣。

慈親辛已春病亦是轉關。初起肝旺多怒。嘔吐口酸。寒骨蒸熱。不進食。身怠弱。日益沉重。先時自家服輕藥不效。又請王介臣矮先生來診服數方。殊無效。滋陰平肝無濟於事。濟嘗獨居自念。何處得一高醫能痊 慈恙。此時病日已久。忽在永師處遇金公。一請便來。來日花朝。立方在前。囑煎濃放冷緩服。初時猶豫。以爲生平不受溫補。乃一服後即酣眠竟日。夜不

思醒。胃口大好。吃兩碗飯。數劑後精神日強。於是深訝金公高明。而劉府亦屢奏奇效。大家信服。金言生平專用桂附。從未錯過。尤宜夏天服之。旋要出京。留方黨參熟地附子炮姜諸藥。每年三伏日照濃煎冷服。可保一年健旺。尤注重冷服。遵行四載。果然不錯。蓋辛壬癸甲乙數年所以尙稱康強者。實金公恩仁所被。近數年因其性太熱。年年脚疼。遂停止。亦因高筱雲來診。謂脈象陽盛。不宜用温。只宜陰潤。故中輟。而六味地黃知白地黃終年服之。得不悞乎。

生慈病凡八九年。而以辛巳壬午癸未甲申乙酉爲最甚。壬午春大咳嗽。痰喘盛作。旬日不食。吐稠黃痰兼綠沫。每日數碗。氣不能屬。岌岌可危。維時良鄉多事。男侍 慈親治 外祖母之喪。家中無人照拂。賴吳伯高請梅柏村先生頻來診治。連換數方。俱奏奇效。竟爾漸漸自痊。洵邀天佑。柏村先生處至今并未叩謝。俱係伯高代酬賠車錢。此事太短禮。不講究。伯高識趣卑下。專務鑽營。種種可鄙。臣 深惡其爲人。而兩次盡心請醫。爲吾 親治病。恩仁甚大。當思有以報之。

戊己庚辛壬臣 在義塾就館。 慈親在家設帳。頗勞碌。月進三兩。聊以自給。己卯年爲男 捐

監。用銀七十六金値　祖庭棄養。故未鄉試。時臣從永詩先生閱文已年餘。蓋自戊寅春靜存。故陸姑丈懶於閱文。始於八月十六日從劉永詩受業。永師盛加稱書。慈親甚喜。因與永詩夫人過從益密。談心最得。稍可忘憂焉。而臣於事親之道尚未知講也。

慈親自己卯後。念男未有室家。漸屬意婚姻之事。顧苦於煢煢獨處無人可商。頗縈懷念。壬午癸未後日益急。常至焦灼盼望。而來議者多不倫。或可議而難就。癸未冬日吳樸存倩劉慶霖來談。張仲思家道尚康。雖係買人頗爲正道。女八字亦拱貴無傷尅。然終須探聽。惟請

叔父廣詢。叔父託於楊惠堂。惠堂亦未悉。渺茫無根據。不敢輕舉。因循置之。既而　叔父兩次談沙河事甚好。慈意無不可。遣李媼詣沙河。頗費貲。而臣固知終無成也。以後益憂鬱。常嗟訝無人憐憫。仍每月教讀。終日喧聒。心神傷損。肝火鬱積。壬午癸未甲申乙酉丙戌每年夏夜必不能睡。手心脚心皆蒸熱發燒。心如明燈。不寐大渴。凡前日有不適意處。或勞碌氣惱。或看書費心。次日早起必痰內帶血一兩口。細如紅絨。吐血之先必心中覺難受。吐後必恍惚漸倦弱。補心丹歸脾丸六味丸俱常服。而　慈意不願進藥餌。動引　高堂不獲頤養。何忍自厚。屢諍不獲。或至傷感。竊記自乙酉以前精神面貌步履聲音皆如三十許

人。劉八姑母顧康民太夫人皆盛誇 慈親好身體大福澤。然此係但觀外貌。而內裏耗傷人所不見。臣告連聽鼐文冲 暗耗是眞正暗耗。所以自乙酉以後數年之間改變甚速也

張氏姻事始談於壬午年。 慈親徵注意而甚疑惑。頗聞富貴安佚。未悉艱難勤苦。故屢議輒止。而宕延四載迄無就緒。乙酉春夏再提。亦未意其成也。張蔚丈深爲致意。介紹再三。凡我所難無不立應。臣終慮寒家操作非所素習。適有通州之事。願就李而舍張。 慈意雅重信實。謂難以拒張。先是張李并議。李庚於五月六日交出。張庚於五月初九寄來。臣館於顧氏。初九申刻赴樹之看李庚。至則 慈親甫行。已先合張。驚訝久之。歸與 慈親躊躇竟夜。次晨又詣家子泉伯看庚。竟日往返兩次。臣持彌堅。自朝至晡。總須決斷。 慈謂張世族講書禮。有何疑慮。旣許之矣。臣抵顧退李。語未終而僕人劉德追至。 慈召入城再議。親筆書小紙。汝行後思汝言亦大有理。宜從長計。勿爲我顧張。致將來不妙。李頗相宜。勿循我意。汝自深思行之。竟退張可也。又商一夜。次晨見康民。詳細陳詞。決計就李。而康民太夫人先一夜已堅持不肯壞張氏事。寧辭李耳。商之不可。乃寫信達蔚丈。謂李庚實初六來。北方風俗先來者成。今兩庚俱吉。而李在先。萬不獲已等語。呈顧太夫人閱看後。卽遣顧僕送張宅。以

京華印書局刷印

昭核實。此時謂事局大定萬無更易矣。旋因雪漁肅闇措語多左顧太夫人未釋然。緝亭請間曰胡急在一刻定局。盍從緩計議。從容審處俾勿誤乎。康謂通州待復。臣謂 慈意已決。緝以爲不宜驟發且再商量。於是事機稍宕。臣 間兩日歸省。 慈體頓覺違和。告男 曰我願張氏爲其詩書科第風氣未遠。李雖世族。目下少佳子弟。汝苦無援助。胡不深思倘日就式微。何望恢復。因陋就簡。人謂我何。我亦無輝焉。男 敬謹伏聆。無籌可展。次日微雨出城到館。私請勵吾商之。則信發保陽三日。姑試再謀垂成者屢。益不敢信矣。

謹案。右記稱蔚丈者蓋叔外祖蔚森公諱士彬。爲先妣胞叔。庚辰進士。時官工部。因河南蔣編修艮以識先君。於締姻之前。吾外祖胞兄弟十人。勵吾則九叔外祖。字諱士鑣。與蔚森公兄弟同科進士。娶於陸。即祖姑丈澹吾公長女。記中數稱祖庚姊者是。蓋未締姻時而既爲表姊丈矣。時外家寓保陽。吾外祖已前卒。姻事兩叔外祖實牽挽而主持之。同時議姻者有通州李氏。則請伯顧康民先生爲媒介。緝庭蓋其胞兄諱肇熙。後官台灣巡撫。男煥鼐等謹識。

叔父請 慈親云。李筱川侍御之女年亦二十七。家道豐實。長綜核工詩畫。多才能。亦不稍

遜幼渠米議特問願否是時秦嫗等頻至慫慂張事者多　慈親益增惆悵難定適從於叔父所云者暫置之蓋此事紛歧離合煞費躊躇　慈意惟有聽之於天而六月初間保陽如約毫不作難人皆訝其不厭反復殆有天命而豈知暗中作合皆蔣仲仁之力　慈親因喜增愁百端交集勞心爲不少矣仲仁者廣行善事而不存陰騭之見者也

以臣觀之心血之枯元氣之耗自乙酉冬已露矣數年所吐細如紅絨之血合計六十餘次一次一絲皆因氣惱勞碌憂急而見或夜燒不寐亦見見必在清早刮舌見後必恍惚倦弱以吾　親秉人數倍之精神超出尋常之記悟忽衰至此非因心血虧而何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每年十次八次不等夏日爲多戊子少見己丑不見恐竟因無血之故一年之中清健康勝者皆在春末後秋分前最怕冬春百病叢集冬春之時面目黧黑咳嗽吐痰畏寒殊甚頭面口鼻如氷頭痛如劈不敢見風常吐白沫胃口酸寒然　慈性素剛最惡抱病以爲皆係小恙躬親勤苦以厲衆人又腰腿健速面目潤澤故人皆不覺其老

乙酉秋闈榜前一日自分無有喜報預出門至劉府與映藜夫人談并到各親戚家蓋慮榜後見諸親戚聞安慰語將無趣故前一日出門既返男迎告紅錄有名寫廣東籍殊未敢信

慈親下車全無喜色。謂雖有名殆非吾家。及至榜後事務驟忙。距喜事一月餘。諸務尚未應手。臣見 慈親與 生慈案上裁衣。敏速之中有時勉強。料估尺寸。收擱處所。每至顚倒錯誤。言語不符。自訝何至於此。而臣固竊見老景。暗地驚心矣。

男受室之日。正冬至後大節。嚴寒年年犯病。 慈親庶務秉資。躬親鉅細。籌畫安排。旬日之前。幾至無暇寢食。將往親迎。請 叔父簪花。 叔父有感。臣伏地泫然。不敢使見。而 慈懷如搗。異常神傷。 叔父應接終日。 慈親迎送禮繁。至晚間問男看精神照應比陸姑母何如。男對精神氣象如四旬之人。而私心竊見走多必喘。言多必忘。由於內虧。不如陸姑母精實。未敢明言。蓋臣所謂老景者。於乙酉秋冬見之。實爲男而心力兩瘁也。慈親當日晚間頒賞新婦五種遺規全部玉戒指兩枚用意廻不猶人諄諄誥誡 合計喜事用銀二百三十餘金。自出物銀百二十金。其百二十金。則 叔父與姑母處併喜分集成。

慈心愛房屋寬大舒展。由山西來京。局促轅下。及高碑及安福及石碑及簾子十六年。俱住南房。冬日苦寒。自甲申年 叔父置皮庫胡同宅。移入後始住北房。頓覺向陽高爽。於身體大宜。然限於地。苦逼窄難擴充。僕婦雜處。冬夏兩難。常以爲憂。亦是心病。喜看鄉間野景。取

其寬闊。臣之不肖。何日得舒展哉。

腹中塊疾多年有之。壬午夏日告男曰。此塊隱隱在腹中一條二寸有餘。現在雖無所苦。將來終爲大患。定與　外祖母同。　外祖母胃氣疼即係此物。粗長如棒挺。一發即痛。卒以成禍。大約總在六旬後望七之年必不免。男親手捫得。心竊誌之。常攬鏡自照。謂男曰。面目變何速。竟與　外祖母同一相矣。頭上白髮一根。憮然曰。鬢中初見一痕絲。世事茫茫。已可知人生在世。終歸老朽。亦復何憾。但家道何日可興。　祖　父何時可葬。心願未了。不如速速覓地安葬。大事完結。我心無挂。千斤擔卸。又因頸背生癬。治癬時示男曰。爾看我肉皮日漸枯乾。頭髮亦枯。眞可謂雞皮鶴髮。老何速也。男惶甚。謹誌之。此皆係甲申乙酉所言。而自乙酉冬日。諸親友見。皆稱面目腰腿言語記性不像五旬之人。大家稱羨。　岳慈尤每見必稱告臣。多次以爲年紀強。精神大與衆不同等語。臣面覆精神已不可恃。勿專看皮面。須知就裏。　岳慈固未信也。丙丁二年。　岳慈兩次來京。皆在冬日。丙戌九月。　叔處蓋房更新甫畢。生大元。是年下半年良鄉多事。　慈親回京。未甚休息。旋又忙碌。兩次夜半起由外院詣東屋。漸覺畏寒。腰腿不能耐勞。氣微喘。十月朔未刻。大元生。已兩夜未眠。故　岳慈等益

誇體健。慈親亦自謂甚強。間有勉強處。便自詫異。嗣因接良鄉信。微增心事。蓋以丙戌夏舅母成疾。卒秋間。慈親在良鄉照料日久。頗吃苦。冬間良鄉仍不見妙。舅氏收婢作妾。頓覺左右乏人驅使。多不便。而又不容已。次年丁亥正月十五。舅來接回良住。是日天有風。男未隨去。慈親坐車竟日。覺勞苦。抵良後。晚間忽喉中血腥。漸吐漸多。大口不止。連吐五六日。狂吐兩茶碗。一茶碗。半茶碗。一兩口不等。而眠食行走照常。惟稍倦弱。開印後表弟初來慈幼堂賫。問抵良後如何情形。則稱安善無事。惟要百合桂元。舅父來示亦稱安善。絕不言病。蓋慈親因丙戌秋男頻赴良鄉。徒多勞費。又重念男。聞知憂急。故諄諄飭表弟到京不許言。兩三次信往返。皆深閉。男竟不知。實賴舅父與吳伯高就近延請高明趙樂村儒學。頻來診視。迭換數方。謂是脾家之血。立方有地榆鼈甲百合歸芍遠志諸物。以退夜燒養心脾爲主。慈親自家調養。頗佩服樂村奇效。計抱恙二十餘日。漸漸痊可。所傷不淺。臣以爲所吐之血。半由年前勞碌。非起於一時也。樂村先生立丸藥二方。早晚分服。晚服者只欵冬花百合等無多物。男於二月半赴良鄉省視。見慈顏略清瘦。始悉原委。驚恐之至。當速見伯高樂村。叩頭深謝。并與樂村細酌一切。慈親所以頻在良住者。分舅家之憂。事勢糟極。皆

動魄驚心之事。憂患之餘復逢此境。心力瘁矣。將何以爲情哉。

痛定思痛。惕厲彌深。天時人事日見豫順。而　慈親於窮困情形不肯遽改。亨通境遇全不敢期。起居飲食衣服皆身自勤儉。督率衆人。倍於疇昔。每因細事發大議論。詞意重複。露出心氣不足形景。蓋爲子孫計至周。思深慮遠。常恐奢風漸染。防到數十年後。而說之又說。近於苦口。不自覺其頻煩。心氣虧損極矣。臣嘗計自山西大難後。局勢已壞。而張氏姻事不期自成。亦無隕越。是蒼蒼者一以告。而　慈親未信也。中皿既難。文章尤劣。得來太易。匪我思存。是蒼蒼者再以告。而　慈親亦未信也。夫天之一告再告者俱不信。而惟盡人事之勤劬。勉後人之繼繩。吾　親之意量志趣在何等乎。

甲申乙酉　生慈常抱舊恙甚劇。當時觀之幾不敢料有今日。臣心深爲惴惴。而豈意數年之間　生慈病犯較少。而　慈親老病驟增如此之速。反不如　生慈安健耶。乙酉榜前生慈病既月餘頗危。紅錄之日　慈親出門。臣告　生慈有名未確。生慈嘆曰。如果竟確。衆人亦知我在主家不敢有大過矣。

慈親記性極強。凡收物件或箱或櫃。雖數十年能確指不忘。乙酉丙戌漸恍惚。每自記的確

在何處甚有把握而撿覓不符與從前相反幾不如　生慈記憶屢有印證非只一端而
慈親總不自信旁觀亦未深悉能知我　慈親身體病狀最詳者惟祖庚姊而已丁亥戊子
兩年祖庚迭次論及原委與臣等侍奉所見相符固甚服祖庚能留心有先見也丁亥一年
無恙實賴樂村先生丸藥之功戊子正月冬末春初正百症俱作之時大者則蒸熱不寐不
食肝旺等恙適樂村來賀年請其入診方主溫補用雲邊桂一錢謂能治怯寒頭痛不敢風
兼引火歸原　慈親力諍向不受補溫藥烈性尤不相宜樂村言已過五旬頻扶根本不必
多疑乃初服一劑便火象大作喉痛乾燥諸症速速停止自撿醫書看所論與病符合者惟
逍遙散方於是抄方試服一劑則遍體安暢奇效異常再服奏效即又停止半月餘又殊不
適時已二月初　慈親素敬西華門內惜薪司華君廟藥籤靈效命男乞籤則當歸熟地二
物十劑大功服之日勝又去一次乞籤亦類此有香附等藥於是竟痊叢春分後總見其安
而左手大指痛不可支固已一年百術俱不效謂非肝氣而何逍遙散之能治此病亦可概
見而當時固未前聞主持不定又以請醫爲厲禁亦無醫可請此所以因循怠緩無從商酌
也至以熟地爲大暖藥則陋尤甚矣

丁亥隆冬十一月半婦產一男煥彝。又值天寒多病事務紛煩。勉強支應。夜半起視。廢寢食屢日。　慈親仍自恃強力。不肯休息。常曰只肯努力。天下事無不行者。小病豈能累人。要心中有振作之氣。則周身皆是力量。萬一戎馬荒亂。奔走逃命。難道惜有病不肯行。自然無力者亦有力。不走者亦能走矣。我所以凡事支厲者。只爲勉衆人勿耽安逸耳。　岳慈等從旁視之。盛稱精神氣力如中年之人。蓋深異其能吃辛苦。而未知其內裏空虛也。

十一月十四辰刻彝生。臣未嘗感慨無心之中忽見　慈闈手弄小孫眼中有淚。亦不禁相對泫然。　慈親自以運值艱迍。不料晚境漸適。我亦抱孫。故悲惋也。次年春送服華君藥籤後即携男婦同到良鄉舅家。赴城南關帝廟祭掃　先靈。并詣　外祖塋上焚薦。此娶婦後之初行也。旋遣男婦回京。而自留良住。每在良住臣即憂心水土獷惡。無可頤養。大非所宜。而舅氏遠行。必須代照拂家事。勢不容已。亦事之無可如何者哉。

慈親於亥冬忽左手大指作痛。不能舒。頗廢事。用防風桂枝木瓜等百方溫洗。兼貼膏藥。毫無應。日久未痊。至子年由良鄉回益劇。嘗自恨要作廢手。不能做事。可爲奈何。醫治總主肝氣。治法迄無效驗。間有不醫自愈之時。但只一日片時。至多兩三日。旋又作痛如故。臣等私

議以爲舅氏凶兆手足骨肉將有不祥迨入夏後各恙俱作殊形不適於是有能芙青之請芙青頗慷慨來診立方用逍遙散加減甚驚異與正月所服不謀而合於是照服日日見功一切起居飲食身體氣血無一不得其宜尤妙在燒不作而心曠神怡眞不愧逍遙之名服三四劑旋停止蓋　慈意總以爲請醫服藥皆可不必卽衆人亦不注意有甚病不必多服故小愈輒止月餘後又小不適再請芙青則云無方可易無論幾時違和只將杭芍分量加重無妨終年常服不必更換等語而午莊來鄉試自言學醫有得願爲診治頗撓芙青之說謂治標不如治本意主滋腎水肝木自平　慈親佩其能領悟辨脈頗詳確有把握服藥數帖亦有效而臣意未敢深信也固訝其太易　夫午莊之立心甚仁而待臣尤厚固無可議然閉戶自精討論者少未臨多症失之淺矣天地陰陽之奧人生疾病之原無一不窺亦嫌易矣臣甚服其才氣勝臣十倍其見理精確其處事曲當其作文深穩其醫病細切然總覺平橫有餘高聳不足得於天者如此將來所造大抵如是若去其自信之心益以厚集之量就家數格局上切實辨認則一眞名士也午臨行諄留二方湯丸無異皆純陰之藥生熟二地天麥二冬黃芩柏知母龜鱉甲膠作丸每夜臨臥時元參水送下力言專用肝家之藥無濟於

事必須用腎水藥則肝不旺臣以是說與習聆大相反因陳顧太夫人受藥之害係臣目覩
康民悔恨終天而各醫論說所在皆同吳巨年苦口先入治叔母因明效陽能生陰尤洞見
本源今午莊騤用純陰恐狃於古人成見未悉藥性之害與病者體氣情形能受與否　慈
意則自稔陰虛素畏燥熱不用臣說遂配丸藥每夜服之二十餘日後亦見效燒渴不作但
面微黑腹微痛作脹遂亦停止此戊子十一月也

謹案芙青熊公諱登第先君乙酉鄉榜同年也午莊陸四表伯字諱嘉晉濟吾公第四
子卽以是年舉順天鄉試後與先君同官內閣男煥鼐等謹識

手指疼起於亥秋至此時忽不痛其痛也作事不便大指惟伸不屈運轉不合筋覺乾硬有
時如弦作響每自揉擦則打咯而氣亦舒痛稍止不揉之時氣便閉塞或推按背心揉兩肋
皆卽打咯其爲肝氣奚疑陰晦刮風痛必加劇（風尤靈驗）風定日晴痛必頓止此病之深不可
測者也其不痛也則子年冬漸移至左肋脹痛左肋痛而左指不痛矣雖常日亦每如是或
移至背臂等處至此時全移左肋面目青黑矣時運多艱無乃相逼臣早知舅氏將有不祥
必不獲免頻問舅父有病否舅亦甚訝至戊子十月初十日舅由良回又問何如舅嘆曰病

京華印書局刷印

果成矣。吃飯初兩口咽不易。以後照常。飯量亦減。臣知是噎膈。相率諱言。速速設法診治。初用樸齋蜜煮蘿蔔法。　慈親詢知大詫。知此病必不能好。日夜憂懼而已。旋命男侍舅訪周筱蓉表舅。筱蓉者雲南知府。委瑣到極處。油猾詐僞。滿口誑言。意欲愚弄臣等。臣深知其出入軍營。久歷宦途之情態。幷無一點誠心。豈肯受其愚。卽於此訪吳巨年診治。巨年開方。舅帶至天津未服。而病益劇。又寫信去催服藥。幷寄於朮等物去。舅復云已見好。可無恐。而一冬探聽無好消息。　慈親日日懸心。正月初三舅來見面。貌雖好。而病益著。竟的係噎症無疑。自稱在津服藥種種效驗。惟吳方可用。因又見巨年。診後在舍小住。親看服藥。而舅象日危。大不下咽。負氣出城。請呂公診頗見好。又改變。請林東翁。均與吳方無大異。吃下益不對。扶病回良。自家醫治。臣到良見兩次。皆稱見好。其實雖好亦不可靠。

慈親目見耳聞如此情景。當如何憂。遂覺肋間氣痛益劇。勞心焦思。固不可名言也。遲至二月二十後舅事益急。不獲已。請　慈親到良招呼病。兼議大局。接信後惶亂不堪。大元已能勸慰　祖慈不必著急。自可痊好。幷阻良鄉之行。　慈訝其何能如此。則無人教也。惟時氣已痛。眼已枯。貌已槁。勉強到良。斟酌醫藥。籌畫欵項。智力俱困。如坐針氈。雖病者屢重屢痊。

而實知其不起。預備身後萬萬難堪。臣所謂憂患之餘復逢此境。度日如年也。加以地瘠事煩。無可頤養。雖由京帶去食物亦不獲美味。蓋水極壞而調和均劣。尙有何心自家保重。所以　慈親數日之間形容一變。數日之間形容一變。男每次到良。見母髮槁如柴。面枯如土。瘦骨支立。眼水全乾。則母子相持而泣。告　慈親曰。吾母老矣。辛勞甚矣。舅病關乎氣數。盍且寬懷。圖後計。　慈親亦俯鑒孺悃。極力自寬。亦肯服藥調治。而危境相迫。心不自禁。受傷太重。天亦忍哉。一冬一春。局面大壞。臣尙冀春闌僥倖。而又不然。且被盜百有餘金。皆足增

慈懷憂鬱。臣形迹泯然。蓋爲　親耳自二月至良。四月二十八舅作古。祗遺少妾幼子嬰兒。種種可懼。　慈辦理事完後。又留守督責一切。不能抽身。至六月勉強來京。蓋自己急於醫治氣脹痛。起於子冬。至今已八閱月。雖欲醫治。亦無暇及。故至此時始議診病也。

子冬丑春雖欲診病而不能。回京後休息旬餘。此時燒渴等症俱仍如昔。而更有異昔年。苦不寐。今則能多睡。懶而弱。面黑而枯。爲從來所未有。始則氣脹疼耳。漸因氣疼而牽及腰。漸牽及腿。腿舉步不能大。不能速。不願多走。腰疼而滯。不活動。每蹲踞欲起頗不易。鞠躬拾物亦吃力。其甚之時。則夜寢轉側俱不便。一翻身必呻吟。有重有輕。此時始請連聽瓤。尙不甚

京華印書局刷印

重也。聽肅方主黃芪蘇木歸芍朮。脈案甚詳。用王勳臣力顧脾土。純是名醫結習。扼要之筆高挹羣言。惟能伺未盡按切針對。七月服聽肅藥將十劑。氣痛漸止。面目精神日見恢復。黑退而潤。旋因偶感新涼。恐黃芪補。遂停藥。共計七八九三個月。僅稱安善。一交冬令便覺不佳。各症時作。臣又恐聽肅未盡可恃。就林東湖姻丈。因東翁至親關切素講婦科曾診關樹三夫人有明效細陳歷來形景。近所患者則氣痛漸由左而右。兩邊俱脹疼。較從前加甚。而其他各症亦有加無減。腰腿不便。尤屬堪虞。形容瘦減。精神恍惚。均關重大。並請東翁來診。東湖謂連方顧脾土固是本計。然非急務。未中肯。擬用逍遙散方。舒散和解。漸就安痊。勿求速效。臣又訝逍遙散之前後相符。益有把握。卽服兩劑。甚見效。然當冬令微覺其涼。遂又止。至十一月則病日顯。最大者兩邊氣疼甚。不能翻身。面極黑。神極短。記性極壞。臣察看情形。大爲悚懼。一切起居動靜。迥異平常。眠食殊不見好。而在陸府略坐片時。周身畏寒殊甚。至於戰戰改色。微饑便不能耐。氣不相續。軟不能支。回家卽病。當又請林東翁來診。爲其醫學素優。又係親戚。 慈親肯信。故屢請之。東湖力主全是肝氣。無有他病。只能舒肝鬱滋陰降火。別藥全不可用。幷云從前終年服六味八味。皆係錯誤。徒費無益。另開一方歸芍沙參枸杞麥冬烏藥香附左金

丸爲引冲下。問烏藥青皮有妨否。渠云雖右邊疼亦是肝氣行於右。名曰肥氣病。既在此。不得不用。分量輕可無妨。問渠老景驟增。恐有妨礙。則云脈象甚好。斷斷無礙。意者東翁不常見　慈面。故未悉其改變之速歟。抑姑且寬慰。不肯深言歟。蓋　慈親數十年傷耗。固不能不老。而丑年冬氣象太異。日甚一日。每日早起未下床時。面色慘變青色居多。髮蓬而枯。迥非昔時潤澤。臨臥臨起皆須女僕推按良久。打咯數十聲。覺微舒。方能運動。周身肉皮皆槁。脖項瘦皮竟包骨。如鐵灰色。雖水洗綢亦不舒。臂腿皆如細木支立。夜間臥夢呻吟。皆因氣疼之故。欲翻身必得先坐起。然後面轉向裏。有時竟須人大力幫扶方能坐起。腰背之板滯如此。步履提携全無力量。常自嘆曰我不意竟作殘廢人。令我氣煞感喟叢生。自恐不起。逐處諷示。然并不臥床。每日行坐照常。間入裏院談笑。服東湖平肝方兩劑。只覺氣鬆動。不發怒者三十日。渴亦止。然冬令胃冷實畏其寒。故又遂停止。而　慈病日加一日。固并未輕減也。況復食旨不甘。寒熱交作。口鼻如冰。直涼至咽喉以下。頭痛如劈。不敢見風。一見風則冷不可支。陽氣衰極。頭面皆欲用棉包方合式。故多日未至陸府。遲至臘月勉一出門。衰象頗見勉强之極衆所共異　在陸住兩夜。聞荇洲妹等煎桂附參茸。頓覺由口鼻間好受異常。心中亦妙。於是自

信陽虛漸受溫補矣

謹案荇洲陸表姑字祖姑丈陸澹吾公之季女適福建鄭編修叔忱男煥彝等謹識

臣每歸省見形容日壞病態日增　慈懷感觸多端動增悲悼而衆人以爲習舊未甚介意臣憂心如焚頻告楊伊臣太姻丈大可危伊臣訝余不倫豈有此事臣曰公等烏得而知哉偶遇祖庚祖庚力言形異大爲要緊實獲我心蓋　慈恙時輕時重此時之病較初請聽肅時又加重而氣體亦較秋間更虛怯矣此兩月中服午莊五宜湯等方旋服旋止臘月初十後二十前尤爲見老十五六日最甚十九日自言病不能愈囑咐後來大概隱隱諄託舅家後事恐無人照拂臣極力寬慰伯高所聞已另載日記茲不具贅計臘月內自言兆象不吉爾等勿看我照常起坐一臥倒便難治等語非止一次故於十九日因男請服藥觸心事暢言積蘊嗚咽半天伯高所見臣先於十六日請午莊預言宜進溫補因祖庚大病午莊遲來數日至二十日來診開十全大補方甫入鍋煎一聞藥氣便爾懽忭暢快吃下一道精神頓加氣亦不甚疼冷亦不甚怕頭痛胃寒吐沫俱減此午莊之最爲神效者連服三劑買四劑祇吃三竟爾復元臉上黑暗全退陽氣亦不甚衰老年之宜主溫補更可概見斷斷無疑此康民桀

東平日諄諄言之而臨時又力勸我者眞確見也。

自　慈親抱恙以來臣稍稍留意醫理始而吳巨年純陽之見先入於中確有效驗牢不可破參以東湖氣能生血血不生氣火有餘者壽必長之說正與康民紫東巨年符合而又與明一樂村聰肅三說不悖老年之宜溫補不宜攻伐大約可知戊子冬初聆午莊言雖稍有疑慮而丑年春夏午莊論及　姑父病症皆力主溫補固脾土扶命火談非一次扼要之計洞見本源臣甚服其見識迨冬來就商東湖力主滋陰養金平肝專治肝氣臣雖素悉東翁極愼極精絕不孟浪而不能不疑藥性之陰寒也又思東湖治祖庚疾多次皆用天生磺大溫補命門扶脾土幷無一味陰藥而此時之滋陰平肝援數人以爲[illegible]。或者所見的確尤勝於巨年之執一歟臣是以於臘月十八日請康民紫東爲我決斷幷同剖決文昌帝君兩籤語意康民紫東遲迴愼重而言仍主溫補紫東主純陽康民微主陰陽雙補有以寒涼攻伐之說進者斥之是以置東湖而用午莊四物四君皆係聖藥既非陰寒又非峻劑宜乎見效甚速好象具前至除夕前一日因過年忌諱暫且停藥俟正月初五後再吃而自辭司命後日日見佳大除夕夜全家歡樂燈燭輝煌與諸孫嬉戲良久問　大元今夕何事答曰過年形

容可喜。大家稱贊。頗覺吉祥。　慈親顧之甚樂。元日更覺精神。一切體數飲食照常。午後由裏院出。見几上紅紙婦題泥金提報四字。欣然拈句一絕。旋又代婦一絕。以誌佳兆。新年來氣色尤佳。皆十全大補之力。衆人皆賀。以爲無病矣。

謹案自是以上皆廻溯往年病情。自是以下乃入庚寅年。男煥鼐等謹識。

初六日晨起大元忽病。臉有敗象。心甚疑焉。二婦於年底勞碌受寒。至初一二與大妹俱染時症。臥病數日。大元亦感冒傳染耳。咳嗽痰響在喉不能吐。發燒面[illegible]便俱不多而時怯寒。夜間痰有聲。不能睡。余亦太大意不當事。以爲無妨。初服甘桔數日未愈。又疑受寒。報以溫散。無毁無譽。十一晚半天咳嗽加劇。甚足異。十二晚半天氣驟促喘急。喉腫閉不能出。夜半而逝。此係瘟毒歸喉。猝不及防。無所措手者也。大元穎異過人。善解人意。一片清氣無有障蒙。天性肫摯。弱小能知禮讓。賢於豚犬百倍。撫而有之。所期者大。詎意得而復失。未見究竟。可痛惜哉。　慈親之於大元稱爲活寶。相依爲命者也。忽爾折去。痛何勝言。其傷悼驚駭。竟與摘心無異。受傷受病不問可知。當十二下午大元變症時。　慈親一大驚嚇。頓覺脇間氣全不疼。走路極快。竟像無病之人。且有力能抱重。十三日亦如是。事已無如何。竟自

忘病也。然臣知此次受傷莫大於是。一旦病起當更可危。十五六日各症漸作。一切仍昔。再服十全方。仍可支持。未甚大病。多方排解稍寬而三元病又危急屢瀕於死。速速救治僅僅獲全。敷衍半月餘。至二十七八到陸府小住。消愁解悶。衆人尙稱比去年豐潤。祖庚亦言無晦氣。可以無病。臣到陸府看亦尙好。惟說話應酬走路微露勉強。氣不能壯。二月初一二日臉上微有黑氣。又似去年。而連日在陸府未獲李媼推按。氣殊作痛。頻看牌亦覺累。且咳嗽似風寒。然尙如平日敷衍。不算病也。初三由陸回家亦安善。初四五亦無恙。正擬服十全湯調理。忽因初五下午沐浴受涼。夜半大冷。初六日身冷而無力。不欲起。奄臥至未刻。始勉起坐。此從來所未有也。眠酣時不醒。是精神短少之故。自言純是外感。萬勿進補。發燒與平日異。頭痛口苦等症。均似風瘟。輕服祛散。初七稍好。初八仍不佳。氣象虛弱。又頓覺瘦。午莊診兩尺極虛。補腎爲主。桂附地黃湯一吃下又大好。不發燒。不作渴。多進食。身體健。睡眠安。氣並能舒。再服稍遜。初九十好兩日。臣先於初七見慈恙殊劇。謁連聽鼐面請瀝陳。以其累世醫名。家傳有素。屢爲賢者所推。非率爾操觚無據可比。故不憚諄切。猶恐面談之略。寫長信備述歷來於近患各症尤極詳言。信載隨手簿內。大約病症以畏寒虛弱爲大宗。頭面如冰。

雖閉置屋內（萬萬不能到庭院中）仍痛如劈胸腹口鼻俱出涼氣多吐白沫四肢怕冷乾瘦異常尤再三告聽龢一刮風大難過刮風之前必能先知腹內翻騰氣痛心慌肝旺如無地可存身者風既刮出氣頓舒鬆風定日晴則不藥自愈兩年若此如潮有信近日尤利害此條最重閣下高渾自信今爲朋友老親看病宜深思審處萬不可輕心掉之等語聽龢名士派重簡傲稜角獨與巨善唯唯而聽且甚喜言之詳而易於下手也來診極細心酌謂所幸者脈與病符總括之曰陽虛血枯肝旺因陽虛故頭面口鼻皆寒能先知刮風亦陽虛已極人之氣與天之氣不接天氣將動人已不堪因血枯而筋骨腰腿肋皆痛即全用巨年法無更改並云只有此病可用此方不似巨年之偏執一方也　生慈亦大犯病聽龢云同用一方只加海螵蛸其方附子參芪歸芎胡盧巴戟熟地等俱係常藥並不爲怪惟聽龢染名醫習氣語必驚人分量俱開一斤又用大鍋久煎使藥氣滿房薰入鼻口似亦有理此係醫者意也之說稍近捕虛捉空只以久欲用巨年方顧根本扶氣血免似康民抱悔故遂照方買四兩用

叔父午莊等俱不滿聽龢未明言相告也

謹案右述病情至二月初十日是記蓋即於此時動筆以下敘十日後之事男煥鼐等

謹識．

慈闈自初十後形狀大非．胸膈痰滿．氣結甚緊．又虛極弱極．不能大聲咳嗽．吐痰不易．聲音低微．岌岌可懼．黑瘦枯槁．固不待言．自覺周身氣不爲我運用．或坐或臥．皆如木架鈍置．雖舖極厚褥．而瘦骨支床．坐到半時．便覺以骨磨肉．痛甚．甚至臥後．非人抱不能起．（皆氣結以滯之故）手取物．幾不自由．猶不肯臥病．勉強沿桌扶壁行動．每一舉碗進食．眼神散而且呆．一切形景頗似舅父病中數日之事．全行忘記．一事必告男數次．有早間告而晚間又告者．舌苔裂紋數塊．心氣虧損已極．夜間夢裏聲呼．或曰不祥．而呻吟間作．則因氣疼．上燈以後．尙可談笑自若．清早坐牀上．病態最呈．口中白沫頻吐．乾渴異常．性情改變．尤爲可異．向來最惡服藥．此時自要急急吃藥．不暇詳求．急急調理．向來不貪飲食．此時頻進不厭．食雖多不生肌肉．只長痰．向來所必怒者．此時幷不怒．且更和平．所言者皆思深慮遠．打算將來．囑咐日後情事．一席話須歇幾次方說完．搆思良久方能想齊．雖勸弗止．尤盼望速速痊好．四月間必赴良鄉．有時幷未見好．而自云好多．不日可以出門．要玉米身斗餘．作粥用．米麪多儲足支半年．以爲可立盡．又云我身帶尸形．屢治不好．不必治矣．如此者一月有餘．臣等憂危無計．

京華印書局刷印

芸史詠笙俱言緊急。生慈因憶曩曾聞言五十七歲瑣碎。過此當有好運。今果大病。何見老之速耶。私憂竊懼。大家惶恐。臣所以告晴川云。一冬一春芒刺在背者此也。豈筆述所能罄哉。

聽肅方於十二日開出。十三日始下鍋。熬服兩茶碗。服後覺渾身酸軟。四肢大無力。腹中作響。寒氣下行。兩腿溫暖。腹瀉日兩三次。所瀉皆黃涎沫。腹中鬆快異常。氣竟不疼。尤困不可支。白晝能睡。口亦不渴。皆是好象。三四五六七凡五天。將此一鍋藥陸續用完。惟胃口不開是其一短。十六夜臣同榻臥。細察動靜。迥異平時。十七日　慈親壽誕。早起言夜夢不祥。男甚驚疑。何以與芸史夢相合而不敢言也。前數日預謝各親串。故亦無客來。將入裏院敬祖拈香。緩步自行。日中顧影。自云好日可愛。難定明年力疾禮成與　庶祖母談笑亦如是云。　庶祖母等勸勿憶大元。而豈知一派老景氣血大虧。虛極弱極。素有肝氣。春木當令。故益加劇。不盡因憶大元起也。早飯吃麪。中平。晚半天覺尤好。十八日大好一日。自朝至夜精神百倍。氣不疼。腰腿活。迥異尋常。不可言喻。自云因天氣晴暖無風之故。若日日如此。復何憂哉。所以訂於十九日遣婦出門拜客。因病已痊也。臣亦不知十七八兩日驟好係聽肅溫

補之爲力歟。抑係節令交過。天氣湊合。人覺精爽歟。

十七日。遇見聽肅。聽肅問服藥後情景。詳細告之。聽云的是好象。加以於朮便能止瀉開胃必定奏功。全仗附子之力。故寒氣俱注下。腿温身困。難得之至等語。語未竟。又遇劉仲魯同座。因備告其去冬今春危迫形景。臣憂惶無計。何術援我。仲魯謝醫道不敏。不敢置詞。而有至好良醫。願爲一薦。臣是時已懲雜投之弊。無意更醫。而仲魯關愛極切。荐意甚誠。并云吾道中人可爲我致。臣念仲魯橫海塞天。夙稱大孝。今薦醫與友親診病。自非高明穩妥。必不輕易妄爲。遂與仲魯訂十九日往拜吳季白先生。請其介紹。

謹案。仲魯劉公若曾。先君乙酉鄉榜同年。季白吳公諱傳綺。安徽懷寧人。時館於豐潤張公佩綸家。男煥鼐等謹識。

先是十五六日。午莊來寓。見聽叔附子正斤方。頗駭異。力辨其非。且云老年人最重頤養。今不思食而頻瀉。宜速改方。遂改用麗參於朮山藥破故紙等補火扶脾。正與臣用温補顧陽之意相合。而前此十全八味亦有明效。遂力主可用。所以於十七日將聽大錫藥用完後即請　慈親用午方。以爲必妙。推延兩日。臣又稟力請云。吳季白尚須遲來。宜先服午方。遂於

京華印書局刷印

十九日服午藥半劑五錢乃腹中本覺寬鬆而服於朮等藥後忽嫌氣脹緊而疼胃口精神雖健而大便稍不暢嫌腹中不快斷不能再服遂專候季白臣每遇一醫夾袋儲之虛心下之考其半日行事觀其臨症所言惴惴乎懍懍乎恐其認病不眞既眞矣仍恐藥或無效衆說紛歧故拿定主意信老成人不信新進輩十九日晤季白深談良久愧力稍遜識解議論決是高明者流甚爲敬服而遍詢衆人鮮有識者究未知其醫學何如亦訝其處幼樵館而不務虛名品甚高也二十一日季白來見　母極誠懇詳論病最重者頭面殊畏寒能先知刮風周身氣結筋縮口吐白沫方主肝家有風脾家有濕只能滋血養肝和胃以氣不痛爲效丹參夏枯草砂仁檀香生地苓夏無他藥臣以丹參夏枯草二藥從未用過又習聆婦科聖藥與衆說符似有把握知其可以奏效而亦須商諸識者午莊謂養血平肝治標雖好而檀香散氣與前此温補相反藥店則云檀香與木香迴異和胃祛邪止嘔并不散氣林東翁把玩藥方熟思良久問何人開合計藥方十餘紙惟此一方最中肯綮宜多服勿更易勿疑慮五劑後再請此公來診必有下文臣二十二日乃進一劑其效太速打咯不止氣全鬆快不疼身輕體健多進飲食　慈親大喜所喜者一身輕快得自由也蓋自初十後體瘦如柴周

身氣滯呆鈍如木架。凡坐臥半時許雖厚褥亦痛不能支。加以氣弱聲微。痰多而吐不出。種種可懼。所以悲感叢集。自云身帶尸形。病不能起。即旁觀亦咸有懼心。私相竊議。謂病重難醫。自此方服後。日日見痊、 慈親笑曰。命應在此人手中起病。故見效甚神。惜遇之晚。此番痊後定須飽游勝景。多看荷花。勿自苦矣。連好五六日。臣 告紫東康民。有七八分可靠。康紫尚因生地丹參近涼。未敢信。微露規勸。眞良友哉。

合計一冬一春病二百日。而以臘月十五後二月初十前爲最危。臣 告許鶴巢情願侍疾。不願進場。眞是實話。所以追憶從前。急用記述。蓋惟恐昏瞀之中。全行忘記。驟難細述。欲記病中形景。必先述歷來情由。故於二月初旬。訂此一本。合眼沈思。一有所得。即速登記。三十年、形景十分之一。挂一漏萬。不可勝數。是豈非明天降鑒。迫我以憂危境遇。悚其神慮。集其心思。俾吾 親孤詣苦心。未全湮沒。古之君子恆曰潛德幽光。終無不發。由此徵之。莫非註脚。蓋惟至隱者能至顯。造物不忍其終隱。天牖其衷。鬼神來告。臣 之至愚。何足語此。惟願長蹤 慈前。永承愛日。垂白瞻依。且懼且樂。夫世當晚近。天理愈昭。臣 兩耳飫聞。有道所說觀諸載籍。尤有可徵。大蘊之而大昌。小積之而小效。吾家自 祖父愛民。此心可白。 嚴親實

京華印書局刷印

志敢耿耿忠誠。慈母艱虞。生慈卑下。皆足以動天鑒而裕後來。是以臣本賤人。亦有功名衣食。皆吾親之餘耳。梁盛堂況東橋謂余明德之後。李慕皋謂余廉吏子孫。若仍衰零不振。則是臣弗克負荷而已。因記。慈恙獲痊。上溯貽謀。自爲論斷。筆勢稍停。（四月二十六日至此）

謹案。右註四月二十六日記至此。而所記病情。猶是二月間事。以下復接二月歷數之。似當日於病情隨時勸記別紙。而後筆之於册。乃成此記。故遲至累月。仍逐日能詳纖悉靡遺也。男煥鼐等謹識。

季白方服三劑。日日見功。不疾而速。看來已有把握。張蔚丈林東翁力勸多服。遂連前後服六劑。自二十二至閏二月初六七。大好半月餘。胸腹覺鬆。飲食大增。行坐稍便。初六日季白來看。微有寒象。改方加延胡索肉桂。去生地。諄囑肉桂要好。乃初服一劑。更大健。雖狂風亦不畏。臣大喜。以爲能受肉桂。則收功更易。慈亦自喜手筋運動。不畏刮風。但微覺燥熱。第二劑係乞得肉桂。纔服一煎。兌桂一半。甫入腹中。煩熱枯燥。裏外發燒。皮膚皆湯。終夜不寐。願就涼處。無地存身。筋骨頓縮。氣又覺疼。速將肉桂撤不服。亦無效。旋又將初次藥方服下一劑稍瘥。速請季白再來診。云肉桂壞。而亦因天交節令。久病虛弱。故逢節又犯。今宜先退

燒。俾稍爽快。然後再治肝氣。擬方用當歸鼈甲青蒿知母烏梅等藥。臣以爲萬不可服。臨送出仍與力諍。有人告臣龜鼈純陰老年所忌。何以忽用。竟不願聞。季白謂仲景方烏可輕視。且鼈甲能鎭肝止痛化痞。正是此病要藥。請勿疑慮。臣終以季白新進。不如臣年老確。躊躇未服。而夜來不適。仍復作燒。 慈意極欲一試。以求速效。云若再遲緩。恐血燒乾矣。十六日清明大風蔽日。土上遮天。而反覺微快。臣是以知刮風之前必定難過。風愈大則難過愈甚。風既刮出便又無事。而歷驗數月。每初十以後十八以前。百病皆作。危疑迭出。二十以後日見其好。二十七八竟大起色。屢試不爽。不盡關藥力所爲。所以告午莊此病屢變。深不可測。求其不反復而後可得其要領也。

慈心一當病劇則萬感交乘。十六早間未下床。諄囑男與衡弟各自保重。爾等皆係弱軀。病症不一。宜隨時隨地謹愼提防。汝面黑枯槁。春天流鼻血。皆可危。夏天宜服金氏方。衡爾不知自愛。尤爲糊塗。何以幼年似乎怯症。皆由不自檢點。須如何設法保全。自加留意云云。其說話聲音形狀皆久病極力勉強搆思片時纔說數句。雖勸阻不得也。纔覺微餓。急須進食。稍緩則心中難耐。計自十一日驟覺燒。十四日服前次方稍好。十五夜仍燒氣疼。又似前月

初十形景。臣於十六早將季白鼈甲方取半劑極輕進一煎。而自出城。是日大風塵土遮天。詣林東翁熟商一切。東翁則稱方并不錯。翻書爲證。共有數方。當病淺時則首方逍遙散已足治之。病日重一日則方日深一層。今此時前數方俱已無濟。當應用此。若使東湖立方亦當暗合。臣又舉巨年之說。東翁至誠懇切。謂老病虛弱與肝氣迥異。此病非主肝治不得。不能專講培補。臣乃用季白方請　慈服二劑。而訂次日請東湖來診。季白方服下後燒退甚速。當夜安眠。而氣往下蹈。覺接不上。右竟不疼。而左邊聚一處疼甚。疑係烏梅歛住。每間片刻抽扯一下。如放風箏提線者然。東翁細診良久。謂病雖甚大。脈象尚好。胃脈尤佳。服藥能應。便可無虞。却不肯貶吳方。只就原方添減。稍用柴胡。重用丹參歸芎地骨皮。加黨參黃芪棗仁以固正氣。多服數劑。不必頻改等語。既而季白來見此方。亦不以爲非。兩相佩服。大致主治肝氣。兼顧根本。二帥和師必濟。遂用此方屢服。自十八日起。又是日日見效。面色漸復。陽氣漸升。飲食雖不如初服季白方時。而飯量胃口尚好。漸漸兩肋覺鬆。遇刮風變天仍劇。惟腰腿總未捷速。然亦不似初時之須人轉側也。

永詩來不能見。永問何以不服逍遙散。臣對前年服之效。近服不效。因瀝陳原委。羅列多方。

斟酌醫藥。永詩雅賓同口謂此等症竟無別法。只逍遙散一方可用。緩以圖功。最爲上乘。若涼若熱投之皆誤。其詞堅確。似林吳亦未爲得也。圜拜期近。臣詣芙青辭焉。芙青聞之以爲誤矣。蓋臣稔知芙青醫道平穩謹愼。遇此等症不過一逍遙散方。故年餘未嘗就商。而此次芙青備聆顚末。仍以爲用藥過當。溫補者失於閉塞。平肝者失於傷耗。欲求王道萬全。惟逍遙散外無一法。力陳古人立方之始。斟酌調劑用意至深。躁釋矜平。具大神力。逍遙散爲治肝要藥。而方內實鮮肝家專品。惟柴胡幾分。杭芍幾錢。輕微淡遠。餘則養血補脾聖藥。取名逍遙。最有意思。使水火土各得其養。不治肝而肝自治。實老年婦科最愼之道。芙青佩服古方如此。其至實與前年治叔母症始終只用生化湯方同一見解。老成舊調。其論事非不的確。然只求立於不敗。是已爲醫家卸責之階。穩愼有餘。任事不足。非急切所能得力也。芙青意極殷切。自請一診。臣未抵家。則已先至。果用此方。謂倘可爲。且勿過慮。臣以林東翁本末兼顧。連用十日。正在得手。未便紛更。而永詩雅賓未知　慈恙形勢。徒拘古人不敝之法。頻以逍遙散請。謂熊公論最爲的確。臣以祖庚久病。因就詢焉。祖庚力斥涼藥之非。黑山梔亦不可用。且醫方太多。已嫌冗雜。若不獲已。用林東翁倘穩妥耳。此言的當。最合我心。自後頻

請林吳二公時常斟酌。兩人極訴合不刺謬。大致不離原方。柴胡丹參歸芍檀香棗仁地骨皮。頗見功效。面貌精神日日見好。惟胸肋未大鬆快。腰腿未甚自如耳。

偶遇康民。閱看多方。折衷一是。康云前後幾二十方。惟午莊扶脾補火尙不謬。然不如聽叔附子方最精最好。若據渠見。當用連氏。餘竟無佳搆。譬如一齣戲打旗者太多。爲將帥者少。冗兵散卒烏能集事。若逍遙散之輕描淡寫。只宜無病時服之。更不足以起危痾而集大事。萬勿自誤。又痛斥滋陰養血害人無形。日久乃見。已不可爲。此論正與唐春卿合。亦本其目擊而言也。吳樸齋來問疾。劇賞逍遙散方。稱爲聖藥。亦姑聽之。

臣始不知夏閏枝解醫也。閏枝隱然名教禮義。而無道學習氣。其周知情弊。更非有心世道者不能。臣稍惜其冷峭。而向來深信其言。以其見聞寬廣。詢以知吳季白否。則稱至好熟人。

臣以季白診病已著明效。但未稔平素何如。閏枝驚訝欣喜。曰子何由得季白診疾耶。子勿易視。曠焉寡儔。臣曰子以其人品心術重之歟。抑謂其醫學也。閏枝曰季白人品近於聖賢。子固知之。何勞贅焉。卽論醫學亦殊罕有。高明而兼謹愼。無名醫粗疏習氣。實意盛心尤堪欽佩。臣曰洵如子言。已得印證。但　慈恙未大痊。而季白主滋血養肝。究有當否。爲我決之。

閏枝謙讓。若就鄙見竟無瑕疵。溫補雖是要著。於此症尙未按切。尤進一言。旣遇賢醫宜專心聽。俾頻來診視於病者脈象藥性知之已確。則有一條路可走。而後能收功。若徒見症治症。則是頭痛醫頭。脚痛醫脚。醫多而紛。吾不敢知矣。臣又陳　慈親病形殊劇。未免可危。閏枝言此則無妨。凡老年肝家病症必見於面目。異常難看。每歲春木如是。一交夏令便爾速痊。歷來不爽。要之以預先調養爲重。譬如此次痊後加意調攝。一夏一秋。勿勞瘁。勿憂思。頻扶養氣血。甘旨當意。則冬令犯症必輕。冬間再極力培補。預先防護。春來雖病不過微舉。漸可無虞。昔閏枝太夫人卽係如此。十年之間歲以爲常也。此論臣所習聆。林東翁尤屢言之。以爲此時春令已殘。定可無慮。夏秋必好。吃緊冬來防護耳。夫閏枝剴切之論。固非有閱歷體認者不能。抉擇之精。持守之定。則幹事才也。季白有烈士風。臣未在家亦登堂拜母。隱然布衣昆季。古道可風。人品學術俱極正派。醫道固優。然未如算學之獨擅也。若閏枝言近於聖賢。則好之極而不免於阿矣。

謹案夏閏枝編修孫桐吾舅氏懷初先生諱源曾之內兄也。男煥鼐等謹識。

是時閏二月底服林吳二公不改方已將半月。雖偶有喉痛上火小症。而眠食勝常。精神步

履迴異前時。說話音容漸可照常。惟面色由黑轉黃。來人以爲已愈。竟可安痊。臣 兢兢然只恐再有反復。二十四五六七八連次見強。神氣抖得起。一切性情舉止又似好時。瑣雜事務漸能分心照料。下人有懶惰處亦能訶責。蓋臣 所謂性情改變者。兩月來因陋就簡雖眼見下人錯謬亦無心責備。故久不聞高聲說話矣。臣 至月底月初揆察情形。始敢議及會試。臣 入場只五六日。仍惴惴焉慮如前月初十後變症。臣 暫違旬日。心弗遑安也。

三月初三四五仍服林吳之藥。總算見好。臉上青灰之色盡退。而更黃瘦。有時亦白潤開展。間有一半日竟霍然無累。身輕體健。此病本來去無定也。又有時在院小步。入裏院閒談。或與孫男 嬉戲笑語。力量亦抱得動。欣欣向治。臣 意稍舒。初六日林公來診脈象大佳。已交夏令自當日強。安心入場。不必顧戀等語。方改檀香用沈香木瓜。餘微增減。云宜多服。匆匆掄理場具。初七日風大蔽天。臣 在家半日見 慈親安然無恙。告辭後抵康民小寓。已燈時矣。

乙酉之入場門也。蔣仲仁勉之曰。努力好爲。今庚寅會試遇吳季白送於龍門。亦如之。臣 以年餘未嘗握管。久不作文。況向來艱窘遲鈍。只求完場。不計工拙。乃題下神來。如有相助。頗

饒興會。極早出場。十六日抵家。仰見　慈顏病勢較去而殊嫌瘦弱。據來人云。旬日來一切如場前。并未反復。只是好得慢。季白於十一日自來視疾。診脈立方。坐談許久。臣與季白要約異日赴國家之急。亦如此不分畛域。故季白因臣不在家。來問　母病。代為照拂。有友如此。與古為期。臣所以告紫東云。仲魯深恩無慚錫類。眞足感也。

十七八早晨起。仔細看來。比場前好得多。意者每月十五六日均不見好。故昨日出場乍見形容稍遜耳。嗣是日益康勝。除面瘦氣弱未能驟復外。肋間氣覺舒鬆。夜間不至呻吟。天已溫和。亦不怕冷。說話走路漸復前規。眠食均可。燒亦不作。有意出門遊賞。仍恐坐車勞碌。林東翁意以為藥可漸停。專資頤養。飲食之補人勝於草木百倍。二十五日季白來審定醫方。亦謂病已大去。斷可無虞。而氣血既衰。小恙終難脫體。可以停藥。留為餘地。若大溫補之劑仍恐動火。而肝燥不宜也。臣亦恐湯藥久服。致傷脾胃。意欲停止。而竊見　慈親連服東翁丹參加黨芪方。稍有火象。不如服季白初方無黨芪者。胃口極健。而氣又得宜。遂復將季白首方服兩三劑。果然飲食加增。一切安暢。自出場後半月來。日見康強。弄孫歡喜。又以師友稱許場作可以望中。　慈親精神亦為之振。問男自揣有望否。男對以冬春歷碌無意求工。

而尙能順適。慈病又痊。當是三十年否運由此而亨。上觀　兩代貽謀。近驗　慈闈勤瘁。蓄萃窺躬。天時人事印證而觀。殷憂所啟。未可知也。慈謂爾勿謬妄。女人守節奚足爲功。上代蘊蓄。爾能詳乎。男對天下事只論心。祖父爲州縣而心存百姓。晚年緒論尙偶聞之。況人之稱述者尤多。此　叔父之事業所由成。而男之衣食所由得也。嚴親胸有千古。在家在國自命何如。中道未伸。天亦鑒矣。男非自信任此耳。慈因昔年折字有同上之說。由一榜作州縣或者有之。進士過分。終非敢望。男對酉年中舉已同　先公。若庚年黃甲又是同於　祖父。同上之解難預測也。慈親爲之欣喜。由此日勝一日。雖不能如前數年脫然無病。而精神興會可比去年七八月間。氣色光潤。（去年六月坐船賞荷尙屬康强）殆又勝於去年。無黧黑枯槁之象。確是由險得夷。已入佳境。惟腰腿尙嫌拘澀。遂於四月初二三停藥不服。男竊幸自去年冬月至今。又得聞吾　親喜笑之聲。見吾　親康娛之貌。如勾踐入越境。重覩山川。再見日月。私衷喜懼不敢名言。此實賴　神佑於上。人助於下。力挽危機。保全不少。個中消息。默默喩之。當其危險之時。固全家之人及親戚及僕輩所共見而代憂者也。

先是正月間病象已劇。雅賓夫人來還禮。已不能起。二月尤甚。懷初循初來視。莫不驚訝。有

時稍健。臣請扶出大門望龍池栁色。慈親亦顧而甫一下階忽增悽感。仰視日色如此可愛。能定幾回。即又廢然而返。臣急延訪醫藥。生慈切囑云昔三姑母言。慈親吃藥宜防錯誤。務須愼擇。勿輕投。臣是以未請季白之前二日。二月十九私登嵩雲草堂內文昌高閣禱於 帝君即所云。臣雖不肖。臣母甚賢。季白醫方伏求默助。幸若獲痊。敬傳孝經百本。深叩良久而下。二十六七季白見效後。又禱一次。場後又禱一次。夢兆甚祥。臣心欣幸。由此觀之。一切兆頭全難憑信。臣有確見安知非此病之後。纔交好運。又安知非 帝錫下民。隱然許我事至今日則是吉不是凶。已大可知矣。

謹案。循初舅氏諱準。曾與懷初公幷爲先母胞弟。男煥鼐等謹識。

榜前三日。臣告紫東如其捷也。則 先君功德。公等所得而知也。若其不捷。則藐躬必有隱惡。天示罰懲。上累吾 親。臣滋懼焉。榜發之日。猶是無名。慈親以修爲不至自責。別無怨語。然則好兆壞兆全是渺茫。大可不必論矣。臣預防不中與芸史懷初借銀欲營薄宦爲慰親計。幸皆允諾。芸史等相待亦不爲薄。致伊函內。臣外度諸世內度諸身本欲不階尺土。不假一民。平地丹梯。克成偉績。而乃天意遲廻。名場又蹶。近者北堂多恙。境遇艱危。臣無悶

京華印書局刷印

可貞。尚無香草美人之憾。而寒家歲月久已勢不能支云云。致懷函但使非長貧賤。不難如願以償。朋友通財迥非世俗巧利等語。

慈親於四月十四到上斜街小住。病痊後之初出門也。雖云痊好。非復從前體氣。求其精神面貌步履聲音如前數年景象不可再得矣。此爲人子者懲前毖後。猛省防維之時。不可因其已痊而悠忽將之也。況 慈親心思材力偶然一振。勉可如前。譬如諄告榮桂回鄉各項言語。又切囑萬勿告良鄉衆人知我病如此利害。如此危險。恐衆等益起心欺侮。隱然食少事煩。能知敵勢。何等精明深細。然而此係强爲。恍惚之時極多。有時諄諄告男緊要之事。旋又漠然不急。前後不能關顧。性情與昔不符。旋記旋忘。心思智慮迥不如前。臣親試多次。殊爲隱憂。

午莊芸史百端慰藉。相愛極殷。芸史力以國子監博士爲勸。至於苦口爭論。臣感其心之厚。而又笑其識尚淺也。遯世無悶。千古名言。養晦遵時。昔賢所尚。如此上乘且不必論。即論臨事亦天懷淡定。有識力者能任事。不爲事所累耳。若以俗情工計算者言之。亦統籌得失權衡利害。免事後成拙之悔。不失爲精明耳。臣堅持不動。是俗情也。非上乘也。惟局中自審。乃

能知不可行與不必行之故。其不可行者借得之歟。輕於一擲。邯鄲學步反失其舊。做官之名負債之實。無待再計。其不必行者英雄圖事不以偶然蹉跌頓改其常。若見小利而即趨。則是中情急迫貧賤自傷。歆羨榮耀。恐於氣骨度量皆有關係。久處約長處樂。夫子深念之矣。臣 注重臨難不驚之器識。寵辱之來常自考驗。午莊詫異不信。以爲矯情。芸史援陽貨介推以相誡勉。是皆未爲知我也。臣 自負不平。含意未吐。言恐傷人。又實感午芸盛意。不忍大拂。設詞謝之。

謹案。芸史陸表叔字表叔。印嘉藻。祖姑丈陸澹吾公之第七子。後官順天知縣。男煥鼐等謹識。

慈悶。男 芸史剴切若肯捐納進項必多。胡爲拒絕。男 對不是淡於仕進。正是善於打算籌之已熟。捐官無味。捐此官尤非宜。男 齒未遲暮。戰雖不利。事未可知。宜且待時。自然有得。倘來科倖捷。亦免悔此一著。若使男 在四旬以外。不必芸史慫恿。早已急圖矣。退而憂懼。所懼者高堂多恙。親見成名。深望 帝君之錫賜耳。夫臣 雖甚微賤。而處泥塗之內。常有雲霄之心。吃緊在人品心術上去取。文詞末務。富貴浮雲。總要處爲賢士。出爲名臣。戮力中原。屏藩

京華印書局刷印

王室。方足遂顯揚之志。雖位之大小不可知。而家傳立志如此。若迂陋自封者。全無志節。洎於名利者。一日寵榮。肯非吾心也。異日者言踐行修。克滿其量。則天下人知臣奉教於吾親者在此。臣所以仰報吾　親者亦祗此而已。

光緒庚寅五月初十日記至此。近又得吉裳先生診視奇功另記。男濟敬誌

謹案。先祖妣劉太恭人即於是年庚寅八月十九日棄養。右記末句所云另記者。其稿今已佚。唯別檢得論先祖妣病情一紙。則爲隔三年後追憶致恨之言。敬錄附此記後。

男煥鼐等謹識。

細細想來。實是病深不測。精神氣血虧損極矣。藥力扶不起來。其最著者。則隨天氣爲好壞。天氣鬱燥。將有大風之前一日。必定病劇。無論何等妙藥。服之亦毫無消息。俟天既變好。風定日晴。不服藥亦必定爽健清明。毫無病苦。然則竟是裏面橐籥損壞。肝肺失宜所致。全不關藥力耳。若於前數年不改熊氏醫法。時常疏盪肝肺氣。使不閉緊。再顧脾胃。使飲食不全變痰。則雖病難脫體。雜症叢生。仍可帶病延年。多留幾歲。余以爲竟壞在戊子年嚴冬之月。臨睡上床每夜服純陰丸藥。將病逼入深處。凝結閉塞。無法開解。根本從此傷矣。余每念及

此心痛如割良由彼時太不懂事太不知醫藥又加午莊自以爲能 慈親一味偏信自以爲陰虛火燥故錯誤至如此甚耳後來諸藥始終未甚應也其偶然見效有起色者或因藥對或因天之陽氣發動一見轉機然而內損既深生氣將絕烏能續命哉總是我罪該萬死而已

癸巳七月二十一夜靜誌此 庚寅此日 母腹泄十幾次

京華印書局刷印

跋

語云母賢者子必孝。讀此記而益歎名言之不我欺也。噫。今之所謂事親者。吾往往得而竊窺之矣。問視定省不過於堂上奉行故事。或則於人前勉飾虛文其中本無眞愛則當趨承左右。固身雖在而心已不知馳於何所矣。又安能於高堂起居動靜之際。疾痛疴癢悲愉欣戚之情。微察於視聽形聲之表。默識於魂夢神志之間。歷久而不忘哉。嗟乎。風瀟雨晦。或淑景良辰。鶴髮衰顏。塊然偎形影以自遣。而樂狎遊者方流連而忘返。暱妻子者且燕笑而彌甘。杖履生存。蔑同木偶。髮膚所受。視等贅疣。傷哉悲矣。害理忍心。尚復得爲人乎。吾安得持此記而使徧讀之也。

壬辰孟秋二十五日蔚森張士彬書

遺書之四

辛壬類藁

周紹昌題

桂林梁濟巨川著　　男煥鼐鼎校編

擬呈民政部長官請代遞疏稿 辛亥年

民政部候補員外郎梁濟謹呈。爲救亡當以正心爲先。謹陳根本至計。冒死上言。伏乞代奏事。竊職素無經世之學。於憲政未嘗講求。身非言官。例不得言事。原不應以平庸淺陋之言上瀆宸聽。然目覩時事阽危。學絕道喪之憂。顯然昭著。民困國危之象。迫於目前。一命之吏雖微。匹夫之責甚重。何敢顧慮死生禍福。不竭誠張胆。吐露實言。以期補救萬一。查近年時事艱棘。朝廷銳意求治。變法圖強。一時謀國之臣。憂時之彥。條陳奏疏。臚列紛陳。或注意於完美之章程。或究心乎遠大之政策。凡西國行之有效者。我必倣行之。且西國行一二事已足以致富強者。我則兼採數十國數十事而並行之。就求治之法而論。已不可謂不周。即考之泰西諸國當年致強致富之初。亦未必如我國今日採取之富。然而愈求治而愈不治。且增長亂源。叢生弊竇。岌岌不可終日。竊嘗反復思維。乃歎舉國張皇者。未嘗眞中要害也。吾

京華印書局刷印

國今日之要害是人敝也。非法敝也。夫法敝而國不治者可於制度條文上斟酌損益曲盡因時制宜之妙。人敝而國不治者。非從品行心術上認眞砥礪。使天下回心向善。斷無扶衰救弊之可言也。近十年來朝野上下人心風俗敗壞流失至於不可殫述。無實事求是之人而徒責望事有成效。此必不可得之數。竊恐最美善最緊要之立憲政治因人心之壞而無成功。將貽譏於天下後世。此職所以徬徨四顧。不揣一孔之見冒昧進言。謂救亡之策必以正心爲先也。夫正心之說驟視之似平淡無奇。實按之則的確不易。謹就最淺近確實者列爲三德。敬爲我皇上監國攝政王縷晰陳之。第一曰君德。國家當立憲已成之時。內閣與國會交盡其功。原可不勞而理。而當此由專制入立憲。新舊遞嬗之間。有不得不藉大君之能力以成非常之功者。其最要之端約分三事。一宜力行開創舉動示天下以破除拘牽也。從前守成之世幾於端拱安居。且宮禁森肅無一不拘夫體制。而壅蔽柔弱諸弊即緣此而生。今立憲政治實數千年未有之奇。將欲變易國民之精神。促成進步之思想。非使天下聳動心志。萬難奏功。中國民情素日信仰君上。果能廟堂之上躬親振作。則風聲所樹實較尋常督勸百倍其功。故今日我皇上監國攝政王所處之時代。非蒞中國享承平之時代。而實披

霜露斬荆棘之時代。直與開創無異也。周公以無逸垂戒。一則曰舊勞於外。爰曁小人。再則曰舊爲小人。爰知小人之依。蓋必涉歷艱難。乃可洞知情僞。從古聖君哲后。未有不由此者。伏讀本年三月上諭訓誡軍人。歷舉列祖列宗開創之艱。而申言之曰。篳䍀啟自先朝。威令森乎堂陛。仰見我皇上懍析薪之負荷。念時勢之艱危。親總六戎。倡導全國。此眞中國命脈存亡絕續之所關。天下臣民性命身家之所託也。皇上尙在冲齡。未親大政。則一切艱鉅。我監國攝政王實肩重任。夫勞苦躬親之事。非徒言之而已。實當以身行之。今雖非身在行間之時。而一切動作云爲。固可屏除凡百之虛文。表示一心之刻苦。類如事機當赴。不妨追屨皇劍寢之風。夙怨可捐。直可行豁達大度之事。阿諛者稱爲至明至聖。當諭以虛僞勿施。進諫者訐爲太苦太勞。當曉以動忍增益。吐哺握髮。實行乃見眞誠。沐雨櫛風。躬冒彌徵神勇。行之既久。則筋骸心膽。皆與柔脆不同。感動既神。則士農工商。莫不奮發興起。近如俄主大彼得。微服外游。雜伍傭作。學習製造。卒使其國强盛。暹羅世子。自慨積弱。游學水師。周知形勢。卒能自保其國。蓋列强競進。專以堅忍進取見長。而以晏處深宮爲戒。我皇上監國攝政王。借鏡返觀。自應駕彼國而上之。不惜以身作則。力圖激勵人心。務使大小臣工。時時有臥

京華印書局刷印

薪嘗膽之心。人人習堅苦卓絕之事。則人心樸厚古昔開創之業再見於今玆矣。一宜存罪己之心常與民通達誠意也。中國今日兵卒槍彈不足以供一戰之用。府庫金錢不足支一年之需。外患內憂若朽索之馭六馬欲求救亡之策惟使民心悅服。徐圖轉圜耳夫民心之悅與民怨之騰。皆視人君有無儆惕之心爲斷。竊觀西安廻鑾之時。詔書痛切。發憤圖強士庶軍民感動歌泣。人人有杜甫詩叨逢罪己日洒涕望青霄之意。蓋君上引咎責己最足收已渙之人心也。近年時勢日迫邪說潛滋。五大臣出洋考察起程之時竟至炸彈橫行。動機大啟。自先朝立憲詔下。政策既定民氣一新。匪黨情形又爲之一歛。近事之可徵如此。可見民心與君心相應。如鼓答桴。不爽分毫。方今國步艱危。深宮籌措苦心。薄海豈能共喻。遇有全國屬目之事。自當與民相見以誠。即如汪兆銘一案即可明下詔書。昭示天下。既返省當躬之闕失。尤曉諭大義之率循。蓋朝廷既有融和滿漢之明文。又與民以參政之權利。凡我良民何忍聽信偏激之言。蹈此大逆。然猶不事誅戮。但予監禁。以俟悔罪而惜人才。似此曠世仁恩。宣布遐荒。彼匪黨聞風必多內愧。即使再有匪黨而人心既已相諒。忠愛輩出。自然隱匿者少。舉發者多。消弭奸謀無逾於此。日本天皇每一出行夾道軍民瞻呼萬歲。彼蓋深

知用民之法宜與握手言懽。不宜上下隔絕也。又如去年大理院奏結叩閽被執。訊係欲上條陳並非行刺。照例釋放之佐領松樸。未聞諭旨垂詢該松樸所遞究係何詞。蓋無論其有一得之愚抑係毫無可採。皆不妨虛懷省覽。示天下以勤求無已之心。而小臣忱悃得通。益必爭自濯磨。於士氣官常不無裨補。凡此機會在聖心隨事爲之耳。抑職更有進者。職謹陳君德要端。不曰下罪己之詔。而曰存罪己之心。蓋必眞有罪己之心。而後罪己之言自流露於不容已。恭查同治初年孝貞顯皇后孝欽顯皇后削平四海。聖德崇隆。其時翰林散館有庶吉士嚴辰試卷恭用女中堯舜之典。以頌美聖明。閱卷大臣取列一等進呈。忽蒙孝貞顯皇后孝欽顯皇后欽定降爲三等。並指明因用女中堯舜特示貶抑。以杜諂媚之萌。夫以文墨阿諛猶遭擯斥若此。則凡奢華之貢獻荒怠之游覽。皆必嚴加禁絕更可類推。用能垂範廷臣克成偉業。實爲宮闈所永當法守。我皇上沖齡踐阼。我隆裕皇太后深宮教育。節儉之詔屢頒。逸豫之萌早絕。先朝家法固已率循。惟是時事多艱較同治初元尤亟。四海之觀瞻綦切。聖躬之毓德宜先。凡夫宦豎之逢迎優伶之供俸。有涉窒塞聖聰之慮。宜示防微杜漸之謨。似可於修宮室傳戲樂等事再宣停罷。以勵躬行。設或典學餘閒不能不娛寫性情。則

京華印書局刷印

聲光化電諸學以及海陸艦械駕駛運用諸法。隨時與士大夫講求靈趣。既可啓新機之智識。而致富致強之理亦感觸而生。如此則君德日進無疆。而正一心以正萬民。立憲之成效可期。昔禹湯罪己之心所感召矣。一宜精察庶事洞知國內情形。力籌進行以免茫無把握也。凡事不統籌終始。澈底澄清。雖圖治甚殷亦屬空言寡效。必待中途窘步始知輕進之非。或至貽誤已成始悟奸欺之弊。則不徒見事太晚。抑且貽笑孔多。古之明君將欲行之必先知之。蓋最後之成功已不出最先之布局也。恭讀世宗憲皇帝硃批每於鄂爾泰田文鏡諸臣奏牘批諭甚長。乃至微末將弁之姓名。細微隱僻之地理。莫不洞悉靡遺。我高宗純皇帝敬承家法。批覽章奏嘗至夜分。雖邊關萬里之遙。而軍事機宜瞭如身經目覩。惟知之眞確故能動必有功。其大要不外慮始圖終之一法也。今籌辦憲政爲中國數千年來所未有。其中層累曲折悉數難終。非洞知國內情形從何措手。中國當屢遭顛躓之餘。庶政墮壞於冥昧者百餘年。人心陷溺於私利者萬萬衆。以言治內則教育與實業素未講求。以言禦外則船礮與槍枝驟難備辦。於此而欲百廢齊舉。正如貧家創業必艱難締造始有積累之功。斷非易一官。名設一署。所遂能安坐集事。固不能不賴疆臣部臣館臣閣臣之經營籌畫。然非

胸有成竹則封章紛至何能辨別是非。伏願我皇上監國攝政王上法世宗高宗研究事機務求明瞭。日與廷臣前席論思。勿爲循例之視朝而爲核實之計畫。當取犖犖數大事專心致志反復參稽。如興學堂也。辦實業也。治警察也。行徵兵也。設審判也。彼先進諸國致治安而著明效者。我一移用何以有橘踰淮而爲枳之譏。如是則事實之可以相師。與習慣之不能強合。皆顯然呈露。毫無遁形。而臣工籌備之章奏一切模棱含混粉飾張皇。永不敢輕爲嘗試。此關於事理者必當熟籌緩急輕重也。至於謀國各有不同。或激於發憤圖強。不惜傾國經營以圖旦夕收功而忘躐等召危之弊。此其愛國之心甚熱而謀事之智則尙疏。又或術善揣摩筆工文飾。敷衍憲政表面以迎合輿評。而按其內情則糜欵雖多成績不實。此其人作官之心太濃而做人之心則太薄。又或從國本民心上著想以期在必成之心迫而爲圖度萬全之計。欲使全功之克竟先爲財政之統籌。此其人謀慮似近迂拘而行事則終能穩健。此關於人心者又必當辨別誠詐忠奸也。庶事之不可不知若此。知之既可以貫澈行之當出以峻嚴。近日法令紀綱廢弛極矣。建議者但曰舉辦新政寬籌俸薪而不聞於行之無功當若何嚴厲罰懲精覈督責以致人心縱肆毫無忌憚之存。凡有便於私圖者則羣趨

京華印書局刷印

視爲利藪。人皆可以有萬能。其實乃不事一事。其有不便私圖者則袖手視爲具文。延擱支吾久不實踐。空言搪塞督促罔聞。甚至中國禍患最要之端。事未至則懵然不憂。事既來則驚惶無措。事纔過則酣嬉若忘。處禍懸眉睫之秋而有身履太平之概。名爲搶攘。實則逍遙。朝野上下出於一途。皆由紀綱不肅有以釀之也。今欲整肅紀綱惟以行政上綜覈名實爲第一義。當由監國攝政王奮然以正己正人爲務。己既正矣。即不難執法以正人。昔明臣張居正當主少國疑之時。不惜身爲怨叢革除弊端。卓然爲救時賢相。我監國攝政王身膺重任。上慰先朝付託之心。下繫全國人民之望。事權在握。法令難寬。與相臣地位不同。更宜整齊一國之刑威。約束羣僚之志氣。而非徒謙恭自牧。遂能致大法小廉也。或謂今正値審訂憲法。苟能立法盡善。使國會有監督糾察之權。凡百弊端舉不難次第改革。此誠確論。然與其俟兩年國會既開之後。何如乾綱獨斷早予廓清。大禹聖人乃惜寸陰。況至兩年豈容坐誤。我皇上監國攝政王赫然振作。使貪緣奔競疲玩縱恣種種積弊一洗而空。亦可於專制歷史之末留開明之紀念。增絕大之光榮。時誠不可失也。或又謂立憲之世君主不負責任。似不必責備君身。然君主雖不任其勤勞。而不可不備其才略。將來裁可與否權既操諸皇

上自非有涵蓋一世之精神高出人羣之智識何以合古訓作君作師之旨夫德國之興探本者必曰威廉日本之強歸美者必曰明治可見君主雖不必躬負責任而正身修己實一國所最宜先矣以上三事雖不足以賅君德之全而實正人心之首務此職所陳根本至計伏乞聖明採擇者一也第二曰民德今之言變法自強者但於政治上取長補短而於人民之自生自息視爲漠然是未知民也者即萬事所從出之大源也民之才能智力風俗性情至不一端而可綜括之曰民德請先言民德之種種關係次言民德之種種現象又次言民德墮落之原因又次言補救民德之淺術所謂民德之種種關係者何也閉關之世教化即有未周尚不致相形見絀自海禁大通以後在中國所謂郅治者在歐美仍不得爲文明故今日世界各國之強弱存亡專視乎民之智愚文野論者謂人民之與國家譬猶寒暑表之與空氣其度相均不稍假借設使吾國之民瞭然知世界之大勢奮然存進取之決心外國人瞠目相驚歛容起敬歎爲中國不可輕侮者非外國人之怯懦也我之民有以奪其氣也抑使吾國之民智識不知有國家之思想惟專於私利外國人窺見底裏從而生心敢以強硬加諸中國者非外國人之橫暴也亦我之民有以授其隙也試歷數中國對外諸事以我

京華印書局刷印

之兵與彼之兵遇而我之兵敗以我之學與彼之學遇而我之學敗以我之工與商與彼之工與商遇而我之工與商亦無不敗民德之關係對外者若此欲強國必先強民無他術矣又如國內諸事何一不賴民之相與有成商務公司專重信義使非忠於厥事嚴正無私聯合衆心集成股本或營私而吞蝕或冥行而失敗商務安有振興之日也工藝專門必由格致使非熱心提倡鼓勵生徒堅忍耐勞研求進步或製造莫窺精詣或母財耗於虛抛工藝安有發達之望也自治之制以裨地方強梁劣紳侵漁剝奪託名新政繁重徵收心術一偏自治反以釀亂矣選舉之治以求眞才內行不修盜竊虛譽運動投票巧計營謀流品一淆選舉適得下駟矣新軍爲徵兵之善策何以屢滋事端欲杜暴亂之萌有勇知尊方君親上非羣不逞之徒所可語也警察爲治內之本根原非徒取形式欲策治安之效不畏強禦不侮鰥寡惟有公德之人乃可當也由是以推全國之中凡百事端孰非待民而成者哉據中國今日事勢觀之苟民德不修不但士農工商廢墮而已勢將欲用兵而兵無可用欲用巡警而巡警無可用甚至欲用官而官亦無可用以其無一人非從民間來也是可以見民德之關係矣所謂民德之種種現象者何也二十年前之人心世道當時老成宿士已歎爲叔

季澆漓。豈意流失變遷今更出人意外。夫國於世界之上。必有道揆法守之存乃可成爲國俗。人生天地之間。必有氣節廉隅之概乃可謂之人心。今吾國之民最不適於內憂外患之世者有數大端。一爲大開智識藉以行私也。庚子以前闇於時勢既已貽害無窮。則輸進新知識誠爲今日之要務。然而不務其行。但務其言。雖空談亦將何補。今試舉維新之名詞。所謂義務也。團體也。公益也。改良也。孰不口熟能詳。惜不用於矯風正俗。而但藉以攘利沽名。又試舉自強之學說。所謂優勝也。劣敗也。冒險也。進取也。孰不心知其意。惜不用於國際競爭。而但營夫個人權利。是故人人言愛國而不聞奮起以圖功。日日言進行而未見實事以求是。甚至苟有個人之利雖國家暗受損害不惜昧心以爲之。但有獲利之機雖同人陷於阨窮不惜忍心而取之。虛僞成風。萬事皆無實效。公德不講。天理日就汩亡。論其智識固不可謂不較從前增益也。而智識自智識。行爲自行爲。此非新智識之爲害也。無舊道德以植其基。故新智識不能附麗以行。則心術不正之咎也。一爲謬附文明流爲侈靡也。今人一切學術技能不思與泰西競勝。而惟服御陳設以摹倣洋人爲文明。譬猶小康之家事事與素封者比富轉瞬即將罄竭。及至享用已成習慣。乃不得不壞其心術操守以營求非分之財。

相引相牽弊將無已。試一觀繁盛景象。馬車馳逐於道路。乘坐者非倦怠跛倚。即氣燄驕橫。酒樓妓館之盛行。宴會者非謔浪之語言。即狹邪之行動。雖上級中級下級差等不同。要皆藉口維新。日肆揮霍。又有上級之人與下級同一思想。則豪門貴族學習戲曲彙務賭博是也。下級之人與上級同一奢華。則比擬公侯等威莫辨不守本分是也。舉國若狂。胸無遠慮。至於對外洋貨暢銷之可懼。對內工業衰落之可憂。則茫然不知。即叩以一身之計。亦有如蟪蛄識見。蜉蝣衣裳。但取今朝不問明日之意。貌襲文明之弊若此。豈文明之誤人哉。心無辨別之才。耳食歐風。不求甚解。但以物質上之文明爲文明。而不知物質皆從經濟而來。經濟之發榮。未有不從勤儉艱難入手者。似此文明愈進。貧弱愈深。全國將不可問。又非亟正人心不能挽救也。此皆就城市言其大凡耳。若夫一國之中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之人。皆游手無業者也。因其無業而緣附以生之弊。更不可勝窮。其流品則厮養臧獲雜技乞丐也。其習俗則怠惰油滑便辟側媚也。其仰食則賑濟周助巧取弋獲也。其居心則虛詐陰險嫉妬乖戾也。其有不甘爲無業而執一業以自活者。又大率爲不正當之營業。蓋世風相競以浮華。操正當之業者往往不易得財。而營不正當之業者反多獲厚利。趨勢所重。益導人於游

戲之途。而游民乃愈衍愈多。至若鄉野之間。窮簷編戶。服田力穡。是其一長。似樸實者居多數矣。然近年人心毫無忌憚。鄉間亦不似從前受影響於靡麗紛華。染惡習於刁健痞棍。以結交胥役爲得計。以步趨奢侈爲光榮。小之欺壓善良。大之干犯倫紀。爲司牧者既不訪察。復事彌縫。故四境之內。雖無大奸巨惡之顯呈。實有陋俗頹風之隱伏。欲加懲罰。則罪狀莫可指名。聽其遷流。則人心日趨昏昧。又況一遭饑饉。鋌走堪虞。稍事嚴苛。惡聲相應。京師出城五里。即敢搶刦橫行。外省潛伏梗頑。當更有不可思議者。近如設立自治審判諸事。民間不解其中精義。反以爲多事紛更。憲政前途隱憂方大。民德之現象若此。固言之不可勝言也。所謂民德墮落之原因者何也。凡民高尚優美之資。得於社會教育者半。得於官府教育者半。二者交失。則民德不堪言矣。竊嘗歷覽一國將興之際。其君主側身修行。眞有憂盛危明之心。其貴族共懍時艱。亦以德禮持躬。不爲聲色狗馬之事。其大臣內不避親。外不避仇。一切行政用人。皆爲天下存眞是非。不爲一己謀私利。益其羣吏靖共夙夜。病不言勞。功不言賞。恆以道義自重。斷不至寡廉鮮恥。以貽仕路之羞。其武臣注念國防。以眞能殺敵爲心。決不諂事要津。藉購器練兵。沾餘瀝以肥私計。其軍士互相勸勉。同澤同仇之義。素所稔聞。

京華印書局刷印

即至彈盡矢亡終不退縮偸生以負君父。凡若此類起於人心。蒸爲善俗。頑夫聞風而生廉。懦夫聞風而立志。故能入其鄉黨則人崇廉讓家重操修。行其里閭則秩序修明法律遵守。讓耕讓畔播爲美談。當此之時凡身入此社會者無往而不受此社會之薰陶感化。雖欲獨爲不肖而有所不能。古語所云官辭暮夜之金。士恐樵夫之笑。蓋惟有健全之社會斯能培出良善之人才也。若我國今日之社會則不然。朝廷整飭風俗人心非不諄諄誥誡。無如禁之不止令之不行。竟有江河日下之勢。夫風氣成於下。而開風氣者不能不歸咎於上。以貴族之好尙而言。甘酒嗜音。峻宇雕墻。恒舞酣歌。荒嬉無節。古人所垂戒者無一不身蹈之。以官場之陋習而言。假新政以爲名。私人徧得位置。極機心之奔競。苞苴公然盛行。大小文武莫不皆然。勵精圖治之言殆無一不違背之。在上之社會既無可爲法。則在下之社會乃愈入於卑污。軍人私鬬於行伍之間。紳士武斷於鄉曲之內。賍商逋債而不償。工人竊器以牟利。老稚以鴉片爲菽粟。吏胥以婪索爲生涯。官民以游戲送居諸。男婦以坐荒消志氣。種種斲喪天良捐棄禮義之事。不啻播散無數種子。廣布於官紳士庶之中。合諸社會成一社會。無論城鄉市鎮上下四旁。一出言一行事莫不受社會之薰習。而還以薰習社會。求有直諒

相規勿蹈薄俗者絕不得見蔓延愈大。範圍愈寬。全國靡然每況愈下。人民生長於此社會之內。雖天之降才不盡無良而自能振刷精神勉爲獨立之豪傑者誠非易易矣。此社會教育損害民德之原因一也。無已則恃官府之教育矣。夫官府之教育以巡警爲最切近。但就此數年巡警觀之。其進化退化亦大相懸殊矣。光緒三十一年初立工巡局時。人人有改換思想之機。自是年冬入三十二年春。巡警部成立之初。諸事認眞蹈厲奮進不眠不休更番替代。凡身著警衣者皆自以爲資格異人。必端容正貌有介冑不拜之風。又知有委員不時暗訪懼不測之恩威。無論僻巷通衢一以秉公從事。又新改扑責爲罰苦工。凡偷綹鬥毆詬詈違忤等事速判速行。居民詫爲未經。同聲稱爲良法。蓋人民處積威之下初由煩苦而入改良。官有所驅易於聽命。而巡警每月得六七元之餉較五城練勇銀數增加。心目中尙知振作。又官吏當開辦之殆直接民事簡便樸誠頗有洗盡浮文之概。巡警受長官命令植立街衢。對於人民動作行爲皆有糾察規正之責。凡民有不知誤犯者以善言曉諭之。有過失尙小者以和平教導之。有乖張謬妄者以嚴厲干涉之。其時有文舉人而欲爲巡警者。蓋視巡警爲至可尊貴。與差役站班伺候承迎趨奉者不同。而京話報紙日日講明新理以助巡

京華印書局刷印

警之功。巡警一有過愆報紙登出立即訪實懲辦。故街市大爲聳動。奸宄無可容身。雖其中
曲折隱微尚欠眞實。然當此方新之氣實爲最好之機使當時有深謀遠識之大臣精細眞
誠之輩。吏循守不懈鼓勇進行。堅持數年基礎穩固何至人心風俗進步毫無。不料一年有
餘頓形懈弛。以最先創設之新政衙門一變而爲坐嘯畫諾之陋劣習氣。三十三年表面尚
可仍舊。三十四年宣統元二年則有一落千丈之勢。人民之思想觀念直復回從前腐劣之
舊觀。雖曰古今良法未有行之久而不敝者。然斷未有如吾國之巡警其暮氣發現若是之
速。影響於民德甚大也。夫巡警既身負模範人民之責任。則凡人民淺近之道德當具有之。
類如耐煩處事。正直持身。懇切待人。主持公理。種種善德必所素知。而又必耳目靈便言語
公平。遇有人民強暴昏愚則隨時訓誡。遇有人民迷茫疑惑則剴切指陳。其軒昂正直之精
神。足以生人民信仰之心。而樹國家威稜之望。巡警有所不逮則巡官傳授之。巡官有所不
逮則區官教導之。區長尤當洞知警士之材質性情。某人偏於柔善。某人過於嚴酷。苦口提
撕。暗中訪察。責備不可不密。體恤不可不周。竟與治兵無異。絕無安閒暇逸之時。再能崗位
稍密。棋布星羅。則人民入於此境出於彼途無地不有糾繩之益。若網在綱。全身管攝。西人

所謂巡警以治內洵非虛言故巡警而善則人民不啻得無數之教師受感化而不自覺巡警而不善則人民不啻得無數之損友相率於苟且無恥弊端百出不可名言吾國初設巡警之時固云草創募集不可爲法須俟巡警學堂畢業從根本上講求則人人進於善良矣今設立五六年所謂巡警學堂從根本上講究者不知其實效若何但聞薪餉較從前加多派出所堪避寒暑風雨博得警士之頌聲至於臨機辦事公正明白者固亦有之然比較從前實覺廢弛太甚本年春夏間腐敗尤不堪言巡警多滿體惰容笑語無節遇市人不正當之行爲不能秉公取締惟俟上官經過施行一禮假託認眞竟似步營弁兵習氣即偶有執行規則者亦不推誠規勸惟於負販苦力窮破之人任意苛虐使國人習見不平釀成戾氣夫以愚民之久失敎化必待開導約束譬猶瞽者之必須有相狂者之必須有監也巡警不能以知識啓導愚民乃至問趨向而不知見凶頑而不阻是猶以瞽相瞽以狂監狂民德終無進增之日也然辦巡警亦有難處名額太少分布不敷又拔取其最精者排隊奏樂以備迎接上官保護蹕路之用人數無多崗位相離自遠又乘派出所深居坐鎮以致街上巡警踪跡甚稀照料實難周密至於巡警不從民德風俗上注意則長官實職其咎層層推本皆

京華印書局刷印

以上官指授目的爲歸。巡警不過隨上官之風旨轉移耳。尤有甚者內城本無戲館。忽而建設甚多。外城樂戶上捐。街市益增醜態。以妨害民德之事反爲之助其燄而揚其波。以是爲整頓市塲抵制洋戲抑太末矣。今此等戲塲諸事已成者固未便令其停止失業。而以後亦當嚴立限制永遠不得再增。並隨時提倡改良酌量取締。如破除迷信激勸忠良等類。雖游戲之事亦含有進化之機。則流毒或可稍減。又如婦女出門游覽在今日亦屬要圖。然善用之則有奇功。不善用之則有大損。蓋中國婦女坐守家門不諳外事。實爲致弱之大原。而官宦之家閉塞尤甚。今大開風氣。使婦女游行街市。縱覽民間窮苦。徐察風俗澆漓。深知吾國前路之將危。因得教授兒童之善法。如此通力合作。實爲利益無窮。憶前數年商部陳列所初開時。婦女入覽尙有監守者從旁指告某物出產何地。某物製造有方。間有留心之人亦知隨事諮詢。研究中外興衰之故。果能如此。則出門游玩不盡爲虛擲光陰。無如人心囿於一偏。惟以行樂爲心。不以時局繫念。近數年侈風更長。衣必選色。食必選味。豪華詭麗。道路喧闐。而習勤愛國之美談較前數年亦大形沈寂。豈知婦女原有一半國民之責任。游戲不過開拓心胸之一端。如謂竟可任意荒嬉毫無職業。曠廢日力耗散母財。是必非開放女權

之宗旨矣。夫人生斷不能有勞苦而無嬉游。亦斷不能身入歡場而作愁態。然耳濡目染竟無高風義烈之可言。惟有放蕩般游之相尙。則民德之根本不立。即欲求吾國之存在亦不可得。此誠不能不斷斷爭辯者。欲挽此等澆俗。固不能責之於巡警。而官府教育不以正人心爲先務。實爲民德墮落之最近原因也。所謂補救民德之淺術者何也。一請申明教育責任。多立宣講所。分綱列目。確然有所遵行也。今人以教育爲學堂以內之事。此範圍太小之言耳。無論學堂皆虛文粉飾。即學堂眞能教育。試問入學之人多。抑不入學之人多。其能被教者幾何。是故學生之教育。其責成固在校舍之中。人民之教育。其責成當在城市之地。倘使巡警以爲吾之責任在保持公安防護危險。他非我所知也。學校以爲吾之責任在審訂教科上堂授課。他非我所知也。則此芸芸之衆。其教育之權。究將誰屬。夫盜賊衰息。暴亂不生。其根由於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人人守法。自不爲惡。是治安實由道德而發生。凡天下萬事無一不含有道德性質也。學部有主持道德之大權。凡有弁髦道德者。皆不容坐視。即曰貪官汚吏狂寇匪徒。非學部所能爲力。而屬於民德一部分者。則學部當與民政部交相爲用。共設維持之法。今日人民識字者少。讀法懸書之典。已無暇舉行。惟多立宣講所。尙可救

京華印書局刷印

一時之急。而濟教育之窮。查近年已設宣講各處。並不視爲重要。其懸牌雖有國民必讀諸目。而並未照原書宣講。其罕譬徵喻勸化愚氓者。亦極具苦心。惟立言不免蕪雜支冗。聽者不能得其要領。且聽講人數寥寥。殊不足以策進化之效。擬請飭下學部民政部互商良法添設處所切實舉行。所最切於今時之急務。亟宜曉諭衆人者若干事。再取人民易犯之通病亟宜糾正痛戒者若干條。分爲數綱列爲衆目。簡之又簡。淺而又淺。務擇易知易行之普通道德編纂成帙。分派各區指定處所。選心地明白口音清爽之人。酌給薪資認眞講演。先以此課本交之區長。區長即以此授之巡警。苦口指示激發熱心。使巡警依據此書以爲勸導愚民之標準。與違警律相輔而行。庶幾普通道德人人皆知矣。猶慮人以宣講爲兒戲。不肯往聽也。則巡警對於不合普通道德之人。責其不赴宣講所聽受學習致蹈愚昧。和平勸導嚴重督催。使民有不得不趨赴之勢。則納民於軌物之中。風氣當爲之一變。而教育之範圍亦推行較廣。不徒在學堂以內區區之地矣。然非有實心任事之人。亦徒設也。一爲揭示教育方針注重國家觀念。使人民定其趨向也。中國處此強鄰壓境之時。自以救國爲第一義。而人民於世界大勢未能明瞭。不知國家與已身相繫屬。則對於迫切之狀況有漠然無

動於中者。矧新舊道德辨別未精。時勢已迫於不得不新。而篤學守道之人。或主持本國歷史上種種美德。聽者不敢心非其說。徘徊歧路。疑惑滋深。即有竭誠向善之人。不免出於硜硜小節而用非其急。今宜分別等差。以對待列強主義爲首要。以束身寡過主義爲次要。所謂對待列強者。非排外暴動之謂。如愛國合羣保商重工衛生防疫納稅當兵種種之事。凡愛護本國與外國比較競爭者。皆謂之對待列強。至於束身寡過。則行事不欺。出言不誑。不倚強凌弱。不挾富驕貧。凡日用習行人生所當知諸事皆是。惟心術品行忠孝節廉無分於新無分於舊。一律列爲首要。如此則輕重顯別。本末兼修。精神歲月。皆用於正當之途。人民趨向既專。恍然自知身居今世。不能徒以謹身節用爲鄉黨自好之人。更當共濟時艱。以救國爲保家之計。而昔日之慈愛子弟以成家守業爲目的者。今日之慈愛子弟。則以耐苦冒險爲目的。全國風行。強可立致。是在司教育者善用鼓舞之權也。昔德爲法所敗。德國繪敗軍狀。作雪恥歌以勵人民。卒能勝法。法爲德敗。亦以國恥演說速償賠款。卒能盛強。日本以受制俄國之事。編入小學教科書。使兒童自幼習之。增其敵愾之心。卒能戰勝強俄。聿成霸業。蓋未有諱言國恥而能轉弱爲強者。吾國宣講所已設立數年。卒鮮進功。一由奉行未能

京華印書局刷印

認眞。一由宗旨未能確定。又吾國人心術巧僞。人人自以爲解人。其實人人不求甚解。悠忽惝恍隨俗遷流。久誤恐無轉圜之望。應於教育之地揭明救國方針。使人惕然於心。則頑軀濁㲄之慾念自消。而對外對內防維抵制之謀勃不容已。雖年齒衰老者已難於匡救。而少壯以及童幼及今覺悟倘可免前途之沉淪也。一爲劃地而治。以期精神貫到爲普及之始基也。今人抱無窮之心以教育普及爲期。而無審端致力之方。是猶行遠而不舉步登高而不拾級。望遠而歆。仰高而羡。終無能到之日也。夫凡事必有起點之處。古語云王道起於鄉今請易之曰治法起於京師。京師爲首善之區。而無論何地無論何時一巷之中一日之內不堪入耳目之事常不能絕。官亦不復過問。付之無可如何。教育之衰如此。何以爲全國模範。夫以京城四十里而不能治。而日望二十二行省之教育普及。非惟奢願難償。抑將何以自解。今宜以京師爲起點。先就京城分地分官用層遞爬梳之法。試辦教育。地以小爲貴。官以樸爲貴。入手以和平不驚擾爲貴。辦事以持久不懈怠爲貴。其所以必從小處起手者。蓋地大則精神貫注難周。地小則教澤眞能徧逮。昔中興名臣胡林翼以知兵著聞。嘗言治兵以少爲貴。凡能統馭一營五百人者其才已屬可取。若能帶四五營之統領則竟可謂之大

才。蓋此統領必先知所統之人之性情材質而後運用咸宜。即不能盡知此二三千人之深際。而此二三千人之什長五十長百長必一一深察之而盡知之。乃不隔閡。果能如此注意考察。其勞苦已不可勝言。此非眞有躬行心得者不能體會如此之深。當日胡林翼曾國藩諸臣能使萬衆一心轉敗爲勝者。即用此求實求精之法。可見官吏徒務遠大而不實知其事者。除眼前數人外其餘均在紛紜錯雜渺茫不可知之列。而寃抑病苦措理失當者不可窮詰。故爲官者以模糊影響爲治。則一人治一縣而有餘。以眞實澄淸爲治則一人治方里而恐不足。不可不統籌而愼舉也。今京城教育宜多選明白之小官劃地試辦。譬如方里之大多則千餘家。少亦數百家。先期聯絡雖不能盡知其善惡賢愚而營業姓氏必一一登簿密記。量其地之衝繁荒僻添設宣講所。總期較前加多。先撰白話勸聽宣講淺說。曉以聽之有益不聽有害。由巡警家給一張。至期默察聽講人數較前此之多寡。據現今調查聽講之人每處二三十人或四五十人不等。若經巡警曉喻之後能至一二百人或數百人。則人心嚮善可以默知。但日日宣講亦力有不能。或三八兼朔望日宣講。至兩月後摘淺顯有益之演說刷印成篇。使巡警家給一紙。諭以除官宦及學校中人不計外。凡下級人民有能通知

其義自加解釋或自能發明事理者。准其次日持至宣講所自請試驗。由主講之人與之面談。令其面寫。務須出於自己心中。非由旁人代擬。或有童年能爲此者。尤應優待。凡來請試驗者。皆立簿登記姓氏年貌。並迎機利導以示提倡之意。如試驗三次有進無退。或旌其門宣告大衆。或給徽章以榮其身。如有協助地方公益或實踐仁賢之事者。皆倣此鼓勵。以宣揚傳播共見共聞爲要。但亦須核實不可專尙虛名。遇境內有事需人襄理。則即由簿上之人選而用之。如此行之一年。可使方里之內人人有管鮑之知。息息有指臂之妙。主講之人辦事是否精勤。聽講之人是否有所感覺。皆可按圖考察。覩如列眉。至於京城四十里當設立若干處。用若干人。編何等書。立何等法。則學部與民政部公同商酌。自有良籌。果能一處如此。處處如此。京城之內充滿無間。然後推及四郊。再推及於順天各屬。徐徐推及各行省。或者普及之功卽由此劃地而治爲起基。是亦有可希望也。如嫌方里太小。則以一方里爲分。而以數方里爲合。酌設總滙之區。仍用統攝之法。譬如竹之有節。節節而制之。分之則各爲一節。而合之則百尺長竿。運用自能聯貫。兵家所謂節制之師。可參用其意也。近年舉辦地方自治已得根本要圖。然今人對於自治僅意在籌欵整理地方。不外打掃街道張挂路

燈等。事而於教育未甚注重。仍應從風俗道德上切實講求。至教育之事本可責之父兄。然其父兄先已未受教育。曷能有正當之傳授。故欲教其子弟當先教其父兄。推本窮源勢不得不由官長暫爲治理。官雖未必皆賢。而憑仗國家名義究有先知先覺之長且當此人心澆薄之時或身入議會以護庇己私。或假手新章以報洩怨憤。一或不愼釀禍無窮。及此官權未替之時。導以德禮震以威靈。消弭忿爭仇害之風。隱收和平改革之效。中國前途之關係孰有大於此者苟能認眞教導。俟人民智力充足道德進增。則人人有自治之能力。不待逼迫不待勸勉自能趨事赴功。籌款必無怨咨之聲。作事更得窾竅之要。較之強民以所不願者。其難易相去懸殊矣。夫民猶髮也。官猶梳也。治民者猶持梳以櫛髮。務求其通而不塞。理而不亂。良莠先得而知。措理乃能曲當。古之言治者曰家弦戶誦。又曰家喻戶曉。又曰家至人說。其所謂家者戶者人者皆最近之地而普徧之確證也。雖風行甚廣化馳若神。聲氣感通沛然莫禦。然其始則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力行求實之法莫能易也。一爲鄭重將事特沛綸音以傾臣民觀聽也。中國教育待興已如救火追亡之急。倘必俟地方學務章程次第舉辦。恐國家無此經費萬難具備規模。且內地變亂迭生更難待以歲月。於此勉求至計惟

京華印書局刷印

賴人民同心相助。出於義務教育之一途。然近年凡百措施無一非空文敷衍。苟仍如往日奉行故事。則推廣教育之詔旨晨頒而報告成立之公文夕具。如去年奏報簡易學塾直隸已設一千零九十七處。河南已設一千八百六十二處等等。苟按其眞際恐仍闃其無人。故朝廷對於教育苟非大改向日疲緩之風。是猶未明示教育爲強國第一要務也。民間未知朝廷以教育爲強國第一要務必不能奔走相告併力專營也。今欲使國民皆願任義務教育。必自通上下之情始。我監國攝政王不惜紆尊召集耆老與民接洽。宣示國步艱難之情況。勗勵興學正心之急務。此如禹王下車以泣罪人勾踐式蛙而勵戰士。眞足以震憾鴻濛。儆覺臣庶。忠義奮起收效必異尋常。如謂體制尊嚴當從愼重警蹕之事未可輕勞。則監國攝政王臨幸學部民政部。演說強國必以教人爲先而人才尤以心術爲本。使部臣代行此舉。部臣知朝意主持於上。則不避譏訕樸拙進行宣達朝廷誠懇之心。必收紳民共舉之效。今學部已議每年派查各省學務。何不即以此意行之。如係學務大臣親行則天恩慰勞親賜祖餞以寵其行。所以動人羣之觀感也。如係學部遴員前往則重之以特詔銜命而行。所以使二十二行省皆知注重教育。以正心保國爲本根也。但須選擇有懃懇熱心無浮靡官

氣。而又習慣該省語言風俗者任之。充斯任者。尤當撫躬自思。此行係爲救濟時艱樸誠報國。薪水僅求敷用。繁文概予删除。切毋視同翰林放差。徒增驛路光榮。輶軒吟咏而已。至於綸音所布。首重學校。次即演說。如有能集貲興學在鄉鎮捐建房舍擔任教習。雖無洋式樓房之美觀而有科學教授之實益。果能成績卓然。昭著道德。確能踐行者。此爲義務學校。如有不辭勞瘁在鄉鎮興辦宣講。凡愛國自強興實業濬財源尙廉儉厚風俗等事。切實發揮。逢人勸導。能感化立志在五十人以上。能聚集聽講在五百人以上者。此爲義務演說。當分別差等。獎勵官職銜翎。以示榮耀。或此中竟有眞才能建立勳業者。即無妨拔自田野。俾展其長。蓋求才之道。謀野則獲。謀邑則否。國家以官職給予田間樸誠辦事之人。勝於以官職保獎官場卑鄙巧僞之人。但須有眞知灼見。不可爲滑紳鄉愿所愚。不出五年。國中可增實事求是之學堂千餘處。可增強毅有爲之人民數十萬。即以拔十得五計之。其功已不可思議。轉捩全國之關鍵。實在於斯。待苦心人實力行之耳。然而即果行之。亦非一新耳目。遂已畢事也。當此窮途日暮之時。不得不爲兼程並進之計。一方面利用民氣。一方面即宜速培民德。務使虛憍變爲眞實。俾無衰竭之虞。是勸學演說諸事。不過喚起國民之興趣。暫應社

京華印書局刷印

會之急需。至於根本解決則言教之餘。尤須身教。當由大臣小臣官員教員齊心猛省以品節忠誠相砥礪。處處示人以可欽可敬之實修。庶幾人民益有忘死忘勞之奮勉。凡爲疆吏縣吏者雖非躬任學務亦應與民息息相通。當知傾身下士以扶危救亡。勿以與民交言爲褻尊失體。而官辦學校尤應較民辦者加意認眞。經費則涓滴無私。時間則絲毫不曠。向日監督經旬不到學校。校中管理姿意嬉游。庶務揑開自肥。學生放任廢學。種種情面徇私諸弊痛革無遺。則民辦者比較觀摩亦不致始勤終懈。然後教育乃有起色可言。或謂今日民力困窮何能勝此。此誠可憂。然人心只在轉移之間。今人於心所樂爲之事如飲食賭博觀劇狹邪等類。雖百忙千苦冒暑衝寒不難撙節資財以償私願。苟一旦憬悟與國同休戚之義。則易此心以謀公益何事不成。往年京話報紙提倡國民捐。數月之間風起雲興能號召百數十萬之巨欵。可見人心向義尙可勉爲。是在爲民上者深念凡民百姓尙肯拮据經營。深宮當如何節儉憂勞。大臣當如何樸誠刻苦。首先倡率以期感通。及今爲之或可挽救。失今不治悔何能追。總之事勢已窮時機已迫。非亟速從民德上挽回更無補救之策。而欲修民德不能不先修官德。欲使爲官之人各修其德。則必自先修君德始。我皇上監國攝政王

値此艱難時會。惟有探本窮源亟亟注重國民教育頒布痛切之詔書。表示鄭重之舉動。或者人民不致袖手漠視。而人心日趨於正。立憲乃有可成。此職所陳根本至計伏乞聖明採擇者二也。第三曰官德。（至此戛然而止蓋辛亥七月羅列官弊正在剪裁至八月忽聞武昌變起知萬難尅日完篇遂止壬子七月檢閱補記）

此書未及上呈。而湖北革命已作。時局不同。又須改換字句。遲鈍自誤。愧恨何如。（辛亥九月朔日記）

余命運阨窮。家境駁雜。又加以才思魯鈍。（平生最以此爲苦）文筆低庸。故歷十四個月之久而此奏不能完篇。眞恨事也。自宣統二年三月服闋到部。自以舊有資勞不難得烏布薪金。稍紓困阨。苟非有大不公平之事。余亦不自劾以求明。乃徐觀他人得烏布者無不自鑽營奔走而來。而堂司諸人對待我者公然行其昧心之事。絕無直道之存。即欲感以樸誠。諷以道義。亦徒取其噴飯。蓋官吏風習之壞莫過於斯時矣。又余目覩大局時事日迫。遂慨然欲行在長椿寺告謝叔彥之志。（事在元年春間同鄉設弔於長椿寺有四五人同坐叔彥詢及以前官缺遲滯余言此官可以不要煩君記取兩年後當藉故辭之叔彥問何以恬淡若此余未披露隱情但云非恬淡實憂時也）伏闕挂冠。甘心窮餓。自二年六七八月。搆思綜括時事以君德民德官德爲綱。探本窮源。不避迂拙之誚。乃一半因循。一半蹶蹶。至冬間則心氣惶迫。而內人重病。焦灼紛紜。至本年正二月心急如焚。勉強推拒家事。執筆爲之三四月君德甫畢。五六

月民德粗就而改刪修潤尤費時間閏六月羅列官德多端細加抉摘內人暨兒輩至此時始微覺遲誤告余勿再因循余忿答諸事擾我誤日已多蓋此十四個月之間誤於晝夜照料病人者有七個月工夫誤於聽戲者有三個月工夫然在戲園內持卷構思所得不少而酬應俗事以及籌措米鹽亦形擾誤然猶自謂九十月間必能上奏乃八月二十日武昌失陷言官爭請下罪己詔凡余所欲言者皆後時遂不果上惜哉余先於四月間以三德宗旨告趙竺園炳麟竺園意以爲上書當有精偉計畫始足動人若僅云三德似嫌迂腐蓋竺園未深察余心不知余注重在根本改革非欲博通達時務之名藉上書以通聲氣也遲鈍自誤歎恨何窮余備述始末情由亦極不忘余所處之境遇耳十月二十六日巨川自記

丙午年徐世昌與趙秉鈞鐵良三堂聯名調余到部迄今六年原奏大臣皆已離任而趙則去而重來余昔年每日上堂必與趙晤自肅邸改章無烏布者不得上堂故趙到兩月尙未謀面余恐其謂余出京避亂故以一函詳敘歷年之事以自明其實由內閣調部係徐鞠人授意於朱桂辛啓鈐之所爲趙素不知余爲何人然趙明敏強記自必知之且趙與肅不睦凡肅任內諸事更無不注意者至於京官風氣之壞近十年直不堪言即區區調部小事無

不於三堂各有門路。而徐尤權重當時。丙午三月徐向某君略一問及余名。即有數人奔爲余賀。如張林呂秦尤津津言之。御香少觀與俗情不同而朱桂莘亦屢言徐堂推重之意。余夙受慈闈訓誨。幼年見聞先入爲主。上代模型。師友指授。皆與輓近習俗相反。故心目中遠則取法李東樵守愚王少鶴拯以遵家訓。先君遺存信牘及詩稾內所注意之人近則保護閻丹初李菊圃以矯世風。潘佐階日以十人之行事聒於吾耳故深知流俗之毀謗正人不足爲據至如并世諸賢則竊願比之而無媿。而近今官場之舉動實看不慣也。故丙午年人謂余必騰達者。余皆笑而置之。沈子封曾桐曾告余。徐鞠老當商部考試拔取之時即頗注重。今警部必可玉成。是余之調部出於徐意可知。當時趨競成風。凡奉調者必乘機親附。躬謝栽培。一造不遇。必屢造之。至有追趨數十里在頤和園退直處求見者。而歲時慶祝以及出餞入迎。大都靴脚忘疲。手版不釋。聞餽酒筵價至六十金爲一席票。送奉天行至天津站始下火車。盡態極妍諸如此類。有一次不躬預者則惶然道歉。雖未必人皆如此。而爭趨恐後實居其多。余于丙午五月奉調後。到門投過一刺。其餘應酬概未到塲。始終未嘗在宅見一面。此事鞠老當心知之。恐未必余以正途出身又有內閣十年資格。而到部不如虛銜候選者補缺之易。蓋以不自求進。而徐亦因余之冷淡而忘之。無眞

京華印書局刷印

心實意辨別賢否。而謬矜宏奬者其效力不過如此。此余在京城歷年靜觀默察之實情。非僅余一身然也。到部六年除丁憂外。每月進署二十次。司長總辦之行事。以及援引之人皆在吾目中。苟余稍爲懇求。或早加意聯絡。（酒食徵逐等等諸事親洽逢迎皆聯絡司長之具）亦可得收小效。而余始終無一言。王聯二君暨衆人亦皆灼然知之。王（守恂）聯（成）殆於余之冷淡倔強爲心所不喜。且樂得成全他人也。余對王聯二君但有惋惜絕無芥蒂。每遇必相親。王腹中有書卷尤相契。（王外放後殷然告余曰亘翁務必屈尊到子昂家中一謀仲宜不過五日京兆已有令署內廳將來代聯者子也千萬勿拘守爲要余應諸之蓋余平日對諸人極謙讓且求王寄信徐沅青詢先君事蹟但決不求自己之事耳）余既欲全品節即不能怕窮。輯屢嗟來已題門首。鄒紫東關心親戚。常勸余設法疏通。余思以身諷世故必堅苦自厲。以動海內同心。區區之意固不能告紫也。

余對於宦途一事既已積感盈胸。兩年來决意伏闕上書挂冠而去乃以文思遲鈍。家境紛繁。湖北變興事機大改。奏疏三德甫擬其二。已成落後。無濟於時。又不忍作事不終。爰就奏疏中官德一項改爲條陳。向本衙門堂管呈遞。因趙智老係舊日堂憲。逢此機會併以自己歷年情狀上書言之。更誌於此。以冀後之人知世道之澆漓。寒士之困頓而已。（辛亥十一月並誌）

余住京五十年。與士大夫晉接者三十餘年。始終不敢染趨競之風。實由幼年家庭教育所

致。先祖嘗言邊省人心地篤實。稟受百年以前之教化。信服至眞。不似油滑圓靡之人口說爲一事。心地又爲一事。誦習爲一事。行動又爲一事也。余七歲時僅聞　先君教誨一二語。今猶憶之。九歲少孤。弱冠後讀　先君與人往來書札甚夥。無一非德行道義之言。此即信服至眞之一端。而尤以　先嫡母劉恭人教誨之力爲更大。先母亦邊省人。先外祖爲貴州劉孝子之裔。先母幼承家教嚴峻非常。自同治丁卯年春由山西來京依親戚住。親自授濟讀書。孤寡貧窶之身。無可希望。惟以反求諸己爲目的。今人之所謂消極主義。昔人之所謂不患莫已知求爲可知。蓋老輩人以爲功名地位必從眞實本領換來。決非巧取倖獲請託情面所能致。即有之。亦引爲卑汚之戒。故余腦印舊誡。身在京城宦海之中。目擊官場月異歲不同。而終覺我身木強。不習請求。故舊間或有之鑽謁夤緣。敢云絕跡。今再有數事爲証。榮仲華祿最有勢力。能納結漢人者也。余癸巳甲午館於鐵獅子胡同那幼農御前公家。那元配怡王妹。繼配榮姪女。學生兄妹三人皆聰好。達賚龔公即學生。旗友交誼最親。公夫人常晤話。榮由西安來信。每倩余復牋。甲午榮祝嘏來京。西后寵眷最深。炙手可熱。趨者如市。公夫人屢云請與二叔相見。並言仲華聯絡漢人結交賢士云云。余始終未梯進

京華印書局刷印

並未謀一面。此心頗安也。肅王善耆者未錫爵前幼農嘗與唱和詩。余能誦其詩。且知其唱戲瑣事。余官民政部他人嘗造肅邸。余未嘗造之。余先一年調部。陸天池（鍾岱）同年後到部陸與肅親密人皆知之。到署之日初遇余喜曰幸得一熟人。時同司諸人皆屬目意余必託陸介紹將有效。余前後五年始終未託陸向肅一言。那相琴軒（桐）告王仁安云梁與我同年其人何如。可派署缺。同司聞此言亦皆屬目。迨其後仁安為余計畫猶云那相頗知巨翁既有年誼。即可自求。向肅一言必有效。此單刀直入之法不可失也。余頷之而不行。諸如此類同人共知。至若 先君蘭譜舊交布衣友誼如景秋坪先生為軍機大臣。其子治舜臣為司業。頻年考南學大課近在咫尺未通一言。並薦館亦未嘗一託。潘文勤本係 先君至交。又係座師。統共見過三面。至文勤向人詰問何以不來。諺所謂牖下書生不懂人情世故。余事後自思誠然誠然。翁常熟座師見面先敘上代舊交異常親愛。然未為余謀一事。完顏文勤暨其子犢山文恪上代交誼極親。余以分位寒微未與追敘。惟其父子兄弟書函積之盈尺經數十年之淘汰猶有存者。余關心地山年伯諸幼子嘗往見之。諸昆不知余何心。似疑慮余乃就疏。天下事不知者則相去遠也。孫文恪許恭慎為 先君彌留念及之人。同光之間

尙未大貴。 先母住京窮困未嘗求拯孤貧。光緒中葉二公握政府之中堅。爲權勢所趨集。余雖分居寒畯。然通候本有淵源。介紹非無門路。計自乙酉以後滙典館保舉五六百官。方略館保舉五六百官。玉牒館保舉三四百官。且經玉牒館兩次其餘機會不可勝數。余坐觀袞袞。始終未有營謀。至甲午年九月上書孫文恪妄談戰事。不假介紹直接自陳。至乙未文恪告休。始往見面。蓋恒赫時未嘗請見。至退位後始以故人子之禮見之。公子孟延同年先來拜且衆人所攻擊者吾不附和。文恪掀髯稱賞。謂爾尙知務實不務名。問及功名生計。迺嗟訝不勝。歷數咸同舊交。所以告故人子者良厚。又問余爾想何事。余以貧對。求薦順屬書院主講。文恪言爾不早來見。今我已退不能復照應功名。惟寫信告舊友招呼。月薪尙可做到。又言爾代我擬各信稾。我不客氣動筆改竄云云。余雖未得孫培植成事。而慷爽有古風。每宴客必令末坐。以示親近。頗感其風誼之高。許恭愼則見過一面。余從劉永詩受習舉業。劉館於許家授偉人春卿兩君課。余詣劉請業。遇恭愼坐談甚殷。其時尙未爲軍機大臣。後春卿與余同捷鄉榜。余酧應生澀。未嘗求恭愼謀事也。江蓉伯與 先君同年同官交情深厚。己酉榜下貧時 先祖薦爲遵化書院山長。自癸亥別後。 先君丁卯正月去世。音問久不相通。乙酉余中

京華印書局刷印

舉。蓉伯適在京。是科同撰之許春卿。即蓉伯婿。故蓉聞潘文勤師言。寫榜時閱三代。知故人之子。今已得中云云。亦深欣喜。逢人輒探詢余住址及年齒景況若何。余十月間謁見一次。承訓示舊日情形。語余不懂世事。並不前去親近。木訥又兼冷淡。竟一見之後不再往來。乙酉十一月余完姻。日蓉親來賀。請見吾 母。有睽隔多年幸有今日之語。從前漢人邊省風俗與今不同。雖至好朋交。女眷多不見面。偶有見者。必為稀事。吾家拘守舊風。故 先母對於先君舊友。未見一人。此次晤江實為特別之事。亦因蓉翁久官外省。酬應開通。改去從前閉塞之習。故請見先叩。余瑣瑣記此誠以見昔時風尚與今懸殊吾家受困之深亦由自誤不知進取且吾母孤窮閉守無人指示道途亦可見矣丙戌蓉伯出京。余並無送禮送行之舉。可見余之愚鈍。罪何能辭。其後余自悔昔日未求潘孫江為 先君詩稿作序。乃於庚子年求見孫壽州相國。家鼐聲明少孤貧賤。前此未敢輕謁巨公。今父執僅存一人。亟亟求作詩序。乃蒙壽州年伯面告訂交之初。在咸豐壬子會試場內。以及春明聚首各情。並將詩稿留閱。旋值拳匪大亂。壽州家被武衛軍搶刼。又隔四年幸而壽州尚康健。余癸卯年再求作詩序。並為 先母陳太恭人求寫壽對。蒙壽州於甲辰年揮就交下。壽州端純誠樸。不作虛言。當世之人莫不知其言之足重。謚曰文正。士論翕然。

余官內閣蒙文正送商部考試章京。此外未能照拂。以上余約略記述各種情事。係說明久住京師。日與名利場中相接觸。而未嘗注意營求富貴。其中以不梯附榮仲華。不鑽營肅邸。最爲心安之事。至於舊交父執則尙非不可請求栽培。但余材質魯庸不諳世事。生平未得權貴援助不妨舉以自明。余前云請求故舊間或有之。鑽謁夤緣敢云絕迹。實撫膺愉快之語。蓋於親近可求者旣未求之。則疏遠而臭味不同者更不敢奔競夤緣。致成失足。此百年以前士人之習尙如此。今已如隔世不聞。余一生貧困已居什九。故垂老不肯易清操。余不敢自居高節。實由　母教謹嚴所致。可見欲挽回世道必須以女教爲先。女教爲家庭根本。其母謹嚴其子必不苟且。今日新學亟亟言振興女教。自當較未有女塾之先日進於良。然未聞於德行道義注重講求。亦未聞於實業專門認眞用力。惟虛文形式相尙文明交際游觀力行開放。似於根本之地尙須切實加功。實吾國前途大有關係之事也。因檢閱舊稿又追述如此。垂老而思幼年辜負　慈闈教誨親身閱歷之事。深知女學當興。但非如今日虛文兒戲之女學耳。癸丑二月檢閱前事續記

桂林梁濟巨川著　　　　男煥鼐 煥鼎 校編

呈內務部陳請退職書 壬年中秋前一日

呈爲薪俸增加問心滋愧陳請退職以求心安並附陳管見伏乞總次長鑒察事竊司員於六月二十五日奉 重新組織之令先行入署辦事當時自揣改革伊始正須事事認眞司員昔不如人何堪再用遲迴旬日試效馳驅曾在總長前恭上一書說明材質迂庸於爲官殊不相宜擬備力以求自給並引一家哭一路哭之比較以深自儆惕此書約五千餘言於七月初旬恭上計蒙垂察司員於官缺俸薪規制諸未明瞭惟聞財政匱乏官俸不能實行南京初定二十元實形太苦北京假定六十元頗合共體時艱之意自八月間聞同人紛紛傳說官俸將先發五成俟參議院通過再行酌加且各部均已有行者而日昨本部發薪司員名下果較前加多三十二元聞命之餘實深惶悚竊念京官清苦自係實情或家口嗷嗷逋負山積或遠離鄉井籌措無門當此百物踊貴之秋實有生計難支之勢司員同此況味豈

京華印書局[illegible]印

不樂稍資沾溉。暫破愁顏。惟是生計問題係屬個人私務。民生窮蹙實爲國本所關。司員外觀時局之艱危。內忖當躬之庸陋。薪俸愈厚盡職愈難。自問難安理當求退。謹將對於加薪意見略舉四端。並自身不能盡職呈請退去之緣由。爲我總次長披瀝言之。

一現今時勢。尙在開創初基。當以勤苦爲先。不宜遽求安適也。　西人有言。求文明者非徒須償其價值。亦當忍受其痛苦。此實最有經驗之言。吾國此次革命承中國積弊之後。欲改極腐敗之中國爲極強盛之中國。必先使官有以異於前日之官。政有以異於前日之政。而後國可異於前日之國。斷非卽踵前日舊式。不加振作之實功。遂能突飛於世界也。而所謂振作之實功者。大抵茹苦嘗辛。砥行礪節。蠲除私利。推布公誠。上下無壅隔之情。官民共苦樂之境。而後萬年基業。皆恃此堅心毅力結合而成。非僅博共和之虛名而已。夫君主退位國體改更。此中國何等奇事。乘此[illegible]機會。徹底澄清。使吾國人心奮發躍躋於上等強國。正在此二三年間急起直追。一過此[illegible]不能再行搆造。昔史可法云。渡江之初。諸臣猶有朝氣。轉瞬已成暮氣。此不啻爲今日時[illegible]言之也。司員嘗讀江蘇都督程曩年奏議云。日本維新之初。卽苦帑項支絀。一切建築製造多不能精整如新。其官中所用物品尤多簡便質樸。然

其辦事則專尚精神。其人心則專注國事。故能國勢浡興云云。觀此則知草昧經營之初不能不諸從儉嗇。竭蹶困窮。爲歷來開國必經之階級。而官吏之艱窘刻苦亦當作如是觀。若方當締造幸福之時。不致力以締造幸福。而遽欲安然坐享。竊恐其時未可。此司員對於開創初基所欲陳之意見一也。

一人民困苦負擔難勝。當存愛養物力之意也。 以俸薪制度而論。中國官吏薪俸尚不及外國勞傭之資。則厚祿以養廉。誠屬事所當舉。然凡事必就事實上平心揆度。果使民力未至極窮。則官祿稍優。居之亦無大怍。無如民生瘵瘁已不勝言。編戶鄉農身膺賦稅之勞。家無生活之計。居同鷄塒。食比豕牢。十室九空。不成人境。京城郊外四十里因貧而爲盜者到處皆然。搶刦橫行。日色微曛。卽不敢持錢行路。此猶城外景象。非京官耳目所經。至於城內街衢游行流丐亦十居六七。以四五枚銅元之細。而人力車十數人環圍爭乞。視同性命所關。外人竊笑其旁。我豈能視同無覩。是今日安插窮人之計。當較官祿爲先。民國肇興。無論教育實業全未暇辦。卽此萬不容已者。如多設工廠。消納窮人等事。皆以無財之故不能舉行。近聞乞丐貧民廠院等費每賴戲園演唱籌捐。而官辦者絕少。夫所貴改建共和者。以共

京華印書局刷印

和以民為主體。凡民生之困苦。民心之隱微。無一不能上達也。今於民之苦況隱情一無措意。而獨官俸亟亟增加。無論直接間接。何非人民之脂膏。各省協濟中央。羣致非易。外債借入日重。償還為難。負擔重於無形。享受實覺偏厚。揆諸痛癢相關之義。似於撙節愛養之心有不容已者。亦知微官月俸不過太倉一粟。然社會共同生活之資。只有此數。個人增加一分。即社會減剝一分。如使官俸晚加一年。民事早籌一日。於新國得失之影響相去何如。此司員對於民力困窮所欲陳之意見又一也。

一財政關係中國存亡。宜慎重用途。預防浪擲也。　今日中國財政困窮已達極點。而尚有九死一生之希望者。惟大欵借成。分布於各行政。緩急輕重。一一適得其宜。無一滴之虛拋。庶可續神州之命脈耳。清朝官吏。蠹國營私。假借新政之名。各謀身家之利。用途曚蔽。覆轍昭然。今革命甫逾半年。外欵尚未借成。而官俸增加。已露安樂優游之態。倘將來大欵借得。舉國欣欣色喜。無敬慎戒懼之思。再以艱難可貴之財。行敷衍無實之政。揮霍告罄。實效全無。是中國不因財政而亡。不必於他日之侈肆見之。而可於今日之徇私決之也。司員前於六月間曾上總長一書。結末一段竊有低徊。蓋一家不哭而一路哭。猶且不可。若為官者家家

不哭。而全國皆哭。其禍何堪涉想。故用財之得當與否。竟成爲中國第一問題。夫國家成立不能不建設機關。既設機關即不能毫無體制。凡百待財而理。實屬當然。惟恃此不忍浪費之心。掬誠與民相示。務使官之義務與民之痛苦兩足相當。則取之於民者還以爲民。雖多用而不爲過。此司員對於財欵用途所欲陳之意見又一也。

一官僚心理爲全國風尙所趨。宜倡導眞誠共成偉業也。 大凡一代之興。其初必有堅苦卓絶之人才。造成懇摯端純之風氣。而後全國丕變。爭自濯磨。蔚成太平之業。矧民國當此二十世紀競爭劇烈之時。更與歷代不同。固將立萬世之模型。造大同之時勢。使此國有高尙優美之實蹟。爲世界人羣增永久之光榮。斷非敷衍彌縫所能整理。夫前此昏濁泯棼已臻其極。欲引之向上。譬猶寒暑表之與空氣。必眞有熱度而後水銀升高。又如人之作事。必眞能積小纍大而後層累日增。不容空言假借。類如士專心於有用之學。農專心於播穫之功。工專心於製造能精。商專心於戰勝外國。以至軍士雖飢疲而不譁變。人民雖窮迫而不爲非。凡此犖犖數大端。皆立國所必當有之根據。而官則居乎士農工商軍民之上。爲衆人所仰瞻而則效者也。中國人以官瞻家。此誠有可憫之苦衷。而實不堪據爲公理。況經此創

京華印書局刷印

鉅痛深之革命自應將心理改換一番並非矯飾以博高名試思大好江山終不能藉昏荒頹靡之人以成上治必使優秀傑出之士淡其爲官之思想而趨於實業趨於道德趨於強武趨於儉樸然後此國可與列強並存而官祿加豐則最爲安樂之地位與實業與道德與強武與儉樸正屬相反故作官之心愈濃作事之心必愈淡實與強國之道相背馳欲使全國之人齊力以赴非爲官者皭然不滓懿行高風喚起人羣何能奏易視改聽之效而今則組織一官祿社會務與前此覆亡之轍相符合恐全國心理愈用愈偏而毒痛愈深民怨愈亟再來之禍益不可測矣夫心理亦視乎善用與不善用耳今官僚中聰明才智之人曷可勝數苟出其巧捷之心思精專之志慮勿徒爲做官好手而移用於講求實業何業不精移用於窺探敵情何情不得翻然自異誠非甚難今者中國政體改更已無復攀檻埋輪之故事所恃以糾繩愆慝者惟在此方寸之間自己防維不欺不苟眞以民生爲念國恥爲心勿先求一己之安則心理有向上之機卽國勢有立強之效匹夫有責之義在官吏尤首當念之大總統今年誥誡有云士不能安於鄉而爲游官農不能安於田而爲游手危亡情狀未嘗不深切言之竊願總次長於民國成敗根荄加意剖決此司員對於官僚心理所欲陳之

意見又一也。

以上四端係就時局艱難泛言事理。非有憤嫉指摘之心。卽此次月薪增加司員雖謂不宜太急。亦非謂受此俸薪之人皆爲不合。蓋設官授祿國家所以養廉而入仕量能志士各有自處。其在材力強壯服務勤劵。朝夕在公擔任繁鉅。公事純熟心存國家者。卽將來全俸實行亦係以相當之勞力受分內之酬償。問心原可無怍。而司員則返躬自省。對於人民窮苦狀態實覺惶歉難安。寸衷既有隱情自當抽身求退。且今値開通時代正無妨坦白自明。如以恆情而言。月領厚薪身居清秩。人情所樂何獨不然。司員卽隨俗依違聊資餬口。亦誰復來相詰責。然相安弗思誰爲隗始。孟子云所欲有甚於生者。今所憂有甚於一身之貧困者。不得不以大局爲前提。而以自己身家爲第二。嫠不恤緯而憂宗周爲將及焉。湘鄉曾子常言風氣起於一二人之心。而播爲風聲。蒸爲習尙。極乎千萬人莫能禦。挽回流極之運舍此奚由。此司員悁悁悲懷所以不能自已也。至於司員不能任事尤係實情。病體衰頹。支離恍惚。曩雖在部六年實未嘗躬辦一事。故公事全然隔膜。近更頻遭駁雜。私冗尤屬紛紜。前承徵辟寵加。本有難就之勢。並非月薪六十元可就。而加多卽不能就。蓋雖不加多亦將辭退之

京華印書局刷印

請亦不能不陳。況處此時艱瘡痍滿目。薪俸增厚問心何安。伏求俯鑒衰庸准令退職。至所言各事尤望虛懷採擇。不棄平庸司員雖行事不量孱微。而居心可邀矜憫。上書匆迫。心所欲言實未能盡。所有責任難勝。呈請退職。並本月薪俸暨前月追加銀即未支領。下情一併陳明。伏乞垂鑒。謹呈。壬子八月二十一日付印一次。

余久住京師。不驚聲氣。（民國元年六月即壬子年五月）元配張恭人春滃逝世。停柩在室。第五日忽接舊民政部警政司同人來信云。改組內務部人員發表。單內有名。特此知照。須即入署辦事云云。余久慨仕途。思欲不赴。顧以躬逢新國。亦欲一覘其改革何如。且一無表示。徒以不仕潔身。則此心所存想之事無由顯明。似成狹義。爰託云治喪請假十日。暫未進署。而同人以生計關垂。嚴命二公迭函敦促。詎知余心自定。當料理喪事之頃。一面亟亟起草抒寫庸近之理。將欲上書。此書尚非辭職。蓋先論社會教育。而末段自言爲官殊不相宜云云。預露退意。旋於銷假後躬至趙總長家遞上。（書約五千餘字）蓋私意五千年舊制一旦推翻。此非尋常小事。官吏當存待罪之念。眞以民生國計爲重。而以自身安樂爲輕。力追古人開國勤瘁之風。庶幾國勢可望振起。不負革命之時機。與遜位之美意。故於同人請求加薪一事。竊訝何其太急。憶

壬子七月望後與同司人閒坐傾談。微露臨時政府期內大局未定。可暫仍六十元。俟正式成立再加。今勿太急之語。在座者杜鄭陶許諸公實聞之。又先數日與張君言及國財艱窘不宜濫揮。亦是略表己意。顧以分位卑微。區區之言何足爲重。八月初四五日聞同司互語加薪已成。不日發表。余即以爲辭職之機會將至。至初十日發薪果加。余託言有事攜帶不便。請司暫收。乃自十一日未進署。日夜搆思奮筆疾書。苦於向來筆墨平庸。心思遲鈍。又獨自搜索無人商量。未能將心事痛快說明。且見解亦尙嫌膚淺。因當時急於上書。不及從容修飾。草字塗寫數十紙。於十四日晨寫完匆匆送去。卽去年刷印之稿是也。今覆勘原書。略將字句加以斟貼。每段增潤數字。余自視已竭力經營。終苦發揮未透。良用歉然。頃者一讀庸言報周君宏業吳君鼎昌諸偉論。覺其賅括透闢。眞一語勝我千言。不禁瞠目自嗟。深歎識力低庸。不能勉強。惟稍堪自信者。則當壬子八月減政主義尙未發動之時。舉國欣欣方務擴充員額。增加俸薪。以遂私計。而余獨單提直指。以社會共同生活爲言。雖蒙譏於淺陋寒酸。而自問此心竊自附於與周吳兩君相持痛哭。以期告無罪於顚連垂斃之窮民。若不諒者瞋目詰難。謂區區百元何濟於事。余何敢置辯。然國事非個人能舉。須上下一心。人人

京華印書局刷印

努力乃有希望。人人而必爭此百元。則耗之爲千萬元矣。人人而不爭此百元。則積之亦爲千萬元矣。以一二人制天下人之慾望則不足。以天下人自制其慾望則有餘。周吳諸君固已言之矣。若不用此死中求活之法。而果有良法亦能轉圜。則誠可坐視江河日下。無勞杞人之憂。然試問國勢民情尙能堪延誤否。此余所以甘居寒酸淺陋。自歎所見之不宏也。癸丑年八月杪將欲重印。特補叙當時情形。卽書於後。

再原書人民負擔一條內。有郊外四十里因貧而爲盜者到處皆然云云。猶係辛亥壬子年狀況之一斑。未能形容盡致。今聞東西四郊人言。壬子之冬及癸丑春夏較之辛亥之冬壬子春夏危迫更加十倍。單人行路未有不被刦者。余僕人由京赴京東。由京東來京。兩次俱被刦。幾傷性命。此爲最確之事。而所聞者尙不勝僂指。如去年原書所陳情形。第不過十分之三四耳。又各省協濟中央。輦致非易。一語不宜誤看。蓋余意言民間之財來之不易。不宜濫予閒官。非謂各省不應協濟中央也。今方將使各省財政統於中央。以收收支適合之效。若各省不以財供給中央則謬矣。自疑此語易涉語病。特爲注明。癸丑九月巨川又記。

再上內務部書 壬子年九月十三日

司員某謹呈爲再瀝下忱伏求鑒准事司員前陳民財枯竭宜戒虛拋自揣材庸陳請退職旋蒙總長次長謙懷下逮諄切挽留自顧庸愚何足當此伏念民國肇始成敗興衰惟以人心爲標準人心秉公尙實雖四境有騷然之禍而終必克奏乂安人心嗜利狃私雖中國有可爲之基而終必釀成傾覆此理雖甚迂腐實則無可諱言官吏中有自以不勝爲患而請退者是其明恥之心漸漸發生此等萌芽宜與培助以期秉公尙實之理深入人心吾國乃眞有更始之希望清廷官吏無事蠹食以致人民怨怒沸騰卽爲最近之鑒戒司員自知公事隔膜病體衰頹前者陳請退職實係求心所安蒙次長躬自惠臨慰留敦迫囑將前信取銷臨行又諄囑調治速痊仍舊供職條經一月惶疚更深再四思維不得不再行曉瀆今日由亂入治當以振興世道爲先欲求世道改觀首貴躬行實踐司員於新學名詞素無研究惟竊其一語曰人人有責任心蓋視官爲身家仰給之資則謀生者不可一日離而視官爲國事責任所寄則負疚者不敢一日居司員既知此身在部不過一虛冗之員若牽於個人之私而不去則先自負其責任心故雖官職甚微而自顧彷徨亦頗覺於世道有關繫甯使迂拘固陋貽舉世笑詬之資不敢自昧無能蹈苟且自肥之弊明知硜硜淺見不足有爲然

京華印書局刷印

畢竟有一方面之確實踐行。於今日世風之虛僞相承。變遷倏忽。或亦稍有矯正。幸遇大開大通之世。宜有至誠至樸之言。司員前於七月上總長書末云。改革機會千載一時。不去私心禍將復起。可見司員係爲時局起見。此次辭職實因病體衰頹。不忍虛耗民脂供給。非有沽名觖望等等意見。特再瀝下忱。伏求總長次長俯賜鑒察。准令退職。並求總長速頒部令。以免久懸。無任惶悚待命之至。伏乞垂鑒。謹呈。

元年九月二十三日部批云。呈悉。誠懇樸實。足以振習俗之衰。立廉儉之極。於世道人心至有關係。披閱之餘。實深敬佩。惟當此世風頹靡之會。正賴有特立獨行之賢。共濟時艱。勉襄公務。幸勿過闕足音。致負維縶之意。此答。

三上內務部書 壬子年十月十八日

呈爲一再辭職。未邀鑒允。懇請給予病假以資休養事。司員於十月三十一日接總務廳交下總長批文。於辭職事仍不予准。復過加獎譽。捧讀之下。惶悚更深。竊思今日時局艱危。人人對於政府當盡翊助維持之義。不當存分裂離異之心。倘徒撫取高名。謬矜遠引。影響所及。必貽隱憂。司員雖愚。何敢出此。前此一再辭職。誠以民國初開。官吏之行事居心當較前

時有異民窮可憫官祿增慙司員病體昏頹不堪奉職是以竭誠求退今仍不獲批准返觀微末何值屢劾乞休擬懇給予病假不限日期一俟身體稍強卽當入署其自九月二十五日以後未曾入署及將來入署以前之期間薪俸决不領支以符不忍虛耗民脂之初意其九月二十五日以前之薪俸敬當補領免蹈矯情干譽之譏司員本擬再論四郊險狀以及官民比較之情形適聞警報傳來俄蒙事急不便以呶呶迂論紛擾藎籌姑不上陳孟子云有師命不可以請際此倥傯時勢總長宜置名譽身家於度外躬任艱險以勵同仇勿徒循辭職之例文反致鄰於畏卸無任禱企之至所有司員懇請病假不限日期不支薪俸下情敬謹陳明伏乞垂鑒謹呈

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第二次部批云據呈已悉該員退讓清廉足以風世礪俗平日趨公勤奮洵爲穩練之才是以前次一再辭職未便允其所請茲又因病請假應給假一個月俾得安心調理一俟醫治就痊卽行入署辦事本總長有厚望焉

余按第三次呈係答前次批措詞頗難自言體弱才庸不堪供職既蒙諄挽請給假不限時期不支薪水俟銷假後再行起薪云云實係暗退之法而總長批因病請假給假一月調理

京華印書局刷印

亦故示轉圜耳巨川自記

四上內務部懇准退職書 壬子年十二月二十日

司員某謹呈為披露眞誠伏求鑒准事司員自陽歷九月上書力陳民力艱難官俸虛耗自請求退蒙總長謙懷批答維繫殷諄嗣司員又呈請不限時期不領俸薪俟身體稍強再行銷假蒙總長批諭獎勵給假一個月是始終未允准司員退職也司員竊意凡事當有確定主義今値開通障蔽之時茍衷懷有所欲白宜以眞樸出之不宜效舊日官塲飾辭假託請將司員當去不當留之故再為總長陳之

一司員對於自身當以踐言為務也　今人以然諾為無足重輕是卽萬事隳敗之所由起而國勢因之而衰故中國不患無能言之人而患無實行之人司員前呈所言人民生計現象危迫難支不應以頹劣之身坐食分利自初次上書之後即自視為已經退職之人榮次長躬自惠臨挽留諄切非不深感然倘因感激知遇幡然從公是既博憂心時事之名又獲身家利益之實直成巧詐行動尙何挽回風俗之可言前月大總統誥誡奏嵩有尤而效之之言凡屬在官之人皆當返身自省且司員非今日始為此言也司員住京五十餘年早歲

遭逢姑不具述。卽近十年來壬寅癸卯年間。以貧窶之身贊助彭翼仲在京城創開啟蒙畫報京話日報等舉。所作何事。卽調入民政部五六年情形亦堪覆按。今民國建設事務較前更難。而司員知識昏頹較前更甚。若昔則爲民請命。而今則苟且濫竽。久冷忽熱之譏能不啞然自笑。此司員對於自身力求前後相符。必須退職之故一也。

一救國貴審時勢之需。今日虛僞成風。亟待眞誠挽救。當勵躬行以應時勢之需求也。以區區一官之細再四固辭。此不過寒酸淺見耳。何足深論。然中國失敗之點在無一事能執持踐行。降及今時一切公共信條視同無物。無論何等典章文物法度紀綱皆若可出可入。社會失其制裁之力。大有聽人自爲之象。清末官缺盈千累萬。而職務上無一實效之可言。正坐人心縱弛之弊。今去清國入民國。非徒改舊機關而設新機關。實將袪私觀念而易公觀念。自非人人蠲除私心。收束放心。激發良心。認眞從事。則萬事之不舉仍與前清等耳。故使新國之人各歛其心。軌於正路。以爲救國之計。實爲一切事業之總樞機。其緊要直與生命無異。誠今時最急之需求也。而人人回心之起點。則非空言蹙額太息咨嗟委諸異人俟諸異日所能爲功。故司員官職雖微。而心有難安。卽不容不決計去官。以本身爲作則以狹

京華印書局刷印

義言則匹夫小諒宜爲流俗所譏嘲。以廣義言則吾國核實返本之功或由茲而起。甚至民彝天理藉爲一綫之延。其有效也則賴並世之同心。其無效也則俟千秋之悵望。司員非以辭職一事沾沾自鳴。亦謂適逢時世缺乏篤實之心。故不惜以硜確之行爲希冀萬有一然之感覺。即世間凡類於此事者皆當以此例推之。此司員爲世道起見。勉應時勢之需求。必須退職之故又一也。

一屬官自謂才不能勝。是庶政核實之動機。政府正宜利用也。　民國之吏治既不能以前此之腐敗相衡矣。而求官者爭趨恐後。則依然前此之人也。其間境遇阨窮而亦憂心時事。思藉手以兩裨公私者自屬人情之正。若夫生計非迫於饔飧。才識非長於政事。即不必甘居闒茸。矧新邦改建。仕途之外正有他業可營。奈何置社會於不顧。置實業於不顧。置民力困窮風俗敗壞一切不顧。惟以官祿爲己身之榮耀。營求無已。勢將再釀卑汚之惡風。在長官苦於推拒無方。未必不疾首痛心。深願官僚之返省。今忽有司員之痴愚成性。思洗蠹食之羞。總長正宜利用此機。提倡知止知難之風。倘司員猥以末秩。迭荷挽留。總長惠顧下僚之心亦已昭著。司員竊有志願。伏乞允准免官。並望總長用人各有愜當。察其人與爲官相

適能有裨於建設者則引於功名之路以爲輔助之資若如司員只能以心術貢獻於國家此外一無可用者則聽其身爲野人亦與憐才愛士之心不相違背君子愛人以德原不專在功名苟蒙曲賜成全所感尤爲深厚故不獨司員自應辭職即總長亦宜特示贊成以爲造就人才培養風俗之一事此司員自以力不能任且願爲澄叙官方之利用必須退職之故又一也

以上三事係屏絕官場之虛文僞態一以眞情實理直陳於長官之前若託言病難速痊或託言俟病痊銷假等語此則明明虛僞大非民國開闢風氣之所宜時局方危惟以陳善袪私上下交儆爲萬一之挽救想亦總長之憂心惕厲亟以爲然者也若時人不信區區苦心甚或妄相揣測以爲辭職之意含有他圖則失司員之本心相去遠甚矣所有披瀝眞誠恭求允准免官謹再具呈上陳伏乞垂鑒請自九月二十五日以後卽作爲司員退職之日前次呈內已經詳實陳明統乞飭查爲幸謹呈

呈上後部中不批至翌年三月杪有某君因他就辭差乃倂合發表照准

吾國之國粹莫大於倫常非輕易所可改欲求與倫常價値並重之物以相抵換惟有全國

京華印書局刷印

人民眞得出苦阨而就安舒。乃不惜犧牲倫常以行變通之策。故改組共和者以一姓君位之尊。與億兆民生之安爲交換條件。所以謂之民國也。若徒廢倫常而人民更受黑闇之苦。則爲不值矣。若官皆安舒而民更困苦。則尤爲倒置矣。倒置民與官之輕重而妄行之。決非共和本意。余見改組以來絕不注重民生而反注重官祿。故有感於犧牲倫常太輕。無一人就共和原詔之意而辨爭執行者。問心有所不安。故決計引去。余常恐人將辭職之舉看成廉潔自好一流。故亟亟說明。鄙心係從國家財政上爲笨拙之補救。非從個人官祿上爲廉潔之鳴高。不量力則有之。存矯激則非也。欲知余辭職之心。則減殺官之氣燄。蘇息民之生命。不負犧牲吾君之初意而已。乙卯覆注。

上書四次不爲不多。而響寂音沈。幾同無事。蓋世人方以競爭權利爲當務。而於人民困苦無介於胸間。故對於辯論加薪。絕不考察隱微推求心跡。良由勢孤力薄不足以感動人羣。而世人淡漠相忘。亦可以覘風會矣。乙卯再注。

辛亥革命如果眞換得人民安泰。開千古未有之奇。則拋棄其固有之綱常而應世界之潮流。亦可謂變通之舉。乃不惟無幸福可言。而且禍害日酷。且不止禍害一時而已。觀今日之

形勢更虐於壬子年百倍。直將舉歷史上公正醇良仁義誠敬一切美德悉付摧鋤。使全國人心盡易爲陰險狠戾。永永爭欺殘害無有寧日。而民彝天理將無復存焉。是烏可默而無言耶。吾筆鈍舌拙。說不顯明。姑盡吾所能言。以待世有同憤之人再爲引伸耳。戊午七月覆觀前記。有感近事。又加數語書後。巨川記。

京華印書局刷印

遺書之五

伏卯錄

嚴修題

伏卵錄

遺書之五

桂林梁濟巨川著

男煥鼐鼎校編

謹案。辛亥改革以還。世變日亟。先君憂不能已。每於時人所爲雜誌論說報章紀載。披討甚勤。手自札記。積之累帙。署曰伏卵。戊午遺囑云。違年寫出者有六七本。祇爲雜記零篇斷句。幷不成書。其中自作十之三四。摘錄剪裁十之六七。又云某以先儒言心專在一事。而他事概不能紛其神。譬母雞乳時。其心中只知有卵。堅伏不動。非到伏卵成雛不止。而且捍衛極勇。竊取此義。名曰伏卵。蓋即謂此。今謹就原稿之出先君手筆者輯爲此卷。顏曰伏卵錄。原稿分屬教育財政外交軍事議員官僚警察戲曲及自述或告某公告某人等十餘門類。而無年月先後之序。今錄概不分標。而約略第其先後。不能盡詳也。男煥鼐等謹識。

世間人知識高於我者最多。無論學問政治禮教民事是非曲直。以至戲曲利弊等等。凡關心世道者。人之欲善。誰不如我。近年來高明人先余而言者。已不勝收。余胸中所欲言者。既

京華印書局刷印

日日縈廻不能自達。何必復以艱澀之筆贅言。反不如他人之言典雅透切。此余所以隨處摭摘雜錄於册。但求深切事理。不必自我爲之也。其中間亦有自作而非摘者雖統系不甚聯貫。不能成爲首尾完全之作。而類別亦自可尋。將來擇精删蕪。分門修飾。俾成醒世最淺之說。是有待於愛我者。郭春榆曾炘問余在家閒居當是作詩。此非知余之言也。林朗谿灝深常疑余在家必有著作。夫著述較詩詞勝矣。而余最不取文人空言。余之才不能爲文人。故不能著作。但就觸目痛心者裒集質樸之言而已。此匆匆說明心曲也。從前似已說過今尋不得又言此此似可弁諸篇首丁巳二月

謹案。先君爲茲札記之用意已具白如上。原注故有可弁篇首之語。蓋本以裒集羣玉爲事。念不在著作也。今錄務存遺言手澤。餘概從省。不復能符斯旨。敬仍取此段弁首。用誌先君之初志云。男煥鼐等謹識。

今據稍有知識之人年四十以上者。無論商界農界。萬口同聲皆云人心放肆。非至大亂不止。是否人之過慮。抑某之偏信無識。此中國亦有愚無知者然何以人人皆言非目見前此人民之性情樸誠淑善。禮法謹嚴者。不知今茲之現象爲可慘目傷心也。今日不求甚解之人。無判別得失之常識。於是非利害不加意辨別。或以爲紛華靡麗足爲國家

康樂之證。而以爲治道已進於前矣。愈治理愈表著且抑知斷送幾千年立國之要素。其流極之壞爲有經驗者灼知之。即歌哭亦屬無如何。此非好爲異論。懷挾反對意見。

東塗西抹之草稿。何止百數十紙。撫拾一二不完不備之學理。牽引侈言。每紙上塗改迷亂之細小草字。何止千百。余調查社會情弊。記不勝記。欲發揮之理言不勝言。限於時間。困於智力。束手浩歎而已。

既以此自厲。而復號召其朋。非此則不能蒸爲善俗也。此朋不必爲所親也。海內同心。千秋悵望。辭職第四書已言之。如必於所親求之。則同意者殊鮮。或且腹誹面駁矣。自覺其有莫大之天職。自信爲有貢獻於國家。遇此時勢而不貢獻。更待何時。當舉世不爲之日。抱鍥而不舍之心。

告張季直湯蟄仙公等。素號儒修。一世所宗。於倫常節操之義。自必習聞。此番幫助革命。如果係爲挽救國家之危亡。減輕人民之痛苦。功既成矣。應左手推翻君位。右手即引刃自戕。並寄語革命諸人。好自爲之。務眞心力行共和。勿辜負時機。如此則可對君父祖宗於地下。亦可明心跡義理於千秋。乃眞成轉旋世局之人物。不貽背棄澆薄之弊風。實於社會人心

京華印書局刷印

國家前途所造極大。蓋公等地位不能比起自草莽之一般新人物留學生也。若不能如此。則打起精神抱定主義爲民國作事。不惜犧牲一切力。蓋進退無據之愆。亦尙可爲不朽。若前事頓忘悠忽游移忽爲名士忽爲達官逸樂宴安同乎流俗。則吾竊爲公等大好資格痛惜矣。

國家盛時列膠庠者例不得習歌舞。犯者爲玷品。有罪。以端風化。何等謹嚴。今謬稱美術。而並非美術。不過猥鄙淫蕩。而公然爲之。其放肆卑劣相去何遠乎。

一代鼎革之餘正淬厲國民精神之機會。若視此時期爲尋常之時期。於亡國無感情。於新國無建白。疲敝惰媮得過且過。苟求免死。不問是非。則何以 原稿止此校注

余最薄視文人無行。偶見樊山句錄存之。待辨。句云黃金散盡還北走。官囊久富人所共知何至遽盡鼠河滿腹七尺夜眠何至餓死况餓亦尋常徒作强詞自解試問品節與餓孰重明明貪圖富貴正以見文人之言全僞耳 坐使籠鳥慚冥鴻。大夫七十當致仕。對今時言致仕不倫 我猶乞食顏爲紅。文人慣云顏紅而實不要臉 出山徒爲孺子牛。到無可解處則藉出入山等字作自慚語 世非復老子龍。杜門坐耗太倉粟。豈是平生稽古功。稽古將爲文詞乎抑爲世道乎 屈賈幽憂竟何益。城南聯句聊相從。不言君父國家之大難而言聯句相從實屬重其所輕 第二首吾竊取二句。世以頹唐薄老手。良由浮靡

亡根源。吾見他人好句輒愛之。而自歎吾才太鈍。學太淺。自幼無師指授。未窺詞章之門。故筆墨枯乾。不自齒髮衰白始然也。斯文墜地。望提掇。我曹豈得職其難。君不見姚許入元振墜緒。懲遺諸老寧非天。提掇斯文當注重何事以姚許入元輕輕自解似此爲振墜緒不過多造成文墨無廉恥之人斯文愈振道德愈墜耳漢初諸儒飢欲死。求書久乃煩陳農。蒲輪安車走天下。所不能致惟二龔。二龔不出是眞可敬惟今日岌岌倘一旦東鄰藉口則全國沸騰尙何處可走安車此等眼光眞乃文人迂腐耳君不北來我南徙。待秋擬涉鴛湖水。既云南徙又不肯行孟子所謂以待來年蓋本意不在行徒存此言自負乃文人慣態古來文人說盡天下好事曾無一事實行者多矣眞可謂萬事無實不獨責樊一人也床頭屋漏檢新詩。亭角斜陽尋野史。忽欲尋野史亭旣爲新臣又爲遺老是選世間美名而居之擇好聽者而說之不顧自己事實有合否如此則何話不可說哉

忽成一聯可爲大門春帖云。道旁人於我意殊厚。天下事及今悟非遲。

試問盈廷諸公果係深知世界大勢中國不宜復有君主。抑並未瞭然而姑以人云亦云附和共和。旣遂其避難畏禍。又得以希寵求榮。辛壬之際諂諛干進者爭以口頭共和爲奇貨。恐失此不言將成劣敗而心實未瞭也。與庚子諂附義和團惟恐落後者無異。此皆昧良心。不顧理。苟求富貴。畏死避禍之人。絕無眞意。奈何用以資緩急。

法國革命前後。雖社會泯棼慘酷極人世所不堪。而其間常有鴻哲靜立乎社會之奧陬而

京華印書局刷印

冥冥中左右之故雖屢瀕於危而國性不墜。又吾國過去史乘當大危亂之世。常有賢哲爲深沈之思理察之論。而因以開一代之治。竊吾國今日相需最殷者實在此。而吾則未之見。是好尙與需求相反。愈進行則愈戕賊。循此不變。則中國將舉其所以與立於天地者而喪失之。

余按張江陵只知有國不顧其他。是能以身犯天下之怨者。吾今時所遇之相爲徐東海。今日民生之窮爲前古所未有。東海自督三省至今。皆以厚恤官吏著聞。凡遇官貧必籌善計。故江陵仇怨滿天下。而東海感戴遍羣僚。觀此可知二相對於國之觀念孰爲赤誠孰爲浮慕矣。

議員到京。除政府預備寓所。派人招待外。各黨之招待聯絡無所不用其極。各車站碼頭高擁黨旌。徧派招待人等。百般逢迎。誇耀本黨議員之多。勢力之大。組織內閣希望之必成。諛詞媚態。強邀橫截。與上海雉妓拉客無異。且一議員而有三四招待人。日夕趨侍。飲讌狎遊。醜狀猥容不堪目睹。而爲新議員者。一種初出茅廬趾高意得之態。更筆墨難描。或已受甲黨招待。及乙黨餌以小利。又受乙黨招待。或今日已入甲黨招待所。明日又託詞借寓親朋

家而出其實則因別聞議員出賣之行情更圖求售耳故各黨招待人多張皇失措奔走道塗竟有見本黨多員到京而未能招致一人至本黨者於是籌欵收買之議囂動一時而新議員之慾望亦大發達多有索巨欵始允歸黨者其醜態不知何所底止也按吾國舊道德最以貪利忘恥爲大戒凡列士林者更與齊民不同皆斤斤自尊自愛卽偶有炫才求售迎合時趨聯絡應酬廣通聲氣者亦必自諱藏不敢呈露設被同人所見卽羣薄爲不敎品行爲人所不齒從未有彰明較著擇肥奪利儼同於淸晝攫金而反居一國最高之機關膺國民最重之寄託爲國中第一優秀之人物靦然自誇而無怍容如議員者蓋天下極亂之時必有至不堪之事爲意想形容所不到者正此謂也

吾眞心傾慕梁任公積仰數十年以爲救中國之第一人癸丑年至欲以死薦諸國民之前徒以吾性迂拘不事酬應攀緣之末故未與通聲氣僅以尺書道達萍蹤鴻雪求寫扇聯自謂聞聲之思氣類相感必邀鑒也乃於往事近事絕不諮詢吾往五次不得一遇扇聯迄未一寫絕無答復一言並口傳亦未有曾託夔公代詢亦不知問及否要之其意以爲草茅之中決無佳士樸魯不能文闇淡無名位者決不足與談治國之事也其所與談者皆飲酒賦

京華印書局刷印

詩。能文章。工翰墨。身居顯貴。應酬聯絡。金可任揮之人。以哀時託之文字。以氣節寄諸詩歌。以救民救國爲口頭禪。而日以聊且自娛爲務者也。壬子年任公演說云。京師惡空氣太多。吾來京半月已覺惡空氣觸吾腦易薰染恐久而不自知。亟當避去以免官場惡習。此言豈非高潔何以爲總長後亦隨俗同化與舊官僚無異。至其對於人才他人吾不知。而吾則躬逢鄙棄與余未見一面。未接一談安知余一錢不値彼日日唱和之文人又何嘗眞以民事爲心。絶不計寒儉中有人才否。亦不問我來歷何如。並扇頭寫字小事亦永久杳然是否與濫官僚同一爲搆造惡空氣之人。而一生之痛哭救亡。求眞才行實事。亦不過言焉而已耶。頃見其爲小叫天題刺繡漁翁圖。有四海一人偶然玩世歌泣勸人諸意。甚矣文人之不求眞際。古今黑白是非全顚倒也。叫天賤優。爲社會之大蠹。其一生積穢惡紙不勝書。此輩萬事懵然。姑不必責望私德。但就其迎合孝欽大勢觀之。戊戌八月此輩謟諛聲口謂康有爲梁啟超叛逆大罪。雖剁成肉醬不足蔽辜。若使我叫天遇之。亦能於已死之尸上跺三脚。又唾之。以報老佛爺之恩。消胸中之恨也。似此語氣實爲戊戌八月之流行品。而優伶太監相見則的的確確尤以此爲親切暢快之言。不獨對康梁如此。即對德宗亦如此。吾實眞知

灼見。而又知不足爲此輩責備。蓋彼等慣例若此也。至其奸惡詐騙。驕傲狠毒。凌虐窮民。倚勢招搖。皆彼輩之第二天性。不能勝言。獨怪一入文人品評。便成聖賢節義之流。而任公有暇爲叫天題詩。無暇爲我寫字。何其無氣類之觀念至於如此。或者以叫天爲有名之人。而我之卑微無聞不足以動之耶。我終不忍沒任公二十年救中國之心。而猶希望其能行所言。不判成兩橛也。故於輓麥孺博詩文。猶極欽重之。乙卯正月記紙罾字密。

吾心至愚。壬子八月力阻加薪。以爲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故對錄事劉弼君發薪時明言己意。詎劉君以爲一種奸惡之事。（如同治年山東州縣官光緒七八年戶部司官書班之疾視閻敬銘）錄事恩君似尙不以爲非。其知我而詢問意旨者。惟白松泉君。此人係警政司錄事。非禮俗司之人。余舊在警政司。自壬子改組內務部。調入禮俗司。余意考察民國有何善治。暫居數月。決不爲官。故奉調又經戚友催促入署辦事。將近三個月。略觀梗概。適逢加薪機會。藉此發揮心所欲言。未俟發表授官拂袖而出。故余並未爲內務部之官。余既上辭書逾月。司長來信招呼。領委任狀。余不赴。有杜蘂洲來信可憑。彼時同人疑訝固不信我爲何心也。今各部裁撤津貼。羣起怨咨。可以悟人心之大凡。皆圖便於己而已。

湘鄉曾子言風氣起於一二人之心。播爲風聲。蒸爲習尙。蓋以個人之孤意苦心。感召多數人。使多數人合成心意志力。成爲風尙。共起祓除前日之非。而被祓除之影響者。亦感動歆慕。有自愧不爲君子。不讓他人獨爲君子之意。

顧亭林濟南之獄。與人書云。每日以數文燒餅度活。余固時常如此。寒士豈但不能比食前方丈。廣廈細旃。即四壁充饑。空氣衞生。庭廡清靜。傲椽委巷。亦且難致。曾見題畫詩云。日高猶自雙扉合。吾無此晏起之福。豈不欲茅檐負暄。優游終老。奈一念及世風。心摧如割。不忍爲偸安生活也。

日暖風和。徜徉山水花竹。豈非樂事。而撫躬有責。豈忍偸生。紙窄不能盡欲言。

衞西琴言。吾今此來。將以救一國之亡。懷抱極大願。以所論投人。落落然徒見姍笑。無有一合。思之再四。惟有使見吾說者多。歷數千百人。或有能得吾之用意。以之詳審見之踐行。相與聚集提倡。

吾他無所恨。獨惜此生無益。

在昔士習儒風。惡與乘時取勢者往來。以爲可恥。今趨競成風。不知清節爲何事。而賢者亦

藉以自寬。

凡不能檢束自身者。安能範圍他人。嚴於責人。寬於律己。雖立言山積而社會初不受一分之益。實受無窮之滑亂。驗人之道不可就其責人之言論而評其當否。應於其自律之行爲察其虛實。

樊山梅耶曲數十韵。余愛其末句云。專門才技何足言。以外有餘方是學。我見梅耶如飲醕。吳中但說好伶倫。亦如七十樊山老。祗把文章動世人。似此期許不失高懷。

吾向者最厭秦腔汾河灣桑園會等。嫌其粗鄙。閱世既久。乃知與鄉民情狀相符。而汾河灣老了老了眞老了數語。貧女無鏡台至以水缸照面。淒涼悲切。深見崎懷傑士衰遲之意。如從我心坎中流出。聽之淒然。感喟無窮。後且專採此曲。屢聽至桑園會閨怨之情。吾尤正襟細聽。蓋吾本自比於勞人思婦也。時人那解我心。

今失業者已成一大社會。人趨於官。官吏有數。況並以減政。人趨於政客。而今日政客之一種生意已全盤出倒。故附屬於政客之生業一併虧歇。於是羣變爲高等游民。以地方生計之艱。金融之滯。百種商業有虧無盈。於是十商而九丐。其他若退伍之兵。若失館之游士。失

京華印書局刷印

學之青衿。羣變爲普通游民。民之不游者。十中不得一二。於是游者乃羣咕囁不游者而食之。生人之道苦極矣。稍智者以死爲南面王樂

須知百文人不如一樸士。樸士傾身救世。文人袖手空言邀名。

癸巳年翁常熟師命弢夫來問余能爲詩歌駢文否。余據實以不能文對。而心慨其所務者輕。

國家之榮悴。即於國民生計之榮悴決之。今兵禍綿延。百業荒廢。水旱不時。瘡痍滿目。而大家猶得有飯喫者。唯賴田間鄉曲多數謹愿無知之農民野老。與夫樸實勞力之諸小工小販。相與力耕力作。辛勤生息。刻苦節蓄。故雖一面斲喪傷耗。而一面滋益流潤。得以延此一口氣耳。而在上者顧必敲髓剝膚。專取贏於此輩。以供官僚政客軍人議員揮霍造孽之資。又藉市政勸業等名目。廢城垣闢馬路。拆民房築商場。以提倡游民浪子之行樂爲事。茶樓樂坊劇場旅館飲食之肆櫛比鱗次。高樓蠡立。電燈耀目。汽車馬車聯轡鳴笛。熙熙攘攘。太平熱鬧。務以小民終歲血汗錙銖積累者。極力捐糜消耗。使涸枯竭盡。似榮而實悴。求榮而愈悴。國民之生計轉隘轉促。社會之景象益愁益慘。不至根本顛覆。釀成大亂不止。

即以京城內而言。窮民不能得飽。無業可營。拉洋車難養數口。又罹病無錢醫治。只好用刀自刎。類此者甚多。又如入冬天冷。一家大小無衣無食投河求死者日有所聞。每月必有數起。報紙亦不鮮登載。又余每日親與此等窮民接觸。聆其求死之言確鑿實有其事。不知何以余常常親見親聞。而政府當局何以不見不聞。若並不知有此等事。亦無須過問者。眞正奇絕。

救飢無術。急而生智。暗行種種詭巧舉動。機詐愈習而愈精。狠惡愈演而愈烈。倡優盜賊無賴棍徒愈集愈多。社會世途愈變愈險。人類生趣愈剝愈盡。

不從安危大計上。清夜眞心爲民人籌杜亂息紛安生立業之策。徒俟災害駢至。乃以散財籌賑等等竭蹶張皇表明一片慈悲愛民之意。

數千年立國大本唯在勤儉二字。能勤能儉斯即是心在腔子裏。人人各安生業。天下自然安堵。而人生樂趣亦唯於勤儉中乃得見之。若不假勤勉。人存徼倖。則既舍正路。天下未有不亂者。而一味耽逸縱樂。亦未有能得生趣者。今之爲政者。破壞勤儉古風。其罪浮於割地賣國十倍。

京華印書局刷印

吾今告大衆曰。須將此心收回。有靜默之思想。有安固之態度。然後萬事可作。即死心踏地一條笨計。眞勤眞儉。別無奇謀。政府首當以此自勵提倡於上

用財之汰。用人之濫。一時無與比者。夫揮霍誠小事。獨無以對今日國防民事無一能備。皆以無財停止耳。

文人於市井諸事不啻隔幾層障蔽。所謂爰知小人之依。其胸次無此狀概。蓋眞不聞小人之勞。而惟耽樂之從也。

病在痲木不仁。非有如斯多噍學者犧牲其生命富貴作一二悲栗奇特之舉。不能振起道義之風。復反敦龐之世。不足扶衰起敝。震撼鴻濛。

常覺對於將來之社會負莫大之義務。苟或放棄。卽罪惡所歸。

在人力車上思得一語云。天既置我於一興一亡之時代。是欲令我作興亡時代之事也。今暫以久遠無涯之事待之賢者。而以一時代之需要最情實者自任。

勿笑余腐。勿罵余謬。先賢云心當收在腔子內。今四萬萬人之心多不在腔子裏。平旦之氣已亡。試一澄清頭腦。置身四萬萬人之上。覺此四萬萬人終日昏昏夢夢。上自政府下逮國

民不知所為何事除眠食外紛紛擾擾無成績可言不但紛擾而且嘗覺有若干事件之壓積且試一回思又茫然不能憶起由於精神散漫心緒不寧事件複雜非澄心靜氣何能挽回

又壞在無思想今自政府以至國民芸芸總總果誰能以其閑暇取國家事之前途用心思想大抵終日昏昏不識不知混沌做去政府無確定之政策人民無系統之言論舉此一國之人冥冥棼棼不知所以為計國家前途危險孰甚議員諸公宜取前途一一細思必先具有條理之思想按於事實成竹在胸可以應事曲當

認此為經營尊榮富貴之利器運動得力高車駟馬焜燿末俗其所餉遺社會者不外奢靡紛華蠅營狗苟及一切剝國害民等等若夫正身勤民實事求是彼皆視為不近人情推其用意不過曰與時俯仰隨俗浮沉而已

為民德民生犧牲性命自覺所納之租稅不薄西語云謗毀者名士所納於世界之租稅

韓退之伯夷頌舉世非之（有恥於依人之概）力行而不惑千百年之一人吾錄此語為人寫扇箑屏條不下數十次祭田橫文亦寫數十次

京華印書局刷印

於仁人志士貞純剋勵之心未嘗夢睹。

偶得聯才短非謙語。(原闕)有毅心。

堯舜猶病之義固非不知之知之而猶倡此說。則非謂可以驟致之。而當向此途勉行之也。踐迹者乃求符此心。

易順鼎作官後屢有詩章。一則因署局長乘馬車而有作。再者秋興詩中句云。詩境楊留三海內。(自注下楊西苑)朝儀班列十名前。(自注國務卿左右丞下卽五局局長)幾經雨雪冰霜後。乍到星辰日月邊。凡此等句與徐花農師生平語氣何其肖似。余與易隔二十年未見面。忽於數月前在天樂戲園遇之。其時猶有慕賢之意。遽述從前于晦若介紹寫紅禀一段文字因緣。並云尊作不下萬首而最愛近作兩句。易問何句。余云秦洞有花招晉客。周家無粟養殷頑。易默然。未逾兩月卽入宦途矣。余求時賢寫詩扇甚多。數年來苟欲求易題詩寫字並非難事。而觀望遲廻訖未果行。今則薰染馨香之心已淡。與數年前欲求張季直同年寫字之心俱變易矣。甲寅七月初十日

官場中人之結習實不便多述。儘有與余素來友善。又平和練達。無卑劣惡名者。而其發言

不自覺已代表其心中之無識。像安畏亂避禍雖人之常情。然不問世事亦太過。

余久已欽佩黃遠生之才學。然但聞其名不知其人。今觀其議論摘而錄之。竊嗟訝疑沮。不禁廢然慨歎曰。如遠生言則吾爲庸劣不足齒之人。而吾平日之用力一錢不値矣。遠云思想合於世界大勢國家需要則自有最後之勝利。彼勦襲陳說倚賴言權以不三不四之口調。作憂世愛民之醜態。爝火不足比日月也。吾不知何爲不三不四。而平日實好作憂世愛民之言。竊用自疑。遠又云。所言絕非希風承旨營利自私。無論所言是非。乃不自愧於良心。終可養成自身之人格。故言之價値從發言人之價値定之。此吾可無疑。吾向來句句由良心出。敢自信也。又云。若漫無統系。未用歸納。惟片段的意思腐舊的文釆則無立於論壇上之資格。直可告曰爾木已拱。猶靦然人面耶。吾於此自疑更深。此則正是吾陋劣之處。不諱言。吾向未用功於新學。未預備系統歸納。爲以文勝人之具。但隨時隨處擇有可施行者即服膺勿失。故余之得力者。或正在片段的意思腐舊的文釆也。必爲黃君所詆斥矣。又云守舊者講禮教則不明聖人立制之原與新倫理之比較。而惟以亂臣賊子禽獸夷狄洪水猛獸種種可怪之名詞相恐嚇。講政法亦不明中國政治理論之沿革及派別。與新政法之

比較。而惟以國體民情風俗習慣種種大而無當之名詞爲護符。以此謂舊學實可爲舊學哀。其所有者惟揣摩耳。齮齕耳。詬罵耳。若眞舊與新衝突則無之。第如婦孺之勃谿。市人之一鬨。未足爲新式之戰爭也。吾於此則疑訝不解。自歎我知識太淺劣矣。子貢曰。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聖人之道焉。吾不能窺聖人立制之原。而亂臣賊子禽夷水獸種種怪詞則散見於前賢羣書不可勝數。（孟子非聖人乎孟子固嘗言此者）非守舊者之造言也。至國體民情風習等等則事實顯著。全國共見。何藉護符。且使舍此國體民情風俗習慣種種實地。而別求治國之法。更從何處下手。吾因素佩遠生之名。而今聆其論新舊衝突與新式戰爭。不勝自己疑訝。我一無所知也。我何爲筆記。因壽兒於彼論加密圈而記之。或者彼有所訢合無間耳。我讀書極少。其奈我所讀之書未曾讀過。何。又云舊者紛紛徒爲喫飯計。試思我之謝絕功名無求於世。豈亦以舊爲飯碗乎。抑見於事之可憂乎。可見舊人亦有苦衷。遠謂無眞舊者誤也。雖然。吾竊慨遠生語氣何其刻薄褊躁乃爾。不體量行事之難。而惟以意氣能高天下自居。恐終無經世之事業成就也。夫天下之所貴者非徒在以言勝人。仍在其事之有效無效耳。所惜者以美材涉東洋學成如此。故不能不衝口稱心而出。固不自知不合人意也。吾昔催促

張謇西渡東。惟恐學染不深。既學成矣。今乃責其偏。是吾當最初之時無統觀之識也。吾惟自咎受時勢之推移而已。他何咎焉。吾日作憂世愛民之言。正諸公所謂鄙陋已極。勦襲陳腐耳。或諸公以親愛我之故。不斥我爲鄙陋陳腐。而於他人則斥之。又豈大公之心乎。吾深愛諸公之才。惟望諸公虛心自省耳。（月餘而遠生被刺於美國哀哉丙辰覆覽）

報載醜語聯篇。足踐寒地。身犯朔風。塞上驚歌。不避艱險。困頓斗室。百無聊賴。（展轉孤衾寂寥客舍鄙哉）歌臺舞榭。耳目之福。命運所關。歡樂因緣。莫非前定。落拓京華。春秋三度。（某人云自哭文章不遇淪落不偶軒昂七尺軀浮沉廿五載十年大夢等語吾謂此等人心中並無治國抱負而以懷才不遇牢騷欺人眞正可鄙）無所事事。放浪形骸。或效周郎顧曲。或爲杜牧冶游。彼此飄蓬。舉目無親。謬謂東山絲竹。太傅閒情。時入酒樓歌館。欲求風流窟以作痛哭塲。信陵醇酒婦人。爲英雄寄興之事。新年無事。終日醉入黑甜鄉。又有人云。殊不願於政治社會上有建白。逐逐於歌舞塲。無心問他事。良友箴何苦消極。自棄作廢物。自以爲耳目之享福。身體之自由。其樂無倫比。受共和之賜。（此句最傷心）祇此觀劇一事爲止。所負責任亦只此。觀劇以外。無庸置喙者。（此類語今人多持之余皆以爲醜）余恐人亦以此派目余。竟以爲眞心聽戲也。故明言以記之。世事雖壞。而吾人對世之責任。無一時一刻一處一事不當盡心。

終不容漠視。若謬飾高狂。徒享福而不盡心。則眞是廢物。不可爲人也。所謂醜者謂其衰頹失剛大之度。非士人所宜耳。我若不死無以表明我反對之心也。諸君至今猶不覺悟。猶復營營。

吾謂欲救世須先培人才。欲培人才須先袪毀壞人才之毒劑。勿以小事迂瑣爲不足言也。民國以來煌煌學子言鄙行佻。正言規之逢怒不納。靈台塵垢未可掃除。戲園愛憎悻悻可鄙。人心斲喪卽此已多。吾未入賭塲妓院不知其形。但就戲園觀之已足毀壞人才於無限。此由民國厭小節而不講之過也。吾爲此言望勿輕輕看過而已。望操教育權者多請老成人研求辦法。

向擬勗袁項城學曾文正。以躬行感人。自能氣類相從。鼓動全國。要之視自己執持之眞不眞耳。胡文忠引朱子云。是眞虎必有風。若虎不嘯則風自不從。茲又得淺譬。張文襄督楚。梁節庵主講兩湖。當時武昌學生書吏寫字不摹張肥則效梁瘦。可見朱赤墨黑之移者深。況以總統爲人所尊仰。若眞以刻苦精純。廉正儉樸。日日與各總長。各將軍。各大吏。苦心表示。苦口提撕。則各署各省有不風行甚速者哉。

辛亥年各省之人聚集談論勝朝。自矜鑿鑿然。以余在京目擊數十年實不相符。（即有一二出於有因亦與言者大異）默聆竊歎。終席不敢贊一辭。蓋若輩之言駁之則無語不可駁。和之則又萬不可和。不知從何說起也。

衙門之所尚者驕惰奢侈。娼酒賭博無所不爲。此爲知識未定之人之所大忌。天下之不爲習俗所移堅定明哲出類拔萃者能有幾人。及未成童時尚未染習俗。離去署中。稍免納貲宦習。效乃祖乃父乃姻幕之尤而過之。不安職業。不知民事。百無一當之弊。若久住官衙。安分者不過無能。其不安分者則直爲敗類矣。

古重行己芳潔。今人知爲何物。

處此世局艱危。人心險惡。倫常敗壞。天理淪亡之時。不思挽救。晏然安之。自以田畝優游。身心無累。敲詩鬪酒。行樂招邀。與世無爭。攘躬無疚。誠人生之佳趣。高蹈之雅懷。若聖教衰微世風污下。則非我力所能爲也。吾亦知海非一木能塡。身比太倉稊米。（更有因朝政顚倒遂自溺於歌伎賭博者自云孤憤軼度此等謬言吾不信）顧既號稱通碩。徒爲憑弔旁觀。律以就逸避勞無責任。心難解免矣。須知此非喚起宗社思想。勿誤會。

辛亥冬顧印伯取塞向墐戶之意自稱塞向翁。遺詩有嚮明豁眼應無分投老盟心有此居之句。余借用題積水潭屋

請同人注意默思自余稍長之年起。（光緒乙亥）迄民國癸丑。長安人海。帝里繁華。仕宦如雲。人材成藪。凡夫同鄉故舊年世寅僚。曾於博塞樗蒲女閭等處見有一次踪跡否。即飯莊聚會局面稍宏之舉亦生平所無。寒酸之誚自不能辭。至於詩鐘之會自以不文而退藏。筆歌文酒之塲以貧忙而少預。士流鳩集無分追隨。謂之庸愚無以自解。命儔歗侶挈榼提壺蓋鮮有焉。弇陋枯窘從可想見。

寒山社追悼顧楊朱三君。陳慶佑集唐聯云。餘事作詩人官職聲名俱入手。永懷當此節風流儒雅亦吾師。陳昭常云瞻烏身世賦鵩年華留茲翰墨因緣事去共尋鴻爪印。日下酒人座中佳士獨惜死去虛誕老來空望鳳鸞羣羅惇曧云此亦一因緣非滅非生泉壤尙堪成氣類。偶然添故實視今視昔形骸何必論彭殤。易順鼎云依稀釣雪亭邊亡國大夫配以季鷹魯望。彷彿浣花溪上杜陵野老衲來山谷劍南。以今茲時勢開社追悼詩人。徒顯才快樂。曷嘗傾身及民。文人心理如是如是。

塊然獨居。一身之外無係屬。如紙醉金迷中聽疎林清磬。陡覺隻身萬里。旅況淒涼。一類不可名狀之感情。於積水潭遇之。

張季直事余曾另記。今又錄報一則。江南大名宿老入京從政之餘。留心戲曲。近作一詩寫小楷夾行大扇件以錦聯。求癭〔介紹贈蘭芳。自言二十年未嘗爲少年如此殷勤悔深感激。特演思凡以酬之。季直大喜過望云云。可見此老心中無復國事艱難民生窮蹙風俗敗壞世道淪胥種種刺戟不安之念存。然何以國亂民貧教化掃地人心澌淪又日騰於衆口而亦同聲嗟歎不置耶。此之謂心死。

梁節庵在崇陵厲聲數罵親貴無良。不來謁陵。有民國達官欲與握手趨而避之。風節凜然。自非縱情邱壑詩酒自娛。徒以名士自矜者可比。樊山作詩紀景后頒賞節庵遺念語多肫摯。尙與尋常名士不同。（附註余近年不取樊梁另有記 丁巳八月）

饒景玉身遭明末之變。自云凡余所爲。儘有師友姻交素稱親厚。（同生長重婚姻勿以至密邇之親舊爲確評）而判評世事懷抱志趨大不相同。於中存之職志未能瞭知者。故當求世間同志意之言不得以親近者之言爲斷。深慮時移世易行跡不可詳考。鄉里耆舊無復言之。（不見不聞之人作人所不注意）

京華印書局刷印

之事當爲社會上不復記憶喪亂湮沒不可勝概。天壤雖多良史才。論事庸有直筆耶。

何謂心死。卽一世之是非淆亂。善惡支離。眞理不顯。公道不伸。大衆皆處於混冥敷衍之中。隨波逐流。不求自異是也。欲一世之是非善惡皆明了。論定亦戛戛乎其難。或其人行跡未顯。不爲人所觀察。及觀察疏少。不盡其量。

時際昏昏無所我事。五年来日以哭訴之心屬諸國會。不料大失所望。萬無澄心靜氣評理之事。

知我不眞。望我不切。期許我者不高。故雖親戚勿謂其能識我爲何如也。勿謂密爾至親卽爲確論

青松紅杏圖智樸和尚第二段跋有旣不高蹈離塵亦非歸潔就義云云。余匆忽一觀惜記不確。此二句下似接有和光同塵之意。字迹不俗。書理亦高。能用歸潔字句。自是胸有寄託之人。相傳爲洪承疇部將。必非無[illegible]。請紅杏指杏山。青松指松山。理亦甚是。竊意廟中應有之景更可畫一塔。則塔山松山杏山毗地相連。更顯然自明。何獨遺塔山耶。剃度棲禪。傷心故國。自不失其志節。要之不如學田橫。宣布梗概。可以諷世俗之偸也。然萬不能責人人皆爲田橫。余之偶爾易言。亦自知有語病矣。余另有私記不能責人人皆爲田橫亦不責人人皆爲黔婁茲偶流露大凡忠孝

廉節非文人不能表揚。此文人係渾指古今非指此一事但文人之言易涉傅會。若能舉其眞則表微之功大。且免誤後學之心思。癸丑九月十三日遊崇效寺歸後記

余因摘自述語類採用智朴既不高蹈離塵亦非歸潔就義二語。故聯論及智朴。非不敬重其人。即展閱二百餘年名人所題亦無一不深景仰。但文人論事訣讚爲多。衰亂之時辨眞爲貴。鄙見所及。姑贅言之。自恐前意未說明又注此

傅青主見天下喪亂。號爲薦紳先生者多腐惡不足道。憤之。乃堅苦持節不肯少與時婞阿。思以濟世自見。不屑爲空言。嘗自歎彎強躍駿之骨以佔畢朽之。雅不喜歐公以後之文。曰是所謂江南之文也。嘗譏趙董字圓轉流麗。如學正人君子每覺觚棱難近。與淺俗匪人游則不覺日親。如字之無骨。心術壞而手隨之。

淸季仕途猥濁。夤緣得官者唯利祿之是鶩。不復知有廉恥事。而士子讀書束身自好。遂甘終老林泉。羞與雞鶩爭食。蓋官吏之無氣節久矣。先生之言行雖戾於今。然質之古人無不合也。

陶齋尙書裁汰節署冗員。某舍人恐波及。上一詞乞哀。陶齋答以小詩。先裁夫馬後裁薪裁

京華印書局刷印

到中書數十銀。純是風謠君莫信。縱裁裁不到斯人。時人傳爲韻事。致歎此風今日已渺。讀書人久不爲朝貴所獎掖云云。余不謂然。不立功不立德。徒以文才不辦事而得厚薪。以是爲待讀書人之厚也。夫讀書人豈可不以民困爲重哉。民困若此。身遇共和。自甘坐食。大失讀書人身分。

報載會賢堂修禊。提倡風雅。表揚國學。固爲藝林盛事。而某某謝不到不廢時以事晏游。亦可矯東晉朝官清談之病。關羅樊易諸公既居政界。又爲名士。設詩鐘社。月爲四會。每星期四於別業舉行。乙卯四月竟爲第一百廿三次之會集。誰謂吾國不太平哉。若觀其所作之詩。固未嘗不憂憤也。見小盛則頌揚。聞警耗則悲歎。蓋文人除能言之外無所事也。

吳絅齋作清宮詞。以博文采之名。事之確否姑勿論。而爲尊者諱之義既已忘之。與平日南齋頌聖感恩自相矛盾。（每一出口一握筦何一非載堯頌德之言）辛亥十月首先告歸。曾不避背負解體之嫌。民國三年入清史館。四年以纂修兼總纂。而其尊人子修同時在浙搜錄採訪清末殉難死節諸人彙輯入史。以示表揚。如此則在前朝爲眷戀愚忠。在新朝爲翊贊景運。無往而不居於高人正士之列。凡世間好事無不首先爲之。世間正理無不剴切言之。八面俱到。是眞正

做官妙法。是眞正文人狀態。

裁減冗員乃整理行政停止濫費一大勇舉。此議昉於何時。鄙人壬子辭職對於財用不足痛切言之。無人答理。後來熊梁主張。各部亦以無可裁減爲言。至今情見勢絀不得不行。或疑非冗而亦被裁者。然部長雖極不明亦決無停廢所辦之事。而裁撤其辦事之員之理。故凡屬裁者即必屬冗者。此可信之理也。今日官員充斥極多之時。各部但有冗而未裁者。決無裁而非冗者。苟抉發爲人設官之弊。各種冗機關應當裁撤節糜者尙不僅此數個官吏而已。或又疑各官吏頓失生活職業未免於各個人生計有損。然吾人當體恤負担勞苦之國民爲大局計乎。抑體恤無事而食之游民日製造惡社會以害國乎。鄙人自幼極窮向無薪俸之入。辭職四年並未餓斃。苟一觀察鄙人之飲食起居則知數十年如何過度矣。蓋自知、不能有功於國即不敢享福求安。惟有儉省刻苦而已。治國之法推到極處不過循名責實。裁減此官而事不見加廢。即增設此官而事不加治也明矣。壬子年亟亟勸我入官之某某彼蓋好逸惡勞。深知作官之逸樂。其視寒士刻儉度日酌劑挹注處處勞心操持。爲人生極苦之事。故畏之如蛇蝎。苟能趨於做官生活之途。雖耗精疲神於鑽營運動而不恤。惟恐陷

京華印書局刷印

於困頓無聊也。試思數年耗國家鉅額之金錢。養無數蠹到坐食之冗員以官爲活。於社會事業一不措意。此理實說不通。經此裁撤不獨政費撙節。即被裁之員因生計日迫。轉而以其心思才力從艱難困苦中爲餬口之謀。今後措意於一切啓發社會事宜。勿留戀作官樂境。別求輿援更謀占政界之席。安知非發達之福。免蠹食之譏。

前云並未餓斃。意尚未盡。自幼儉之又儉。嘗至無燈以節膏火。夏葛冬棉非至不能補綴不易。諸可類推。就現今官僚中而論我爲極窮。就三十年前官僚論似我者數百家也。然今日則僅矣。即書記錄事亦較昔文明矣。其如民力不能致此文明何 赴山西以前吾父母所受之窮境思之心悸。由山西來京後母篋中僅數百金。以此數百金竟能支持二十年。蓋恃怡昌公滋生薄利撙節用之。屢垂罄。又得小接續。所謂天不絕人也。直至捐監鄉試完姻。始肯動此基本金。春漪夫人來歸後罄囊中飾物亦只二三千金耳。一仍先母舊法滋生利息撙節嗇縮用之。而先母教讀所入以及余教讀賣字所入。雖零星之欵皆積零成整。不令其消滅。數十年以爲常。瑣屑之譏誠不能免。蓋人生度日與支持國計相似。所謂難能者須於無錢之中見騰挪手段。而不因無錢遂至停廢。換言之卽無如許之財亦作如許之事也。若現成欵項分配

得宜僅可謂之不妄費耳。視減縮耐苦則遜矣。余住京數十年應酬慶弔多不到場。遇極熟者或肆縉或兩色。疎慢誠爲疚心。而未掏大虧空。並自家未餓斃者亦幸由此。竊怪近今每月薪俸三四百元。或六七百元者。尙日日言貧不敷家用。且掏借債欠猶不足供是曷解乎。譬梁任公談國計。或無爾爾之財。亦收爾爾之效。一大段議論余記不確。豈眞書生之見乎。譬如兵力固以厚積爲貴矣。設處窮窘之時以少勝多豈無其事。胡文忠言多禮堂於二十三日破僞璋王僞玕王。二十七日又出隊打黃文金矣。桐廬援賊數萬禮堂一人捍蔽其間眞實可欽云云。余借此語譬國家處窮境而能作事者。世人愼勿謂必待事事應手乃能有功也。

癸丑十一月十七夜在潘備安家訪鄒紫東。（由青島來恭送崇陵）先有南京（江寧上元）某君者預候。余素不相識。自無妄爲臆測之理。而其言談舉止如見衷懷。殊令我感歎宦途乖巧多方裝飾錮習太深。何以與甲申年（殊諭退恭實李而進閻張孫）四五月小軍機諸人之意態形容無不逼肖。余廻憶三十年來留心情狀歷歷如斯。凡此情形久深慨歎。夫欲使長官見喜亦頗多術。或勤懇辦事。或直義相規。或砥礪躬行皆能出色。何必定要以此等俗派勞心。余與某君無毫髮憾而

京華印書局刷印

見某君如見官僚代表觸類觀之不能不記其目動言肆之怪狀活畫出卑俗之心胸胡文忠所謂花言巧語曾文正所謂無法洗滌其肺腸眞可爲仕路風習慨也初接手辦事偶爾生疏賢者難免此與今日世局何干某君身居今世不以世局繫心云向係十五國此最淺者亦知之乃忽書十三國遺漏兩國致兩國來詰責幾釀大禍總長欲嚴厲責懲旋互推互考以堂官曾畫稿復暗消滅日皇賀電爲國電總統府兩日未答覆致日人詰問乃於公事叢紙中尋出彙交外部繁雜異常今日公事較前手續繁瑣十倍每月薪水無不愆期常遲至半月太不成話所幸外交部有稅關一筆欵尚能發給然此不敢宣揚只個中人知之並交際費亦尚領得私相慶幸而已（按今日以整理財政爲治國第一要圖乃對於金錢如此觀念事曷能振起乎）陸子興與外人所言每不告司員致司員誤答亦有意爲之作小舛錯今日權柄在司長謬云集權曷嘗集權不過集無數之小事中央官員代各省做耳又謬改八十三州更紛更取亂余同坐不過一刻未能全記皆尋常閒談之語萬不足以定人之賢否是非而觀其每出一言必眼一動而上視每言一事必嘴一張而鼻嗤且渠與紫老經年甫晤遽亟亟言此大驚小怪炫異矜奇其實無一緊要之事無非新政府不如舊堂官之意曾不計旁觀不取彼蓋以爲人人皆

如此存心。故快心快口言之也。余四十年來時時預備不受諛悅辨別是非。武侯云吾心如秤。蓋處處注意觀之。自光緒己卯庚辰以後官場之狀態皆已備知。而以咸同年間曾胡之成敗得失爲標準。私意一旦躬當其事稍有把握也。今乃自知此生眞無用矣。辜負佐階討論耳。未罄欲言。事過無力再續。

人子顯親無不欲表揚懿行。亦須近實。若文體奇異措語不倫亦貽人指摘。有某秉筆者傾慕太過。致報紙譏云。無非以非常之文述非常之事。

極借欵之害可因條件苛刻担負困難。致外患內憂之紛起。極減政之害不過各官吏溫飽之志不償。裘馬之養無出。增加宦場高等哀鴻而已。若再極言之。則聞有以借債亡國者矣。未聞有以減政亡國者也。然而現聞京中士大夫一時議論反對減政者多。而反對借債者少。此果是何心理。請明眼人下一轉語。

甲午中東之役。猶以借欵爲奇事。然處傷吾民也。辛亥以後。袁逆罪惡最重。壬癸甲乙丙借欵加數十倍於淸。（用以鞏固自己地位居十之七八人心爲得不因此而壞）專爲製造盜賊。奬勵姦凶。敗壞人心。毒害民命之用。致使完善之國家變爲破裂。淳厚之風俗變成乖污。此袁氏與國民黨兩方交任

京華印書局刷印

之袁爲主力。國民黨爲激力。促力。厥罪均不容寬也。丙辰以後段有可以爲善之資格而不爲。丁戊兩年中國借債不可紀極。南征未息。軍實糧儲悉恃債款爲供給。一切利害不計惟喜目前軍費稍裕機關四布。政治上之活動亦賴借款爲之挹注。尤可歎者不肖官吏從中漁利。以國民生命財產抵換而來之外債。剝之削之括入私囊。自督軍省長部院議會莫不皆然。其頑鈍寡廉無所不至其極。坐視國民就死而不援。國民束手無抵抗之策。此固段之不肯做好人。亦南方之假公行私不愛國不愛民促之激之。使不得不出於極壞之途。成此極壞之局也。雙方均不可恕。戊午六月偶翻舊記益歎今日國計民生不堪言矣

湖南教育經費僅祇八十餘萬元。本苦不敷分布。余不與政界交接不能深知時事僅據報紙所見者論之故有高等無力開辦。而中學畢業無地可升學容納者。此次財政部又從八十萬之中刪去三十餘萬元。節省此項暫濟他項究竟何者可緩何者須急又將補助私立學校費七萬元一筆勾消。此在湖南人視之誠爲失望太息。然財政部身當其衝。首須發給兵餉。暫弭變亂於一時。况又平空添出征戰巨費。則倉皇急遽。撙節挪移。幾於無可言。故雖國家最重要之根本教育費亦且不顧而緩付之。據此景象則全國人皆應體念時艱。自不待言。而况達官顯宦耆宿名儒豈尚不知此理。

乃如王壬秋初來京時余望其矜式國人。曾上書懇懇言之。詎壬秋心目中之之所見乃與余迥殊。（最近謝楊潛庵寄鹿脯詩中有昔我北游曳長裾五侯歸美常乞餘王門珍賜每先餽又去年重入彰儀門正求甘肉不說士又淹留經歲那得致食指不動歸何謀又卽今海內大徵兵吾儕飽食臥不驚等句可知此老不以世爲重也　丙辰二月偶注）彼自負高不可攀之事。僅在文章爲時流所欽仰。並無振起世道人心。挽救民生國計之志。故其自身行事直與官僚相同。而未嘗自慨身居衰世。（此處下文原闕校注）自甲寅五月國史開館。嘗與賓僚坐談。謂吾人每月領薪而不辦事實爲瀟洒出塵。又恃總統情面指名使其子就青島校務。蓋事最逸而薪最豐者也。繼而青島事起。又使其子爲史館會計總司。而自身飄然回湘不辭而別。置職務於不問。計回湘幾將兩稔未辦史館一事。而每月薪俸千元按月領取毫不爲怍。當此國用奇絀官箴掃地之時。不得援孟子不以爲泰自解矣。夫官僚似此卑劣者多矣。吾不概責。而責湘綺者。爲其負鴻儒耆宿之重名。徒營己私於世事若無所覩。以吾國後生師法先達之理言之。難乎爲士林師表矣。而余始而殷殷期望薰沐誠敬以上書。既而實驗其行頓失所望。並已求寫之扇對不復追索。誠有大痛於心耳。夫謂每月虛受千元爲有損於國用。此自時髦視我必詆爲雙瞳如豆。不知遠圖。然今日民窮若斯。至國家重要政務不克舉行。如湖南教育經費減去

京華印書局刷印

三十餘萬元窮窘之形可謂至極。設使壬秋先生深念國力困苦。不忍以窮黎有殍之脂膏作文士閒身之供養。雖所省亦甚微細。而合全國冗員濫費統算其爲數應若何之多。彼聞風亦當微畏乃竟自便私圖安然坐享。且有辨護之理謂國計艱窘乃政治家之事。非文章家之事。匹夫有責之理又將何說似此無責任心出自最有名望之老成典型。可想見吾國事事不講眞理竟欲以黑闇爲治也。試思財利爲人人所欲貪。一人如此人人如此國家金融安有不窘迫者。其總結果必至國家事事虛靡。而人心世風相率爲不知恥。此豈可不斷斷辨爭。余於壬老何嫌。往承其自湖南賜寄親書對聯署款有姻世誼極見親切之意。余前年上書草稿中有兩次信稿俱細字碎紙塗改甚多似有一次在積水潭未知能尋得否景慕尊崇何等隆重。而今指斥者爲其資格品誼眞正可惜。論此爲國風起例。非爲壬老揚惡也。茲乃無端而發。余並無政治知識。偶閱報載湖南通信言教育經費。頓觸平日鬱積之思。故藉便言之。丙辰正月

張仲仁總長告誡部僚第三條曰。造風氣。引湘鄉曾氏爲言。今之大人先生肯爲此說者不易覯矣。近四五年來事事鋪張。獨於教育減之又減。譬人父兄家有子弟不惜窮侈極奢。破家蕩產以養頑劣驕淫。而獨有求學所需則吝而不與。輕重倒置誠獨何心。張公處此頹流

獨謀長計。知所本矣。

詩人每以棄官歸隱爲高。軒冕榮貴爲外物。然鮮有踐其言者。僧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杜牧云盡道青山歸去好。青山能有幾人歸。口爲懷山之言。行爲媚竈之計。何況今人。趙嘏云早晚粗酬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閒人。若身事了則仕進心益熾。何日果了乎。王易簡青山歸去且得去。官職有來還自來。是豈須臾忘情軒冕乎。人生本無累。何必買山錢。遂棄官歸。此最勇決者。常見驛壁詩云人生待足何時足。未老得閒方是閒。非深得其味者不能言也。

趙智庵督津有合處。有不宜處。熟知此地情形。人心素相聯合。詰奸禁亂最易收功。彈指頌聲較他人易。然而熟人太多。知識不高。各顧其私欲。求相安礙於情面。託名曰與民休息。釐剔較難。究其所終則現狀不改。加以色澤。搆成一表面治安。謂曰整齊亦未嘗不整齊。圓融之人各得其所。而幽隱疾苦。賢人志節。固不能袪痼發徵。大開氣運。得世道上之進益。所謂成效大抵在物質起居見之耳。

聞流離而大驚。意謂承平日久安有此事。始知人間顛沛萬狀。固非官宦安樂中人所知也。

京華印書局刷印

今總統左右前後四圍包裹者皆官宦安樂中人。總統命令有云舊勞於外。亦虛言耳。梁卓如在學校演說。謂京師可為首善之區。亦當然可以為首惡之區。（自從改良以來。輿所謂由良而改矣。然而人人利用之。無敢訟言其非者。世事尚堪問乎。附註）諸君以血氣未定之年齡在此萬惡社會中與羣魔為緣。墮落將不知胡底。安能匡救時弊云云。此言非不痛切。然首二句論事不確。竊謂今日風習之壞全國皆然。京師社會在現今固為甚惡。然在二十年前則不失為清正樸誠。再由三十年前以上溯之。則朝政以思深遠慮主持於上。士林以勵節砥名交勉於下。禁民為非著為成令。相觀而善。唯恐遺羞。即有竊穴養奸之事。亦深為匿伏不敢顯明。故百數十年來京師道揆較各省謹嚴。自官吏至人民習見習聞。視為必當如此。有不如此者則驚以為奇。此首善之所以為首善也。（無奈新人物於十年前之狀況已未曾見。遑論古遠。竟敢武斷謂今人事事勝過昔人）近自維新矜言放任。上海淫靡放蕩。素為人所不齒。今則公然效之。外官卑鄙鑽營。昔所目為不肖者。今則相率舉之。大衆耳目觀聽為之轉移。士人不以修養為功。商賈爭言趨時有利。於是墮落之弊日甚一日。大抵上海惡風。外官惡習。由南而北。灌輸京城。南方為先導。而北京開化在後。此為坐閱京塵五十年者親眼目擊之事。卓如不考事情。輒謂可以為首善。亦當然可以為首惡。夫今日

之社會萬惡固誠然矣。而不思構造成此萬惡社會誰實爲之。卓如一生好以言語高天下。但取其詞之美不惜爲輕薄語以動聽。而於事之眞際固未合也。孟子云周於德者邪世不能亂。一部四子書何理不備。苟摘四子書中之理繹之其用無盡。不講持守磨練之功。而惟冀社會不惡以免同化。寧非夢想。吾久慨京師風氣日靡。故因任公語亟論之。時人必笑爲學究氣。吾早知之矣。丁巳正月十九日

吾最得意之事肩挑負販拉人力車者多識我。常於途中遇襤褸苦人大呼曰梁老爺你好麽。吾亦驚訝不已。廻憶乙未年十月順德李若農先生文田喪事。吾與汪伯棠由繩匠胡同出步行將訪沈蓉圃爲李若農畫遺像。趕騾車者忽呼曰梁老爺你二位坐我的車吧。余固不識車夫姓。汪驚歎曰彼居然叫得出某人眞奇。宣南菜市街商店多相熟。有心熱而見淺者數人時相詰問。既謂國事不好何以退出不在局中補救。致在局者壞人益多。正人益少。不如有一半好人在內尚不失兩相抵。余欲辨不能。蓋心知其中間缺少一層程度。進亦無益。徒損己身。只以與時賢相左。吾行踟躕。吾言囁嚅。受人譏笑不暇。遑敢伸眉論列。告人以救世須返求根本。吾躬行道德正以諷勸世人云云。聞吾言者必嗤以鼻。即吾因憂世身死。

京華印書局刷印

亦決無人信爲憂世之心。其多方推測至於最後。則曰甚哉此人好名至不惜身死。眞所謂大愚也。蓋始終不信今人有以道德救世者。腦筋中無道德之彌留。風氣如此。吾其如之何哉。

熊秉三闢復辟危及清帝云云。吾亦謂然。惟謂安富尊榮莫善於此。吾則不取。蓋清廷事事顧全大局。德宗銳意振興。初未拒絕立憲。祇以程序不能驟致。最後有九年立憲之詔。卽爲今丁巳年。故吾惟責諸人不力行共和以副清帝之意。若不復辟以免第二次亡國。是亦吾心也。果無利天下之心而整理國家。有何不可。惜無其才爾。

人類爲何生存。吾人在世界上有何責任。如僅爲飲食男女等事。上天又何必生此世人乎。然則人生世上必有責任明矣。苟知目的責任所在。則雖苦不覺其苦。（任公但言之我則實行之）古來賢哲深明此理。故能將至苦之生涯視爲至樂之境。心君泰然自有餘樂。今全國之人均日日陷於做無目的之事。故無事不以爲苦。（余日與人辨云聽戲自有目的在人苦不信余言）世道不絕如縷。於國家於社會於人民俱有絕大關係。從古至今綿延統系如一條鐵鍊。有無數之鈎鐶互相啣接而成。今人人不知責任。視爲無關。如鐵鍊中斷。先我之前功盡棄。後我之下手無從。惟此

心甚明。故對於中國前途有莫大之希望。即對自己一身亦有非常之愉快矣。

北游記云離吳淞經崇明錨於石島。石島一海灣耳。岸無鎮市。只一村落三百餘家。以三百餘家之居民竟有三四十家之茶室妓院。則此處人民之難於生活可知。請看今之學戲者亦可悲。

壬子因加薪上書與總長辨論請辭職。豈不知孤身片語萬不能使同官偕從有效。然明知無效。惟冀有年月事實留一紀念。使後來窮無復之之時。知當日已有人見及耳。

感言隨筆偶擬十願。兵敗多次國債如山政治腐敗黨派紛爭民性愚蒙社會陋劣尚不自覺徒貽後悲

願行政官發憂時心調查社會狀態。知放縱敗壞將無底止。

願教育家知重家庭教育。務尚誠敬。看諸戲報知其醜穢卑劣情形。懲儆一二以挽惡風。勿以爲個人小事。須知全國人才已受牽連。

願新黨人平心靜氣。觀察一般老成之人。對於政體施行捍格窒礙不能聲。依違其間未敢立異。而實私憂竊歎共語悲懷。係出於眞知民狀以救國爲心。非出於反對共和而頑迷自是也。又重違民意不可不思

京華印書局刷印

願有老成公正人長壽能眼見他日世變大禍。證明今日之謬誤。

青年辯士對於遺風餘俗率以矯枉過正出之。推其極端藉剷除階級之名。所有蛋民妓婦（此為戲言非專指此）一律復予公權。衆生平等毫無良賤之分。此等新說吾不以變亂法紀大無道責之。彼欲免人民之淪陷屈冤。使享光明幸福其心豈非至仁。然苛虐可去。而淆亂不可為。欲使世間無汚賤階級之存留。當先使世人進於高尚良善。吾國人果有破除奴制之品格。（此事辦得到否別為問題果有極宏之願當先試為辦之）則剷除等威。不致召亂亦何樂而不為。若不先使品格進上。（猶言增高）而以樊然淆亂素乏良心之人。凡愍不畏法之流氓。作弊最工之胥役。以至至汚極穢之倡優。怪誕刁惡之無賴。（不能備舉）一概寬弛舉而儕諸尊敬之林。此非召亂而何。今之好新奇怪誕者。甚或謂此流氓胥役倡優無賴等等本極高尚良善。多年被屈遭人賤視。今宜抬高以伸其鬱。（附記從前地痞只伏處鄉間欺害愚儒一入城接見正士輒生愧色猶有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之意今聞官法不能干涉自由則放縱橫於胸間棍徒可儕儒士亟從律師學習避就於是倒行逆施之事日多）而此一般人驟得抬高。不審其抬高因尊重人道宜以良心自愛。而以為今後莫予敢毒可以乘勢欺人。（街市戲園中景象略見一斑）恭敬忠順之信條一旦刪除。流氓痞棍無復身家門第之自慙。余曩見楊某而喟然。今報載某校之茶役長袍馬褂雜於廣衆中

自涵於政界代表之列。隨公民請願團包圍衆議院。正合余曩欲形容驟然自得莫名其妙之狀態。久欲痛論種種窒礙。而心有不暇。意不能宣。今粗言之。

湖山如故風景不殊。但時移世換令人有黍離之悲耳。夫黍離之悲固爲人生不幸。如果人民安樂。政治清明。舉措合宜。欣欣向治。則對舊主有個人之感。對新國無苛責之求。吾猶可以退藏沒世。其奈新人物所爲事事與全國人民望治之心理相反。新人當國不實按程序以奠國基。惟務逞心機以供嘗試。非必窮鄉深谷之人不悅即都邑城郭亦羣相非難我則表同情於郊野田畝眞正大衆能解事者之心諸公所主張如果能於事實上推行無阻。豈非大快。其奈與本國大多數人之腦筋中所欽重向慕者相反。公等略涉外國歷史便欲引爲前例。但使能達擴充黨勢包辦政治之目的雖召何等禍亂亦且不顧並不問我國程度能行否。即人民因此受種種痛苦損失亦以爲無足憐惜。此有兩類一爲心地殘忍一爲隔膜不知其實公等學術經濟知識德操何曾眞能超出他人頭上。不過黨派勢力發展。我爲野老田夫之代表。不爲策士議員之代表。敢決言我心爲眞民意。公等心與民相遠。國家必壞於政客之手亦可斷言。

唐玉潛義士詩徒把金戈挽落暉。南冠無奈北風吹。子房本爲韓仇出。諸葛寧忘漢祚移。雲

暗鼎湖龍去遠。月明華表鶴歸遲。何須更上新亭飲。大不如前洒淚時。渡江即變姓名爲林德揚。蓋將爲希世之事而恐累及宗人。故先晦迹以待之。聞發掘宋帝后諸陵。痛不欲生。貨家具得百金。又稱貸得金鎔作小牌百餘。密繫腰間。仍爲丐者。持竹器作抗背。涂遇暴骨無論牛馬皆拾之。竟達陵上。遍歷諸處。晝則乞食於人。夜則往收其骨。人以丐不疑

正欲續錄唐義士。暨守陵官收骨植冬青出門未暇。越日檢尋則報紙已爲兒輩包物寄人。深恨聽戲之屢誤大事。唐曰四郊骸滿眼。取以竄易誰則知之。因指竹籬中物相與斲文木爲函。複黃絹爲裹。拾其遺骸署曰某陵。掘地以藏。爲文而告。嗟皇天不弔兮。天水不祚。戾九州之故主兮。不得安墓。抑世運之陽九兮。鬼神失其祕護。徒使故國之遺臣兮。攀龍髯而莫訴。又祭文句此宇宙飄回之日。乾坤霧塞之時。孰意有楊璉眞伽者血變萇弘。盡作長川之璧。魂飛蜀帝。咸啼異域之鵑。過大梁者。尙佇夷門之想。遊九原者。且遺隨會之思。矧珏等盡食土之毛。悲羇雪涕。屬含生之類。感詎拊心。又于宋常朝殿掘冬青樹各植于函土堆上。誌之。有老天鑒區區。千載護風雨句。惜後篇年年杜宇句不見矣。

余不能文。凡與我衷所感相合者。則零斷錄之。名曰借句。然世人奈何一有著述便推重十

倍。猶以著述未成爲深惜。使小人得肆欺蒙。世風陷於文僞耶。所謂分別者。卽君子儒小人儒之別。著述關於世風爲上。關於心血者次之。

偶見剪燈叢話月夜彈琴記集句。百年世事不勝悲。杜 大廈原非一木支。宋王廷珪 慷慨西風淚橫臆。詩統 此心惟有老天知。詩統 余不知其何所指。因與我意相近錄之。又第九云。起看天地色凄涼。宋王介甫 塵夢那知鶴夢長。鼓吹宋[illegible] 血汗游魂歸不得。杜甫 新墳空葬舊衣裳。鼓吹

何君云。吾友趙豐城。晚年號山木。我每思其言。信道十倍篤。聖賢俱不飽。阨窮詎吾獨。水火刀劍間。遇一可瞑目。均之命受正。敢謂天乎酷。貶俗者謂某丐以得不義財爲可恥有非其道簞食不受之概今之習詩書修仁義名爲士夫者一涉利途便喪其節中夜苞苴恬不知恥 三首下半故人十年別。不敢往自申。升沉旣殊勢。反顏或相瞋。蕭朱不能終。交道久湮淪。管鮑杳千載。誰復知吾貧。此中有人呼之欲出勿誤爲張

余諸卷拉雜文不雅馴。又不遑系統。故以著作求余者。竊比于述 非知余之才與境者也。

何君翽高紀朱九江祠詩。一則曰國史已入循吏傳。再則曰生前著述付灰燼。小註中言梁師傳節庵請將事蹟付史館。以病革焚著述未成書。竟附循吏傳。不得入儒林云云。又余嘗遇友談某故人。曰聞其賢而未見其著述。余心不謂然。蓋文人結習專以著述爲憑。吾謂著

述不足定人。當以行誼爲重。（儘有著述極優。而品行極劣者。可知以著述定人。非知本之論）或就著述分別觀之。猶可。如今之某某文人。滿紙浮詞。觀其歌咏。則無非聖賢。按其事行。則卑汚可鄙。奈何一有著述便推重十倍。使小人得肆欺蒙。陷世風崇尙文僞。猶以無著述爲深惜耶。何君之詩。尊重道義。吾極敬佩。故亟摘存。因註以不入儒林爲惜。觸於心之所憂。故附辨論。彥方無人杜密死。竿牘姚殺令士夫。讀書操行有如此。子孫淸白飢寒驅。我欲疏請祀兩廡。（註以經疏散佚故請祀鄉賢夫經疏則爲有用之學矣）恨無語錄供販稗。祇留香火私枌榆。嗚呼善無不報德不孤。發潛敦薄風敎扶。隔數日又加註云。如吾鄉唐文簡。費一生心血。註唐書。誠爲可敬。而其後人不立。張速刻。殊嫌怠惰。至陳弢老頻託王君問之。迄無明瞭答復。哀哉。

李鄴園訪趙淸猷後。僅一農家子爲補奉祀生。使居祠側。王漁洋令門生高君訪石湖邪昉後僅老妻兩孫。貧不能自存。以二百金購田贍其家。施愚山長揖拜曰。吾交孟貞二十年。死不能卹其孤。愧公多矣。區朋樵長揖拜我。吾感之最深。吾非炫己之能任事。蓋朋樵風誼照人。實與世道有關。故不可不記之。

陳子言丁巳三月聞南通劉一山得鄉人私謚惠定。因念麥蛻庵無謚。感而賦詩。余摘其有

關係之句。東漢士好名。五季士好利。覈行屬鄉閭。身沒褒以諡。奇行不見采。餓死誠細事。又

陳伯嚴作劉裴村袁聖齋文集序。光緒朝務進端篤學有根柢之士。（余按今議員政客孰重端篤二字知爲何物）僅月餘遇害。一時之是非得失勝負不足論。淡泊遺物不輕與人接。人亦莫由窺其蘊。纏國俗之思深氣類之感。爲天下後世所極哀之人。（落落孤踽於萬物之表）運殊數極。伊爵誰語。又元遺山聞歌憶京師舊游詩。記得杜家亭子上。信之欽用共來聽。凡此諸語皆有觸於余心也。

以于晦若之海內知名。而報載事略猶多舛漏。致煩迂翁補正。若余之黯淡無聞。往事誰復記憶。今人但趨勢利。無有關心注意遯世獨立者。將來之評論可知。（按評論亦正可不必生前不識死後忽親亦何取哉余惟望裨補世道耳）余極不忘者。晦老徒步訪我於大井胡同、攖我日記翻閱。隔數年爲張府募賻。一意委余。頗增信望。又隔數年余赴龍爪槐暢談四次。道義肫然。今先余而死。無人爲我證明。是余大恨。死遲耳。乙卯八月。

偶見沈乙厂哭晦若詩有數句大合我意者。亟錄之。北斗本來尊吏部。南車翻遺作文山。青蠅弔客應無幾。朱鳥招魂竟不還。又生本有涯知北語。死仍無土所南心。胸中壘積皆犖玉。

京華印書局刷印

腕下叢殘盡碎金。碩學孤忠當代少。故應配食顧亭林。凡余所摘録有所取。

于晦若清修博學一世所宗。久參文忠幕府。辛亥後以遺老自居不仕民國。（與舊僚爲顯官及僑隱之富紳不可同日語矣）忽卒於上海平江公所。臨終前一日猶奮筆大書大清誥授光祿大夫吏部右侍郎等字云云。報紙又云勞玉初自恃清望頗露圭稜。于則沈默寡言超然物外。按余曾服于公廿年。至光緒末年聞其持論圓靡。在新開路胡同余面陳其勿太圓融。專務自全。于云今日之事雖剛直亦無能爲。不如遜順含容免忌少禍。余心惜其以清直之才。不嶄然憤激以救世也。清遺老相繼彈冠。其矢志靡他者寥寥可數。如于客死旅舍雖片面之志行亦屬難能矣。乙卯七月半。

一人詩云。八口難謀一席地。橫風吹墮遠游冠。余謂如在國家未改以前作此言。亦人之常情也。既奉清廷遺詔改組共和。則當責共和之實以民爲先。痛懺官僚舊習。

竹坦輓江侍御。道遠愆芻祭。蒼涼孺子情。吾一生應酬闕略。受江蓉伯余搢師厚恩。而於二公之逝未能申弔。積歉在心。借用此句恰合。

又春傷新甲子。秋老舊山河。北闕森周黍。南冠作楚歌等句。皆吾心所欲言也。黨籍悲元祐。

遺官繫義熙。亦同姜潁生句云天下已看夷變夏。座中應有客傷春。

乾嘉以後士大夫始尙圓滑。國人化之。脂韋相尙。凌夷至於辛亥。想其時權豪貴胄直終身無一逆耳之言。破其鼓耳。宜有今日矣。圓滑與負責兩不相容者也。負責似攬權。圓滑必不攬權。有人以圓滑之性。行攬權之實。自欺欺人。吾慮其禍至之無日矣。果然。

嬛薄險詐。日演日工。瞬息千里。不知所居。從自茲以往。將更有無數怪狀。

內務部有整頓風俗之文。可謂知本。然亦思禮教廢弛。綱紀失墮。誰爲導之。布告則布告矣。能無愧此布告而執行者誰耶。

登高山。入深林。弄清泉。坐茂樹。憩古寺。陟浮圖。余曷嘗不欲。但心日抱憂也。而何有於樂。非時日裕者不能游。非足力健者。非心緒快者。非財力充者。俱不能游。則終焉而已。

欲記我自心一事。先錄丁巳五月廿五之報紙證之。（深歎今人留心者少）南河沿張勳宅。因翌晨有不能不應戰之決心。比平時反形沈靜。至午後十時。軍務處籌畫忙碌。平日執務之文官各室殆無人影。凡客來訪。均由張勳親自接見。談吐依然豪爽。頻謂明日決戰。必以身殉。頗現一種覺悟之狀態。十二時後。張勳照平時習慣就寢。一時半。猶有訪客四名來。張不願起牀。

京華印書局刷印

令萬參謀長代爲接應。客謂應令張勳之兒女避難他徙。萬答云終難得其允諾。且極其慷慨。客因萬之諫張不力。不足以動其心。雙方辯論頗形激昂。客遂侵入張夫人之寢室。企強奪其兒女。爲守兵所防阻不果。復求致書張勳。亦因寢室封鎖不敢傳遞。客等因疑張已自殺。（新學少年罵此歷史眼光爲奴性。蓋未思非有眞摯傾向心則萬事無由成也。請看民國之久亂無效可悟矣）且有以張比文天祥者。（比文天祥則不甚相同）有一白髮之老客（此白髮老客吾疑是閔公）亦不禁感慨無量。見目的難達。遂辭去。有某君建議謂張勳之一切往復函牘爲將來參考必不可少之物。莫若將此等函牘運往外間以傳後來。（不知此一事確否。吾甚盼其有此一事。若果將此箱運出或寄存未燒則妙矣）某君偉其議。遂集書納諸箱內。擬先運往某處。中軍監某恐運出行李消磨士氣。不允所請云。

順天時報絕非張氏機關報。此世人所共知也。而連日記此類事甚多。設使十分之中有五分眞實者。則張氏勝於今人之浮僞已相越遠矣。吾終怪其不死。雖曰洋人強來救去。然死在自己。心中曷難斷。或曰張留身仍有所圖。余謂此則眞不知世界之勢矣。此時一死則於四面八方有益者大。（不獨於清有益。且於民國世界全有益）失此不死。雖曰再欲有爲。何以自明。吾又詰一人亦曰心猶未死。吾不信其再有爲也。

吾何爲追錄順天時報此記。因昨日（舊歷丁巳九月初四）見國民公報有曹君纕蘅詩。題爲南皮相國山水畫幀張奉新宅中故物也。鄉人黃君於燼餘拾得。率賦一首云云。余憶字畫能從燼餘檢出。或前日各欲運出之書牘等件尙未燬盡。抑或其幕友於一切經手之信函書札等件先期携隨散出亦未可知。倘有好事者搜尋檢閱。知有人投函論事。則余所投之函或亦夾在其中。余非有奇才偉略能決大疑。且所言正未免迂淺平庸。但十日之間前後投書四次。以鈍拙之筆倉卒之期迫促搆思。荒忙焦灼。撫衷自問。對於國家人民之責任心亦可告天地鬼神矣。（今人誰信世間有此種人）

第一函約有三千餘字。（記不確今尙有拉雜亂塗之稿大約在爛紙中）費七八天工夫寫成。於復辟之前二日投去。尙不知有復辟事。前半先稱其歷年忠愛。蛛絲馬跡。事事可尋。中間告以自亦有不檢處。如縱恣豪奢。兵丁橫肆。種種罪過。當虛心反省。莫謂黨人毁詬之言。皆係誣蔑。黨人搆造誣蔑者一望可知。部曲放縱太過者。事實難掩。火車上行動驕橫。須使國人守法等等。不欲爲千古傳人則已。果眞欲爲名人。須取戚繼光所謂將才將德將廉將品。事事躬行。不獨武勇勝人。喑嗚叱咤。直以儒者極功聖賢能事（此即戚語）黽勉行之。又言尊軍號稱至強。與本國人戰

必勝。然其勝也以悍鬬得之。非以成算得之。今世兵學發明最重戰策戰術。義者與王占元部下談詢及尊營雖勇而不重計劃。殊覺可危須亟圖。又言效忠清廷須計久長勿爲復位第一表示不以天下爲利。惟嚴格責民黨違辛亥改組詔書行眞共和。使人民眞得安舒。若如黨人祇爭政權不顧民困。竟可援遜位本意武力質問務使禪讓之心大明共和漸能實現。此卽眞正忠於清室。萬年不朽之業也。又言髮辮不剪終非久長。竊爲數萬健兒計。總以勿招形式上之疑忌。與各省兵式同一爲宜。並引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爲言。與君無半面之緣而不惜代謀者。對於國家人民天理之公也。末有心無血而強嘔。目已昏而猶寫云云。合計各條雖匆忙之筆而分晰詳明。共有三四千字。亟阻復辟而不料其已定復辟也。（五月十一日郵去署名無求）第二函告以當改爲虛君共和。太監趾高氣揚諸弊已見宜防。（五月十六郵去）第三函告以力辭王爵。（有人親見封王上諭）引左宗棠辭侯爵上下交儆諸言。又力言須表示非以天下爲產業。實爲救民起見。故無須一姓制度龍旗等類。大約五月十六七等日連次送去俱六百餘字八百字不等。署名無求。第四函引報紙言肯誓死甚善甚佩。無論誰勸均勿改易。此死關係絕大。臨死宜有宣言。千萬以死爲妙。此函廿一日送去。前後俱署名無求。彼固不知我爲

何許人也。清朝小吏比達官貴族何如。丁巳重陽

人皆須有開拓一己命運之決心。而後人格始立。

抵抗力強者。凡百困難皆爲抵抗力所敗。

愚又謂不可分新舊。當分合與不合。據今世趨勢。不能不講科學以求新。但勿因鶩新。必將舊道德之良好心術。去得乾乾淨淨。以爲快耳。

吾國人束髮受書。並無今日美麗教科書悅目之圖畫。亦成卓然大家。則以人有可能性受逼迫而自生也。昔日師長授一書。強使記誦。發一義使自思索。衡以今日教授法。固不合。然往往因此而生記憶力理解力。並非主張舊日教授法。不過證明今日純用趣味引誘不加強迫。亦未免過猶不及。且學子易得易失。不甚堅固耳。

古時之文字。惟宜對古人用之。若研究科學。則不能不用今之文字。

男女等視。授同一之事業。期發揮女子本能。以反諸天意之初。驟聆是說。良快人意。然於實際上驗之。確有許多窒礙之處。能力不同。所執事業不能無別。

余謂國家必賴有攝向力。（攝者莞攝不散之謂。向者傾向不背之謂。如未諦。當再求酌之。）而後可存。（此非博持正衛道之名也。心知存亡死活

所關不能不言凡矢志抗節。對於此國相依不去者。卽攝力向力之表徵。肯自覺其國必能巋然立於大地歷刦不磨成爲一種信仰深深銘刻於人人心目中而湔濯拔毁不去而身在何國者。卽對於何國應有攝向力。此古今之通義。故對於清國有攝向力。亦猶對於民國有攝向力。此篇寫後隔兩月忽見新青年雜誌光昇論國性一物之成必視其向心力以爲離合組織愈密之物向心力亦愈堅正統思想即吾國民向心力所寄也吾自恨見書太少偶見此語即借用以明我心若教清國人不必愛清。則民國人之居心必不能鞏民國之基。而保障勿壞。十年前梁任公有言曰譬如我挑鄰婦則利其從我。鄰挑我婦則望其爲我拒人。此必無之事。原句是否如此苦憶不全余玩此語而爲今日之人心慨也。數年來零鈔雜摘東鱗西爪。如田橫伯夷文信國等事。斷斷以志節爲立國之關繫者。有遇輒書。又如龔詡云詡仕亦無害於義但恐負却往日城門一痛耳今吾不死亦無害但恐負却辛亥臘月殷氏耕田之言壬子五月老館祀關之禱誓耳不下數十次。大抵書頁夾中爛紙堆裏必不能少。今余所欲爲之事日亟。擬藉前說以明己意。正苦搜尋不見。忽遇小說叢報一翻即臥龍遺隱。不啻代我說明。亟摘大概。

商周之際孤竹二子。視武氏官爵爲污人之具採薇果腹。卒以槁餓死。義士之風流傳至今。桃源洞人不爲外人所稱道。蓋英雄無立足之地。明鼎既革滿奴僭竊。附言吾不知季玉何許人彼自全爲明朝人指清爲滿奴吾爲清朝人而敬季玉蓋吾心觀其通也吾之忠清非拘拘以清爲本位而以自身幼年所學之敎義爲本位身在漢則忠漢身在唐則忠唐身在宋則忠宋身在清則忠清對於敵國或過

去之正義與我身現行之正義爲對待敬禮的不爲寇仇下賤的世間公理本如此不似民國後生褊狹嫉忌於前人甘苦毫無所知滿口詆誣一味自是刻薄輕肆毫無敬誠默觀此風勢將驅國人爲壞心術又况口言忠民國而日爲害民國之事恐無真忠民國之入民國終難成立也　丁巳五月覆看加註此論似在他處寫過江陰一邑最爲後勁。閻公陳公馮公據守八十一日。無一人不有城存與存城亡與亡之決心。六十三萬人幾無孑遺。所倖免者五十三人。閻公題聯於樓霞巖壁曰。八十日帶髮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六萬衆同心殺賊留大明三百里河山。卽有一二脫離虎穴者皆束髮奔逃。矢心恢復。事雖未成。此心不可沒。丁文瑗字季玉與黃毓祺互相策勵。勢孤援絕同謀者皆視死如歸。至死不變。季玉雖遠颺免禍。然終身嘗以不能死節爲恨。又季玉當日身雖未死。而心則無刻不期其死也。既而思之。季玉以刦後餘生知徒死之無益也。告人曰毓祺輩全忠。我獨全身。而不可以不全名。更不可以不全節。然莽莽神州竟無一塊乾淨土。恥見腥羶遂掩面而歸。匿迹臥龍郁舍。伏處書樓終身不出斯時也季玉竟成天地間一大贅疣。蓋羅織方嚴。荆天棘地嘗以入山不深入林不密爲慮。且以此身爲父母之所授也。故終身不薙髮而莫敢毀傷。以此衿爲國家之所賜也。故終身不易服而嚴其保守。今人開通無此觀念如其有之必遺後生小子所譏所謂老成絕迹也以書樓爲乃祖所建。我之兒輩有此觀念否前代所成也。故終身不越雷池一步。揣季玉

京華印書局刷印

心理不爲腥風羶雨所襲。覺樓以外皆爲胡虜。乾坤樓以內別有勝朝日月。彷彿武陵漁父不復知有世外事。寧甘餓死。願作夷齊第二。藉與泉壤忠魂班荆道故。相見無媿色也。此樓成於明代中年。後以季玉義聲遠播。又名丁氏義樓。地點在臥龍橋北招賢里。四壁皆公題咏。中哭黃皺祺者爲多。子孫痛公忠義。將公之遺像懸樓中。公避處斯樓起順治丁亥訖康熙庚申。足不出戶垂三十年。至道光初年。陡遇楚人一炬。焚燬殆盡。所僅存者臨沒遺囑數言。謂其子孫曰。我偷生人世已八十有二年矣。君仇未復。國恥難除。今得保首領以沒。上無以對君親。下無以對同志。惟幸海可枯。石可爛。而此志必不可移。地能老。天能荒。而此身必不可辱。壯年遭失敗。老大徒傷悲。欲學夷齊而百無一似。惟淸潔自持。孤高遠引。則庶乎近之。我沒後。爾等須聽我一言。存我廬山眞面目。殮我明代舊冠裳。墓碑書明處士某某則吾目瞑矣。倘見先人於地下。遇死友於冥中。亦對之而無愧矣。爰賦遺詩一章。痛哭江城破於今已卌年。丹心終不改。白髮幸能全。薇蕨拚生採。衣冠敢死捐。頑民嗤我是。論定蓋棺前。今見此詩則人生在世之理明矣公之志全始全終。公之身全受全歸。公之沒全名全節。公之遺行子孫述之。鄉人傳之。後世聞其風者無不景仰崇拜。身逝後親故登門弔唁者鮮不見公束髮如故。儼

然一明代諸生也。墓前石案一方。相傳季玉與兄孟玉在書樓隱處時對棋之楸枰物也。迄今二百數十年。每於晦明風雨中時有明代之服儒服冠儒冠者現形露迹於石案之旁。此足見忠魂義魄永存於天壤間而無時或泯已。

余寸心紛冗平日無暇看小說。偶值兒輩閱小說月報。余觸手一翻即逢此頁。讀之欣躍。是正余所欲言而苦於組織費力者。不啻一一代我言之。雖使余自言亦未必能如此透切。表明心跡。眞可謂鬼神來告矣。事勢雖不相同。而其理則一。余故於起首加數語。必有攝力向力而後國可存。以見余心無他。民國之人無須疑忌也。蓋亡國由於忘國心。苟不忘則國或不至於亡。此理他日另說以明之。沈慕樓在戲園遇余執此卷。愼勿謂余眞以小說戲曲優游也。丙辰十月

顧處士痛明之亡。引歷朝風俗以刺明末士夫。謂亡國亡天下有辨。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率獸食人廉恥道喪謂之亡天下。魏晉清談猶孟子所謂楊墨使天下無父無君入於禽獸則亡天下也。中國存否以風俗爲之基扃。風俗而善。雖易姓改號不至見淪於異族。風俗何以隆。何以汚。士夫實爲坊表。故匹夫之賤與有責也。吾甲寅乙卯擬留書遺項城起

京華印書局刷印

首云國家大計宜猛省萬世罪人不可爲矧清廷禪讓得失所關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公指項城務以詐牢人奬勵奸惡滅絕天理至於無存使聖道一亡萬年不復是不但亡自身而眞正亡中國重清廷委任付託謬誤之罪宜猛醒挽救分爲數類整理一民生民德一官罪惡一兵事一財政一自處對清凡五條已具規模欲繕書以心不靜筆不宣擾擾遲遲卒不果而項城已死事局又變今附記鄙意於此

顧亭林先生此言意在君子德風小人德草明朝之亡由於士大夫寡廉鮮恥寖成風俗遂至淪胥其所謂有責者欲其謹於出處名節之間而爲剝上之碩果邪說詖行關於興亡人人當以自責況在當局秉政之人乎此即有責之解釋

雷震春張鎭芳劉廷琛熱中太甚不計成敗強迫張以復辟此近日之事人所共知者也雷果主張復辟甘爲清朝而死亦自有人格可言乃在法庭不云共和不適思以君憲救國而云受張逆脅迫不得不勉強就職哀求法官網開一面曲予生全云云尚有作叩頭狀余不忍書之夫主謀復辟一年有餘余在福星店聞之事迹昭昭百口莫辨至事敗則嫁罪他人舍殉清之義而不就偏欲以苟且求生然則此等復辟純爲身家富貴起見腹中滿貯俗腸賣友賣君無所不

至非殺不可。自被拘以來。託要人營救函電盈尺。可鄙可鄙。段均一笑置之。何救之者無一人勸其赴義耶。張鎭芳貪劣素著。民賊之尤。不配作復辟之事。宜乎天道至公。在法庭口供無一句正直話也。劉廷琛假道學欺人數年。平日以忠愛沽名。震於張勳兵勢。時時通信。思以僥倖成名。懵於事情。催促行事。竟忽欲請假脫逃。誤友誤君。不知自殺贖咎。眞正可鄙。此皆天道無私。詐僞之人不許其成義名也。

因復辟諸人事敗後以保證生命爲條件。吾故代諸公赴死。

康有徵服入徐之說。（吾以爲何須徵服）又徵服入京。行蹤詭秘。跡近穿窬。將以君憲救中國乎。（告民黨如公等行爲是促起）抑藉以報德宗知遇乎。或眞欲得功名。夫富貴功名之想。此市儈無賴之所矜炫。尙不敢以疑君。（以中國名宿乃垂涎於區區無足輕重之官爵或尙不爾）既排袁之稱帝。而獨擁護退位之清廷。使一介孺子王宰制其上。率官朝賀。崩角稽首。便足一躋富強之林耶。欲報主恩。亦當愛人以德。清廷讓政。千古所無。乃必使復辟。樹怨於國人。事欲難成。衆怒難犯。是隱以清廷爲全國目標。不惜奪衽席而投水火。德宗有知。亦悔戊戌年之誤信公言。

康劉梁雷勞瞿闇於事情。不明大勢。迫張勳復辟。貽清室巨禍。恐求如清之待明朱侯而不

可得矣。隆裕遜詔固云長受國民之優禮。惜諸人妄爲誤事。張之貪鄙驕橫固爲不道。然謂其心非忠主亦失公平。諸人兒戲妄動罪不勝誅。尤以不死爲最謬。夫天下事至死極矣。能以身殉其宗旨。卽事理終可昭明。若在辛亥之冬。尙可曰時猶有待。今而云有待。則有生之日皆待。待至何日乎。若曰抱器陳疇古人亦有行者。公等義早絕於民國。又非淸之親臣。况謀人之軍旅敗則死之。公等不死。則兩方軍人因誰而死乎。凡舉大事事成而猶死。以自白其無他者有之矣。吾曩論張謇湯蟄仙逼遜位事成當自殺。遺囑同志當眞共和勿假共和。未聞事敗而不死者也。致多人於死而己反無一死者。豈眞無一男兒。

康劉梁雷張瞿沈（勞王不同）死則成忠。不死則一錢不値。年皆拱木。外徒好虛名。無益於世。峨冠博帶。歲數千金快樂盤桓。大言不怍。或迂酸吟咏。或腦滿腸肥。極國中濫官僚臭名士假道學老滑頭貪人敗類。無一不備。輕視寡婦孤兒。希冀成自身不朽之名。絕大之利。吾恐張勳自恨與公等遊也。

宋太祖滅蜀。孟氏君臣遵陸赴汴梁。過劍閣時宮人某勸昶及花蕊夫人自裁。俱不從。宮人悲憤自投崖墜石上。死後其墜處血痕常新。點點作碎花瓣。昶至汴未幾病死。花蕊入於宋

宮。獨此宮人碎首國門不事二主。犧牲此身。可以諷劉廷琛梁鼎芬之平日大言者。吾不能不代公等以報清。

吾儕存世道觀念。作事總與凡俗有異。錢財交涉偶通緩急。將藉此以振起國人之志氣。轉移天下之耳目。使知有道之士交誼與俗不同。借錢者不預存沾染利益永遠不還之心。通財者不設心猜疑。如世俗渡河廢橋之舉。急難現狀決非僞言。卽或逾期斷非有意。則以積年行誼已非一朝。相信在道。無須求明。庶幾世人聞之相勉爲敦尙之事。又注當彼此以義相望寧遺佚阨窮而不苟入仕以圖還債寧耐苦以待頤我成義而不責苟取以速還如此則世風厚矣今人聞之曰此多烘語耳哀哉不沾沾以失利爲前提。試觀薦之尙存不負之心。而況吾人交涉哉。或曰薦之雖賈人而家風甚厚。未可爲例。如子之言乃道咸間思想。而非今人心理。宜乎子以貧窶之身一受騙於楊。再受騙於方。其數甚微而人情可見。設使子有大財。其散失不問可知矣。旣而曰余受通財者之惠非淺。其本人始終廓然。然旁人或代滋慮。然旁人亦出熱心。豈爲過乎。是余之量小而已。然後知雲南福建人始終未疑忌我。而聽我經營料理。使余對死友之託稍得盡心。爲可感也。然亦僥倖極矣。君子於此縱非其所爲。仍諒其心曰是固質美而未學。賢於文僞工欺者遠矣。

京華印書局刷印

因家貧而通變以行之。雖聖人復生亦當原宥。不能拘墟固執。凡事勢偪處而相通者情也。惟家庭乃尙情。惟人民交際乃尙情。至公庭所執者則惟法而已。

世變極矣。吾說盡矣。事至呼籲勸告全不能施。萬分無法不忍坐視。乃以一死感動世人。猶恐一人不能動衆。願與憂時者約爲團體。吾以眞理告於國中。一身先死。有繼起者前仆後繼。陸續而來。如春秋時史官直書而死。其弟又書而死者二人。必要求眞理能行。是非能辨。公平懇摯強聒不舍犧牲吾身或數十人愛國志士之生命以保存先民教義能使眞正民意得通。不令長此寃誣黑闇。凡人安舒亦死。苦窘亦死。吾爲彰明世道而死實有死之價値。固得其死所矣。不愈於死於醫藥呻吟之日耶。所恨者心無窮而筆甚窘。不能發揮透闢望知我者取我平日所言爲之修飾潤色。代我說成周詳明醒耳。丁巳六月看前四日必可豐收忽霪雨太過十日不休潦災可歎吾民何堪初八記

吾學識未能宏通。不應有所言論。然吾生於昏亂之世。痛極不能自遏。不能不盡粗淺之言。國家之根本在人民。人民有公誠正直之風即是國家之根本穩固。觀今日議員政客官吏軍人新聞報紙以至市井商人處處皆詐僞奸欺。無一非斬絕國脈毀壞根本之事。故吾數

年來所記每每從行爲心術上注重。殆不免冬烘學究之識。自有經驗有才氣之人觀之必以迂陋淺薄爲笑。然敬求俯加審察吾言是否力抉病根。希望民國出亂入治曲恕我迂陋淺薄之罪而勉抑遠大之眼光新奇之理想。將鄙言尋繹一番則鄙心不虛費感激誠無窮矣。

瘦公稱樊山老鶴何曾一著緋。語殊偏袒。如果鳴高抗節自應眞臥首陽。蓋出處大閑關乎師儒品格。勵一世之士夫。豈容輕假。況有顯著之事實。何得以詩人虛誕之語。遂含混謂不臣新朝。余素惡文人巧僞。丙辰年正月曾以樊山守歲詩詳加批註。今不能自憶作何語。並曾將報紙裁下收存篋中。當可檢出。卽以樊山自言叨食雙俸爲鐵案證憑。試思參政之名則居之。雙俸之祿則受之。而於出仕之形迹則又避而不居。欲洗而去之。天下豈有此事乎。夫共和由禪讓而來。舊君遺詔本有爾大小臣工力圖生民乂安照常供職之語。如果袁氏眞心爲民。卽匡輔亦無失節之嫌。既覺察袁氏欺詐行私。卽拒避亦足自明。以樊之宦囊豈尙至餓斃。乃乙卯除夕詩似有居於友而未爲臣之意。余未能全記。曾亦思舊君以息民之故不惜舉神器大位而犧牲之。乃坐視民國財政奇窮不以身爲矜式。逍遙無事擁俸安居。

京華印書局刷印

飲酒賦詩日尋快樂。又自託於孤忠遺老以欺蒙天下後世之人。文人之巧。孰有過於斯者。

余十年前之本心對樊山極感激敬重。因其在陝有援拯家叔之德。曾以年伯稱之。今國變之事非比泛常。豈容以小惠迴護。余昔慕其文字。今竟不求詩不求字。並扇亦不求寫。蓋責備老成之意也。非謂樊公一人。類於樊公不及樊者多矣。特因詩而及之。

余日日欲行吾志。以時事怪狀筆記未完。卒卒不果。連年記叚孫是非官吏卑污民黨奸私。馮叚爭潮。戲園妄誕。人民窮苦。記不勝記。悲不勝悲。長此拖延何日踐約。茲決計社會險狀戲園深哀不復再問。封硯鎖筆。瞑目不顧。而專就遺言告張蓉西一書組織臚列拉雜痛言。此書一完。吾即無事。天氣漸凉。可以行矣。此所謂心放不下而勉強放下也（心放不下是對於世事憤恨非留戀也長逾五寸之鬚忽斷）

謹案。先君晚歲家居。憂心世變。而日恆入市觀劇。歸則挈其劇目。以一日之見聞感觸記於紙背而藏之。謂其有年月日可資後來考證也。如是前後所積無慮數十百紙。先君心事。於此等微處蓋最可見。今謹錄若干則附伏卵錄後。男煥鼐等謹識。

甲榜京官。前清太守。年近八十。常在戲園相遇。每遇必殷然問現在謀得何等好事。有多少

薪水。在何處當差。近日又兼何項事務。如某處某處最優之事亦曾佔席否。蓋純乎爲一身打算。而不知今日之世爲治爲亂當縈心也。余心不謂然。而知其係好意。不敢侮慢老者。漫應之而已。

今於五月天氣極燥。戲園聽衆千人。熱氣薰蒸。汗臭重濁。揮扇不停之際。某次長坐人叢中。某參事坐下場隅。前後左右多市儈屠夫。擁擠雜遝。而不以爲嫌。吾心服此次長選劇甚精。每每遇之。洵非迂腐書生不懂戲者可比。而亦訝其耐勞忍垢而不辭也。何以對於辦國事則諸多畏難。譬如衙門廳室無非高搭涼棚。明窗凈几。寬敞修潔。同事者亦均清潔之人。而並坐之頃。每云此屋若不另加修作。炭氣侵人。勢必成病。詞意之間若不可耐。又時間一交正午。即云炎曦烈日勞苦難支。暑病一成即將傳染。故於衛生一切方法講究必求完備。稍有未周即事挑剔。唯恐落人之後。即於飯菜八簋亦挑剔多端。余昔在署嘗訝其寒士家中果有何等飲饌。今觀次長參事坐於濁汗叢中絕不云妨害衛生。是國家以侈費養官辦事猶嫌勞苦。而自己心好戲娛之事則汚穢不辭。何其觀念之大相懸殊。而衛生亦可講可不講也。充此一念觀之。則櫛風沐雨。冒火衝鋒。決計不能作到。亦決計可以作到。但看其心中

京華印書局刷印

觀念向那一邊耳。若如今日一般官僚則決其不能臥薪嘗膽矣。

又壬子年曾於最寒夜遇在旗某次長在戲園觀劇。丑時始歸。

右錄癸丑五月初九日廣德樓劇目紙背。

此夕遇湖南常德人趙粵生同座。住虎坊橋白衣庵。自言爲清史館名譽協修。旋又來一寶慶趙君。係司法部官員。言久未見玉喜。粵生云欲見甚易。能帶領往見。寶慶君懽躍。即欲同往。粵生言刻下玉喜訟案未完。正處痛阨之境。而且窮窘。寶慶大言因何成訟。我當託審判招呼。爲之開脫速釋。旋聞玉喜係因姦被其本夫毆控。尙未判斷。則曰必係此夫無理。且伊等無所謂夫。姘識之人當令其離散甚易。語次意殊縱肆。若無所顧慮者。余歸而瑣瑣記之。非記玉喜也。夫人必視審判之請託顛倒。夫妻之離散輕易。皆今日通行之事。家常不奇。而後輕率言之。脫口而出。毫無猶豫也。其不虞人之駭詫於其旁。正以爲人人同此風習。絕無持異議者。以視從前之秘密謹畏清議者。又增十分程度矣。誰倡此開放之風。致如此毫無忌憚哉。是可哀已。

右錄甲寅十月十四日中和園劇目紙背。

觀金鋼鑽三娘教子。如親見賢母之境遇艱難。心事悲苦。彷彿古人實狀如此。令人有起敬之思。余眞覺劇中含有精理。處處與余心相合。或余之心思太迂識見太陋故致如此耶。余向者不知此伶此劇最佳。去年經人傳說曾往三慶觀兩次。欲寫記而忙未暇及。今於其來京第一日即觀此劇。亟將胸所感觸者筆而記之。凡吾人觀劇非眞溺志聲歌。必於劇中求其有合於世事者擇之。乃不虛犧牲我忙迫寶貴之光陰。此伶體態行動奕奕有神。其赴機房繞場一走。並未發唱。已能傳出賢母滿腹哀傷。蓋其眼一望機房而心事全上心來。既抵機房又一望紡機。掩袂無言。此衷如揭。試取古人顧杼諸詩觀之。鄭重纏綿何非如此。竊計觀劇千人之衆。當有體會及此者。然而紈絝浮囂粗蠢庸愚之輩則意在戲而不在理者多矣。其一面理杼。一面口唱。萬一皇王開科場我兒或者得功名等句。吾國六七百年以來孤兒顯揚其親。節母勗勵其子。天理昭彰維持世道人心於不墜者。又何非賴此。其教兒作事恭謹。敬呈書包。禮法森然。吾國詩禮世家規矩確是如此。若幼年不講規則。長大能成事功如新人物之散漫自由。吾所不解。其教兒晝夜苦攻。勿依賴偸安。歷來孤兒未能解事之時。貧母無人照拂之地。呼天以籲。策勵前途。豈有一焉不出此轍者。是又千百年相傳。家家一

京華印書局刷印

律者矣。其後薛保以僕人愚淺憨直之言衝撞。頓使聲音變成別調。音低而哀。滿懷於邑。又能活畫家庭難言之事。綜計無一處不當細心玩索。萬不可隨便一聽也。其中小兒老僕有做作過火之處。乃是鄉間脚本如此。無法可改。此戲原爲鼓勵鄉間婦女而作。宜就俗情言之。不能合文人心理眼光也。余固知此伶雖演此劇而心中未定明瞭。蓋伊等皆死念脚本而不知所以然也。如其能解則更佳矣。

去年在三慶園有同座觀劇者太息告余曰。此眞吾國之國粹不可忽視也。余亟重舉其言而大贊成之。此人亦敦樸有心思者。惜忘其姓。

若是帶兵官從容細問諸位弟兄們今天聽的甚麼。就在隨便閒談之中古往今來。爲之指點。又聯上下情誼。又增長兵士心胸。於前途打仗修身發生不容自已之心。好處說不盡。

右錄乙卯二月初三日中和園劇目紙背。

觀鄭州城劇與汀州鄭君極論居官易受朦蔽。難知下民眞情。鄭君久宦四川。深知情弊。慨然謂不但不肖之官。卽最賢之官亦十有八九全受愚蔽。蓋合通衙門上下內外左右四圍無非蒙官一人者。積習相沿。竟是其勢不能不如此。凡有重要詞訟之事。則紳衿富戶屬境

居民未有不千方百計鑽通門路。求人轉達得入官之耳中者。故自三班六房稿案家丁師爺官親少爺太太姨太。以至掃役女僕丫環。皆其門徑階梯。卽居心公正拒絕請求。亦不能逃出鑽通者之手段。蓋習俗以能託官司爲得計。不惜用心。不惜用財。時時處處極力求通。未有不得其隙者。彼之詭計無窮。譬如眼見其投河自縊。別老聾少。怪狀奇形種種做作哀求。焉有不爲所動而入轂中者。故官之一身不啻四面罟獲陷阱。日在天羅地網之中。唯須拿定官須自做主義。絕不輕易說一句話。不但不向外人小人說。卽家中人素日心信之人亦不可說。雖不能不與幕友謀商。亦須就理自決辦法。所謂官須自做者卽就理辦事。自己良心上負責任也。鄭君又言淸愼勤三字之下須加一明字。若其不明則不如不淸不勤者猶可少誤事少上當。又言一切差役人等固萬不可聽其舞弊。亦必須足以養其身家。中國言義不言利。是一方面之缺點。西人先言生計。故諸事就理而弊少。中國宋明理學之言實誤事之根也。余以諸言皆透切。惟末句生計須有標準。

右錄乙卯二月十四日中和園劇目紙背。

昔年最厭惡梆子靑衣。以爲俚俗不堪入耳目。近年民事民情觀察日深。文雅之心思反覺

京華印書局刷印

其減。如汾河灣桑園會等等農家瑣屑貧女艱難。不惟不加厭惡。而更有愛敬之心。胡文忠所謂老來乃悟少年所讀詩皆有至理。如憂國願年豐等句是也。

余最愛榮福罵秋胡。在外爲官穿錦衣。而婆媳在家穿破濫衣衫。不信試向牀前看。牀上蘆席少半邊。堅貞高潔之操。出自俚俗女子口中。更覺親切有味。慨然動高尚之思。謂此乃人世間眞正可貴之事也。不知聽戲者到此處有感觸否。國家百餘年不講教育。而鄉間愚民猶有知務根本尙節義者。未始非幾齣迂腐之戲深印於婦孺之腦中。此非親與鄉野人接洽不能深悉其狀也。他人唱每聽不出字句來。榮福唱則能聽得。故賞之。

右錄乙卯四月十六日三慶園劇目紙背

異哉外省官吏行爲荒謬。心思齷齪。竟致如此。可驚可歎也。同坐半日。語不歇口。無非議論女伶兩眼望樓上某伶送情傳意。若相視而笑者。余心無偏倚。確見此伶未嘗覷人作笑。且素極矜持。唱戲嫌板。胡爲作醜態相向。此人殆未知京城風氣與奉省不同。故擬議不倫也。又歷言香水玉蘭在奉天皆相識。顧所云年月事實並不相符。此皆不具論。獨怪何以鄙下至此。而云保張貞午保兗之人。余言當是張錫帥。則力言金坡貞午兩帥合保貞午前爲內

務司是舊憲云云。余因難做官知人之難。或金帥不注重考核。欲保之而貞午不駁也。或貞午以其舊屬無劣蹟而保之也。或僅看公事平安。或當面言論逢迎未加辨別。是亦事所難免。吾亦知外省察吏欲盡人而知亦良難矣。若余之終日抱定迂想處處意求賢良明正之才。安知不一步不能行哉。

大抵今之官吏上焉者唯求作官。下焉者則此流是已。凡其胸懷意念所縈廻者不外公費之從多開銷之贏餘。成績之粉飾。上司之逢迎。而與朋僚談論者則冶遊賭博飲食安居諸況味。快意言之以資消遣。而於國勢危迫民事隱微則漠然不存於心也。若余之身不在位。而日之所見至夜半不能成寐。起而秉燭記之。斤斤於人品之高低言語之虛實。一一待加深考。則眞彼之所謂大愚。何必徒勞者矣。乙卯六月十六夜丑刻起書。

右錄乙卯六月十六日中和園劇目紙背。

戲劇何以能改良社會。增益民智。不過藉伶人之口說出事理。微詞婉諷。使聽者省悟警覺耳。女伶爲此。每覺觀望徘徊。若社會一不歡迎。必形灰退。將無人肯爲。故吾人當不避嫌而提倡之。乃救社會造風氣之誠心也。本日風琴歌曲甫畢。聽衆即全起要走。急不可待。紛紜

京華印書局印

雜亂。一片喧囂。於臺上所說之話全然不聽。枉費編者苦心。由此觀之。非官派人先行演說某處當注意不可。並勿令最末唱。或日久人民知所注重。乃於風氣有裨也。

夜半歸來。次晨亟記。旁人見之。必笑吾迂。謂何必如此認眞也。抑知非以極迂之心處處求之。何能入及纖悉乎。夫纖悉非細瑣之謂。而處處滿實之謂。若據官場文書報告某事已辦矣。其中空虛何曾得實際乎。

右錄乙卯七月二十六日三慶園劇目紙背。

人之形形色色非我應干預也。而有觸世道之哀者不能不記之。夫對於官宦女業伶當憫其不幸。歎其陵夷。此具有人心者之定理也。若盛誇其謀身之臧。見事之智。謂爲有才羨能致富。出自官僚之口。余稍加辯正。乃又力言以申之。則吾不能不爲官僚之心理哀矣。今日接座一人年四十。宣統末爲順天府經歷。民國三年爲南京警察廳科員。面目語言純爲營幹一派。此不必責。獨怪其斷定今世應該如此。且人人該如此。又斷定今世無復存迂想之人。此則世風之可驚也。

吾之斷斷記此者。謂夫作君作師不求治理。致養成官僚此種性質。則國事焉得不壞。去古

之遠不可以道里計。

右錄丙辰三月二十八日廣德樓劇目紙背。

此油汚之戲單何值保存。吾欲記金玉蘭事故存之。此單爲王素蘭第一次演鄭州城。同座數人一齊追憶玉蘭演此戲之精神。吾亦同此感想。故留此單將追記玉蘭之事。誤爲油汚而仍用之。欲徵實月日事跡不誣也。玉蘭演戲不免俚俗。然其狷潔不應酬吾甚敬之。吾無事不以國民爲前提。故深嫉杜張而力持玉蘭桂蓮。彼等固不解我何因也。玉蘭演鄭州城忠山釋放各四十次。無一次不號召千人。中和得財無數。玉蘭家得財亦無數。俱以買田養親。無浪費。不可謂非國民之良者。勝於偉人政客萬萬也。近日金剛亦頗似之。吾故力護金剛。

右錄丁巳四月初六日中和園劇目紙背。

孟母漂母專母三戲何等重要。余抱極誠之心出全副精神來觀此劇。而三者俱大失所望。其一種齷齪陋劣之形容絕無一分傳達古人意緒之處。曷勝太息。前年第一次演孟母曆次尚清。厥後則每次偸減穿場。演來不知所云。有時不上第三場。有時並不上第二場無頭

京華印書局刷印

凡老旦戲皆可挪用。名之曰孟母擇鄰不亦異乎。第一次演漂母尚有淮陰宿廟浣女結隊相邀。略語民間生計。嗣後則又穿插皆無。凡老旦戲皆可挪用。不成爲淮陰釣台事實矣。今日演專母聲顫詞減意態平庸。又以最劣角飾專諸。將古人忠孝眞意全行失落草率懈怠之情形令人髮指。而一般昏頑之政界學界報界諸人則對於倘伶不俟一句唱完即狂聲叫好。難保不筆諸記載爲之揚美。余積慨於是非黑白久矣。因觀今日劇故略言之。

右錄丁巳四月十四日中和園劇目紙背。

十年前之人心風俗非無偏私卑鄙之事也。但其時人尚畏法守禮。其心自知曖昧之事不可以告人。只在暗處爲之。固不敢在廣衆之中強人同我。亦不敢對於不同我者遽示排擯也。如睢陽城大武戲前後十八九場。老旦在其中只有一場。而謂爲只有老旦可取。其他衆角之賣力處全不贊許。此何等阿私所好之心。顯有曖昧別情。公然於廣衆之中自暴已覺可歎。尤異者睢陽之二夫人以年幼未成名之資格極力要好。余對其能表出忠烈情節而讚獎之。乃有西服政界某省二人嗤之以鼻。繼而夫人之婢某伶亦以幼稚做作認眞。余又於其殉主時讚之。二公相語而笑。直至最後老旦出。二公之彩聲始作。余與張澤民丈同座

見之。竊默慨人心放縱至此。必將事事顚倒無所不至。而主張新法者謬云欲成法治國。人人自由於法律之中。眞乃惑世欺人。余從世局上着想。非第從戲園中小事致辨也。

右錄丁巳八月初七日中和園劇目紙背。

正喜入宋。是下民中之有確識者。導此良風。竊爲俗喜。蓋女伶黑幕全是悲觀。獨此素無人齒之粗伶。能爲正式婚嫁。故竊爲民俗喜而誌之也。

原名盧正喜者粗劣異常無一顧之價値。吾因其正式嫁宋。易名宋正喜。特許爲身分在雲紅小仙素珍諸名優以上。吾無一事不從民身着想也。

右錄丁巳九月十四日中和園劇目紙背。

今日又增長良心一次。金剛鑽每隔八九日必唱三娘教子一次。余必趨聆之。其中詞句雖不免鄙陋庸迂。吾覺其鄙陋庸迂之中有至理存焉。故聆其言而節婦存心之苦。窮民度日之艱。皆歷歷可見。不由人善心隨聲而動。吾故云又增長良心一次也。

右錄丁巳九月二十四日中和園劇目紙背。

到園問刺虎唱否。看座人不能答。兩鐘半甫進園。戰洞庭已在塲上。與三十年前李五此劇

京華印書局刷印

情節無異。雖衣裝破爛。面目粗蠢。而走場排隊規矩謹嚴。能使台下看出行軍跋涉次序不亂。先輩所謂戲劇能代表古人信不誣也。刺虎最合我心。王益友之夜奔始終一人手脚不停。身段工架無一處不合老式。竟在小樓之上。憶四十年前余在良鄉縣城外觀荊軻入秦劇。能傳古人之神。今鄉間來之高腔戲又如此。足見城市中人專尚淫靡。不如禮失而求諸野也。快活林之武松與二十年前之羅七絕相似。開打極精。何以弋音亦能武打。與四十年前所聞不同耶。異矣。

右錄丁巳十月十八日廣興園劇目紙背。

今人日觀猥鄙儇薄之戲。其心中自無高尚之想發生。積而久之。遂覺高尚之事果非尋常人所能為。相安汚下。終日昏昏。而社會乃眞與古為二。不可以企及。近自崑弋入京。常演古賢之事。頗能觸動良心。漸覺前人高尚行為彼既能之。我亦何至不能。始信世間果有此等事。而眞可以做得到。此可見能改換耳目便能改換心思也。吾於刺虎一言一動一怒一笑細心觀之。處處體貼入微。彷彿置身其間。然後歎古人製曲必先具有義烈忠貞堅忍深沉之學識而後能製此一曲。處處傳神感發人心。比俗戲大不相同也。同日又觀北詐。尉遲恭

之滿腔心事眞是高不可攀。吾十數年來欲觀之而不得。今日見之頓覺益我神智。如服仙藥。如遇古人。使我庸俗之身改換程度不少。眞可狂喜快慰之至。不可不記。

劇中徐勣云。國家有難思良將。人到中年盼子孫。語淺意深。可惜聽者多不解領略玩味。戊午正月初六夜記。

右錄戊午正月初六日天樂園劇目紙背。

今日與一同座老翁閻瑞五細談四十年前願學堂諸人。伊盡知之。余在願學堂十年。今日之談因同治光緒間食物器用價值之廉而起。余在願學堂每日兩餐飯只用當十錢四百文。即今日銅元四枚。每一個月用當十錢十二吊文。當日合銀一兩。此言唯閻翁肯信之。亦深知之。蓋其人老成。又事事留心。洞明今昔風氣奢儉之殊。故於余言一一能證明也。此每月用之十二吊係　先母劉恭人自己課徒撙節而來。故食用儉嗇。下儕編戶。而蟄伏自安。絕未向故舊年交在位者求告。蓋昔時風尚不似今人之日事營求。誠不可不記之也。

閻君言當年金店銀號唱程長庚堂會祭神戲有定價。連賞錢零費等等不得過五百吊。打旗的日掙六百錢。堂會加三百。彼時班中數十人皆在總寓喫飯。雖只掙六百錢而連分零

京華印書局刷印

錢等月可得三十餘吊家人省苦度日較今日猶舒。閭閻瑣細無一不與國家治亂相關。

右錄戊午正月十六日天樂園劇目紙背。

今日此戲單本可不買。吾買之收存將以爲孫蓉彩第一次演採桑之證也。採桑爲閨婦最清高之戲。蓉彩爲青彩最娟雅之人。吾盼其出演此戲久矣。今第一次演之。吾第一次觀之。其日月烏可不記。可惜此子無專師細加教導。故瑕瑜互見。其出得門來看天氣句較月蘭爲勝。而回家見姑後赴廚治炊。應回頭倒下。乃誤作正場下。是其並未研究情景。唯念熟詞句耳。卒爾登場犯坤伶之通病明矣。如此佳才可以成名之器。而無人琢磨使成。聽其自生自滅。眞可惜已。蓋其父母貧窮眼光短淺。只望一時得錢而不就明師討論。吾國民之臨事苟簡。缺乏常識致美才歸暴棄者多矣。

右錄戊午正月二十一日中和園劇目紙背。

千里駒情節亦有動人處。而小說演義習氣太重。離奇牽強淺陋庸愚。常看令人損智。可見伶人雖有時唱高雅之曲詞。而其胸中知識。終屬低俗。凡百句子俱是死物也。非心中極愚不能唱此愚戲。亦非心中極愚不能悅此愚戲。愚人編愚戲。愚人唱愚戲。愚人觀愚戲。戲之

爲物竟成導愚之具矣。昔之盛時擯斥小說演義有以哉。今之憂社會者吾友林尹諸公。編新戲以開民智則善也。

千里駒未爲極愚。尚有愚於千里駒十倍百倍者。

右錄戊午正月二十四日天樂園劇目紙背。

每聽戲一次必傷心人民程度一次。人民昏愚現象日變日非。眞國家社會之大憂。吾與林尹諸公日日籌畫以戲曲爲社會教育。指望人民從聽戲得些益處。而我歷觀戲園衆人對於劇中正義所在決不注意。而於最不要緊處則嘻嘻哈哈。使聽戲之好處變爲無有。其自詡善聽戲者。於問答詞句表做情節漠然不問。惟俟入唱調後。抑揚中節則大聲叫好。此便爲最用心之人。勝於嘻嘻哈哈者數倍矣。欲求潛心觀察事理情致以及編戲人苦心指點之言。則百人中恐不獲一。如此則欲編劇改良社會不幾爲虛費徒勞乎。因歎以戲劇感化人。尚須先求衆人會聽戲。此會聽戲之程度亦無他。要在人人收束其心在腔子裏。從腔子裏靜觀事情。則到耳到目皆不空過。獲益無窮。此非淺浮躁妄者所足與言也。然則人不收束其心。即聽戲尚且不能。而況於執業辦事乎。所謂收束其心者。即無論何事有幾分鄭重

京華印書局刷印

之心是也。大約幼年家庭間得父兄誥誡者其過失較少。今全國方倡縱恣主義。放誕之人日多。收斂之人日少。觀劇園現象即知其家庭現象。勢將萬事俱以浮氣行之。可懼也夫。

右錄戊午六月二十七日廣和樓劇目紙背。

今日演暗室青天戲散將出園時。忽遇舊日同寅劉君桂芬。立談有頃。余問此戲何如。劉云戲自佳。而嫌前半有支離牽強處。桑岱受傷甚重。倉皇之頃說不着如許道理。應由小姐再三不見。然後丫環口中逼出道理方合。余亦心知劉君言是。然余滿心諷勸社會。故假藉桑岱特示榜樣與世間男子看。若由丫環口說。更難說到吾輩男子自己律身不苟之義。失此機會又無從發揮。故不惜藉此強聒於社會也。須知余之不避迂陋編戲勸人。譬猶拯溺救焚。何暇學文人騷客從容風雅。刻意求工耶。闌入牽強吾亦自知。惟無妙造自然之才。無可如何。余固無時不歎自己才短也。

又談好逑金鑑末尾不應將子晳說得大度包容和平罷手。致與事實相乖。余言吾深慨時局。黨爭之烈敗壞大事。故明言國中兩黨當讓步顧大局。希望聽戲千百人中有一二人省悟。聊盡我塡海之心耳。就戲論戲。我亦知其不合也。余雅服劉君心細。且感其誠實相愛。否

則腹誹之而面諛之。我亦何從而知哉。

今日人民為三不管。吾故藉桑岱口亟亟言之。一政府不管。警察不禁邪僻之行。法律不涉個人私德。二學堂不管。師弟漠不相干。無復古人嚴師教之說。三家庭不管。子弟自由。父兄不能干涉。則勢不能不歸重自己管束自己一條路。恐前邊吾輩男子自己律身不苟之義句未說透。故補識於此以明之。

我之勞心眞可當急進二字。非如革命黨之空言急進也。

右錄戊午八月初三日文明園劇目紙背。

所貴乎士大夫者以世道為己任也。女伶之有廉恥者常拒人。女伶之無廉恥者常撩人事雖微細。亦世道之見端。吾今日親見二少年言動浮佻。情態可厭。甲悻悻忿色指臺上女伶告乙曰。他再敢用眼瞪我。我眞與之搗亂。我邀妥三人分佈園內一齊打通。使其不能存身。看他還敢狂不敢狂。俗語以含怒疾視為瞪。而狂則謂其性傲拒人也。凡兩次言之。余初聞其言似指蓉彩。繼又聞似指桂芬。素日頗恐二伶清白正派。意者彼輩園門站班。或追逐車後。欲邀青睞。反遭白眼耶。曩曾見蓉因叫好聲浪不雅而怒形於色。芥舟詩有女兒心性慣

京華印書局刷印

嬌嗔。秋水長天不見人之句。或即因此。無論是孝是桂。若肯拒人輕薄。卽是嚴正自愛。正當獎勵其廉恥。何反於其有恥之心而加以挫辱。必使習爲無恥耶。吾謂若果此人得居高位。必不愛士氣而全士節也。

右錄戊午九月十八日中和園劇目紙背。

遺書之六

別竹辭花記

馮恕題

別竹辭花記

遺書之六

桂林梁濟巨川著

男煥鼐鼎校訂

謹案。今纓子胡同寓宅蓋光緒丁未戊申間先君所手建。地處城東南隅。故爲方氏茶行廢址。屋宇荒圮。遍生草棘。方氏以抵債歸我。先君因粥舊居而經營之。構小樓。植竹輿樹。布畦培花。皆躬自布置。辛亥變革以後。既懷殉清之志。因爲此記以誌永訣。其間感念家世往跡各語。暨所擧親戚師友姓字。請詳年譜。此不一一注釋。男煥鼐等。謹識。

余壬子七月携次女謹銘在竹中照像。是別竹辭花之意。凡余生平所欲爲者。皆約略摘記無慮數十百條。而每條末句總言之曰而今不可得矣。以成趣語。可題簽曰別竹辭花記。此本隨筆係自壬子秋間起追憶雜事自注

余生長北京。己未年生於潘家河沿六歲至山西九歲丁憂由山西回京祖庭窮窘不能歸粵自注幼年妄思發達。侯家境稍舒。能籌百五十金之旅費。回廣西到　祖母墓前一祭。以慰　父心。蓋　祖母生男只　父一人。祖母柩在家鄉。　父游宦在外。未葬而身逝。後來雖葬而未獲躬親。吾　父吾　姑皆有孝

京華印書局刷印

思。奮志不得一展。余故嘗思回家祭掃。使　祖母見孫而懽。且余得與族中長幼聚首浹旬。兼託族人照料也。乃自幼伶仃。才能薄弱。勉強經營功名家室。始終未得發榮。年復一年。虛懸盼望。今衰病日逼。窮阨日深。在叢竹中拍照一像。決計遺書世人說明爲國身死。夙昔擬議還鄉一行。而今不可得矣。

余素愛南方景致。水村山郭。趣味無窮。與呂御香約游西湖。多則住十日。少則住五日。御香言若儉用往返共一個月。連路費須七八十元。御香並曾開寫住址店名。六年前之約。又曾寫信中談過。乃境遇倉皇。金錢拮据。始終不能踐約。去臘芋香（卽御香號雨湘）又到京。一見面先談此事。今年（此係癸丑正月）正月雨湘來。猶備言湖上風景以春爲妙。余心已定必死。而猶虛言俟後期必偕游云云。生平抱遊覽西湖之願。嘗擬俟將來一行。而今不可得矣。（鄰孫曾言蘇州城內事事逍遙欲往觀之今亦不可得矣附及）

余幼時嘗聞祖庚姊言。貴州學署來鵲樓。鳥聲山色。樹影花光。又由四川入湖北。長江船上一路風景。又在襄陽府驛館小留。仁和王夔石（文韶）來拜。江村多竹。檣燕頻來云云。一切情景思之悠然。又余幼時在山西永寧州衙署情景。尚覺依稀。吾　母由山西扶柩來京。因黃

蘆嶺危險崎嶇。一時情急默禱。希望小子如能發達。定當捐力修治。余常有願到南中由楚入川。謁丞相祠堂。流覽各處。在顧家就館時携書一卷至嵩雲草堂伏而讀之蔣仲仁曾遇見兩壁有岳武穆寫出師表余旣謁武穆故又思謁丞相祠堂又想到山西永寧州署中尋兒時趣味。再到黃蘆嶺。今概成虛願不可得矣。江村檣燕靜存兄曾與祖庚商量作畫

謹案。祖庚爲陸氏表姑字。表姑爲祖姑丈陸澹吾公長女。吾先君之表姊。澹吾公咸豐間典學貴州。表姑嘗隨任。故右記云云。男煥鼐等謹識。

余苦憶幼年見　祖父扇面畫。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十歲壬申經蔭宇表兄指示風景。紅牆高樹。寒鴉投林。有已落樹者。有飛空樹外者。兩人立談。尚有曲折點綴。據蔭宇言畫筆至佳。此物隔二十年在　叔父皮庫胡同堂屋架上猶存。惜余未取來。竟毀不見。屢倩人畫此稿。殊不稱意。又嘗哦寺藏修竹不知門之句。又憶偶逢樵者問山名。擬以大扇面倩姜頴生吳觀岱畫。乃以吝於潤筆。忽忙未暇。忽忽十餘稔。終不得償。又寄函廣西託翁印若受祺畫天秋月又滿。城闕夜千重。獨立衡門秋水闊。寒鴉歸去日銜山。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等句。十載未得回音。屢欲以書促之。竟濡滯多年。書寫不出。可想見境遇之駁雜。

京華印書局刷印

今自揣終途。凡平昔種種懷思。尚不止此數事者。總斷之曰而今不可得矣。

又在願學堂失落家中舊物。　祖一扇而多人寫。孫如僅陳亮疇潘祖蔭景其濬劍泉徐桐蔣彬蔚趙口口錢桂森杜瑞聯孔繡山畫蘭

又　祖扇已裱成屏失去兩條。計八扇內以　二伯祖畫皓月梨花。羅蘇溪大字自作詩才高屈宋共追攀。羣從優游簿領間。臥聽陶詩歸白水。折殘謝屐賭青山。花看洛社年將老云。吳巨年曾秉燭照墻讀之龍啟瑞最精褚楷。潘星齋畫蘭。葉棣如海棠。最爲繫心。每年正月在廠肆物色。思欲珠還。今擬謝絕春明。不可復得矣。後人如能遇見。自當買之。

余幼孤赤貧。性尤魯鈍。無志趣。不悅學。又家中未延師教授。僅僅從陸家幼讀。從劉家習舉業。於學問門徑毫無所窺。識見陋極。少時聞潘佐階指示讀顧亭林日知錄天下郡國利病書國朝經世文編等書。　母由良鄉所存山西書麓中取出日知錄交付。然以知識低下。俗冗紛忙。視爲不急。始終未讀。又生平常想俟境遇清閑。將未讀之書補行讀完。如史漢左國諸子等書。眞讀一番。細心研究。乃回溯數十年。今日推明日。明日推後日。今年推明年。明年推後年。竟未暇讀。近廿年時事日迫。年矢日催。又思細閱時務新學諸書。亦未暇及。甚至幼年所讀五經唐詩等等。以及少年所讀八股制藝試帖等等。兒時未得其中之滋味。今回首

偶哦一二語。輙覺其趣味無窮。又幼年偸看紅樓夢三國演義聊齋等等諸小說。匆匆一過未窺其深。又廿年前閱任公時務報飲冰室等書。匆匆一過未甚研求。特收存舊時務報七十餘本。雖移家未肯拋撇。思再探索。戊戌年三月曾向楊菽嶠(銳)言之。又各種新小說理想清新。情節細膩。匆匆翻閱未悉其詳。嘗思靜坐樓中。從頭細讀。補償生平之願。稍免固陋之識。蓋心目間懸想待行之事有三十餘年者。有十餘年者。有七八年者。再四因循遷延紛擾。竟以境遇駁雜。才力平庸。迫至今日時局擾心。荆天棘地。倉皇憂灼。於最急之事尚且不遑。若饜飫菁華。研求書理。斷非此生此世所能爲。則終身爲一極陋無識之人而已。於讀書一道全未領略。而夙昔所求綠窗朱戸。讀書樹根。一切佳景快心之事。自今以後可決其必不能得矣。

日知錄係四套小書。在外院北屋書架上。板不甚清。係家傳舊書。勿失。並此等平近之書亦未曾讀。不敢自諱其陋。凡人無學不可不自知。少時看書無人講解。才又低庸。不能自悟。多半不懂。萬不能諱言也。

幼年讀唐詩。獨坐悲雙鬢。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虫鳴之句。愛其境味。中年在慈

京華印書局刷印

幼堂誦唐詩如雨中黃葉樹燈下白頭人又孤燈寒照雨深竹暗浮烟又黃葉仍風雨等等諸句愛其淒清心中本無樂事也自搆縷巷屋成以外院北屋為故人張叔田（延燮）舊居心愛之特闢後窗思於窗外小院濃陰綠縟之下種玉簪三四叢取其葉有響聲可代芭蕉於窗下設一榻以待雨臥而聽之實歷詩中之境此願存之久矣然移居縷巷連年忙病窮愁窗雖闢而屋無檐窗紙逢雨輒破思換玻璃代紙以禦雨未暇換也玉簪數年尙未種也榻亦未設也年年有待思得寬舒之境以二三金之費辦成之尙未暇為也而今者躬遇一代之末一國之開世道人心不絕如縷思以一身諷世不復求遂生平之願向日求踐寒床聽雨之心因循未果者而今不可得矣

余所摘唐句固多衰颯必有疑余命運寒瘦係由此者然余亦極愛弓抱關西月旗翻渭北風之句何嘗不雄傑又野館穠花發春帆細雨來等句即試帖中趙充國振旅云旗幟關雲擁弓刀漢月懸亦並不衰颯蓋余所心寄者多半有一境地可想像也近兩年則誦漢文有道恩猶薄湘水無情弔豈知等句又癸巳年卜葬時所得文昌籤示集唐句云臨水自傷流落久暮年詩賦動江關近尤常誦此語竊憶世人必有訝余此舉為不近人情者甚至沒我

憂世之心。而譏爲好名太過者。夫余豈好名哉。歷朝之末皆有金石不磨湯火不變之感情。以代表古昔先民教義入於人心之深固。今舉國無一人肯爲者。余乃不得不爲之。以繼續先例。勿使先例至我時而絕耳。若如前日所遇山西刺史某君譏誚陸文烈父子之死。一則曰不知何因。再則曰莫明其故。三則曰白白送命。死得無理由。這算圖甚麽。其意以爲陸之死爲天下之最無味者。余徵叩其何以不必死。答云死須有益。既無益豈非徒死。此言未嘗不是。但此君所謂有益似指個身。非指世道也。此君係圜熟之人素不知革命者若革黨譏陸之死則可矣自注

余退而思之。蔣觀雲有言。今社會尙無能知英雄之資格者。惟英雄能知英雄而後愛敬英雄。若其人碌碌焉一無英雄之性質。則英雄之志事皆爲其所不解。故以隋珠和璧視與瓦礫同價者多矣。係論中國人崇拜岳飛之心理一篇觀雲此言係論英雄。余因此君極笑陸之死而借用之。以上係在纓子胡同偸暇記之癸丑年兼兒在陝不能歸又國會搗亂不能進言故予所謀稍緩原覓積水潭屋十月到手即移入作記乃賣主失信至臘杪始交予正月入住又少却三個月工夫矣以下係在積水潭所記益形慌迫自注

余思再刷印　先君詩稿一二三百本。以續得之俞廙軒廉三秦少觀望瀾兩序。暨所得沈濤園張貞午數人題贈之詩加入。曾問價刷印費須三四十元。五六年未償此願。無錢之難如

此，無怪今之爲官者。不管國計民生若何。只圖自己多得百數十元添補自己家中零用。心所欲辦之事有錢便辦得來。至於社會共同生活之資料。則以我一人所得稍偏亦不至妨害衆人自爲解說也。又有清閑無事之官月得數百元。並不爲家中零用計而爲奢華淫佚計者。此又一等人也。如果國無外債。民生富饒。則官以所得圖享幸福。亦又何妨。余向者以革命更新。機會難得。思使官僚稍耐貧苦。以減輕人民怨恨之心。鄒紫東謂余自己摩頂放踵已難行矣。又欲摩人人之頂。放人人之踵。豈可得乎。余喟然天下不知心者其見解萬難強同。夫今日倡導之眞理最淺顯之言曰。匹夫有責。國民一份。此等義理不於革命元二年行之。將於何時行之乎。他人不行吾不責矣。吾輩自命數十年。遇茲時而不行。何以自解。然則少年所言僞耳。夫改建共和誠不免急遽之弊。然既改建矣。只得勉強進行。決無反汗。若視民窮爲無足顧惜。而擁護千年官吏蠹食之特權。試思民非復前此易鈐制之民。而官爲顯然叢怨之官。（從前之官有官箴可守且曾讀過經書顧惜名義與今之官不同）豈非使革命永無已時。其禍誰執咎。茲不具論。將來如刷印淡集齋詩稿。須檢視包內有余謄寫兪序一篇照用。其吳向之（廷燮）序既尋不見。即無須列入。吳序余記不確。似四字句峭鍊而無親切語。余曾以其先人子選譜伯

舊信十餘函請向之閱看。意在知兩家上輩數年蘭譜親交。乃序中只一篇名士詰倔之文。鮮及患難交親之意。故不甚緊要也。陳弢老素以品節著稱。何須藉名士自重。余求題先集三年而不得。意殊不解。余又不便以將死告之。則終不能得矣。

余有一負罪之事。數十年來思就　先君雜存信稿五本中選擇最精者三四十函。附以上陳舫帥論軍務條陳五條共爲一卷。名淡集齋尺牘。刷印存之。蹉跎復蹉跎。不料余終身窮困。又遇此等改革時代。有驅迫於吾前而不容緩死者。則吾此生已成爲最短促之時期。决不能辦此事矣。歐陽修云越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余則爲有待所誤耳。

信稿中所言多係老年舊事。與今日時用相違。且彼時官場語氣自有彼時之理由在。而先輩之人格品誼禮俗家風俱可考見。不可不察。信稿一份四本。一份一本。又一本大紙。未滿。大約五本係癸亥年到山西後零碎存之。一係未赴晉時雜稿。只可家中人自看。無須選刻。聞　先君未出京前有兩長函最得意。一在遵化義倉住時遇荒災　祖命擬稿勸紳積穀。一係致崇地山言某事。此等稿俱無存。蓋　先君最注意散行叙事。信未出京以前散失

京華印書局刷印

之稿甚多。據云長幅佳信不下數十函。當日道義觀摩。才猷知遇。時事建白。世舊淵源。皆歷歷可考。惜今所存太少。然亦宜各選數端以誌往蹟。刷印二三百本送人。無取太濫。擇世習詩禮有熱心者送之。

先母劉恭人遺詩不過數十首。余不甚記憶。館名碧梧翠竹。何以屢搜尋不見。己卯年曾命余抄寫舊作於團扇。以贈祖庚姊之行。係白竹紙本。惟余終年不在家中。故不知放在何處。如其得之。須請至近人審閱。倘有一二字未安者。空之。咸豐年或謂 先祖云。君舉家工詩。蓋指四姑母詩藁繡臺遺韻而言。且稔知吾 母暨 三姑母皆能詩。即 大姑母 二姑母雖不耽吟詠。亦頗能之。故云舉家工詩。吾 母則殊不自信也。余於 先母遺事以全力注重德義上。不注重詩詞上。蓋實親手以五種遺規格言等書及古文中有關道德至性者如敬姜論勞逸陳情表瀧岡阡表等篇。細細講解授余。余不善記悟。則嚴厲督之。務激發其昏頑中一點不泯之良。此眞 吾母最苦之心。有關於天地國家之元氣。故吾表彰吾 母者以德義爲重。以詩詞爲輕也。幼年嘗見母翻閱詞曲時或吟哦雨絲風片等句暨趙五娘等句時詞曲俱曾涉及也

當余幼時。頗有人譏刺吾 母太嚴苛者。吾 母幾度遲廻。欲顧虛譽。而卒不避譏謗。事事

以嚴峻繩之。蓋余以中下之天姿處於易墮壞之地步。一鬆懈則必無所成。　母故察之深而思之熟。及余稍長。　母乃垂涕告余。以從前種種苦衷。並引某家某家。如母舅等家皆以教法寬弛致貽誤終身。墮衰門業。是以甘任勞怨希冀有成。余幼而聆之。不能稍忘。老而思之。乃更墮涕。近年獨居默念之時。眞恍惚常見兒時之境地。而吾　母自揭苦衷之隱曲。尤歷歷如見。的確不虛。亦可見天下事眞者自能久而不渝。而僞託者必不能深入人心。上邀天鑒也。余今處此最短促之時期。萬不能檢尋詩本。核校付印。只以此言告之後嗣而已。

吾　母墨蹟尙有可寶存者數本。手寫大學一本。親自裱褙縫訂。爲余開蒙時所讀者。自同治甲子起至甲戌。常溫誦之。孩提不知護惜。故此本頗損汚。然裱訂極堅。雖書皮不存而字仍完整。余六歲時在良鄉　外祖母家。能背誦大學帶小註通本。爲　三姑母暨吾　母所喜悅。猶依稀記得至光緒末年　先母陳太恭人猶舉其事言之。又高麗紙寫認字課程一本（此已由山西回京後所寫者）又貢川紙寫唐詩庚賦兩本。又試帖詩一本。又開蒙制藝一本。又黃紙寫金剛經一卷。但能將此諸物恭敬保守。亦可得吾　母手澤之大凡矣。余非不欲裝潢表暴。惟余數十年苦境。勉強支持門戶。何暇作文人韻事哉。謂余無才。余固不諱。十年前孫孟延梃

嘗勸余以母書付石印。余疑此係應酬語。承平故態。往往以刻其先人稿集等事爲顯揚。其實文采愈盛者。其眞樸之意亦愈亡。徒增世風之虛僞而已。飽漢不知餓漢飢。孟延貴胄。宜有承平故態也。況吾　母不以能詩能字自信。惟以德義自勉。既有實德可彰。何藉末技爲重。今世風壞到極點。先民古訓破壞難存。正急需以德義挽救世風。而人人不務操修。正與救世相反。譬如世有需求。而人無供給。余故勉承　母教。作事不避迂拘。思喚起世道人心。去澆薄而就誠篤。不惜以性命貢獻於社會。故謂余近年之行事。以及今茲最終之局。爲同治六七八九年間吾　母寒宵督課時所結之果。至此時而始成熟發見可也。

由此可見家庭教育不可不講。古云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率不勞而謹。最爲精確。若專恃學堂泛泛指導之力。斷難爲功。父母之對子女。固不宜苛虐。尤不可懈鬆。今世風比二十年前相去天淵。人人攘利爭名。驕諂百出。不知良心爲何事。蓋由自幼不聞禮義之故。子弟對於父兄。又多有持打破家族主義之說者。家庭不敢以督責施於子女。而云恃社會互相監督。人格自然能好。有是理乎。勢將使吾國之教義淪亡無存。吾不知前途何所底止。眞堪向天大哭。吾知舉世皆不以我爲然。即所親如張蓉西輩亦未必以我爲然也。

右段係言最短促之時期諸事匆忙。萬不能檢尋　先母詩本核閱付印。亦即此生不可得矣之意。而不知不覺說向四面八方去。蓋余本不能爲系統之言。而心下紛忙。滿紙倉皇之狀態。只趁此一息尙存之頃。將心所欲吐者約略雜亂出之而已。閱者以意逆志可也。思欲將此段再謄一清底竟無暇至於吾心則殊未說完耳欲倡家庭教育嚴囑巡警見街上兒童荒謬澆薄者造其家門以和平懇摯之言告其父母教導如三四次仍藐玩者即罰之果能力行實最捷之法此種事只要總長總廳有國家責任心立刻能行如必待總統命令以文告行之抑太難矣況並不費錢只費心耳甲寅五月又注

每當疲勞困苦已極之時。甲寅正二月在積水潭半夜冷極手已僵而猶寫眼已困而勉睜日間乘鐵皮洋車奔馳風日塵土之中一坐定亟翻書盖以無學之身勉索枯腸眞實疲勞困苦也附注輒喟然曰。幾時修得清閒安逸。領略人生樂趣。夫吾欲清閒安逸領略樂趣亦非甚難。只將社會弊端。國家秕政。人民困苦。世教淩夷。一切不管。與一般流俗同一見解。方謂人世不過如此。何必計較是非。則此心毫無所憂。大可清閒安逸。自尋樂趣。設我入民國後。不但不堅絕辭職。而且苟求富貴利祿。所得之財大之則供番菜馬車花酒牌局。小之亦能衫履投時。菸茗適口。以細娛爲正業。以靡麗爲文明。以唱戲爲美術。詡詡然儕於新人物之列。而不解新智識眞正理由。似此浮佻庸俗之身。何嘗不清閑安逸。亦有高於此數等者。靑島上海。翛然高蹈。不啻世外人得桃源。託足亭臺池沼花木圖書。或著作自娛。或

釣游自適。既得心曠神怡之樂。又成高人遺老之名。又或日以飲酒賦詩陪侍貴胄爲事。京輦浮沈。長安行樂。眞以聽戲吃館爲務。或研究絲弦宮尺。或快適口腹烹調。逐隊於浮華浪蕩之場。置身於怠惰偸安之列。以及遇墮落之人不存悲憫。蹈狹邪之行謬詡疎狂。縱欲恣情。事難枚舉。此就習俗最顯著者言之。若此種種皆非我力之所能爲。我心之所欲爲也。夫我之所欲領略者。不過寒士貧居清風明月之趣味。非甚難得之事也。常謂人生之樂各隨心之所好。予幼年在高碑胡同情景極不能忘。每春日早起赴書房。門猶未啟。立望晴空紫燕飛舞。愛聽春城賣物之聲。如一竿紅日賣花聲之句最爲留意。又靜存表兄竹枝詞有滿城微雨賣絲糕之句。亦高碑胡同情事。又簫聲吹暖賣餳天則年年三月有此況味。又六七兩月賣菱角之聲最感人心。在喜時則爲一年好景君須記。在哀時則爲客心驚歲月。天氣換雲烟。凡此諸趣皆余所欲領略者。又靜存都門竹枝詞最愛晚來風力勁。箏絃齊奏九重天。此亦嬉戲之事耳。余幼年嘗欲放風箏而不得。今老矣。無官事羈身。無學課相督。苟以一二元買紙鳶花瓶鼎鑪諸風箏。日斜風定之時。芳草平蕪之地。攜幼邀朋。放箏消遣。尙非放辟邪侈。誰以曠廢相糾。其他如隙地藝菊。野寺尋花等等。不勝枚舉。此似不傷雅者。而力又

非不能爲也。又或不待外求。家中自然眞樂。如老妻畫紙爲碁局。此造物靳而不予我者。稚子敲針作釣鈎。造物尚未全靳我。不予余次女謹銘女孫二昭最適吾意。一年來二昭尤依戀余。年僅七歲頗知愛親。常念陝西不置。每余將赴積水潭。二昭必云爺可勿赴北城。在家飯菜較好。又可與我玩耍。何必赴北城。否則云明日再去何如。否則云何日回來。其幼稚親愛之狀煞是可人。余屈指默計。自今與謹銘二昭團聚之時至多不過尚有數月耳。自二月至閏五月不過四個月。凱銘到家二十日。畧盡父子之誼。趁凱兒在家事有交代即死。凱兒自能接手料理。早定如此辦法。去年暑假凱銘不能回家。余故不敢死。且亦有他原因不能不遲遲有待。至今年閏五則萬不能不死矣

此數月在家或與謹女昭孫讀唐詩。說事理。檢字。畫。種花草。以及祭雞等等每日喂雞責卵自云察於雞豚其實有雞而無豚。爲時亦甚無幾。於此無幾之中又割慈忍愛。拋撇許多光陰。勉強抽身在積水潭兩三個月。晝夜冥搜。苦苦思索。急忙作別竹辭花記。又作小己一本。又擷摘庸言報精義。苦苦留書上各當道。又留書告各親友。作書寄辭職。始末與安徽湖南等處。吾何必如此晝夜紛忙。勞勞碌碌。八面兼顧。忽東忽西。不遑喘息哉。然吾不如此。則吾之死爲糊塗死。吾之心事終不得明。凡吾所謂有關於世道人心者概不得見。徒死而於世無益。此我所不甘也。抑

京華印書局刷印

吾之地位在他人視之可以不死者也。既未受清朝顯爵。並未食一日之俸。今人於食焉不避其難之義尙且不講。況余未曾食俸者。又非素有品望負海內重名。爲萬人所仰瞻。不死不足以維持世道人心者。假使吾以辭職爲已盡吾責。而於社會弊端。國家粃政。民生困苦世教淩夷。坐視不問在積水潭葛巾野服蕭散徜徉。常向播稻之人課晴問雨。有時詠獨立衡門秋水闊。寒鴉歸去日銜山。盪胸生層雲。決眥入飛鳥等句。則心中悠然自得。或回至縷巷與兒女團繞笑言料理筆牀茶灶。自比嫠婦殘年。疎糲安貧。躐躋送老。春秋佳日行樂及時。雅俗隨我自爲。但取一身安樂。並可自加解說。謂世道淪胥乃大衆使之淪胥。非我使之淪胥也。如此則苟活十年眞可享清閒安逸之福。然我若有此轉念不肯蹈死。則天地生我。父母教我。以及數百年風會之浸漬我。數十年師友之觀摩我。乃盡付之東流。而我數十年所欲有爲於世者。乃終無一所施。實大負我　母寒宵授課之苦心。夫天既置我於一興一亡之時代。是欲令我作興亡時代之事也。恰好當作此事而不爲。自覺於良心上天職上太過不下去。蓋手無權柄不能爲吾所欲爲。故以一死諷世。而又恐蹈糊塗之死。故不能不於百忙萬冗之中抽暇拉雜亂寫。作此別竹辭花記及留書告當道告世人。無奈學識太低。說

不出精要道理。又夾雜親朋來訪。不知我心有事。徒爲絮絮泛言。無法推辭。勞累不停。只能粗說大概而已。

自壬子年七月竹中照像之後。即思安排後事。而精神不好。心緒紛紜。未能思得要領。惟以待國會之開爲期。癸丑正二三月間余寫留上趙智庵書。謹女雖未看見。而覺我有異。頗事窺覘。余不能不加心防備。故作好整以暇之態。時常聽戲以明無他。旋因凱兒不能回家。余之所謀從緩。今已甲寅三月矣。實屬萬無可緩。而尙有許多信未寫成者。去年已寫成四五函。今年擬再寫七八函。去年信內有當改者亦無暇改。是以焦灼旁皇。而才窘心枯。愈焦急愈說不明。只好約略粗疏勉強停手。蓋此一件未完成。尙有若干件均須尅日寫出。一至五月望後常在家中。目前尙夾有赴房山祭掃。帶謹銘指示葬地。往返兩日。益形匆促耳。此等自身瑣細庸劣之事本不堪告人若得良友將語意未圓醒處代爲删蕪潤飾感無極矣

纓巷建樓之意。將欲看山觀雪玩月賞花。與春漪率子女作儉嗇之優游。非敢比豪華之快樂也。乃春漪由扁担胡同大病幾死。樓成之後力疾遷居。扶病上樓。僅二年。看雪月而花木未成。人已身逝。三年中多不過十次。己酉庚戌辛亥病痾憂灼之軀。烽火驚心之地。徒增悲

京華印書局刷印

感。壬子五月春滃卒。余以國事縈心。更無暇流連景物。今將與世長辭。預料後來此樓景況。固古詩所謂明月自來還自去。更無人倚玉欄干。余苟有此須爲世人注意者。則如康長素先生所云追思鼐爾遜戰拿破侖而死時。此明月亦相照。蓋今月曾經照古人實向例如此也。花木雖不遑修理。亦尙有十餘小樹。古詩所謂庭樹不知人去盡。春來還發舊時花情景恰合。余學業淺陋。腹中只有此等唐詩句子。偶在親戚家屏幅上見兩句云。當日辛勤皆手植。而今開落任春風。頓觸我心。亦亟亟錄誌。皆他年的確之景象也。積水潭門聯云。半畝荒園容我住。他年軼事待誰評。曾向蔣惺甫 式珵 兄言之。惺甫之警敏實屬難及。余每向人言買積水潭屋。必云此地係留待兒輩經營者。蓋隱言自身決不久住也。他人多不經意。忽略聽過。惺甫一聞。亟追問云。君所言係一塊地作生壙。故須俟耶君經營耶。否則何如此云。余略以賣纓巷屋還債。以餘錢營此屋。使兒輩棲身。解釋而心服惺甫之耳聰理澈。警敏過人也。

吾家兩代廉吏。 祖官遵化直牧。恢廓大方。揮金如土。以長厚受人騙欺。負債纍纍。罷官後至饔飱不給。而人以前此豪奢不信其窮。 父承重累爲冷官。咸同之間。京居不能支拄。改

官山右侯補兩年。補缺年半。勉償逋債未完而身逝。余自幼赤貧。毫無恆產。一生五十年惟以極儉極細。勉強撙積。爲度日計。今依然貧窘。而較之幼年則有屋可住。有塋可葬。此屋與塋多半由夫人春滃奩中物毀變而成。余實有三十年不鬆懈籌劃經營之力在內也。自幼久習貧窮。故儉約不以爲苦。他人得百金足供數日之揮者。余得百金則必使之有小成立。以卑陋安貧之故。雖居官不得權利。此心仍覺泰然。蓋回視幼年比較之已稍寬舒也。余行年五十六歲。衣裳多半 先母劉恭人收藏 先君舊衣改作之。護惜極深。收檢極細。閱六七十寒暑。物質已朽仍不破裂。近數年遭逢世變。舊朝衣服兒輩必不肯服。余此身又不欲久存。故亟取嚴慈舊衣逐件輪流服之。人但見余衣服華貴而不知余眷戀 先人亟服此衣之隱意。曾以擬殉之衣數件皆 先母手製者用紙包之。借宋雪帆先生詩句書於紙上云。孟郊衣線已無多。

纓屋之賣去與否原無足計較。惟世間一物之存每於人身有關係。余自歎藐躬涼德何能比古人見樹思人愛人及屋。然設或此屋常在亦可爲阿私者憑弔之資。因而意涉兩岐。其實無緊要也。余學業儉陋。腹中只有八股制藝。且篇數不多 最愛管韞山先生無寓人於我室毀

京華印書局刷印

傷其薪木題文近日因綴屋而吟諷此文微覺於心有觸茲摘錄其前半段及後兩股以誌余別竹辭花從容不迫之意亦可爲迂酸同志者談助前半斷句云重遊何日（何日改無日）要不欲以舊時講幄筵爲鞠草之場薄德何堪恐又不能以去後空廬庇及剪棠之愛後比云夫苟能給其掃除時其灌漑則愛人而及室猶瞻魯叟之堂見樹而思人不忘韓宣之譽足驗閭邑人情之厚而老夫就道可無卻顧以躊躇即倖能固其扃鑰免其斧斤而在戶雖有蟰蛸要自故廬無恙東山即多瓜苦可知喬木猶存亦足見此邦呵禁之嚴而遊子懷鄉尚得撫夷而慰藉云云余心事無限萬難說完此時尚有上袁書朱書告世人書論巡警書論戲曲書告啓書告兒女書諸未就緒時間短促只能擇說得出者粗說大概而別竹辭花記至此亦不得不勉強停筆矣

謹案先君雜記册中有自記歷年京寓春聯兩段今錄附此記後男煥鼐等謹識

丙申年李合肥廢居京師其時京朝之人於中外情形猶未深悉大抵託諸文言以鳴其關心時局而眞際或未洞瞭余亦隨聲附和丙申大井胡同屋大門春帖云故老思飛將中國有聖人此種語氣洵爲彼時口脗丁酉春帖云恆春樹固獨秀峯高唐文簡（諱景崇謚文簡）云一望

而知爲廣西人也。戊戌云。民亦無恙。歲其有秋。善芝樵元見而記之。辛丑年住扁担胡同。翹盼迴鑾。擬聯只有上句。相迎不道遠。下苦不屬。改用叨逢罪己日。新數中興年。未免人云亦云也。癸卯春聯云。傳聞新政好。自覺舊交稀。吳季白傳綺由湖南來見而賞之。丁未除夕前一日遭先妣喪。此數年間官吏以優勝相詩。長官惟體恤是務。丁憂者大半留部。爲京曹向來所無之事。故一時官僚心中以爲一日無官則家用無所出。人勸余喪服百日後入署從公。余未肯。戊申己酉兩年經營纓子胡同之屋。零碎備辦。己酉遷居。感喟頹風。已有預備辭官諷世之意。故庚戌年預擬多聯以備後來數年臨時擇用。而不料世變日非。竟不能如我意得從容諷議之餘地也。庚戌門聯云。祝中國實業家猛進。異深山野人者幾希。林次煌來見下句拍掌大笑。同時門框上有一聯云。口言新理身蹈舊弊。賤豈殊衆貴方悟稀。此聯太欠明。愜然余意只求諷世不求工也。辛亥年門聯云。不識司香尉。甘爲輯屨人。指宦途巧利而言。林次煌見之告余稍示圓融。何必以曉來介意。壬子春聯。交朋幾輩。叨精一年。此係庚戌預擬者。事實不符。亦因辛亥之變。新年未換桃符。未用也。癸丑聯云。身後名清白。盤中粒苦辛。此亦庚戌預擬者。寫成未用。甲寅。無才不竊位。有子未嫌貧。此亦庚戌預擬者。雖早有

京華印書局刷印

挂冠之心。然預識恰合。亦奇矣。乙卯心事廿世紀。京塵五十年。擬聯止此。以下未擬。皆係平平無奇彙記之。聊以見吾之身世而已。

積水潭環堵之室。余第一年春聯云。舍南舍北皆春水。年去年來少故知。袁珏生問余購此屋在斷弦之前後。余言喪妻之後。珏言可用一紘一柱思華年。余甚感之。蓋余以國變實行待罪。故終身獨妻。妻死七年無二色也。第二年春聯云。道旁人於我意殊厚。天下事即今悟非遲。此不過余牽強之筆耳。第三年春聯云。過眼春明舊花事。關心長樂早鐘聲。此係近人贈陳師傅句。余藉言自己心事頗合。今日忽於報紙上得二成句可作我積水潭屋之門聯曰。謝公宿處今猶在。詞客哀時且未還。蓋余於癸巳年卜葬地時。乞得文昌帝籤云。臨水自傷流落久。暮年詩賦動江關。早有兆矣。余在潭屋讀書記事一年。又零星住幾次。袁珏生勵準馮公度恕曾見我眠處。枕履簞瓢餘無多物。若問我食物何狀。起居何狀。可問老兵馬姓。暨馬之老婦。自知之。彼曾爲我炊也。戊午七月

讀桂林梁先生遺書後序

吾甥漱溟既纂其先德巨川先生遺書成。以稿視耀曾。屬爲序。先生之配。耀曾嫡堂大姊也。於是耀曾爲先生內弟。而先妣陸恭人則固先生中表女兄。於是耀曾爲先生表甥。姻誼不一。情以加親。往者壬寅癸卯間。先考先妣相繼見背。耀曾方弱冠。未克自立。受先生扶植薰陶者垂十餘年。情感之厚。理契之深。迥異恆泛。先生殉道之年。旣欲爲文述所感得於先生者。以誌平生景仰之由。忙冗荒怠。久不果就。今捧讀遺稿。誠懇深摯。精采奕奕。如親謦欬。益令人感服於先生人格之偉大。怦然欲有所述。先生平生最重眞實。嘗惡文人愈文愈僞。故余今惟質直抒寫胸臆。不敢稍加采飾。重先生教也。

世事推移不居。思想轉易無定。人世一窮極變化之局也。然萬變之中。嘗有較恆久而不易變者。以持其中而貫一之。是爲人生之大道。上下千古。放諸四海。而皆可通。斯道也。非上智大哲。不能語其全。愚見所及。則似有二義焉。一曰人生當爲自覺的爲有意義的。蓋吾人貴能自覺其生活之目的。而爲有意義之生活。不當終生昏昏然如在醉夢中。故吾人應時時

京華印書局刷印

刻刻自省察．自警惕．長使此心瑩然．能宰制其思考云爲．向一定之方向走去．不斷不亂．此種生活之方式．余信古今中外賢哲．無論其主張之生活內容如何．要無不推崇之而遵行之也．二曰人生之目的在爲人．夫人生之目的．不徒爲己．而在爲人．不徒爲親近之人．而在爲舉國之人．舉世之人．至其爲人之道．或竭盡智識才能．或犧牲利益安樂．要以舍生殺身以爲人者．爲最崇高最偉大．余信古今中外多少賢哲．其生活之內容．縱極不同．而生活之目的．不在爲人者．殆希也．

若先生者．蓋實踐人生之大道者也．愚之崇仰先生在此．先生將永爲世人楷模．亦在此．先生少遭孤露．處境極艱．賢母督教又極嚴．故憂勤惕勵之概．早歲已然．平生治身處世．無不返之於己．求其於理性有所本．不肯絲毫含糊．絲毫苟且．雖一語之細．一物之微．無不精密省察之．印證之．受用之．所謂此心要常在腔子裏．先生持之甚力．而自改革以還．先生決意殉道．迄於實行．中間七八年之久．乃無一時不痛切警策．無一時不周密佈置．其深刻沈着．尤無倫比．綜觀先生一生．蓋最有著明的自覺．最有深刻的意義也．而先生自覺的有意義的生活．乃集中於爲人一方面．事親純孝．讀侍疾記等篇．眞性情充滿流溢．可見一斑．待家

人長幼全屬眞愛體念之善導之無不以全副精神籠罩各人之身而恰如其分對親戚友朋亦出以純誠規過責善決不敷衍遇人有危難則盡全力以扶之不辭勞怨平生無浮泛詭隨之交而親友幼弱早失依庇賴先生力以成立者甚多於一般社會生活最爲注念尤喜與貧賤接談務周知民間疾苦而隨時安慰指教之故京師販夫走卒無不知先生者先生既洞知人民困苦之深又審知士夫官吏奢靡放縱之甚故其經世之心專注於端正風習救民疾苦然終無由大行其志而閱世愈久積感愈深痛世道之淩夷全由人人私利太盛詐僞相勝古來眞誠愛人之美德蕩然將不可復睹乃決意作殺身殉道之舉欲以警醒世人使知人生天地間當有眞性情大犧牲非爲自私自利而來然則先生豈爲一姓一代而死者實爲中國全國之人而死也此善讀其遺書者皆能知之嗚呼若先生者蓋誠能盡爲人生活之極致者矣

或以先生既志存警世則痛切移書國人竟以尸諫可也何爲殉亡清於數年之後乎曰是竟爲之也先生早歲仕於清致忠奉公者非一日君臣之感正與孝於親篤於友厚於世人者無殊也且殉清亦何傷於現世乎現世共和之世也愚惟崇信共和乃不得不景仰先

京華印書局刷印

生蓋共利精義。在天下爲公。然不去自私。何有於公。不能犧牲。何能致公。現世又人格平等之世也。余主張人格平等。亦不得不企慕先生蓋人格平等。乃不相隸屬之謂。人不得芻狗他人而器用之。然不禁人之相愛也。犧牲自己。圖利他人。是爲愛人之極致。豈惟不禁。實鞏固社會之要素。又何傷於平等哉。且余溯洄先生之言行。更放眼以觀當世。尤不禁痛切有感焉。蚩蚩者氓。醉生夢死。本不足責。惟今日中流以上之人。或表率社會。或教育後進。或參知政事。或掌握大權。而攷其生活狀態。能免於昏迷偸惰者。百無一二。旣不省自己面目。更不問所爲何事。其視先生之痛自警惕。寸時不懈。爲如何也。利己之念。本爲人類所難免。然上者犧牲之。次者擴充之。下者節制之。我國今日則不然。無論貴賤。幾無不以利己爲第一義。肆欲以逞。不顧一切。詐取豪奪。無所不至。小者魚肉閭里。次者魚肉鄉國。大者乃至魚肉天下。以快一己之私。相愛相爲之誠。蕩然無存。以此爲治。豈惟共和不成。抑且不能成社會。以視先生之眞誠愛人。舍生警世。爲何如也。故余睹先生遺著之刋成。竊有大願。願世人讀之者。感激奮發。體會先生精誠所在。而努力步趨之。非步趨先生之形跡也。乃步趨人生之大道。步趨自覺的生活。有意義的生活。爲人的生活。犧牲的生活。

民國十四年七月受業表甥張耀曾謹誌

京華印書局刷印